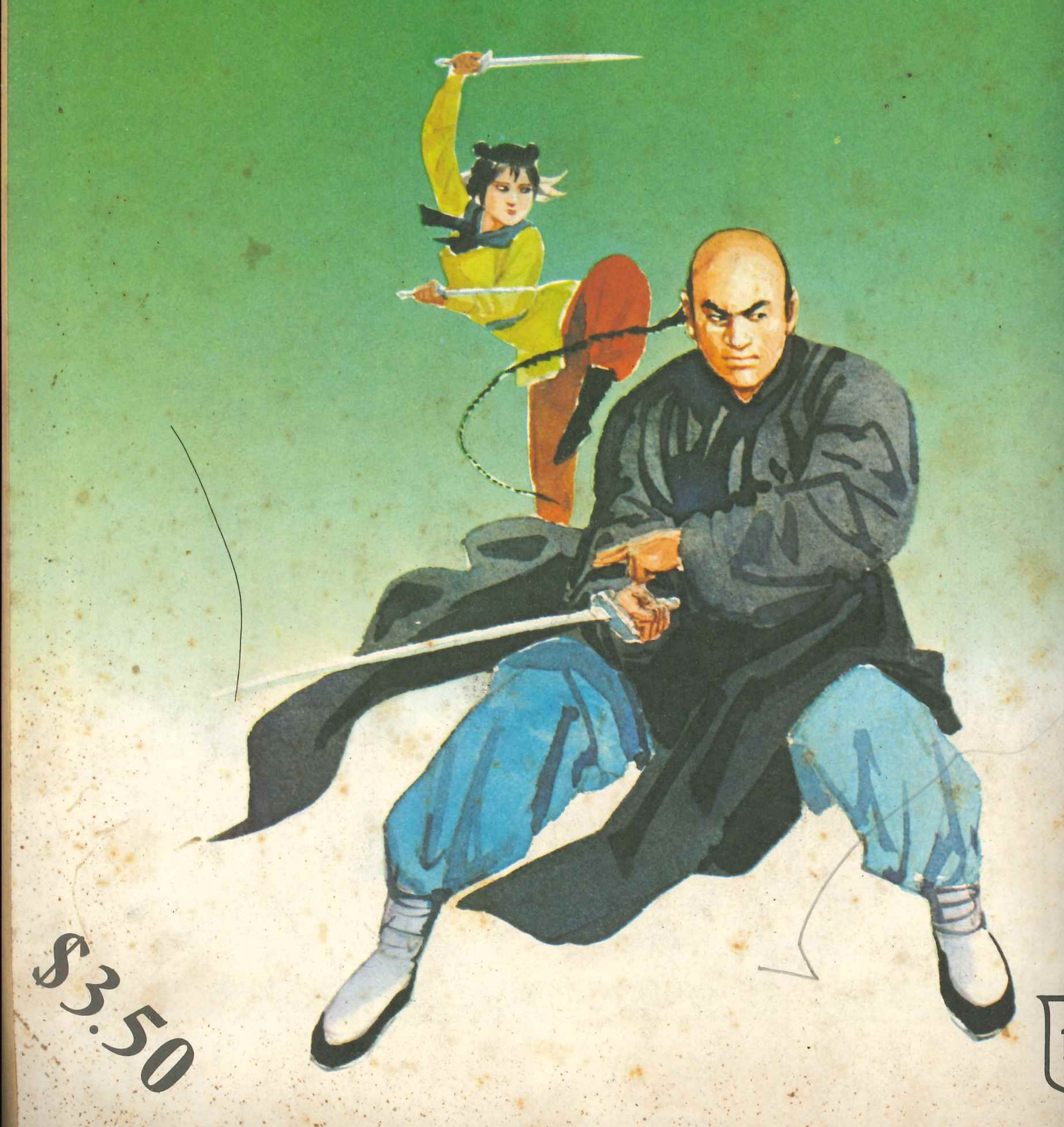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決　裂（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怒雪狂風，蓋不住英雄本色，敗軍之將，冒死捲土重來了；長街火併，驚天動地，青樓浴血，鬼哭神號！這是自雪刀浪子傳奇故事刊出以來，場面最激壯，最能令您蕩氣迴腸的一篇。



$3.50

1098

編者話 田徑接力賽的體育項目是見得多了，但由四位天皇巨牌名家聯合接力撰著一部重型性的武俠小說之創舉，却爲本刊首開先河！在壹壹零零期的武俠世界裡，我們隆重而破例推出一篇由司馬紫烟、臥龍生、獨孤紅、諸葛青雲聯合執筆的俠情推理鬥智故事「龍虎風雲」。這四位名作家都是各據一方的武壇盟主，忽然相聚一堂，難能可貴！今番他們是別開生面，甘冒難度性極高的費盡思考，輪流執筆，可算是近年來武壇一盛事，屆時且看他們在完成是篇巨構見眞章吧！

＊＊　＊＊　＊＊

今期的雪刀浪子故事「決裂」，可說是該故事刋出以來最刺激熱鬧的一篇，也是含有火藥氣味最濃厚的一部，描述一個英雄遲暮、敗軍之將捲土重來所發生的一段激昂事蹟，鬥智鬥力，驚魂動魄。

＊＊　＊＊　＊＊

「無憂公主」與「五嶽英豪傳」今期結束，由下期起兩大長篇接續刋出的是：臥龍生巨著「斬情女」，諸葛青雲的「五霸七雄」。至於巨型小說則由武壇新秀南宮宇執筆之「虎丘風雲」，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9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決裂

彎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神秘的陌生人

（一）

風雪怒號，平時熱鬧繁華的大街，此刻變成一片死寂的景象。

這是趕狗不出門的惡劣天氣，沒有必要誰也不願出外在風雪中挨凍。

這一天是二月初二，這裏是長安。

×　　×　　×

平時，每到掌燈時份，倚香樓大院門前，必然車馬絡繹不絕，來的不是達官貴人，就是風流俊彥之仕。

倚香樓是美人樓，也是有錢人才能停留的地方。

今夜，由於風雪實在是太大了，這個溫柔鄉的賓客也比平時大爲減少。

但已經來到的人，却是絕對不肯輕易離去。

花能解語，軟玉溫香，這本來就是世間上絕大多數男人所渴望得到的享受。

西門棠早就來了，而且在明晨之前，絕不打算離開這溫暖的銷金窩。

他人正壯年，三十五六歲年紀，才貌雙全，而且出手闊綽，似有揮之不盡的財帛。

任何人具備這幾種條件，都必然是風月場中最受歡迎的賓客。

西門棠自不例外。

他並不是長安人，在三年前，長安城根本沒有人聽過西門棠這個名字。

但從三年前二月初二那天開始，他的名字就迅速地傳到每個長安人的耳朵裏。

（二）

三年前的這一天，天氣晴朗，但在北風中仍然極具寒意。

那天正午，西門棠騎着一匹沒有半根雜毛的純種白馬，來到了西安里孟府，求見大雄堂主孟戰。

孟戰是條好漢，無論黑白兩道，甚至是六扇門中人，都認爲他是一條够義氣的好漢。

雖然大雄堂有八百兄弟，雖然他是鼎鼎大名的大雄堂主，但每個人都知道，孟堂主是個禮賢下士，絕不在任何人面前擺架子的龍頭老大。

西門棠不久就見到了孟戰。

原來他是來求借的。

×　　×　　×

西門棠並不是缺乏盤川，他不是來借錢的。

他要借的是一個女人，她叫夢飄。

夢飄本是一個賣唱的女孩，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她唱的歌就已令到不少長安人爲之陶醉。

三年前她已十八，她的歌聲已漸成熟，就和她那窈窕的身裁一樣。

她還是喜歡唱。

但從前，只要有人付錢，她就唱，無論妳要她唱多久都行。

但自從與她相依爲命的老爺爺病逝之後，她就不隨便的唱了。

她只唱給自己喜歡的人聽。

她喜歡孟戰，孟戰也同樣喜歡她。

雖然他倆還沒成親，但這已是遲早間的事。

可是，就在三年前的二月初二，西門棠居然跑到孟府，向孟戰提出這麼一個要求：「請把夢飄姑娘借給我。」

大雄堂最少有十八個兄弟親眼看見這件事，親耳聽到如此荒謬的一個要求。

在刹那間，最少已有七八件兵器同時亮出，直指着這個瘋子般口氣的陌生人。

每個人都以爲孟戰一定會大發雷霆，或者是笑得連嘴巴都合不攏。

但他們都錯了，孟戰的反應，並不激烈。

這位統領着超逾八百兄弟的大雄堂主，當時只是很冷漠的說了九個字：「可以，只要你能擊敗我。」

西門棠的反應也很冷淡。

他只是隨隨便便的在一座兵器架上，取了一桿紅纓槍，就向孟戰進襲。

孟戰以一雙大鐵刀相迎，兩人苦戰超過三百招。

大雄堂的兄弟，都對自己的堂主充滿了信心，他們都抱着識屑的態度，看看西門棠怎樣死在孟堂主的刀下。

西門棠胆敢對夢飄打主意，他脖上的頭顱必將落地。

可是，這一戰的結果，却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跌落在地上的，不是西門棠的頭顱，而是那一雙孟堂主從不離身的大鐵刀。

（三）

孟鐵刀慘敗的消息，很快就傳到長安城的每一個角落。

更令人吃驚的消息，還陸續有來。

夢飄眞的跟隨着西門棠，而大雄堂也被易名，改爲纓槍堂，因爲西門棠就是用一桿纓槍擊敗孟戰的。

孟戰沒有死，但在那些曾經和他出生入死，身經百戰的兄弟們看來，他們的孟堂主已和死了沒有甚麼分別。

他沒有立刻離開長安，却在長安城內環境最糟劣的酒寮裏，終日像隻死狗般醉倒在地上，甚至是躺在溝渠邊。

大雄堂的八百兄弟，幾乎已沒有幾個還願意跟隨着孟戰。

他們有不少離開了大雄堂，到別的地方再闖天下，也有部份貪財的索性投靠在纓槍堂門下，爲西門棠「效忠」。

這個來歷不明的神秘高手，不但在武功上勝過孟戰，在其他方面上也似乎處處優於孟戰。

於是，孟戰辛辛苦苦，流血流汗打出來的江山，就此雙手奉送給西門棠，連他

自己一直魂牽夢縈的女人，也投送在西門棠的懷裏。

這是一個悲劇。

一個英雄末路，衆叛親離的悲劇。

孟戰在長安城就不下去。

連最糟劣的酒寮小老闆，都不歡迎這個已經窮途潦倒的醉漢。

他已喪失了一切，連幾文錢的酒帳都付不起。

誠然，他還是個懂武功的人，但經過這一敗之後，他整個人都已變了。

他已沒有勇氣和信心再使用武功。

對於一個練武之仕來說，這才是最可悲的悲劇。

那就像是一條既沒有牙齒，也沒有利爪的雄獅，雖然牠的軀殼還是那麼龐大，但牠已不能再嚇倒任何人，甚至不能嚇倒一隻以前看見牠影子都要驚惶逃避的老鼠了。

所以，在三個月之後，他悄悄的離開了長安。

他走的時候，還拖下了一條令人討厭的尾巴。

他欠下幾間小酒寮差不多近百兩銀子的酒債。

那些靠買酒爲活的小老闆，雖然明知這筆酒債再也討不回來，但却都鬆了一口氣。

因爲這人一走，酒債的數目就不會毫無止境的繼續增加。

當時，最少有兩件事情，是那些小老闆們連做夢都想不到的。

第一件事，就是當孟戰還是大雄堂主的時候，他所喝的酒都很名貴，往往一杯酒的價值，都不只值百兩之數。

而第二件事，更能令他們在驚詫之餘，還要到廟裏酬謝神恩。

——當孟戰離開長安後的第二天，有個陌生人來到這裏，要找孟戰。

——當他知道孟戰還欠下這些小老闆酒債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就在每間酒寮裏放下一張三百兩的銀票。

× × ×

沒有人知道孟戰去了甚麼地方。

也沒有人知道這個陌生人是個怎樣的人。

那些小老闆只知是這人很豪爽，也很英俊瀟洒。

有人認爲他很像個俠士，但也有人認爲他是個遊蕩四方的浪子。

× × ×

三天之後，這個既像俠士，又像個江湖浪子的陌生人，也悄悄的離開了長安城了。

但這並不是故事的終結，而是故事的開始。

（四）

大風雪中，倚香樓大院門前顯得比平時冷落、沉靜。

在倚香樓後院最古老的一幢屋子裏，氣氛更是冷酷、肅穆。

凡是比較瞭解倚香樓的人，都知道這幢屋子，是塊禁地。

青樓烟花之地，也有禁地？

不錯，一點也不錯。

因爲倚香樓的老闆，也就是長安喜鵲幫的幫主黑喜鵲。

× × ×

喜鵲帮在江湖上沒有响亮的名氣。

在河洛以外的地方，許多人根本從來都沒有聽過喜鵲帮的名字，也沒有人知道黑喜鵲是個怎樣的人。

這也難怪，即使是地地道道的長安人，也沒有幾人見過黑喜鵲。

黑喜鵲是個男人，一個性格深沉冷酷的男人。他在三十五歲的時候，創立喜鵲帮，繼而買下倚香樓，開設喜鵲賭坊。

賭坊和倚香樓，就是整個喜鵲帮最大的生意。

倘若有人能搶佔了倚香樓，踩跨喜鵲賭坊，那麼喜鵲帮的一切都會隨着而烟消雲散。

幸好在這十餘年來，倚香樓和喜鵲賭坊都很穩，除了初時還有幾撥人馬想動它一動之外，一直以來這兩門子都能站穩了樁，算是太平無事。

即使是在大雄堂聲勢喧天的時代，孟戰也沒有去動喜鵲帮的人分毫。

孟戰是條好漢，並非那種只許唯我獨尊，不許他人在旁鼾睡的梟雄。

也許他知道黑喜鵲並不是個具有很大野心的人，只要別人不去刺他的背脊，他就絕不會在別人的肚子上咬一口。

× × ×

孟戰的外表看來是個粗漢。

但無論是誰都不能否認，在他還未倒下去之前，他所看的每一件事，通常都很準確，絕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

黑喜鵲的確不是那種野心勃勃的人。

倘若長安城只有孟戰的大雄堂和黑喜鵲的喜鵲帮，他們必可相安無事，保持着河水不犯井水的局面。

但現在已時移勢易。

大雄堂已被纓槍堂所取代，雖然這三年來彼此還沒有發生正面的衝突，但其間却已潛伏着一種可怕的危機。

這危機一直在潛伏着。

但在表面上，很少人能察覺到這一點，就連倚香樓的鴇母，也一直把西門棠視爲恩客，却沒想到這個出手豪闊的纓槍堂主，其實遠比一條猛虎還更危險！

血染喜鵲帮

（一）

屋子裏燈光明亮，在燈光下的每一個人，都是那麼精神奕奕，每一雙眼睛都充滿了堅決、勇敢的神色。

這裏一共是十六人，他們分列兩旁，腰幹伸得筆直。

雖然他們已在這屋子裏站了很久，但他們臉上的神態還是很安詳，沒有半點不耐煩的樣子。

黑喜鵲就坐在他們的面前，他披着貂裘，靜靜的瞧着眼前每一個人。

沒有人動，沒有人說話。

每一個人都很沉得住氣，甚至每道鼻孔的呼吸都是那麼均勻而細長。

直到一個赤髮頭陀走進這屋子裏的時候，這裏才响起了第一把聲音。

說話的人，就是喜鵲帮的帮主——黑喜鵲。

黑喜鵲看來並不蒼老，但他的聲音却比外表衰老得多。

他問赤髮頭陀：「一切都準備好了沒有？」

赤髮頭陀點頭，說：「倘若纓槍堂的人在今天闖進來，他們必將付出慘重的代價。」

黑喜鵲的眼中忽然寒光暴射，冷冷道：「西門棠今天必攻本帮，這一戰不是他死，就是喜鵲帮全軍覆滅！」

他的聲音並不响亮，但每個人的血都在開始熱了。

纓槍堂想吃掉喜鵲帮，已是不容掩飾的事。

西門棠甚麼時候「吃喜鵲」？是不是就如一個秘密消息所說的一樣，必在今天？

× × ×

在赤髮頭陀進入這屋子後不久，外面忽然傳出一陣激烈的搏鬥聲。

那不單是金鐵交鳴聲，還有尖槍刺進胸膛，和大刀砍在骨頭上所發出種種可怕的聲音。

赤髮頭陀臉色一變，對黑喜鵲說：「那厮眞的在今天幹上了！」

黑喜鵲終於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今天是二月初二，所以他揀了這一天。」

「二月初二？」

「不錯，二月初二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黑喜鵲慢慢的說，「木頭陀，你若還有點記性，該記得孟戰也是在三年前這一天倒下去的。」

那赤髮頭陀，原來竟是湘北半僧客的弟子木頭陀。

半僧客在江湖上輩份極高，武功更是出神入化，雖然這位江湖異人早在十餘年前便已物化，但他的威名猶在，只要提起半僧客之名，誰都不免流露出幾分敬畏之色。

雖然木頭陀的聲名不及乃師，但仍然是一位令人爲之側目的一流高手。

木頭陀聞言，沉聲道：「帮主儘管安心，西門棠若要吞噬喜鵲，最少先得殺了木頭陀！」

他的話才說到這裏，一個人的屍體忽然像飛箭般從屋外射了進來！

（二）

不必仔細驗看，每個人都可以肯定這人必然已經死了。

因爲這是一具無頭屍身。

血還在不斷向外湧，這人的手指還在不斷的顫動。

但那十六人還是若無其事的站在原處，甚至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

木頭陀看着這個人的無頭屍體，忽然吸了口氣，道：「他是把守石橋最末一陣的胡空。」

黑喜鵲的臉色忽然發白：「你已可以肯定他就是你唯一的弟子胡空？」

木頭陀默然。

那是一種黯然神傷的沉默，也是某些人準備把一切都豁出去的特別反應。

屋外忽然响起了一個人的笑聲。

這笑聲淡淡的，怪怪的，令人聽來很不舒服。

木頭陀的眼睛倏地睜大，看來好像快要爆裂似的。

黑喜鵲沉聲道：「想不到你的死對頭絕道人也來了。」

他的話才說到一半，已有一個面如蠟紙的黃臉道人，無聲無息的走了進來。

他的一雙眼睛狹小得像老鼠，眼神中流露出一種詭譎惡毒的笑意。

他就是武林中手段最兇殘，做事也最狠絕的青城絕道人。

其實青城派早已不承認絕道人的身份，因爲早在十年前他已被逐出門牆之外。

但他仍然以青城派中人自居。

青城掌門氣得暴跳如雷，但却對他無可奈何。

因爲他知道，就算傾盡青城派所有高手的力量，也未必對付得了絕道人。

其實，絕道人沒有把掌門宰掉，取其位而代之，已是很客氣的了。

（三）

在這漫天風雪的晚上，倚香樓已不知有多少地方被鮮血染紅。

當那具無頭屍身被拋進來的時候，木頭陀就知道在這屋子外的七十六條漢子，已無一倖免。

連刀快拳猛的胡空都已犧牲，其餘七十五人又還有誰能活着？

但木頭陀却也深信自己剛才說的一句話沒有錯。

——倘若纓槍堂的人在今天闖進來，他們必將付出慘重的代價。

× × ×

絕道人是個用劍的高手。

他的劍，是青城祖師遺下來的血靈劍，劍長三尺九寸，份量較一般長劍沉重，使用出來的招式也更爲威猛。

絕道人的劍法的確很威猛，尤其是一招「疾捲亡魂」，已不知有多少成名的高手，像是黃沙般給血靈劍捲進劍底之下，成爲劍鋒下的犧牲品。

此刻絕道人突如其來，他右手持劍，左手却捧着一顆死不瞑目的頭顱。

好一顆少年頭，好兇殘的絕道人。

黑喜鵲的瞳孔瞇成一綫，木頭陀臉上的肌肉扭曲得似將從臉上掉落下來。

絕道人環視四週一眼，忽然乾笑着對木頭陀說：「一別五年，令高足的刀法和拳法都有了很大的進步。」

胡空的頭顱正在他的手上，他竟然還能說出這種風涼說話，的確令人髮指。

木頭陀眦眶欲裂，怒喝一聲：「還我徒兒人頭來！」

絕道人桀桀一笑，把手中胡空的頭顱一揚：「這本來就是大師之物，當然還給你！」

說着，「呼」的一聲，胡空的人頭，已帶着刺鼻的血腥氣味，向木頭陀飛射過去。

木頭陀臉色灰白，伸手一抄，把徒兒胡空的頭顱抄在手裏。

就在這一刹那間，這顆頭顱的背後，竟然發出一陣輕微的爆炸聲。

「伏！」

一聲異响過後，一蓬紫色的粉末向外四射，木頭陀登時把樁不住，身子搖搖欲墜。

好毒辣的手段！

絕道人竟然在胡空的人頭上耍花樣，

佈下殺人的陷阱。

黑喜鵲臉色變了。

他的身子忽然向前射出，把木頭陀拉回來，大聲道：「頭陀，你不能就這樣倒下去。」

他扶住木頭陀，向那十六個一直站在屋子裏的人下令：「無論死活，都要把這妖道拿下！」

這命令已很堅決，也很絕。

「無論死活」這四個字，共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是指無論絕道人是死是活，都要把他拿下。

此外還有第二個意思，就是無論這十六個人是死是活，都一定要把絕道人拿下來！

黑喜鵲的命令剛發出，立刻就有十個人向絕道人撲了過去。

他們每人所使用的武器都不相同，但速度和狠勁都不相伯仲。

這十人撲出之後，餘下來的六人也相繼撲出。

但這六人却不是撲向絕道人，而是撲向那十個同伴的背後。

刀、劍、斧頭、鐵尺、穿心爪，鎖喉槍同時閃電般擊出，撲出去的十人，立刻倒下了六個。

餘下四人，相顧失色，還沒有弄清楚怎麼一回事，絕道人的血靈劍，已使出那一招「疾捲亡魂」！

霎眼間，黑喜鵲寄以重望的十六個手下，就只剩下六人，而這六人却是吃裏扒外的叛徒。

這變化實在太大，也太可怕。

木頭陀氣得渾身顫抖，竭力要掙開黑喜鵲的攙扶，嘶聲道：「放開！讓我斃了這六個衣冠禽獸！」

黑喜鵲沒有放開他，沉聲道：「你不能動，再動就毒氣攻心，非死不可。」

木頭陀怒道：「眼睜睜的瞧着這些畜牲耀武揚威，倒不如立刻死了乾淨！」

黑喜鵲嘆了口氣，忽然用一種很特別的語氣說道：「既然如此，你現在就去死罷！」

颯！

一把短刀，突然從他左腕掣出，一下子就刺入了木頭陀的心臟！

木頭陀的怒火立刻消滅了。

他的眼神裏流露出一種難以置信的表情，直到很久之後才緩慢的說：「我現在方知道，誰才是喜鵲帮最大的叛徒。」

黑喜鵲的表情也變了。

剛才他還是很關心木頭陀的，但現在他的刀已刺進了木頭陀的心臟，他臉上虛假的面具也已消失於無形。

「你說的倒不錯，我才是喜鵲帮最大的叛徒，而你却是喜鵲帮最有力的一根支柱。」

現在，叛徒的臉上正帶着愉快的微笑，但喜鵲帮最有力的一根支柱却已倒下。

木頭陀臨嚥氣的最後幾句說話是：「你們不要得意，金喜鵲一定會找你們算帳，你們一定不得好死！」

黑喜鵲是喜鵲帮的帮主。

「金喜鵲」又是誰？

× × ×

屋外依然漫天風雪。

西門棠背負雙手，站在風雪之中，聆聽着屬下的報告。

他又贏了一仗，從此之後，喜鵲帮雖然仍會存在，但眞正控制着這個帮會的人，將會是纓槍堂主西門棠。

纓槍堂現在彷彿是一頭碩大無朋的巨獸。

這巨獸的嘴已張開，鋒利無情的指爪也逐漸向外伸展開去。

× × ×

同日，深夜。

只賣燒刀子和女兒紅兩種酒的坤記酒舖，早已打烊，門也早關閉了。

朱老坤是這酒舖的老闆，這破舊的店舖，不但是他做生意的地方，也是他的「窩」。

他從來都不說這是「家」，因爲這裏實在和狗住的狗窩沒有甚麼分別。

在長安混了整整六十年，除了這間只有窮人，苦哈哈才會來光顧小酒舖，他可算是一無所有。

長安不易居，儘管不少人在這裏混得頭頭是道，却也不少人苦幹了一輩子，到頭來還是三餐不繼。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朱老坤在今夜打烊關舖之前，又聽到了長安城內外，都有凍死人的事發生。

人，就是這樣。

一句八字眞言：「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想起那些在風雪中凍僵、餓斃的人，朱老坤就不再覺得自己怎樣苦了。

就算自己眞的是一條狗，最少還有狗窩可棲身，而且還可以自己泡製兩道滋味還算不錯的小菜享受享受。

所以，雖然他的生活並不富裕，但他已滿足。

他現在正蜷伏在被窩裏，還做了一個夢。

他夢見一個醉漢。

在夢中，他只能看見這兩醉漢模糊的影子。

他又在夢中聽見有人敲門，不斷的敲門。

這敲門聲越來越是響亮，也越來越是清晰。

他揉了揉眼，終於張開了眼睛。

夢醒了，但敲門聲還是响個不停。

這並不是夢，而是眞的有人在外面敲門。

朱老坤嘟喃着，從暖烘烘的被窩裏爬出來，連問也不問就把門打開。

他不怕盜賊，因爲他沒錢。

他也不怕別人來尋仇，因爲他從來都沒有跟任何人結怨。

正是生平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

但當木門打開後，朱老坤却吃驚了。

他在懷疑，自己是不是又回到夢中去呢？

因爲剛才他在夢中看見的醉漢，竟然眞的出現在門外。

但這其中却有兩點分別。

第一點：夢裏的醉漢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但現在眼前此人，却是清楚玲瓏，

連臉上的每一條皺紋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第二點：眼前的醉漢，比夢裏的醉漢更加醉得不像話。

門打開不久，醉漢就已仆了進來，一直仆到朱老坤的懷裏。

× × ×

朱老坤眞的吃驚了。

他不但吃驚，而且還在担心。

他担心的也並不是自己，而是這個爛醉如泥的醉漢。

因爲這醉漢就是許多長安人都認定他再也不會回來，也不敢回來的「烏龜」孟戰！

昔日的英雄，竟被人譏爲縮頭烏龜。

武林中也已沒有幾人還看得起孟戰，在不少場合裏，人們都在高談闊論，把孟戰駡得一文不值。

他們駡他經不起失敗，受不起考驗，一次挫敗之後，就把自己淹死在酒罈裏。

可是，他們却看錯了一件事。

孟戰又回來了。

直到現在，朱老坤忽然想起一個陌生人在三年前說過的一句話。

這陌生人說：「只要孟戰的脖子還沒有斷，他一定還會回來。」

這句話朱老坤一直都沒有忘記，而且一直都深信不疑。但現在孟戰回來了，朱老坤却不禁爲他担心。

他知道孟戰是一條好漢，既能伸、也能屈。

可是朱老坤也看過不少能屈能伸的好漢，到頭來還是逃避不過邪魔外道的毒手。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逃避的意思。

就算今天走了，明天他們還會再來，而且一定會來。

這種人天生就是這麼一副倔強的牛脾氣。

——只要脖子還沒有斷，只要還有一口氣，他們就一定會再回來週旋到底！

睡醒了的雄獅

（一）

有人說：「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其實，當一個人喝醉之後，乾坤是大是小都不知道了，倒會覺得自己的頭最少比平時大了不少。

孟戰現在的頭當然很大，又大又重。

所以，他帶着滿身酒臭，倒在朱老坤的懷裏。

朱老坤暗暗的嘆了口氣，把這個寧願死在長安，也不願意再在外面逃避的落泊英雄，扶到自己的床上。

三年前，孟戰到處受人鄙棄，連那些破酒寮的小老闆都以白眼相看。

只有朱老坤例外。

好幾天晚上，孟戰就在這間小酒舖中獨自喝酒，一直喝、昏昏沉沉的喝、到了東方大白的時候仍在喝。

朱老坤不嫌他喝多了酒沒錢付帳，只勸他莫太消沉，莫讓這等劣酒毀掉一生。

孟戰沒理睬他。

那時候的孟堂主，除了酒之外，恐怕連自己都不認得了。

想不到一別三年，朱老坤第一次看見孟戰的時候，他仍然是這副樣子。

難道這三年來，他每天都在這種爛醉如泥的情況下生活着？

倘眞如此，昔日的好漢，到如今恐怕只剩下一重不中用的軀殼而已。

看見孟戰這副樣子，朱老坤的心不禁沉了下去。

三年前他的體力和武功都正達巔峯之境，尚且不敵西門棠，此刻的孟戰，又豈還有再戰之力？

縱使他有拚死之心，到頭來恐怕也是徒然送死而已。

好漢不怕死，死並不可悲。

但白送一條性命，却連敵人的一根毫髮都動不了，那才是最可悲的事。

朱老坤只希望孟戰潛進長安的時候，他的行踪沒有被人發覺。

雖然三年前孟戰一敗之後，還在長安逗留了三個月，而這三個月裏，西門棠一直都沒有再去動他，但這並不表示西門棠以後再也不會向孟戰下毒手。

據朱老坤所知，在去年秋天，西門棠已暗中聘請五名殺手，要他們在三個月之內把孟戰的頭顱帶回長安。

三個月的限期早已過去，那五名殺手還是沒有回來，孟戰的頭顱當然還未曾被割下。但現在孟戰却回來了。

他是不是特自來送死，把自己的頭顱卸下來，讓西門棠了却這個心願？

（二）

從破櫃底角落裏找到的一包巖茶已泡好。

這包巖茶是幾年前一個走江湖的郎中送給朱老坤的，他泡了一壺之後，覺得甘香清冽，比太白樓貴得要命的鐵觀音還要好。

餘下的一半，他一直都不捨得喝，甚至連看都不捨得看，總共用七八重黃紙緊緊包好，然後放進一個鐵盒子裏。

但在這個暴風雪的深夜裏，他毫不猶疑的就把其餘一半泡好，然後親自灌進孟戰的嘴裏。

茶香濃，酒臭却仍在。

但孟戰才喝了一口，忽然就俯身彎腰，狂吐黃箭。

朱老坤拍着他的背，喃喃道：「不要緊，不要緊，吐出來就會舒服多了。」

說到這裏，忽然聽得一把陰惻惻的聲音在頭頂上响起。

「吐出來不會舒服到哪裏去，倒不如死了乾淨！」

朱老坤臉色發白，仰首向上望去。

突聽一聲價天巨响，屋頂竟然不知給甚麼重物擊撞，登時撞穿一個大洞。

大洞口出現了一張青慘慘的臉，這張臉又瘦又長，但一雙眼睛却是又圓又大。

圓大的眼睛本來很好看，但襯在這張臉龐上就不好看了。

朱老坤滿頭都是碎瓦片，不由大吃一驚，顫聲道：「你是誰？爲甚麼撞破我的屋子？」

這人陰陰一笑，用一種很尖銳的聲音說：「我叫撞天王，生平只有兩種最大的本事。」

朱老坤呆住。

撞天王盯着他，在屋頂上慢慢的說：「我第一件最大的本事，就是撞破別人的

屋子，只要我高興，就算是銅牆鐵壁的固壘，也會給我撞穿幾百個大洞。」

朱老坤聽到這裏，只能苦笑。

既然連銅牆鐵壁都擋不住撞天王，那麼這間小酒舖就算給他整個拆掉，也不是離奇的事。

撞天王才說了第一件最大的本事，那脆薄的大門又已給另外一人推開。

這人是個皮粗肉厚，比這間酒舖門楣還高的巨漢。

他的聲音亮如洪鐘，怪笑着說：「撞天王第二件最大的本事，就是撞破別人的肚子，就算你能一下子穿上八副甲冑，他都有辦法在你的肚子上撞穿一個大洞。」

朱老坤摸摸自己的肚皮，也只能苦笑了。

他肚皮上的肌肉早已鬆弛，就算是十歲大的小孩一拳撞來，也未必禁受得起。

何況除了屋頂上的撞天王之外，門外又來了一個比自己最少龐大三倍的巨漢？看來，今夜非獨小酒舖難保，自己的性命也很難再保得住。

但他仍然沒有埋怨孟戰。

他只是用一種充滿憐憫的目光，瞧着躺在床上的孟戰。

撞天王陰陽怪氣的聲音又在上面傳下來：「朱老闆，雖然這間店子看來已很難保得住，但只要你跑得夠快，這條老命還是可以保存下來的。」

朱老坤搖搖頭道：「我已老了，跑不快。」

那巨漢大笑：「跑不快也無妨，你若從俺的胯下鑽出去，俺保證連地府裏鑽出來的勾魂使者都不敢動你一根毛髮。」

朱老坤的臉色變了。

他的聲音忽然由恐懼化爲憤怒：「老朱不是韓信。」

「能效法韓大將軍，有何不好？」

「他是英雄，我不是，他受胯下之辱的時候人正少年，但是我卻已行將就木！」朱老坤的聲音越是激動，一張老臉紅得像隻柿子，「我雖然不是英雄好漢，但能陪着孟堂主一起死，未嘗不是一件光榮的事！」

他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一隻灼熱的手忽然揑着他的肩膀。

「朱老闆，你不必陪我死，因爲我還不想死，而且憑這兩個窩囊廢的本領，根本就動不了孟某一根指頭！」

這是孟戰低沉而沙啞的聲音。

雖然他的聲音還是懶洋洋的，但當他從床上站起來的時候，却有一股懾人的氣勢，從他的身上散發出來，就像是一頭剛睡醒了的雄獅。

撞天王、巨漢互望一眼，臉上忽然都變得沒有半點表情。

朱老坤的面上却露出了興奮之色，對孟戰道：「孟堂主，老漢知道你必定還有一番作爲的！」

孟戰淡淡的回答：「孟某也是希望如此。」

朱老坤道：「這兩人是誰？兇巴巴的非要殺你不可？」

孟戰道：「他們都是職業殺手，在屋頂上的是撞天王宗破，在門前的是裂熊手萬無敵。」

聽見裂熊手萬無敵這六個字，朱老坤的心又冷了一截。

「他們就是西門棠派出去五名殺手的其中兩人？」

「想不到朱老闆也知道這事。」

「此事長安城中人人皆知。」

「不錯，他們就是其中兩位。」

「還有三人呢？」

「很不幸，都給殺了。」孟戰沉聲一笑，「他們是爲了錢而殺人，孟某却是爲了活下去而不得不下殺手。」

裂熊手萬無敵忽然桀桀一笑：「姓孟的，你逃得過嚴遼、杜有和趙統的追殺，算你還是一號人物，只可惜今夜你仍然難逃一死的厄運！」

他說到這裏，一道烏光突然從天而降，疾向朱老坤的頭頂上撞去！

（三）

撞天王的流星鎚終於出手！

但他却並不首先襲擊孟戰，而是先向朱老坤發難。

朱老坤完全不諳武功，當然無從抵抗，甚至連怎樣逃避都茫然不知。

唯一能救他性命的人，只有孟戰。

當流星鎚已幾乎要擊在朱老坤頭頂的時候，孟戰突然伸手，把流星鎚的鐵鍊子抓住。

這動作看似容易，其實却絕不簡單。

撞天王宗破也立刻從屋頂的洞口跳下來。

他的人還在半空，袖裏又已再射出十幾道烏光。

這是一種以機簧弩筒射出來的歹毒暗器。

暗器雖然來勢兀突，但却竟似已在孟戰的預料中。

十幾道烏光，全被孟戰閃過。

裂熊手萬無敵却在這時衝前，雙手從孟戰脅下穿上，疾鎖他的咽喉。

萬無敵膂力驚人，能力斃獅虎。

他一上來就鎖住了孟戰，可說是佔盡上風，何況還有撞天王宗破在旁，不難一舉就把他格殺在這破酒舖之內。

朱老坤臉如紙白，嘶聲叫着：「孟堂主……」

叫聲未已，孟戰的身子突然向下一沉，萬無敵鎖住他的雙臂，不知如何竟然被兩把鐵刀齊肘削去。

萬無敵疼得不住在地上打滾。

雖然天氣嚴寒，但他頭上却是汗出如漿，臉上的神態痛苦已極。

孟戰本是空拳赤手，但此刻已雙刀齊舞，刀鋒上血淋淋的令人望而生畏。

但朱老坤擊掌叫好。

撞天王却已驚的呆住了。

他的流星鎚已無法再發揮威力，因爲他已看出，昔日的大雄堂主孟戰，他的武功和信心都已完全恢復。

宗破最喜歡打落水狗。

當他接下這宗買賣的時候，一直都以爲孟戰已是強弩之末，就算自己的武功本來不如他，也可以把他擊殺，完成任務。

何況除了自己之外，還有力大無窮的裂熊手萬無敵，只要萬無敵纏住了孟戰，那麼自己必有機會可以殺掉他。

萬無敵一上來就鎖住了孟戰，這已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

但他的流星鎚還沒有擊出，鎖住了孟戰的萬無敵，竟已雙手齊斷。

宗破甚至連孟戰怎樣把雙刀從身上掏出來的動作都沒有看清楚。

拔刀快的人，刀法未必快。

但孟戰的刀法，却比拔刀時的動作還快得多。

這是殺人的刀法。

他冷冷地瞧着受了重創的萬無敵：「我不殺你，但却必須廢掉你這雙手！」

萬無敵喉中忽然發出一種很可怕的聲音。

「胡……胡……胡……」那像是野獸的低吼，又像是哭不出來的嗚咽。

最後，他還是走了。

他必須走到一個沒有人能找得着的地方，等待傷勢痊癒，然後回到鄉下，做一個平凡的莊稼漢。

沒有手的莊稼漢雖然工作更艱苦，但總比做一具沒有手的屍體好一些。

血肉模糊的一戰

（一）

萬無敵走了，撞天王也想一走了之。

這宗買賣，他以爲是追打落水狗，到現在才知道這種想法是錯得多麼厲害。

宗破一直都看不起其他四名殺手，包括萬無敵在內。

他和萬無敵聯合在一起只是想利用萬無敵去纏住孟戰，好讓自己更容易得手。

但萬無敵的手斷了，他却連半點下手的機會都沒有，只是看見了孟戰那種殺人的刀法。

他又豈能不爲之心驚肉跳？

只可惜他現在想走，却已太遲了。

他終於被殺。

× × ×

宗破來的時候聲勢洶洶，死的時候却連悶哼一聲也發不出來。

他被殺，但殺他的却不是孟戰的鐵刀，而是一把三尺九寸，份量頗爲沉重的長劍。

一劍穿過咽喉，無聲無息。

宗破猛然轉身，看見了一個面如蠟紙，眼睛狹小的道人，正對着他露出一種殘酷的微笑。宗破欲語，但喉頭堵塞，雖欲語而啞口無聲。

「你爲甚麼要殺我？」這句話雖然他說不出來，但却已在驚惶不信的眼神中表露無遺。

絕道人終於回答，他說：「五殺手之中，閣下口氣最狂妄，開出來的價錢也最高，想不到反而給孟戰嚇得幾乎撒尿，如此職業殺手，留在世間又有何用？」

宗破氣得雙目凸出，怒撲絕道人。

絕道人不閃不避，冷冷的瞧着他。

宗破的手指還差三寸才能抓住絕道人，但他的精力已完全散渙，這一撲自然絕無威脅之力。

一撲之下，這位撞天王的臉龐就結結實實的撞在地上。

孟戰臉上毫無反應，就像是絕道人只不過在他面前踩死一隻螞蟻一樣。

本來已被撞天王和裂熊手搗破了的酒舖，在宗破倒下去之後，突然更進一步的給人拆掉。

× × ×

蓋屋不易，拆屋却是不難。

但要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內，把一座還算很結實，最少還可以擋住這場大風雪的屋子拆得乾乾淨淨，却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朱老坤不由一陣苦笑。

他做生意的舖子和賴以棲身的「狗窩」，就在這段短暫的時間內，突然變成一堆蔚爲奇觀的垃圾。

這段時間究竟有多「短暫」？

算起來，大概比一個正常人扒掉一碗飯進肚子裏的時間還短一點。

那就是說，假如在這時候，朱老坤和孟戰恰巧正在吃飯的話，那麼他們連第一碗飯都未曾吃完，這間屋子就已在他們的四週消失了。

這是多麼奇妙而混帳的慘事？

對朱老坤來說，這的確可算是一件慘事了。

但朱老坤除了苦笑之外，又還能夠怎樣？

（二）

孟戰和朱老坤已分不出，他們現在究竟是在屋內？還是在屋外？又還是在屋子之上？

擋住大風的牆不見了，遮住大雪的屋頂已在別人的腳下，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應該覺得很冷。

但事實却恰好相反，他們反而覺得熱了起來。

× × ×

在這種天氣裏，無論在任何一條街道上，都不會有很多人的。

但朱老坤的酒舖被拆掉之後，這條街道忽然就熱鬧起來。

這條街道本來就不太寬闊，充其量只比一條巷子大一點而已。

屋子塌下，街道上就熱鬧起來，男女老少，高矮肥瘦，士農工商等形形式式的人物，簡直是多到不可勝數。

其中還有和尚和尼姑，甚至還有一個盲眼乞丐。

絕道人却反而不見了，就像是一隻從門罅裏跑掉了的虱子。

朱老坤又是不禁一陣苦笑。

這一陣苦笑比剛才的更苦。

他雖然不是個武林人，但却已看出，這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人潮，他們每一個都是視殺人如家常便飯的江湖煞星。

自己不是材料，固不必說。

即使是武功和信心都已恢復的孟堂主，他也很難闖出這種擠死人的「陣法」。

朱老坤立刻推開孟戰，在他的耳畔壓低聲音說：「孟堂主，你自己闖出去，別爲我這個行將就木的老廢物誤了大事！」

他這並不是假意作態，而是極其誠懇的。

但孟戰却連動都不動，只是淡淡的說：「我們不妨一起死在這裏，但却最少要找三十人湊成一隊。」

這幾句說話雖不太嘹亮，但已足夠讓街道上每一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當他說完這幾句話之後，一個和尚忽然笑嘻嘻的挨了過來。

這和尚看來很和氣，就像是一個剛炸熟的笑口棗。

但他却對孟戰說：「貧僧操你的娘，挖你的心，還要把你屁股上的肉餵狗！」

看他臉上的表情，似乎是在說笑。

但他不是說笑。

他忽然伸出左手。

那也不是左手，他已沒有左手，而是一隻鑲在肘上很好看的銀鈎。

一鈎揮來，直取孟戰心臟。

孟戰冷笑，隨即刀光一閃，和尚臉色大變。

血光暴現，一隻銀鈎帶着一截皮肉，冲天飛去。

和尚急急走了。

孟戰揹起朱老坤，大聲道：「朱老闆，今夜俺與你同生共死！」

朱老坤忽然笑了，他發覺自己已在這一夜間，變成了一個和孟戰同樣豪爽的好漢。

他也大聲說：「好，咱們今夜同生共死，你死了我也絕不活着！」

孟戰大笑。

刀光揮舞，立時又有三人倒在他們的面前。

朱老坤喝采：「好刀！好刀！砍得好痛快……」

說到這裏，一個盲丐，以一截青竹疾攻孟戰。

這叫化雖然甚麼也看不見，但武功之高，招法之巧妙，却是令人嘆爲觀止。

又有一個三十來歲，臉上滿是痲子的尼姑，挺劍從旁刺向孟戰。

還有無數雙冷酷無情，兇狠惡毒的目光，從四方八面緊緊盯着孟戰和他背上的朱老坤。

孟戰雖然揹着朱老坤，但却越戰越勇，那瞎眼叫化攻勢雖盛，到頭來還是給孟戰一刀砍在臉龐上。

盲丐立斃。

但那滿臉痲子的尼姑，也已抓住了這一剎那的機會，一劍刺在孟戰的右肩上。

立刻又有兩個不要命的亡命之徒，以死纏爛拚的方式，纏鬥孟戰。

他們眞的不要命。

他們二人用四斧，斧斧不離孟戰致命的要害。

但這兩個傢伙還是被孟戰一刀劈倒。

只不過孟戰的大腿也挨了一斧，足踝上也給尼姑再刺了一劍。

朱老坤在他的背上，忽然悄悄流淚。

他很激動，却又暗恨自己手無縛鷄之力，非但未能幫助孟戰，反而成爲了他的贅累。

（三）

鮮血遮蓋着孟戰的眼睛。

既有自己額上淌下來的血，也有敵人濺在他臉上的血！

這是血肉模糊的一戰。

死在孟戰刀下的人，固然血肉模糊，而孟戰自己，也同樣渾身血肉模糊。

孟戰看似越戰越勇，但刀法却已漸漸變了。他的刀不再像剛才那麼準，而且力度也漸漸減弱下來。

湧向他的人更多，他們大槪都已看出，這位昔日的大雄堂主，已到了英雄末路的時候。

孟戰忽然大笑：「來罷！這是你們立功的大好機會，誰若錯過了，必將後悔終生！」大笑聲中，有一顆頭顱飛上了半天，而孟戰的腰間也再捱一劍。

他終於面臨死亡，看來這一次他已死定了。

每個人都在這樣想，連朱老坤和孟戰自己都是這樣想。他們都一致認爲：孟戰必將在混亂中被殺。

但就在這最危險的時候，遠處忽然有一團黑影，向人潮裏飛射過來。

× × ×

從遠處看來，那是一團黑影。

但當這團黑影飛過來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個很好看，色彩繽紛，燦爛奪目的彩球。

彩球的後面，還拖着一條尾巴。

再看清楚一點，那也不是甚麼尾巴，而是一條火藥引子，而且已經燃點着。

人羣中忽然有人忍不住驚呼。

驚呼之聲未已，拖着火燄尾巴的彩球已跌在地上，隨即發出一陣不算响亮，也不算細小的爆炸聲。

「波！」這個色彩繽紛的彩球，當它觸地爆炸之後，方圓十丈之內，就隨即冒起濃濃的烟幕。

這種烟幕也是色彩斑斕的，很好看。

但這種色彩，與其說是「好看」，不如說是詭異可怖。

世人都知道，色彩越絢爛奪目的蛇兒，往往最毒。

紋彩越是斑斕的蝎子，也越是可怕。

彩烟爆出，馬上有人咳嗽，有人手足酸軟無力，甚至有人忽然嗅到自己的褲襠傳來一陣不可思議的臭氣。

這是令人爲之目眩的一剎那。

朱老坤也如墮五里夢中，根本弄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

但孟戰却反而在這一剎那間變得很清醒。

因爲在彩球還未觸地爆發之前，就已看見人潮遠處，有一個臉上帶着微笑的人，正在輕輕的向自己揮手。

雖然局勢如此兇險，雖然孟戰的性命也隨時會在此地結束，但這人臉上的微笑，却給他帶來絕大的信心。

他知道自己和朱老坤都可以活着看見明天的太陽。

魚腸劍

（一）

二月初三，晨。

想不到只是相隔了幾個時辰，天氣居然就已變了。

風雪已停，陽光滿天。

孟戰在陽光下大笑，開懷地大笑。

整整三年，孟戰可說是從來都沒有這樣興奮地笑過。

但在這個早晨，他實在是興奮極了。

他不但沒有死在人潮裏，而且還遇見了一個老朋友。

——昨夜在人潮裏向孟戰揮手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龍老弟，咱們多久沒見了？」

「五年。」

「五年？不！快六年了！俺還記得，當年你正要離開長安的時候，偸腦袋大俠喬空空剛巧也來了，於是咱們又在鴻安樓上醉了一日一夜，痛快！痛快！」

「喝酒是一件痛快的事，但痛快却也會變成痛苦。」

「你的意思，是指喝的時候痛快，醉的時候就是痛苦？」

「有時候的確如此，但往往却又不是這樣！」

「龍老弟，俺不懂。」

龍城璧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在五六年前，我們喝的時候痛快，醉了之後就算醉得連腸胃都一併吐出來，還是那樣痛快！」

孟戰想了想，點點頭道：「有理！有理！」

龍城璧又嘆了口氣，道：「但在這三年來，孟大哥每次喝酒，都是痛苦的，喝的時候痛苦，醉後更加痛苦。」

孟戰茫然半晌，才回答道：「不錯，曾經有一段日子，俺根本就沒有一天清醒過。」

龍城璧默然。

孟戰瞳孔忽然收縮，冷冷的又再說道：「那時候，俺以爲西門棠一定會暗中派人把我一刀結果的，但是那小子却沒這樣做。」

龍城璧道：「你該知道他爲甚麼不在那時候殺你。」

孟戰冷冷一笑：「俺當然知道，他是爲了夢飄！」

龍城璧點點頭。

孟戰的聲音漸漸變得沙啞而低沉，接道：「她是個好女孩，她願意跟着西門棠，是因爲她知道那是可以把我這條性命保存下來的唯一方法。」

龍城璧嘆息一聲：「但他最主要的目標，並不是夢飄。」

「俺知道這一點，」孟戰吸了口氣，緩緩道：「我和他一起長大，他是一個怎樣的人，豈會不清楚？」

朱老坤在旁，爲之大爲驚詫。

他做夢也想不到，現在的纓槍堂主西門棠，和昔日的大雄堂主孟戰，原來竟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成人的。

不但他想不到，唐竹權也想不到，所以當他聽到這裏的時候，險些連嘴裏的酒都吐了出來。

（二）

這裏是長安城鉅富唐梅山家裏其中的一個小院。

唐梅山並非唐門中人，本來和杭州唐門沒半點關係，更和蜀中唐門兩不相干。

但他也姓唐，而且在不久之前，更成爲唐竹權的記名弟子。

唐竹權很喜歡唐梅山。

唐梅山也是個胖子，而且相貌最少有七分與唐竹權相似。他們不但相貌相似，連性格也是差不多。

唐竹權每次來到長安，唐梅山必盛筵欵待，其間當然少不了一流佳釀。

昨夜那個古怪的彩球，就是唐竹權的傑作。

他花了足足半載時間，才製成兩個這樣的彩球，其中一個，他已送了給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 × ×

孟戰是龍城璧的朋友。

唐竹權常對人說：「龍城璧的朋友，也就是老子的朋友。」

他這句話並不是白說的。

龍城璧要助孟戰一臂之力對付西門棠，當唐竹權知道之後，也隨着他一起趕到長安。

他們若不在長安，孟戰和朱老坤現在必已化爲肉醬。

（三）

同日黃昏，喜鵲賭坊內人頭湧湧。

蔡么站在賭坊大門東面一排矮欄外，臉上的每一顆痲子都在發着光。

他是這裏賭坊的總管，自從他在這裏坐陣以來，業務可說是蒸蒸日上。

他現在心情實在是很愉快。

他很高興，因爲他已知道了木頭陀的死訊。

木頭陀，一直是蔡么的死對頭。

雖然他們都是喜鵲帮的人，但木頭陀一向極不滿意蔡么，而蔡么也恨不得殺掉木頭陀。

現在，木頭陀已死，這消息實在是好極了。

蔡么知道，他在帮會裏的地位，將會更加重要。

正當他站在矮欄外沾沾自喜的時候，賭坊裏忽然有個人，垂頭喪氣的向他走了過來。

蔡么認識這人，他是在樂義巷一間南貨號的老闆。

他叫何展方，近個把月來，幾乎每天都泡在賭桌上。

看見何展方這副樣子，蔡么知道他準是輸了錢，而且還輸的不少。

他猜的不錯。

何展方走了過來，劈頭第一句話就說：「俺倒霉，又輸乾了。」

蔡么拈着唇上的兩撇鬍子，淡淡說道：「想翻本？」

何展方道：「當然想。」

蔡么道：「憑何老闆的家當，還愁缺賭本嗎？」

何展方皺眉道：「實不相瞞，俺已輸掉所有的積蓄，賭本方面，還望總管帮忙帮忙。」

蔡么雙眼一瞪，說道：「這倒笑話，你若已眞的輸掉所有積蓄，蔡某還能怎樣帮你？借錢給你再賭，輸掉了你用甚麼來償還？」

「總管誤會了，俺不是想借錢……」

「不是借，莫非是有甚麼値錢的寶物變賣？」蔡么的臉色總算緩和下來。

何展方壓低了聲音，悄悄的說道：「俺有一件傳家之寶……」

「那是一件怎樣的寶物？」

「魚腸劍！」

「甚麼？」蔡么的眼睛陡地發出了光亮。

「是魚腸劍，天下七大名劍之一的魚腸劍！」

「這把劍怎會落在你的手裏？」

「在很久以前，俺的曾祖父就已得到

這把稀世奇珍的古劍，如此世代相傳，一直傳到俺的手裏。」

「是眞的魚腸劍？」

「當然是眞的，若是贋品，又怎會值錢？」

「你想賣多少？」

「這個……」何展方想了一想，才鼓足勇氣的說：「這是稀世奇珍，價錢絕不能少過一萬兩。」

「一萬兩？」

「難道你還嫌貴？說句老實話，若不是近來輸得太慘，這把劍是絕不會變賣的。」何展方嘆了口氣，道：「你若沒有興趣，俺只好明天把它拿去古玉軒……」

「不！倘若眞的是魚腸劍，一萬兩還算合理，蔡某現在就跟你到府上看劍。」

何展方點點頭，道：「咱們這就一起回去。」

（四）

蔡么滿懷高興地，先到茅厠解手，然後就跟隨着何展方一起回去。

倘若能以一萬兩買下魚腸劍，這實在是一件很划算的事。

當蔡么和何展方離開賭坊後，一個黃袍道人從帳房裏走了出來。

這道人赫然正是絕道人。

在絕道人的背後，還有一個衣着很華貴的男人。

他的眼睛毫無表情，但嘴角間却露出一種淡淡的微笑。

絕道人忽然說道：「老蔡已經去了看劍。」

這男人淡淡道：「他剛才不是去解手，而是把這件事向我們報告，現在他也不是去看劍，而是去看看那姓何的在要些甚麼花樣。」

絕道人道：「老蔡精明老辣，當然不會給這種圈套套住。」

這男人道：「魚腸劍的事當然是假的，何展方把蔡么引開賭坊，必然是心懷不軌。」

絕道人道：「貧道已派了雙刀組的武士緊隨接應。」

「很好，何展方居然替別人賣命，這一次他必將噬臍莫及。」

這男人悠悠一笑。

他就是纓槍堂主，也是和孟戰青梅竹馬，一起長大成人的西門棠！

（五）

何展方已帶着蔡么回到何宅。

這是一幢古老而陰沉的屋子，門外冷清清，屋內也是冷清清的。

蔡么皺了皺眉，說：「府上除了何老闆之外，還有甚麼人？」

何展方把他帶到一座小庭院裏，才回答道：「還有內人，三兒六女，以及二婢三僕。」

蔡么一怔：「怎麼我現在連一個都看不見？」

何展方答道：「他們都已經離開了長安。」

蔡么道：「却是何故？」

何展方嘆了口氣：「他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只好離去。」

「胆子太小？這話是甚麼意思？」

「他們害怕見到死人。」

「死人？這裏會有死人？」

「不錯。」

「這也沒關係，」蔡么淡淡的說，「我是來看魚腸劍，而不是來看死人的。」

「抱歉，實在很抱歉，」何展方又嘆一口氣，緩緩的說道：「這兩件事你都不會看得見。」

蔡么臉色一沉，冷冷道：「蔡某早就知道你沒有魚腸劍。」

何展方一笑：「蔡總管是個聰明人，這種謊言果然騙不了你，但你不還是來了，所以你既看不見魚腸劍也不會看見死人，因為這裏的第一個死人就是你自己！」

蔡么大笑。

何展方瞧着他：「虧你在這種時候還笑得出來。」

蔡么突然大喝一聲：「你是在引狼入室，你以為你和孟戰的勾當，蔡某會毫不知情？你錯了，現在你該知道自己是錯得多麼厲害！」

當他說着這幾句話的時候，背後已出現了六個白衣人，還有十二把寒光暴射的刀。

何展方却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仍然只是瞧着蔡么，道：「就算今天這屋子裏擠上八百人，第一個先到閻王殿的仍然是你。」

蔡么眼色忽然一變。

因為這時候，他忽然看見小廳外出現了一條粗壯的人影。

「孟戰！你果然在這裏等死！」

來的正是孟戰，只見他全身上下，到處都是或淺或深的傷痕。

若是換了別人，此刻縱然還有命在，最少也該躺在床上好好休養。

但這人却像是鐵打的。

面對着一個這樣的人，雖然他曾經受了很嚴重的劍傷，但蔡么仍然忍不住從心底裏冷出來。

他的說話雖然還是那麼狂，但聲音却已有點軟了。

孟戰盯了他一眼，忽然道：「我不殺你。」

蔡么振聲道：「你為何不敢殺我？」

孟戰嘆了口氣，道：「雖然你已和黑喜鵲一起背叛了喜鵲帮，但我仍然不能殺你，記着，不是不敢，而是不能！」

蔡么道：「為甚麼不能？」

孟戰道：「因為剛才有個人來見我，求我饒你一命。」

蔡么臉色一變：「我的性命在自己掌握中，用不着你來饒！」

孟戰嘆道：「難道你現在還以為，俺眞的殺不了你？」

「當然不能——」

蔡么只是說到這裏，臉色又已變了。

他的臉已變成一片死灰之色。

因為就在這一刹那間，他的脖子已給一把銀亮如雪的刀架着。

刀霸史秀開

（一）

刀鋒影日生寒。

除了這把刀的刀鋒之外，蔡么唯一還能看見的，就是握着這把刀的一隻手。

手很穩定。

但蔡么的手却在顫抖了。

他現在既不敢動，也不敢說話，甚至連呼吸都屏息下來。

他忽然有個感覺，覺得自己現在已變成猛獸利爪下的一隻羊。

一直以來，他都是長安城裏的一頭猛獸！

他本是看慣羊兒在自己利爪下哀鳴的老虎，但現在他却連背後的強敵是誰都無法看得清楚。

他只知道一件事。

這把刀若要取掉他的性命，實在比砧板上的牛肉刀切割牛肉還更容易。

刀在咽喉，這間屋子就是個大砧板。

他終於後悔。

他後悔自己太看輕了何展方，也太看輕了孟戰。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見一連串「咕咚」之聲。

咕咚！咕咚！咕咚……

除了「咕咚」一聲之外，還有武器跌落在地上時所發出的聲音。

一聽這陣聲音，蔡么就知道，雙刀組的刀手都已完了。

× × ×

對於蔡么來說，這實在是一個很倒霉的日子。

但在他背後的人却淡淡的說：「蔡總管，今天閣下可算是相當走運。」

蔡么聳肩苦笑。

他不明白這人為甚麼會說自己相當走運。

在他脖子上的刀忽然又不見了。

鏗！

刀已入鞘，一個臉上帶着微笑的藍衣人，接着在他的眼前出現。

蔡么忽然發覺自己的手掌已經有了冷汗。

「你……在說我走運？」

藍衣人淡淡的說道：「若不是在何老闆帶你來這裏之前，有人先向孟堂主求情，你現在已是個死人。」

蔡么用手擦了擦額上的冷汗：「你是誰？」

「我只是個到處遊蕩的江湖浪子。」

「浪子？」蔡么的臉陣白陣青，忽然失聲道：「雪刀浪子，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孟戰的大腿紮着白布，一跛一拐的走了過來，大聲說道：「他就是雪刀浪子，也是俺的生死之交！」

「是誰替我求饒？」蔡么問。

「是我！」孟戰身後一人幽幽的回答道。

蔡么的眼睛亮了，他看見一個綠衣婦人。

「娘子！是妳！」他吸了口氣。

原來替蔡么求情的人，是他的妻子。

孟戰冷冷的盯着蔡么，道：「早在五六年前，俺就說你討了一個好老婆，到現在總算證實，俺沒有看錯罷。」

蔡么沒有說話，只能點頭。

孟戰的眼睛裏忽然露出沉痛之色，嘆了口氣接道：「雖然俺沒有看錯你的老婆，却看錯了你，比起木頭陀，你還不配替他抹脚。」

蔡么面有慚愧之色，垂下了臉。

龍城璧淡淡的接着說：「木頭陀却已死了，你也不能再逗留在長安，雖然孟堂主不殺你，但西門棠却未必會讓你在失敗之後還能在喜鵲賭坊做總管。」

蔡么透了口涼氣，他知道龍城璧的說話並不假。

孟戰冷冷一笑：「你若還是個聰明人，現在就該帶着尊夫人馬上離開長安，而且走得越遠越好。」

蔡么面露彷徨之色，走到那綠衣婦人身旁。

婦人却立刻給他兩記重重的耳光。

蔡么沒有閃避，似乎知道自己的確該打。

婦人怒道：「我們現在甚麼地方都不能去，也不該離開長安。」

蔡么沉默了半响，終於道：「我明白應該怎樣做了。」

他忽然走到孟戰的面前跪下。

「堂主，是我錯了，我不該跟隨黑喜鵲，背叛大雄堂的。」

那婦人跪下，說：「我們決不離開長安！尤其是孟堂主已回來了，正是復與大雄堂的最好機會。」

孟戰道：「還有人會跟隨俺嗎？」

蔡么吸了口氣，道：「雖然老蔡比不上木頭陀，連替他抹脚都不配，但我却知道，還有不少兄弟，依然對孟堂主忠心耿耿的。」

何展方點點頭道：「老蔡這話倒是不假，他們若知道孟堂主已回到長安，必然重歸堂主麾下，再與纓槍堂一決高下。」

孟戰默然。

三年前，他敗在西門棠手下之後，本來還有幾十個兄弟跟隨着，他却給他全部趕掉。

因為在那時候，孟戰大勢已去，縱然有幾十個兄弟跟隨着自己，也是枉然，說不定連累他們白賠性命。

但現在，形勢又漸漸開始改觀。

孟戰雖受傷，但却已恢復了勇氣和信心，倘若加上助力，自然還有力再爭一日之長短。

孟戰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問蔡么：「俺想見一個人，你能不能為俺想一想辦法？」

蔡么仍然跪在地上，恭聲道：「堂主儘管囑咐。」

孟戰沉默了很久，才緩緩的說：「俺很想見夢飄。」

（二）

二月初七，晴。

蔡么騎着一匹快馬，闖進喜鵲賭坊。

他是連人帶馬一起闖進去的。

× × ×

這時候，賭客還不算很擠擁，但却者已給這匹突如其來的馬嚇呆了。

賭坊內的打手看見是蔡么，不由分說刀斧齊飛，向他身上招呼。

原來絕道人已下令：「蔡么已背叛，遇見此人殺無赦！」

但蔡么畢竟還有一身武功，這些打手又豈殺得了他？

蔡么還在馬鞍上，已有三個刀斧手躺

了下去。

其餘數人，還想再撲前，突聽一人喝道：「都給貧道退下去！」

原本聲音嘈雜的賭坊，立刻變得鴉雀無聲。

絕道人沉下臉，冷冷的說：「老蔡，想不到你又再回到孟戰的身邊。」

蔡么道：「是的，我本來就是孟堂主的人。」

絕道人冷冷一笑：「孟戰也就是喜鵲帮的金喜鵲，可惜他已面臨窮途末路，你還跟着他，豈非陪他一起進入黃泉？」

蔡么目光閃動，道：「就算蔡某現在還在喜鵲賭坊做總管，到頭來恐怕也是難免一死，與其死在孟堂主的手下，倒不如重歸大雄堂，縱然戰死也是光采！」

絕道人凝視着他：「所以你現在騎着馬來送死？」

蔡么冷然道：「我不是來送死，而是來下戰書的。」

絕道人默然。

蔡么手中，已亮出了一張黃箋。

颯！

戰書如刀般飛向絕道人。

絕道人接下戰書，突然亮劍。

三尺九寸長的血靈劍，如狂風驟雨般向蔡么身上罩去。

突聽一人淡淡地說道：「道長劍下留人。」

絕道人劍出如電，劍尖已距離蔡么咽喉不足三寸。

但這句說話响起，他的劍也就在這一刹那間頓然停下來。

因爲西門棠已來了。

（三）

「兩國交鋒，不斬來使，道長不妨暫時饒他一命。」西門棠這句話是對絕道人說的，但他的視綫，却落在蔡么的臉上。

蔡么忽然大笑。

「果然不愧是長安城內第一號人物，告辭了。」說完這幾句話之後，蔡么立刻策馬離開這座賭坊。

絕道人眉頭一皺，忍不住喃喃道：「老蔡幾時變得這樣斗胆？竟然敢騎着馬闖進這裏耀武揚威？」

西門棠忽然嘆了口氣，半晌才接道：「孟戰是回來拚老命的，想不到連蔡么也願意跟他一起拚命了。」

絕道人一凛。

匹夫之勇，拚一人之命，難成大事。若能聯合一夥亡命之徒，衆志成城，齊來拚命，那才是最可怕的一股力量。

連蔡么也願意倒轉干戈，爲孟戰而拚擲頭顱，足見昔年潦倒街頭，連小酒寮都站不住脚的孟戰，又已恢復了他的氣勢。

三年前孟戰敗得太快。

現在他捲土重來，是否也能在轉瞬間盡復失地？

× × ×

戰書已下，孟戰又將再與西門棠決一死戰！

（四）

二月初八，黃昏後。

蔡么帶着十二條鋼鐵般的漢子，穿過三條長街，然後轉入城西。

但他們還未到城西，就已給三個臉色同樣深沉的人攔住去路。

站在東方一人，年約四旬，穿一襲火紅長袍，手提八尺大金刀。

站在西方一人，身材最矮，用的武器也最短小。

此人五十來歲，面短手粗，黑衣白襪，却沒穿鞋子。

他手裏有一把短柄鐵斧，斧雖短小，但却磨得很鋒利。

還有站在中央一人，臉孔很長，人也高高瘦瘦，是個青面老人。

青面老人手中有槍，那是七尺六寸長的銀槍。

他盯着蔡么看了半天，忽然道：「聽說你有一個好老婆。」

蔡么怔住，顯然還沒弄清楚對方這句說話是甚麼意思。

紅袍人已接着說：「這十年來，我總共討了十四個妻妾，但沒有一個令自己滿意。」

蔡么忍不住回答道：「這是你自己的事。」

沒穿鞋子的矮漢却說：「我也想找一個好老婆，既然你的老婆很好，倒不如五五分賬。」

蔡么的臉已因憤怒而發紅。

「甚麼五五分賬？你瘋了？」

紅袍人搖搖頭，道：「他沒瘋，而且我已爲你們分好了。」

青面老人淡淡道：「史秀開的並頭蓮刀法，已把項青娥分得很均勻，無論你揀左邊或是右邊，都絕不會少了一斤肉。」

聽到這裏，每個人的眼色都已變了。

那矮漢忽然走到路旁一株松樹下，然後就在那裏拋出了兩件東西。

這兩件不是東西，而是人。

這也不是兩個人，而只是一個。

一個已經被八尺大金刀劈開兩半的婦人！

賭一雙腿

（一）

一刀中分，一分爲二，那是好殘忍的刀法。

江湖上並非只有史秀開才用這種殺人的刀法，但能夠使用得如此純熟而準確的人，却已是絕無僅有。

這紅袍人就是昔年在關外，憑一柄絕魂大金刀連闖七峯十三寨，終於成爲關外十三盜寨總瓢把子的刀霸史秀開。

關外使刀高手不知凡幾，史秀開被人稱爲刀中之霸，可見絕不尋常。

此時此地，史秀開突然出現，更是絕不尋常。

一刀被分爲二的婦人，正是蔡么的妻子項青娥。

蔡么眼角的肌肉在跳動，手背上的青筋已一根一根怒凸。

他身後的十二條漢子，都已睜大了眼睛，亮出了他們的武器。

「好，好極了，」青面老人冷冷一笑，「人家只不過向你討半個老婆，就生這麼大的氣，眞不愧是孟戰手下的猛將。」

「猛將？」史秀開居然「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那矮漢却陰陰一笑，道：「猛將者，

火氣甚猛之謂也！」

蔡么身後的兩個兄弟已忍不住，同時撲出。

這兩人一個使朴刀，另一個却是飛刀好手。

飛刀未出手，朴刀已向矮漢的臉上劈去。

矮漢一聲怪笑，身形一偏，避過這一刀。

他避過了朴刀，却有三把飛刀向他身上疾射而至。

矮漢揮斧，兩飛刀被擊落，還有一把，却被矮漢一手接過，反手就向使朴刀漢子咽喉上刺去。

使朴刀的漢子連看都沒看清楚，喉際便自一陣冰涼。

他連發出第二刀的機會也沒有，就已死在同伴的飛刀下。

使飛刀的漢子看得呆住了。

他手中本已扣着第四把飛刀，竟然不知如何是好。

就是這一陣猶疑，矮漢子的短斧已砍在他們的面門上！

（二）

夜靜，唐家大院中。

蔡么已回來。

他本來帶着十二個大雄堂的兄弟回來，但這十二人已在半路上「遺失」了。

他們連性命都丢掉了，又怎能回來？

蔡么雖然還能回到唐梅山的宅院，但他的生命也已然到了盡頭。

他是帶着一柄短小而鋒利的斧頭回來的。

這把利斧仍然豎立在他的胸膛上。

斧已入心，不拔出來必死，拔出來也必死，而且死得更快。

孟戰看看他，一雙眼睛滿是血絲。

他握着蔡么的手，大聲道：「老蔡，是俺害了你們夫婦。」

蔡么搖頭，用力的搖頭。

「不！孟堂主不能說這種喪氣的話，是老蔡對不起你，也對不起大雄堂所有的兄弟，只是青娥……」說到這裏，蔡么忽然淚如雨下，聲音也漸漸變得虛弱無力，「她實在死得太慘……，史秀開，並頭蓮刀法！並頭蓮刀法。」

他的說話不但令人心碎，也令人爲之熱血翻騰澎湃不已。

蔡么終於死了，他死在唐梅山家中的大廳裏。

廳中，孟戰在，唐梅山在。

龍城璧，唐竹權，朱老坤，還有十幾個以前屬於大雄堂，現在仍然屬於大雄堂的好手也在。

氣氛沉寂。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三）

二月初九，晨。

距離決戰還僅一天，長安城內掀起一片賭風。

人們在賭，誰將勝？誰將負？

根據絕大多數人的看法，都是認爲孟戰雖然捲土重來，但這一戰仍將敗落。

何況他在不久之前，還受過不算輕微的創傷，西門棠幾乎可以肯定是立於不敗之地。

既然人人都看好西門棠，又怎能賭得起來？

那又並不盡然。

在長安城裏，還有人很看得起孟戰，他們認爲，孟戰敢再回長安，必有所準備，堂主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雖然三年前孟戰是西門棠的手下敗將，明天一戰難保不會重振雄風，把畢生最大的死敵擊敗。

有了持着這種看法的人，那就有得賭了。

由於賭西門棠勝的人較多，賭注方面也自然有所分別。

凡是賭西門棠獲勝的，一百兩只能贏二十兩。

換而言之，賭孟戰可以獲勝的，只須用二十兩，就能贏取一百兩。

這是一對五之比。

於是，整個長安城開始瀰漫着一種不尋常的氣氛。

幾乎每個人都在談論着明日之戰。

（四）

長安樓是大酒家，縱使在酒家林立的長安城中，它的規模和佈置，都可算是第一流的。

郭老爺子是長安樓隔隣一間綢緞莊的老闆，也是長安樓的常客。

每天午晌時份，他必然是這裏的座上客。

他喜歡這裏的紅燒鴨膀，鷄裏爆，醋溜腰花，尤其欣賞馮大師傅親自掌杓泡製的長安蟹羹。

他以前從不喝酒。

但自從三年前一個嚴冬晚上開始，他忽然有了酒癮。

正確的日子是在二月。

那是二月初三，當郭老爺子知道孟戰已垮台的時候。

× × ×

郭老爺子只有一個兒子。

但在六年前，這兒子却給兩個惡僧殺了。

這兩個惡僧是少林叛徒，武功極高，殺人的手段更是兇殘無比。

郭家少爺千不該，萬不該，不知如何惹上了這兩個兇僧，結果就在大街之上，衆目睽睽之下當場被殺。

沒有人敢去動他們，只有孟戰決意爲郭家少爺雪寃。

孟戰窮追兩兇僧，終於在長安城外，把他們光禿禿的頭顱，一起割了下來帶回長安。

郭老爺子沒有忘記孟戰的恩德。

當孟戰潦倒不堪的時候，郭老爺子曾冒着風雪去找他，但却終於暈倒在街上，幾乎丢了一條老命。

直到他病癒，再要去找孟戰的時候，這位大雄堂主已不知所踪。

郭老爺子開始染上了酒癮，終日無酒不歡。

然而，他喝酒之後，又幾曾見他開眉一笑？

在幾天之前，他聽到孟堂主又再回來長安的消息，可以說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他担心孟戰這一次會死在長安城內。

× × ×

裝滿烈酒的錫壺已空，杯中只餘一口酒。

桌上佳餚俱已冷，連端上來熱氣騰騰的蟹羔都已涼了。

長安樓上，不少人在談論着明日的一場決戰。

這裏的座上客，都在看好西門棠，他們認爲孟戰這一次可說是自尋死路，不自量力。

尤其是一個姓秦的富豪，更是把孟戰說得一文不值。

這富豪叫秦如意，名字很有點女人氣味。

他的人也是一樣，已快四十歲了，說話的時候還是帶着娘娘腔。

郭老爺子時已覺得這人很不順眼，今天更是覺得他討厭極了。

他忽然走到秦如意坐着的桌子旁，也斜着醉眼瞪着他。

秦如意微笑着，對郭老爺子說：「正是英雄所見略同，郭大老闆必然也同意在下的看法。」

郭老爺子冷冷一笑：「你以爲孟戰必敗？」

秦如意點點頭：「當然必敗。」

郭老爺子却搖搖頭：「老夫的看法却是剛好相反。」

「相反？」秦如意臉色一沉，「如此說來，咱們倒是各持己見了。」

郭老爺子「哼」的一聲道：「老夫說孟戰明天必勝，如果不信，咱們不妨賭一賭。」

秦如意看看他，那種目光就像是一個人在鐵籠外瞧着一隻瘋了的老猴子。

「郭大老闆，你要怎樣賭？」

「賭一口大的。」

「大到甚麼程度？」

「賭一百萬兩……」

「一百萬兩？」秦如意的眼色有點變了：「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平手賭一百萬兩？」

「不錯，老夫知道外面的賭法，是一賠五，都一致看好西門棠，但老夫却不貪這個小便宜，咱們一百萬兩賭一百萬兩，誰也沒吃虧，誰也沒佔半點便宜。」

秦如意覺得這頭老猴子眞的瘋了。

但這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

「好！在下跟你賭了！」秦如意提高了嗓門，大聲說道：「今天在這裏的座上客，都是咱們的見證。」

郭老爺子點點頭，却道：「但老夫還要再加一項賭注，否則一文錢都不賭。」

秦如意雙眼發出了光，吸了口氣道：「你還要再賭甚麼，秦某若敢不奉陪的，就是龜兒子！」

當他說完這幾句話的時候，面上的神態頗爲得意。

在他想像中，這些說話挺够男子氣，最少可以把自己身上的女人氣味洗掉八九分了。

但有一點他却是沒有想到的。

要成爲一個眞正的男子漢，並不能單憑說幾句響亮的說話。

而且有些說話雖然響亮動聽，但到頭來却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當他聽見郭老爺子這幾句說話的時候，他的臉忽然青了，雙腿也軟了一截。

郭老爺子說道：「老夫還要賭咱們的一雙腿，你若看得準贏了，老夫自斷雙腿，若是老夫贏了，你的一雙腿也要給砍下來！」

秦如意做夢也想不到，郭老爺子竟然要賭一雙腿。

但他的話已說在前頭，倘若不賭，那麼「龜兒子」這三個字，就得冠在自己的頭上。

那時候，他還有甚麼面目在長安城裏見人。

「好，就跟你賭定了！」秦如意終於說。

這又是轟動長安城的另一次豪賭。

得浪子便可得夢飄

（一）

江湖人，誰不在賭？

他們賭錢，賭氣，賭武功，賭命！

所以說：「人在江湖不由你不賭！」

× × ×

夜已深，西門棠也在賭。

雖然明天一早，他就要面對着孟戰的挑戰，但在這時候，他還沒有好好的去休息。

他正在賭牌九，注碼却不是錢，而是人。

他的注碼是女人，從十六歲到二十二歲的女人。

她們當然都很漂亮，每一個都是身段迷人，充滿女性魅力的人間尤物。

他今天的運氣不太好，賭了七注，成續是五負一和一勝。

他已輸了五個足以讓五百個男人同時跳樓的美女。

幸好，他的運氣雖差，畢竟也曾贏了一次。

他輸出去的是女人，但贏回來的却是個男人，而且這男人一點也不好看，就算是心理不正常，對男人有特別嗜好的男人都會不敢恭維。

在這一方面，西門棠很正常。

他在床上只對女人有興趣，而且越漂亮，越溫柔的越好。

但他現在需要的並不是女人，而是男人。

因爲他並不準備上床，而是準備着上戰場。

床戰風流。

但在戰場上却有極大的風險，無論是誰在戰場上吃了敗仗，那種後果實在是不堪想像。

西門棠要充實己方的力量。

所以，他只好跟天雷母后賭一賭。

（二）

天雷母后是一個胖女人。

她很胖，胖得簡直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

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唐竹權，雖然是天下人人皆知的大胖子，但比起這位天雷母后，却還是差得很遠很遠。

唯一可以和她相比的，也許只有一個人。

那就是昔年在北海叱咤風雲，大敗九大飛鯊的海鯨王。

海鯨王是近百年以來，武林中最胖最胖的大胖子。

天雷母后也許還比不上海鯨王，但若用一把大秤子把他們秤一秤，恐怕彼此的相差還不够十斤重。

由此可見，這位天雷母后實在胖得多麽可怕。

× × ×

天雷母后也喜歡賭。

她的指頭，幾乎比天九牌還更粗胖，但她一摸上手，就已分辨出這是一張甚麼牌。

第八注她又贏了。

她拿的四張牌是黑九、人牌、梅牌和彎八。

這副牌本來也不算好，但西門棠却拿了一副兩點頭，四點尾的劣牌，天雷母后怎樣擺，都是贏定了。

天雷母后笑得合不攏嘴。

西門棠嘆了口氣，忽然說道：「不賭了。」

天雷母后立刻閉嘴不笑。

「爲甚麼不賭了？老娘還沒有賭得够癮。」

西門棠聳了聳肩，道：「還沒有半個時辰，已經輸掉了六個美人兒，實在是心疼死了。」

「小兔崽子，胡說八道！」天雷母后又吃吃一笑，「現在連倚香樓都是你的了，還愁欠缺了賭本？」

西門棠嘆息了一聲，緩緩道：「雖說倚香樓內羣雌粥粥，但又有幾人能合母后心意？」

天雷母后笑了笑，道：「老娘知道你還有一個絕色美人兒，只此一個已足抵其餘十人之數。」

西門棠眉心一緊。

「實不相瞞，老娘這次入長安，就是爲她而來，」天雷母后淡淡的說：「只要堂主把夢飄姑娘交給老娘，孟戰的事，包在老娘身上便是。」

西門棠眼睛裏閃着光，終於道：「咱們是一言爲定！」

天雷母后吃吃地笑道：「老娘別的本事雖然不行，但是靠老娘過活的江湖煞星却還有不少，只要老娘說一句話，孟戰縱有雪刀浪子相助，也非要死在長安城內不可。」

西門棠微微一笑，道：「母后願出手相助，又何懼孟戰與龍城璧？」

天雷母后道：「一句話，老娘助你幹掉他們，事成之後，夢飄姑娘跟我走。」

西門棠點點頭：「這是公平交易，很合理。」

天雷母后沉吟半晌，忽道：「老娘在進入長安後不久，聽到了一個消息。」

西門棠道：「是甚麼事？」

天雷母后臉色一沉：「老娘的三個死對頭也在長安城內，而且還幹掉了孟戰的一批手下！」

西門棠淡淡道：「母后是指『寒潭三魔』？」

天雷母后「哼」的一聲：「寒潭谷這三個老混蛋總是和老娘作對，老娘遲早一定給他們好看。」

西門棠悠然一笑：「三魔幹掉孟戰的手下，對咱們是有利而無害。」

「別在老娘的眼睛上蒙藥。」天雷母后冷冷一笑，「這三個混蛋是甚麼人，會白白的替西門堂主賣力？他們心裏打甚麼算盤，老娘比誰都更清楚。」

西門棠微笑着，道：「母后認爲他們在打甚麼主意？」

「還用多此一問？」

「他們也是爲了夢飄？」

「當然是爲了夢飄姑娘！」天雷母后嘿嘿一笑，「這三個老混蛋遲早必會找堂主，要你把夢飄姑娘交給他們。」

西門棠忽然嘆口氣，道：「就算他們得到夢飄，又有甚麼用？」

天雷母后冷冷一笑：「你以爲夢飄姑娘的身世，仍然是武林中人完全不知道的秘密？」

西門棠沒有說話，但臉上變得木無表情。

就在這時候，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吆喝聲，接着還發生了激烈的拚鬥。

西門棠、天雷母后的臉色同時沉下，接着雙雙倒了出去。

在廳外，原來有兩個身材高大，肌肉黝黑而結實的大漢，他們都是和天雷母后一起到長安的。

但當西門棠和天雷母后向外邊衝出去的時候，這兩個身懷絕技的高手，已變成了兩個躺在血泊中掙扎呼喊的血人。

× × ×

「他們沒有死，但脊骨都已斷了。」

廳外的院子裏，來了三個男人。

那是一個紅袍人，一個矮漢，還有一個是面孔青青的老人。

說這兩句話的是矮漢。

「摧魂鬼斧，今日老娘總算是大開眼界。」天雷母后臉色鐵青，冷冷道：「鬼斧魔王藍甫敬，這筆帳老娘已記下了。」

矮漢桀桀一笑：「母后要算帳，現在一起清算也就是了，何必記下，不嫌太麻煩嗎？」

這矮漢正是寒潭三魔之一的鬼斧魔王藍甫敬，還有另外二人，分別是刀霸史秀開、青面魔鶴葉飛羽。

現在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並不是倒臥在血泊中的二人，而是史秀開左手提着的兩條腿。

兩條血跡斑斑，切割得十分齊整的人腿。

（三）

天雷母后的兩個保鏢雖然都已受傷不輕，但他們的腿沒事。

藍甫敬沒有砍掉他們的腿。

那麼，史秀開提着的兩條腿，又是誰的？

× × ×

「這是誰的腿？」西門棠終於問。

回答他的却不是史秀開，而是青面魔鶴葉飛羽。「這雙腿是郭澤天的。」

「郭老爺子？」

「正是。」

「你們爲甚麼要割掉他的腿？」

葉飛羽淡淡一笑，道：「他雖然已一大把年紀，但賭興還是不淺。」

西門棠怔了怔，才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郭老爺子與秦如意賭一百萬兩的事

，本堂主也曾略有聽聞。」

葉飛羽拈鬚冷笑：「他們賭的不單是銀子，還要賭掉自己的一雙腿。」

西門棠皺眉道：「郭老爺子當時可能眞的醉了。」

葉飛羽搖搖頭。「常言道，酒醉三分醒，旣已立下了賭約，就不能賴。」

西門棠道：「葉老先生的說話也不錯，但決戰還未開始，你們却已把郭老爺子的腿砍掉了。」

史秀開突然冷冷地道：「明日之戰，堂主必可獲勝，反正他這雙腿遲早都要是給割下來，倒不如早點下手，不愁他會跑掉。」

西門棠瞳孔收縮，冷然道：「這是三位的主意？還是秦如意叫三位這樣幹？」

「秦如意只是個暴發戶，他還沒有資格囑咐咱們三人！」葉飛羽冷笑不迭。

西門棠道：「如此說來，這是三位的主意了？」

史秀開點點頭，道：「不錯。」

西門棠皺眉道：「你們把郭老爺子的腿砍了下來，是何用意？」

「打擊孟戰，同時使大雄堂的弟子爲之心寒！」史秀開冷冷的說：「無論是誰和孟戰在一起，或是偏帮孟戰，我們都要給他一個畢生難忘的教訓！」

「刀中之霸，果然是霸道得很，」天雷母后冷笑着，「你以爲這種方法會生效嗎？」

史秀開說道：「生效也好，全無效用也好，咱們已經幹了，而且以後還將會一直的再幹下去，直到孟戰的實力全部崩潰爲止。」

西門棠瞧着他看了很久，忽然嘆了一口氣：「你們這樣做，對自己有甚麼的好處？」

葉飛羽道：「沒有半點好處，獲得好處的只是西門堂主。」

西門棠回答道：「三位仗義替本門削弱了孟戰的力量，本堂主是感激不盡，只是……」

葉飛羽哈哈一笑：「堂主儘管放心，咱們絕不是爲了計較酬勞而來的。」

「不錯，」藍甫敬接道：「咱們絕不會要堂主一兩銀子，只想……」

西門棠盯着他：「你們想怎樣？是不是想要一個人？」

藍甫敬淡淡一笑：「不錯，我們只希望堂主能把夢飄姑娘交給咱們三人。」

西門棠還沒有說話，天雷母后已吼叫了起來：「你們簡直是在做夢！」

史秀開冷冷一笑，目注天雷母后道：「這是咱們和西門堂主的事，不必妳來插上一嘴。」

天雷母后臉色陣紅陣白，怒道：「你們休想打夢飄姑娘的主意，西門堂主與孟戰的事也不必你們來狗拿耗子！」

葉飛羽冷冷道：「看樣子，母后似乎也對夢飄姑娘很有點興趣。」

天雷母后冷然道：「這也不關你們的事。」

「算了！別再在這裏吵吵鬧鬧！」西門棠忽然沉下臉，喝道：「本堂主總算是個不大不小的主人，各位對纓槍堂的困難如此關懷，本堂主是萬分感激的，各位既要對付孟戰和龍城璧一干人等，彼此就要齊心協力，倘若强敵未除，咱們倒自己打起來，豈不是變成了鷸蚌相爭？」

藍甫敬道：「咱們也不是想怎樣，只想得到夢飄姑娘而已。」

西門棠道：「本堂主已答應把夢飄送給母后，這件事不必再提了。」

藍甫敬、史秀開、葉飛羽的臉色全都變了。

西門棠却接道：「雖然如此，但本堂主却仍然希望三位能與本堂共同進退，事成之後，願致酬六十萬兩。」

六十萬兩已不是個小數目。

但史秀開却截然道：「就算是六百萬兩，咱們也絕不稀罕，咱們想要的，只是夢飄姑娘一人而已。」

此言一出，又再陷入僵局。

過了很久，西門棠才緩緩說道：「既然四位俱固執至此，本堂主唯有被逼採用另一種方法，以決定誰能得到夢飄。」

天雷母后聞言，甚是不悅。

但西門棠既已說出了這種話，她也只好忍耐着繼續聽下去。

西門棠默然片刻，才慢慢的接着說：「誰能殺了龍城璧，本堂主就把夢飄姑娘交給誰！」

藍甫敬目光大亮，說道：「這話可得算數！」

西門棠道：「絕不反悔！」

天雷母后臉色陰沉，冷冷的說道：「想不到寒潭三魔和老娘，都變成了耍棒下的猴子。」

西門棠嘆道：「本堂主是爲勢所逼，母后休怪。」

「豈敢，」天雷母后冷冷一笑，「只不過這一次，你別再出爾反爾，誰殺了龍城璧，你就得把夢飄姑娘交給誰。」

西門棠道：「決不食言！」

葉飛羽嘿嘿一笑：「倘若咱們殺了龍城璧，堂主又不肯把夢飄姑娘交出，那又怎樣？」

西門棠臉色一變，冷然道：「葉前輩旣不相信本堂主，那也無話可說。」

葉飛羽沉聲道：「與其去殺龍城璧，老夫倒不如把你擒下，不愁你不把夢飄交出來！」

天雷母后冷笑道：「這倒好看了，寒潭三魔，果然不是易與之輩。」

西門棠聳聳肩，淡淡道：「三位旣要把本堂主擒下，最好還是快點出手，免得夜長夢多。」

葉飛羽冷哼一聲，突然喝道：「老夫先斃了妳再說！」

他果然眞的動手，一桿七尺六寸長的銀槍如毒蛇般刺出。

西門棠仍然站立原處，全身上下紋風不動。因這一槍本來就不是針對他而發。

葉飛羽要殺的人，是天雷母后！

天雷母后與孟戰

（一）

好快的一槍。

這是速戰速決的打法。

葉飛羽一直認爲自己是個很爽快的人，無論甚麼事，他都主張速戰速決。

他這一槍並不複雜，也沒有甚麼精妙

的招式和巧妙的變化。

這一槍只有三個優點，那就是快、狠、準。

近二十年以來，在他的銀槍下可說是從無活口，而且往往一槍就要了別人的性命。

他這一槍是刺向天雷母后的咽喉。

無論是誰的咽喉中了這一槍，都非死不可。

天雷母后似已驚的呆住了，葉飛羽這一槍她竟然沒有閃避開去。

颯！

一槍已命中，一槍已分勝負。

但更令人吃驚的却是：咽喉中了一槍的天雷母后沒有死，而且吃敗仗的人是葉飛羽，而不是天雷母后！

這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戰果。

但戰果偏偏就是如此。

×　×　×

葉飛羽的銀槍的確已刺中了天雷母后的咽喉，但不知如何，這桿鋒利的銀槍，竟然無法刺穿她脖子上的一團肥肉。

肥肉能擋住銀槍這一擊嗎？

當然不能。

就算是一頭皮粗肉韌的巨象，牠也絕對擋不住葉飛羽這一擊。

肥肉絕不是主要的關鍵，但却是其中一個因素。

天雷母后顯然已練成了一種類似金鐘罩的武功，再配合着自己的一身肥肉，使用的時候，就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饒是如此，武功上的表現也已很够嚇人。

所以，在那剎那間，眞正被嚇呆的人並不是天雷母后，而是葉飛羽。

由於這一槍已去的太盡，他還來不及收槍變招，天雷母后肥胖無比的「肉手」已拍在他的胸膛上。

這一着看來並不兇。

她好像只是在替葉飛羽拍拍衣襟上的灰塵而已。

但葉飛羽的衣襟上根本沒有甚麼灰塵，倒是給她這麼一拍，拍出一灘猩紅的鮮血來。

就是這麼輕輕一拍，葉飛羽面如金紙，立刻咯出了一口鮮血。

名震綠林的青面魔鶴，他的成名絕技魔鶴十三爪還沒使出，就已敗在這個肥胖不堪的婦人手上。

西門棠連連頓足，叫道：「大家都是同路上的人，別打了！別打了！」

他嘴裏說「別打了」，却又已和刀霸史秀開動了手。

史秀開刀勢闊大沉雄，每一刀都激蕩起震人心絃的呼嘯聲。

他一出手就是七刀。

西門棠赤手空拳，居然把這七刀化解於無形。

這時候，藍甫敬也已和天雷母后動了手。

藍甫敬雖然身材矮小，但却也因此勝在身形矯捷靈活，天雷母后武功雖高，但一時間要擒下藍甫敬，却也並不容易。

但在這種情況下，天雷母后與西門棠這一方已是佔了優勢。

寒潭三魔說不定就要在這裏全遭刦難了。

史秀開與西門棠俱是以快打快，兩人的神態亦漸漸變得沉重起來。

天雷母后一聲怪笑，對西門棠說：「先把姓史的幹掉，這矮漢就算插上翅膀，也絕對飛不了。」

藍甫敬攻勢更急。

他已劈了天雷母后幾斧，但天雷母后竟似渾然不覺，身上除了衣裳略有損破之外，居然連一點傷痕也沒有。

這眞是一個可怕的女人。

藍甫敬臉色青白，已感到無從下手。

幸好他已經早有準備，一斧擊中之後，無論能否傷得了對方，都已先替自己預算好了退路，否則難免又再步葉飛羽的後塵。

就在這時候，史秀開突然舉刀，向天雷母后的天靈蓋上劈去！

（二）

葉飛羽一槍向天雷母后的咽喉，她不在乎。

藍甫敬揮斧向她身上猛砍，她也不在乎。

但史秀開這一刀劈向她的天靈，她的神態却有點緊張起來。

藍甫敬立時大喝：「這婆娘的練門就在這裏！」

史秀開這一刀沒有擊中天雷母后，差點連大刀也給她奪去。

但藍甫敬的人已飛躍而起，一斧就向天雷母后的天靈砍去。

但他這一斧還沒劈中天雷母后的天靈，他的人就已經給一隻肥大的肉掌轟了開去。

天雷母后掌力驚人，藍甫敬竟然給她這一掌打得像是皮球般滾開四五丈外。

史秀開揮舞大刀再攻，攻的仍然是天雷母后的天靈要害。

西門棠同時大喝：「母后小心！」

天雷母后一聲怪笑：「憑他這張廢鐵，休想傷得了老娘分毫！」

說到這裏，她忽然眼前一黑，雙目劇痛宛如刀割，一雙眼珠子竟然同時爆裂！

×　×　×

一陣淒厲，震人心弦的怒吼聲，震撼了整個長安，也震撼了獵鷹！

獵鷹是天雷母后唯一的弟子，當他接獲師父到了長安的消息之後，他馬上飛馬趕至。

但他還是來遲了一點。

天雷母后已被暗算，她的雙目已瞎。

暗算她的人，赫然竟是西門棠！

（三）

「西門棠！」天雷母后喉嚨裏發出了一聲可怕的低嘯，「你竟敢用毒針暗算老娘！」

西門棠淡漠地一笑：「妳以爲本堂主一直都很相信妳的說話？」

天雷母后面色慘然：「你在懷疑老娘些甚麼？」

西門棠冷冷的說：「妳以爲自己和孟戰之間的秘密，只有妳自己才知道？」

「秘密關係？」天雷母后的臉色變得更爲難看，「老娘和孟戰之間有甚麼秘密關係？」

西門棠一笑，笑得是那麼神秘，又是那麼殘酷。

「妳一定要我說？」

「你根本就說不出來！」

「我說得出，而且也一定要說，」西門棠冷冷的，慢慢的說道：「孟戰是妳的親生骨肉，他是妳的兒子，而且還是私生子！」

天雷母后渾身發抖，怒喝着：「你簡直是一派胡言，老娘與你拚了！」

雖然她已受創，而且傷勢不輕，但她仍然撲前，發出全力一擊。

掌風如狂飈般疾掃而出，那種威力仍然遠非局外人所能想像。

但她畢竟還是瞎了一雙眼睛，這一掌雖然兇猛，但卻只是擊在一株枯樹上。

一片凌厲的刀光又再次向她的身上罩至。

史秀開仍然是攻向她的天靈。

天雷母后一聲怒吼，揮掌接刀。

刷！

刀急落，天雷母后的右掌應聲斷折，跌在地上。

她的氣功已被破，她的一身肥肉再也不能刀槍不入。

史秀開獰笑。

「豬婆娘，妳完了！」

天雷母后面色慘然，突以僅餘左掌怒拍天靈。

這座驚人的「肉山」，就這樣倒了下去。

× × ×

當天雷母后倒下去的時候，遠處正有一雙充滿悲憤的眼睛，緊緊的盯着西門棠，史秀開。

這是獵鷹的目光。

他沒有闖過去。

他並不是怕死，而是不能讓自己白白的送命。

連師父都死在這裏，他若還不自量力的硬闖，結果也只有一條死路。

但他在暗中發誓。

他發誓一定要爲師父報仇！

只要有機會，就算挫骨揚灰，千刀萬剮，也要爲師父雪此仇恨。

× × ×

獵鷹是個孤兒，自幼無父無母。

他是由天雷母后的姑母養大的。

自從八歲那年，他就拜在天雷母后門下，到現在已整整二十年。

獵鷹身裁頎長，卻不太瘦削，英俊而健康。

天雷母后待他很好，可說是師恩深重如山。

但天雷母后時常對他說：「爲師生平殺人無算，作孽深重，所以假如有一天爲師給人殺掉，你切莫萌報復之念，切記切記！」

這些說話，獵鷹已聽過不下十次。

他沒有忘記，永遠都不會忘記。

在天雷母后的面前，他永遠都是那麼乖、那麼聽話。

但這一次，他決定要破例。

因爲天雷母后已死。

但害死天雷母后的人，卻是那麼得意洋洋！

兩雄相遇

（一）

距離黎明的時候已不太遠。

孟戰在熟睡中。睡裏無夢，只有一片空白，而這一片空白，卻又是那末黑暗，黑暗得連自己的影子都看不見。

在這空白而黑暗的夢境裏，他忽然聽見一個人凄厲的呼喊聲。

這聲音初時聽來很模糊，但漸漸地，彷彿由遠而近，可以聽得很淸楚了。

就在這時候，孟戰忽然在床上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差點從床上跳了起來。

他睜大了眼睛，茫然地望着窗外。

窗外一片漆黑，就像是剛才的夢境。

夢裏的呼喊聲，是誰發出來的？爲何如此凄厲，充滿了怨恨之意？

——是不是自己的母親在呼喊？

不！這是不可能的，他不相信在夢裏如此向自己呼喊的人，會是自己的母親。

但不是她又是誰？

一陣冷風從窗外吹過來，孟戰忽然覺得整個背脊都已濕透。

他正想把窗子關掉，卻在這時候看見窗外不遠處，出現了一個人的影子。

「誰？」孟戰沉聲叱喝。

「師哥，你果然在這裏。」這人的聲音聽來有點混濁。

「獵鷹？」孟戰目光一亮，「你也來了？」

他立刻啓門，燃燈。

燈光下，獵鷹的臉孔很蒼白，幾乎是沒有半點血色。

孟戰一凜：「你有病？」

獵鷹搖頭，眼神很呆滯。

孟戰整個人又冷了下來。

他彷彿有種不祥的預兆，覺得有一件可怕的禍事已經發生。

「母后呢？」

「死了。」

「甚麼？」孟戰全身冰冷如雪，「你說母后已經死了？」

獵鷹黯然點頭。

孟戰忽然笑了，笑得很有點古怪的味道：「不會的，她怎會死呢？你爲什麼要揑造這種事來騙我？」他雙眼發直的瞧着獵鷹，忽然道：「你一定不是獵鷹，你是別人冒充的，你臉上一定經過易容……」

他突然像瘋子般，伸手在獵鷹的臉龐上左搓右揑，好像想把他的臉皮都扯脫下來。

他很用力。無論是誰的臉龐，給他這樣搓揑，都一定會疼死了。

但獵鷹居然還是紋風不動的站在哪裏，任由孟戰搓揑着。

「師哥，我是獵鷹，八年前我來長安的時候，我們兩人總共喝了十二罈竹葉青，你還送了一匹馬給我，那匹馬才滿週歲。」獵鷹說着這幾句話的時候，混濁的聲音裏已貫注了豐富的感情。

孟戰呆住，完全的呆住。

「獵鷹，你果然眞的是獵鷹？」

「不錯，我的確是獵鷹，母后也的確已經死了。」

孟戰臉上的肌肉，已因悲憤而扭曲，他的拳忽然擊在一張八仙桌上。

八仙桌立刻變成了一堆四分五裂的廢物。

「我早已說過，她不該來長安，」孟戰緊握雙拳，喉頭似已被硬物咽住，「這是我和西門棠的事，她不該來，更不該插手！」

又是一陣寒冷的北風吹拂在兩人的身上。

突聽門外一人嘆息着，道：「舐犢情深，誰說她不該來？」

孟戰目光一亮：「龍城璧！」

門外來了一人，他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二）

龍城璧本來只是個浪子。

直到現在，他仍然是個浪子，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成爲了不少青年所崇拜的偶像，也成爲不少急於成名者挑戰的對象。

獵鷹兩者都是。

他崇拜龍城璧，也希望有一天，能親手擊敗這個雪刀浪子。

「崇拜」本是羨而不妒的，眞正的崇拜者，絕不會有希望擊敗偶像的企圖。

所以，獵鷹並不能算是一個眞正崇拜雪刀浪子的人。

但現在，他絕不會向龍城璧挑戰。

因爲時間和地點都不適宜。

他知道龍城璧現在有很多事要做，而他自己也是一樣。

但他現在第一次看見龍城璧，就知道雪刀浪子沒有令自己失望。

× × ×

獵鷹也沒有讓龍城璧失望。

雖然他們以前從來都沒有見過對方，但這一次相聚，卻有一見如故之感。

這本來是值得高興，值得開懷暢飲的時候。

無論他們將來是友是敵，現在都最少該喝酒三大杯。

像他們這一種人，只要喝了三杯，就極可能再喝三罈，甚至遠超於三罈這個數字。

但現在他們連一滴酒都沒有喝。

三人相對，儘皆黯然。

倏地，南方大廳裏傳來了一個人粗暴的怒喝聲。

孟戰，龍城璧臉色一變。

「是唐竹權的聲音！」

（三）

唐梅山的家中，不乏佳釀。

唐竹權每到這裏，例必喝個酩酊大醉，這一次也不例外。

有時候，他醉在花園裏。

有時候，他醉在屋簷上，茅厠中，甚至有一次當他酒醒的時候，發現自己居然躺在井裏。

幸好井水不深，否則這位天下第一號大醉鬼早就淹死在井底裏。

這一次，他喝醉的地方，是在唐家的大廳中。

沒有人去騷擾他，他也沒有醉得一塌糊塗，只是約莫在三更左右睡着了。

但就在這接近黎明的時候，他忽然像一隻被人踢起的大皮球一樣，疾向廳外石階前飛去。

黑暗中，廳外出現了五條人影，其中四人穿白衣，一人卻是身穿道袍，背負長劍。

「何方鼠輩，竟敢夜闖此地？」唐竹權左手仍然捧着一隻大得嚇死人的酒罈，右手卻在指東劃西。

他的脚步似站不穩，身上發出陣陣酒氣，但罵人的時候，卻是神氣十足。

唐竹權本來就是個很神氣的人。

那道人冷冷的打量着唐竹權，忽然道：「貧道就是絕道人。」

唐竹權打量着他，怪笑道：「原來是個賊道士，老子知道你遲早會來送死！」

絕道人冷冷道：「貧道的確是來送死的，貧道要送給你們一個死人！」

「死人？甚麼死人？有多高？有多重？有幾根鬍子？」唐竹權的說話好像又已醉得很厲害了。

絕道人沉着臉道：「這個死人沒有鬍子。」

唐竹權桀桀一笑：「連鬍子都沒有一根，怎算是男人？」

絕道人是：「這死人本來就不是個男人，而是一個比你還重得多的胖女人。」

「比老子還胖的女人？」唐竹權有點不相信。

但他立刻就不能不相信了。

絕道人背後的四個白衣人，忽然抬來了一具死屍。

這具死屍實在胖得厲害，簡直就像是三條胖母豬加在一起堆砌而成的大肉山。

唐竹權一楞：「這算是甚麼玩意？」

絕道人道：「這是送給孟戰的。」

唐竹權冷冷一笑：「孟堂主不喜歡開玩笑，識相一點的，馬上把這堆東西抬回去。」

絕道人冷然道：「你敢肯定孟戰不要這具屍體？」

「當然敢肯定！」唐竹權一拍胸膛：「快把它抬出去！」

「不！你們把這遺體留下。」孟戰的聲音忽然響起：「只要你們留下這具屍體，無論要甚麼條件都不妨說出來。」

唐竹權搓了搓鼻子，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胖女人是誰？」

「她是天雷母后。」

「天雷母后？」唐竹權吸了口氣，「這倒是很有點來頭，你和她到底有甚麼關係？」

「母子。」

「甚麼？」唐竹權連眼珠子都快要凸了出來，「天雷母后是你的娘親？」

孟戰黯然點頭。

唐竹權跳了起來，忽然把一隻大酒罈丟開。

他怒瞪着絕道人：「賊道士，你幹的好事，竟敢殺了孟堂主的娘親！」

絕道人冷冷一笑：「天雷母后雖然不是貧道殺的，但你若要把這筆帳算在貧道的頭上，那也不妨。」

「說得好！」唐竹權冷笑道：「老子早就覺得你這賊道士不順眼，這筆帳就算在你身上好了！」

說到這裏，一聲怒吼，唐門五絕指法已施展。

絕道人大笑，血靈劍也已出鞘。

唐竹權突然感到一股濃重的殺氣，從對方劍鋒上緊逼過來。

絕道人出劍極快，唐竹權本已搶佔先機，但不到一個照面，已被絕道人反客爲主。

劍飛猶如電閃，每一招都是殺人的劍法。

好厲害的絕道人。

若是換上別人，必已手忙脚亂。

但唐竹權却勇猛絕倫，雖然身在重重劍網中，但仍悍然不懼，似有誓死週旋的決心。

絕道人冷笑，忽然劍走偏鋒，把唐竹權逼退三尺。

要把唐竹權逼退三尺，並不容易。

但絕道人已逼退了唐竹權，接着身形急退十餘丈外。

「賊道士休走！」唐竹權怒喝，立卽追前。

但他才追出兩步，就已給一隻很穩定的手攔住。

「且由他去，窮寇莫追。」這是龍城壁的聲音。

「你是怕他們在外面還有埋伏？」唐竹權悻悻然地說。

「絕道人明知這裏是孟堂主駐足之地，仍敢闖進，顯然有恃無恐，」龍城壁緩緩地道：「反正決戰的時候已到，我們也不必急在一時。」

孟戰忽然道：「俺要改期，把決戰押後三日。」

他沒有解釋理由。

但每個人都知道其中理由。

他這一戰勝負存亡未卜，倘若戰死，就再也沒有機會親自安葬天雷母后。

所以，他要更改決戰日期，是一個很合理的決定。

「誰去把這消息說給西門棠知道？」孟戰忽然問。

「我去。」

說這兩個字的人，是龍城壁。

(四)

天色甫亮，龍城壁就已獲得西門棠的接見。

西門棠目注龍城壁，首先道：「江湖傳言，雪刀浪子胆色過人，果然不錯。」

龍城壁淡然一笑，道：「在下是來告訴你一件事的。」

「請說。」

「決戰已改期。」

「哦？」西門棠似是微感意外，「未知更改到甚麼時候？」

「三天之後。」

「這是孟戰的主意？」

「不錯，」龍城壁眼中忽然射出亮光：「其中原因，閣下應該比我更早知道，所以你也不必裝作很詫異的樣子。」

這幾句說話，一針見血。

西門棠臉上沒有半點反應，只是淡淡的道：「孟戰是挑戰者，他喜歡怎樣便怎樣，但本堂主也有一件事，要勞煩閣下傳達給孟戰知道。」

龍城壁悠然一笑：「想不到在一天之內，在下令我成爲兩次信差。」

西門棠也悠然而笑。

「孟戰可以向本堂主挑戰，可以把決戰日期更改，本堂主也可以索性把這場決鬥取銷。」

龍城壁「哦」一聲：「你眞的打算取消決鬥？」

西門棠點點頭，道：「我倆積怨已深，這一戰是無可避免的，本堂主必須殺他，他也要除掉本堂主雪恥，但除了決鬥之外，咱們還有很多辦法，很多機會可以把對方殺死。」

龍城壁沉默，沉默了很久。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終於嘆了一口氣，說道：「決鬥只是你們兩人的事，但決鬥取消之後，鬥爭的範圍也就更爲擴大，成爲大雄堂與纓槍堂兩門派的殊死之戰。」

西門棠又點點頭：「不錯，這三年來，大雄堂還有不少忠心於孟戰的弟兄，一直都在等待着這個機會，本堂主不想讓他們失望。」

「話已說盡了？」

「已無別的話可說。」

「那麼在下告辭了。」

「請。」

龍城壁正待轉身離開大廳，忽然，他看見一把磨得鋒利的大刀，已在等待着自己。

鋒利的刀，鮮紅如血的長袍，殺氣濃重的人。

「刀霸史秀開？」龍城壁冷冷的盯着這人。

「正是史秀開，」這人冷冷的說，「西門堂主可以讓你走，我不能！」

龍城壁道：「何以不能？」

史秀開道：「史某在關外，常聽人說你是中原武林最傑出的年青刀客。」

龍城壁默然，他既不否認，但亦不承認。

史秀開却冷笑一聲：「你不說話，顯然已經默認了這一點。」

龍城壁依舊沉默。

史秀開直視着他，忽然喝道：「拔刀！史某要試試你的八條龍刀法！」

龍城壁終於輕輕嘆息一聲，道：「你若贏了，我便得死。」

史秀開冷笑：「史某刀下，從來不留活口，你是說對了。」

龍城壁道：「就算我死在你的刀下，對你又有甚麼好處？」

史秀開臉上露出僵冷的微笑：「不知道。」

「不知道？」龍城壁苦笑，「連一個稍爲像樣的理由都沒有，你就能狠下心腸去殺人？」

史秀開面無表情，半晌才道：「假如你一定要知道理由，我說。」

他瞳孔收縮，緩緩的接道：「我們要除掉孟戰，而你却是一塊絆脚石。」

「所以，這塊絆脚石你就必須首先除去？」

「不錯，一點也不錯。」

說到最後一個「錯」字，刀光已經閃起。

史秀開劈出了一刀。

這是可以把人從中一分爲二的「並頭蓮刀法」。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一)

刀光一閃，連東方雲彩裏剛冒出來的太陽都似已失了顏色。

沒有人能漠視這一刀，就連刀槍不入的天雷母后都不能。

寒潭三魔雖以青面魔鶴爲首，但最可怕的人，却還是這位刀霸。

就是這一刀，已足以判決勝負。

龍城壁的人仍然在史秀開面前，他甚至連站立的姿勢都沒有改變。但他的風雪之刀，却也在同一刹那間悄悄出鞘。

×　×　×

沒有人能看清楚史秀開這一刀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因爲這一刀實在太快。

也沒人能見龍城壁的雪刀何時出鞘。

因爲雪刀出鞘的速度，竟猶在史秀開那一刀之上。

史秀開的大刀輝煌燦爛，氣勢宛若奔雷，那是極具威力的一刀。

但龍城壁沒有被劈開。

因爲在這一柄大刀還沒有劈在他腦頂之前，風雪之刀已沒入了史秀開的心臟。

史秀開吃驚的看着他，他實在想不到這個年青人居然能使出如此快速的一刀。

龍城壁輕嘆一聲，說了三個字：「你敗了。」

史秀開的確敗了，不但敗了，而且也快要死了。

他用盡最後一分氣力，說：「我有一件禮物要送給孟戰，你能不替我送去？」

龍城壁道：「只要不是一袋炸藥或者是一桶毒蛇之類東西，都不成問題。」

「不是炸藥，它也不會咬人，」史秀開臨死時的表情，居然也是奇詭得可以，「那只不過是兩條腿而已。」

(二)

局勢已越來越兇險。

在唐梅山的家中，唐竹權又喝了不少酒。

他半躺半坐在大門前的石階上，等候着龍城壁回來。

唐梅山也陪着他，只不過他喝的却是茶，而不是酒。

唐梅山皺着眉，忽然問：「龍大俠能否平安回來？」

唐竹權立刻把酒罈放下，他的人却站了起來，一雙眼睛瞪得比鷄蛋還大。

「你在說甚麼鳥？」

唐梅山嚇了一跳，忙道：「我沒有說甚麼，剛才……剛才……只不過是在放屁而已！」

唐竹權冷冷一笑：「龍城壁若有甚麼意外，老子就把你踢出去！」

這裏本是唐梅山的家，但唐竹權倒要把主人踢出門外，那是名副其實的喧賓奪主了。

唐梅山只好閉上了嘴巴，甚麼話都不敢再說。

幸好這時候，龍城壁回來了。

他提着兩條血跡已乾的人腿回來。

(三)

廳中戰士齊集。

這裏每一個人，都是身經百戰，經歷過無數陣仗的江湖好手。

每一對眼睛，都盯在廳中大案上的兩條人腿上。

孟戰喉頭堵塞，只能說了兩句話。

「郭老爺子，是俺害苦了你！」

獵鷹忽然厲聲道：「你們都看見了，他們用的是怎樣的手段？」

沒有人說話。

龍城壁不知去了那裏。

但忽然間，他從廳外衝了進來，問孟戰：「朱老坤呢？」

孟戰的臉色變了：「剛才他不是在廚房裏，說要親自弄一碟炒鷄絲飯嗎？」

龍城壁皺眉：「他不在廚房裏，也不在茅厠中。」

唐竹權立刻道：「待老子進去再看一看。」

他說去就去，去如風，速度之快絕不在龍城壁之下。

他很快就回來。

他說：「門房唐六說他去了市場，要買些雞蛋。」

「市場？」龍城璧雙眉一蹙。

「多半是泰和里背後的菜市場……」

龍城璧只是聽到這裏，他的人已飛躍出數丈之外。

孟戰忽然下令：「你們都在這裏守着，誰都不能離開這裏一步！」

他也緊隨着龍城璧追了出去。

（四）

市場裏人潮如湧。

他們分頭去找朱老坤，幾乎找遍了每一個角落。

但朱老坤就像是一枚丟落大海裏的針，無影無踪。

過了很久很久之後，他們又再會合。

兩人臉上的表情都顯得有點憂慮。

孟戰吸了口氣，道：「他大概不會出了甚麼事罷？」

龍城璧目光閃動：「說不定是我太敏感了，他現在也許已回到唐家……」

他的話才說到這裏，身邊忽然出現了一個滿臉鼻涕的小叫化。

「嗨，你是不是雪刀浪子？」他瞧着龍城璧問。

孟戰一笑，對龍城璧說：「老弟，你的威風是越來越大了，連小叫化都知道你就是雪刀浪子。」

但龍城璧却沒有那麼輕鬆，他已看出這個小叫化是受人指使而來。

這小叫化給了他們一張條子，然後就在人踪中消失了踪影。

孟戰想追前抓住那小叫化。

「沒用的，」龍城璧阻止了他，「只要有人給他三幾文錢，他就會很聽話，送張條子，舉手之勞而已。」

他打開了條子。

「朱大老闆，人在江湖。」

龍城璧、孟戰的臉色同時一變。

孟戰吸了口氣，忽然道：「人在江湖……朱老坤一定在江湖樓上！」

他們幾乎像是兩隻大鳥般，從市場人潮的頭頂上飛掠出去。

在那片刻間，最少有好幾百個人同時看得呆住了。

（五）

江湖樓是一間很古老的茶館子。

這座古老的建築物共分兩層，下層只賣茶、糕餅之類的食物。

要喝酒，非到二樓不可。

原來下層的掌櫃是個婦人，她最討厭酒，偏偏老公却是個酒鬼，結果弄成上層賣酒，下層賣茶的奇怪局面。

當龍城璧和孟戰來到江湖樓的時候，這裏可說是坐無虛席。

樓下見不到朱老坤，兩人拾級而上。

二樓酒氣沖天，雖然還是大清早，居然就已酒客如雲。

他們才登上樓，就已看見朱老坤坐在靠邊窗子的一副座頭上。

他臉上木無表情，既不動，也沒有喝酒。

龍城璧忽然緊握着孟戰的手，沉聲道：「他已死了。」

孟戰的手冰冷。

他也已看出了這一點。

在朱老坤的頸後，正插着一把短刀，刀鋒雖未貫穿咽喉，却已足够致命。

孟戰還看出了另一點——

朱老坤是先被人點住穴道，然後才捱上這一刀的。

所以，他根本沒有半點掙扎的跡象。

殺朱老坤的人，必然是個中老手。

殺人的老手。

× × ×

雖然這裏有一個死人，但是，其他的顧客好像都是瞎子，居然沒有人去加以理會。

孟戰的眼睛又紅了，紅得就像是朱老坤頸際流出來的鮮血。

他忽然厲聲喝道：「是誰殺了他？是誰殺了他？」

孟戰這兩句話可說是極其响亮，每一個人都應該聽得很清楚。

給他這麼一喝，這裏應該馬上變得鴉雀無聲才對。

但他大聲喝叫了之後，別人居然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喝酒的依舊在喝酒，猜拳的仍然猜得興高采烈，高聲談笑的人仍然在口沫橫飛。

這一羣人彷彿不但是瞎子，而且連耳朵都聾得很厲害。

他們眞的是又聾又瞎的一羣？

孟戰當然不相信，而且他也早已看出，自己和龍城璧已陷入纓槍堂的天羅地網中！

孟戰忽然揮拳，打在其中一人的鼻子上！

江湖樓上變屠場

（一）

拳快如電閃。

這一拳的勁度，可說是非同小可。

這個被挨揍的人，身長不滿五尺，滿嘴黃牙，說的儘是鄙俗俚語。

孟戰覺得這傢伙不順眼極了。

正值滿腔怒火無處發洩，這傢伙看來也絕不是甚麼好人，先揮一拳再說。

這一拳打下去，勢必把這人的滿嘴黃牙打掉一半以上。然而，這一拳孟戰居然打空了。原本坐在他眼前的人，忽然已像隻猴子般蹲在另一張桌上。

孟戰微感意外，隨即冷笑道：「纓槍堂中，果然網羅了不少道上的高手。」

那人嘻嘻一笑：「小的並不算是一個甚麼高手，只不過孟堂主要揍我，最少還得再練幾年功夫。」滿樓酒客不再聲了，聞言俱是轟聲大笑。

孟戰目光如刀，冷冷道：「俺要揍你，的確必須再練幾年功夫，但要殺你却是易如反掌。」

颯！颯！他腰間的雙刀突然飛起，有如兩道飛虹般襲向那人的胸膛。

蹲在桌上的那人面色一變，急從桌上躍高三尺。但這一次，孟戰實比他躍得更快，也更高。

血飛濺，染紅了整張桌子。

那人躍起得快，跌下來的時候更快。

叭！

他這一次跌下來，就永遠再躍不起了。因爲他已一直跌進陰曹地府裏。

直到此際，終於變得鴉雀無聲。

在這時候，樓梯上也擠滿了人。

這些人原本是在樓下喝茶的，但現在他們好像都想走上來。

他們並不是來瞧熱鬧，而是準備動手殺人的。

他們的手裏，都有武器。

各種各樣，或長或短，或剛或柔的殺人武器都有。

龍城璧甚至已認出了其中數人，他們都是一流的殺人好手。

倏地，擠在梯間的人紛紛靠向牆邊，讓開了一條路。

一個走路時四平八穩，身披華貴貂裘的人，正拄着一根金杖，不緩不急的登上二樓。

這人赫然竟是黑喜鵲！

（二）

黑喜鵲並不多言。

他一向多聽，少說話。

孟戰以往最欣賞他這一種優點。

「你終於在俺的面前出現了，」孟戰瞳孔暴縮，冷冷的瞧着黑喜鵲，「倚香樓和喜鵲賭坊的生意還不錯罷？」

黑喜鵲點頭。「還算不錯，兩位若有機會的話，不妨駕臨一遊。」

「這機會當然是有的，倒是恐怕你已沒有機會接待咱們。」

黑喜鵲乾笑無言。

孟戰忽然又問：「聽說木頭陀已死在你的手下，是不是眞的？」

黑喜鵲搖搖頭，說道：「當然不是眞的。」

孟戰冷笑：「難道你不敢承認自己就是殺木頭陀的兇手？」

黑喜鵲淡漠地一笑：「木頭陀雖由我殺，但眞正害死他的人，却不是我。」

孟戰道：「不是你是誰？」

黑喜鵲道：「是你自己！」

孟戰呆住。

黑喜鵲冷冷的接道：「你若不是錯用了我，太相信我，木頭陀又怎會死在我的手上？」

孟戰臉色死灰，半晌還說不出一個字來。

龍城璧忽然大聲道：「孟堂主，這種强辭奪理的說話，根本就是一派胡言，你若相信木頭陀是自己害死的，倒不如一頭撞牆死掉算了。」

「俺不能死！」孟戰也大聲回答龍城璧，「俺若死了，誰來替蔡么、母后、朱老坤、木頭陀報仇？」

他的雙刀又再揮舞，又有一人斃在沉重的刀鋒下。

黑喜鵲同時下令：「殺！」

× × ×

原本酒氣沖天的地方，很快就被濃厚的血腥氣味所掩蓋。

黑喜鵲手持金杖，指揮着他現在的手下，去攻擊他以前的堂主。

這金杖原本是孟戰的。

孟戰是喜鵲帮的金喜鵲，而這金杖一直都是代表着帮中的最高權力。

驀地，樓下也掀起了一片激烈的拚鬥聲。

只聽得唐竹權在下面大聲叫道：「老子帶着洛陽分堂的弟兄來也！」

聽見「洛陽分堂」這四個字，孟戰的血液立時沸騰不已。

「洛陽分堂的弟兄……你們來得好！就只怕俺會負累了大家！」

樓下一人嘶啞着嗓子大叫：「堂主，咱們從洛陽帶着頭顱出來，已沒有帶回去的打算！」

另一人也大聲呼嚷：「宰掉那狗養的西門棠，重振大雄堂的威風！」

又有一人，帶着滿身的鮮血，揮舞雙刀衝殺了上來：「黑喜鵲，俺小六子操你娘……」

這人叫小六子，十四歲的時候就已跟隨着孟戰。

他用的武器也是兩把鐵刀。

他的刀法，最少有一半以上是孟戰親自教他的。

現在，小六子已二十五歲了，比起少年時高大了不少，肌肉也更爲結實。

但他最值得令人欣賞的，還是他的刀法。

在短短數年之間，他的刀法又已精進了不少，在洛陽分堂中，他是第二號快刀手。

這個人忠於孟戰，那是絕對毫無疑問的。

小六子身上已帶着四五處傷痕，尤以左臂上捱的一刀最嚴重，傷口幾乎已深可見骨。

但他還是那麼勇猛，好像這條手臂根本就不是屬於自己的。

不錯。

在他看來，連性命都不是屬於自己的，又何況區區一條胳臂？

小六子是屬於孟堂主的。

他的忠心，並不是表現在嘴角上，而是表現在行動上。

孟戰看見小六子，又驚又喜。

「小六子小心！」孟戰突然驚呼。

但驚呼之聲未已，一桿鐵槍已穿過了小六子的腹部。

一槍刺中小六子的，是個面目猙獰，身穿羊皮短襖的大漢。

他身裁魁梧，比小六子最少還高出一尺。

小六子雖已中槍，但却仍驃悍地撲過來，反手就劈出一刀。

大漢側身閃開，獰笑道：「小子，你完了……」

他同時拔出鐵槍。

一支血箭，從小六子腹中射出，大漢笑得更是得意。

誰知小六子雖已垂死，殺人的刀法仍在。

颯！

刀光再閃，獰笑中的一顆頭顱忽然與軀體脫離，沿着梯級滾跌下去。

「小六子！」孟戰胸膛起伏，狂呼！

小六子一笑。

他才笑出了聲，一顆流星鎚又已擊在他胸膛上。

小六子也沿着梯級滾跌下去。

孟戰全身的肌肉似將爆裂，刀如急雨暴雷，先後砍翻三人，才能向前跨進了幾尺。

那顆流星鎚又巳向他掃至。

孟戰竟不閃避，任由流星鎚掃在胸膛上。

使流星鎚的，是個紅臉漢子，他一擊命中，一張臉更是漲紅了。

這實在是一件値得興奮的事。

那知孟戰捱了這一鎚，竟然連動都沒動一下。

紅臉漢子一怔。

孟戰巳是怒喝如雷，雙刀向他迎面砍至。

紅臉漢子嚇得連流星鎚都丟掉，轉身便逃。

但他畢竟還是慢了一點，孟戰的雙刀巳把他的腦袋連砍八下。

這八刀砍下去，紅臉漢子的臉也更紅了。

因爲在他的臉孔上，除了血漿之外，巳很難再看清楚他的眼耳口鼻。

（三）

江湖樓巳變成了屠場。

人宰人的屠場。

龍城璧也在這屠場中。

黑喜鵲忽然對他說：「這裏不好，太擠。」

龍城璧目注着黑喜鵲：「你們幹的好兒。」

黑喜鵲沒有回話，忽然身如怪鳥，從窗戶穿過，斜斜飛落在長街之上。

龍城璧緊隨，也飄然落在長街上。

黑喜鵲冷冷的瞧着他：「這裏不擠了，請動手。」

龍城璧的刀早巳出鞘，黑喜鵲的金杖也隨時可以發出致命的襲擊。

但這絕不會是公平的一戰。

因爲龍城璧又巳經陷入了一個劍陣之內。

× × ×

十二個青衣人，十二把長短、式樣完全相同的劍，巳經在長街上把龍城璧圍困着。

鏗！

十二把長劍同時出鞘，發出一陣令人心悸的聲響。

他們顯然久經嚴格的訓練。

他們每人都守着自己的崗位，除非不動，一動則全體一致而行，就像是十二個五相緊扣着的鐵環。

他們的年紀却巳不小，就算是最年輕的人，也巳超過二十開外。

這十二人絕不是烏合之衆。

他們巳組成環形的陣勢，把龍城璧困在中央。

黑喜鵲原本是和他面對面而立的，但這十二人的陣勢一移動，黑喜鵲即置身於陣外。

龍城璧神色不變，站立和持刀的姿勢也不變，彷彿巳變成了一尊沒有生命的石塑像。

黑喜鵲人在陣外，臉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你是不是又覺得很擠了？」他淡淡的問龍城璧。

龍城璧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你若以爲用這堵人牆就可以把我們分隔開，那你就錯了。」

黑喜鵲乾笑，臉上還是微露笑容。

他還是不相信龍城璧的說話。

就在這一刹那間，一片凌厲的刀光突然迎面疾衝過來。

「嗨！」一陣駭人的咆哮聲響起。

那是十二個青衣人同時咆哮揮劍的聲音。

但在這一陣驚人的咆哮聲中，却又透出了另一個清朗豪邁的長嘯。

浪子一嘯，飛龍鑽海。

八條龍刀法中的飛龍鑽海，竟然硬生生的把劍陣衝開一個缺口。

一個青衣人慘呼，胸膛中刀，身子向後踣踉倒退丈二。

另一把長劍補上缺口，急攻十七劍。

但這十七劍還未使完，龍城璧的人巳衝出劍陣之外。

黑喜鵲沒有逃避，金杖激蕩起一股驚人的旋風，罩住龍城璧。

龍城璧急偏身，金杖從他臉龐前急掠而過。

最多只差三寸，他的臉就要變成一團肉醬。

龍城璧差點又要被迫得重陷入劍陣之內。

但他身形矯捷，避開這一杖之後，人巳飛在半空，足尖點在江湖樓門外的牌匾上。

他借勢一蹬，人如燕子般旋飛回來。

他身形輕捷，手中一刀却是凝聚了沉重的內力。

又是一聲龍吟般的長嘯，風雪之刀有如浪花般向黑喜鵲身上衝去。

黑喜鵲怪叫，揮杖。

平平無奇的一着「橫掃千軍」，在他手中施展出來，却是令人嘆爲觀止。

但更令人嘆爲觀止的，却還是雪刀浪子的刀。

儘管黑喜鵲這一杖能敵千軍萬馬，却無法抵禦龍城璧這雷霆萬鈞的一擊。

「錚！」的一聲，黑喜鵲手中金杖墮地。

他的咽喉鮮血狂噴，除了「咯咯」聲的異響之外，他巳無法再說出半個字。

他全身肌肉痙攣，終於倒臥在長街之上。

那十一個青衣人全都呆住了。

沒有一把劍敢再動。

他們的劍巳不再擺出攻擊的姿勢，而是紛紛橫劍護胸，先求自保。

就在這時候，長街東方，傳來一陣號角聲。

這裏彷彿巳變成了戰場，而號角之聲一响，纓槍堂的人紛紛撤退。

那十一個青衣人也走了，在一瞬之間全部走得乾乾淨淨。

孟戰疲倦地從江湖樓二樓的窗戶探出頭來，似乎是有氣無力地瞧着街上的龍城璧。

他彷彿在問：

「這一仗是不是我們贏了？」

× × ×

他們沒有贏。

這並不是勝利，雖然也不能夠算是失敗。

這只能算是一場慘戰，雙方都付出極

大代價的慘戰。

孟戰又巳渾身創傷，彷如血人。

這些皮肉創傷，他不怕。

願與他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兄弟也是一樣。

× × ×

同日同時，一輛式樣古雅的馬車，悄悄的駛入了長安城。

奪魂劍客白玉樓

（一）

趕車的是個黃衣婦人，雖然她看來似乎很瘦弱，但駕馭車馬的功夫却很不錯。

馬車駛到長安園。

這裏是有錢人才能停留的地方，無論吃喝住宿，價錢都貴得很厲害。

這黃衣婦人租了兩間房子，然後對掌櫃先生說：「我們想找一個人。」

「找誰？」

「西門棠。」

（二）

西門棠很快就來到長安園。

長安園的人告訴他：「碧水宮楚大娘求見西門堂主。」

其實「求見」這兩個字是用得不恰當的。

那楚大娘若是「求見」西門棠，該親自登門拜訪。

但毋在並不是這樣，而是楚大娘派人叫西門棠到長安園見她。

長安園的掌櫃先生初時不肯派人去叫西門棠，而且還認爲這黃衣婦人有點瘋。

但十片金葉子，却使掌櫃先生無法推辭。

結果，他不是派人去找西門棠，而是自己親自去。

想不到西門棠聽到這件事之後，立刻就騎着一匹快馬，比掌櫃先生更早回到了長安園。

「碧水宮」是甚麼地方？

「楚大娘」又是個怎樣的人？

（三）

那黃衣婦人並不是楚大娘，而是楚大娘的侍婢盈香。

盈香巳快四十歲了，但還沒有嫁。

她早巳決定終身不嫁，侍候楚大娘一生。

楚大娘比她大一點，人却生得美麗得多。

雖然她巳屆中年，但還是那麼美麗，美麗而高貴。

當西門棠來到長安園的時候，楚大娘巳在秋蓮廳內設下盛筵恭候。

× × ×

「西門棠主，請舉筷。」西門棠剛坐下，盈香就對他說。

西門棠很聽話，拿起了一雙象牙筷。

楚大娘也舉筷，在一碟炒得很香的合桃鷄脯裏，挾起了一塊特別細小的合桃。

她嫣然一笑，忽然對西門棠說：「這合桃很香，你來嚐嚐。」

西門棠正要下箸，楚大娘筷子挾着的合桃忽然向他的臉龐上急射過去。

西門棠神色不變，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楚大娘的動作很快，他的動作也絕不稍慢。

這塊迎面向他射過來的合桃，立刻被他的象筷挾住。

西門棠把這塊合桃放進口裏，微笑道：「果然不錯。」

楚大娘淡淡一笑：「的確很不錯。」

盈香接道：「合桃很不錯，西門堂主也很不錯。」

楚大娘輕叱：「別太無禮。」

盈香一笑，閉嘴不語。

楚大娘目注西門棠，忽然說道：「聽說孟戰又巳回到長安？」

西門棠點頭：「不錯，他現在仍在長安城內。」

楚大娘目光一閃：「這人倒是你的一個勁敵。」

西門棠嘆息一聲：「我們原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朋友。」

楚大娘道：「時移勢易，你們之間的友誼早巳一去不返。」

西門棠面露黯然之色，良久才嘆道：「晚輩甚麼都可以容忍，就是不能讓他搶走了夢飄姑娘。」

楚大娘淡淡的說道：「現在夢飄巳是你的人了。」

「不，」西門棠面色一變，道：「晚輩一直都很尊重夢飄姑娘，絕對不敢有半點褻瀆的念頭。」

楚大娘輕輕咳嗽一聲，緩緩道：「你早就知道夢飄是甚麼人，諒你也不敢欺負她。」

西門棠道：「這個自然。」

楚大娘道：「看在你師父的面上，大娘也希望你能成爲碧水神龍的東床快婿，但最重要的還是夢飄對你的看法怎樣？」

西門棠緩緩說道：「這一點不成問題，這三年來，晚輩一直都待她很好，晚輩相信，她會同意下嫁給晚輩。」

楚大娘悠悠一笑：「聽說你是個很多情的人，男人多情，本來不是壞事，但若太多情了，恐怕宮主不會高興。」

西門棠默然。

盈香忍不住又笑道：「西門棠主現在還孑然一身，風流一點那是在所難免，不過，將來若能與小姐成親，倒要點檢一些才好。」

楚大娘笑罵道：「盈香，妳又胡言亂語了。」

西門棠搖頭，道：「香姐姐說得很對，晚輩會記住了。」

楚大娘忽然嘆了口氣，道：「夢飄本來是個很聽話的孩子，却不知如何，竟在十二歲的時候跟隨着爺爺一起離開了碧水宮。」

西門棠道：「聽說碧水宮神龍父子不睦……」

楚大娘皺了皺眉：「自從宮主和黑仙子崔艷芸在一起之後，爺爺就一直很不高興，夢飄也對宮主很不滿。」

西門棠嘆道：「只可惜夢飄姑娘的母親死得太早。」

楚大娘也嘆了口氣，道：「就算她還活着，又有甚麼用？還不是會給黑仙子活活氣死？」

盈香冷冷一笑：「男人嘛，本來就沒有幾個是好東西的……」

楚大娘橫了她一眼：「妳又來了！」盈香眼睛一翻，索性甚麼話都不說。

西門棠喝了一口酒，忽然問：「宮主甚麼時候會到長安？」

楚大娘淡淡一笑：「你的消息倒很靈通，居然知道宮主會到長安。」

西門棠道：「晚輩並不是有甚麼消息，而是猜想而已。」

「你很聰明，猜的不錯，」楚大娘也喝一口酒，慢慢的說，「宮主又在半年前和黑仙子分手，他很想念夢飄。」

「大娘放心，夢飄姑娘在晚輩保護之下，絕對安全。」

「這個大娘也很相信，憑你的本領，又還有誰能碰得了她分毫？」

「大娘誇獎了。」

「孟戰重回長安，對你來說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威脅。」

「這個晚輩知道。」

「這是一塊絆脚石，非除不可。」

「晚輩明白。」

楚大娘沉吟半晌，又問：「夢飄是否知道孟戰已經回來？」

西門棠道：「晚輩已把這件事嚴加保密，夢飄姑娘該是毫不知情。」

「那很好，」楚大娘滿意的點了點頭，「這件事最好不要給她知道，以免她又多了一條心。」

西門棠吸了口氣，道：「多謝大娘指點。」

楚大娘嘆道：「那也不算甚麼，只望你將來大權在握的時候，別忘記了我這個老太婆，也就是了。」

西門棠霍然起身而立。

「噗」的一聲，手中一隻酒杯被他捏得粉碎：「晚輩若有忘恩負義，就如同此杯！」

楚大娘展顏一笑。

「不愧是東海槍王的好徒弟，大娘與他相識了多年，一向都佩服他的眼光精明銳利，對於選擇徒弟，他果然也沒有看錯人。」

說到這裏，笑容忽斂，喃喃道：「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了……」

廳中一陣沉默。

過了很久，楚大娘才說道：「你現在可以走了，在這幾天之內，你一定要緊記兩件事。」

「大娘請囑示。」

「第一：你要好好保護着夢飄。」

「晚輩知道。」

「第二：儘快除掉孟戰，以免夜長夢多！」

× × ×

西門棠走了。

他已緊記着這兩件事，但他同時更緊記着另一個人，那是比孟戰更不容易對付的雪刀浪子龍城璧！

（四）

二月十二，風雪重臨長安城。

自從初二以來，長安城已動蕩整整十日。

× × ×

在這個風雪滿城的清晨，一個戴着灰帽，身穿雪白長袍的年青人，騎着一匹已很疲倦的黑馬，進入長安。

在這嚴寒的天氣裏，他身上連一件皮衣都沒有，難怪臉色一片青白。

幸好他已到了長安。

他問了好幾個路人，終於找到了一間房租和吃喝都最便宜的客棧。

他似乎並不關心自己。

最值得他關心的，是他的一口劍，和那匹已經很疲累的馬。

這間客棧雖然細小，却有一座很不錯的馬槽。

那匹黑馬很快就獲得食物和水的補充。白袍青年一直等待馬兒吃飽，才回到客棧的店堂裏，要了一碗清湯麵。

麵很燙。

但是白袍青年很快就把這碗麵吃個清光。

店小二一直站在他的身後，看得有點呆住了。

他已很久沒有看見這麼飢餓的顧客。

他忍不住問：「客官，還餓不餓？」

白袍青年點頭。

店小二說道：「那麼，再來一碗，如何？」

這次白袍青年却搖頭。

店小二暗暗嘆一口氣，用一種憐憫的眼光瞧着這個寒酸的年青人。

白袍青年吃完這碗麵之後，就回到自己的房子，把房門緊緊的關閉着。

直到黃昏，這白袍青年才從房裏走出來。

他從房裏走出來，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馬。

馬很好，比起今早精神得多。

白袍青年這才帶着他的一口劍，回到店堂裏。

那小二迎了上來，哈腰微笑，很有禮貌地：「這位客官是不是要吃麵？」

白袍青年搖搖頭。「我現在不想吃麵，倒想吃一鍋涮羊肉，兩碗魚翅，還要喝點女兒紅。」

小二一呆，心想：「這小子莫不是瘋了？」

但他也沒有得罪這青年，只說：「敝店樣樣不缺，就是缺少了名貴的酒菜。」

白袍青年淡淡道：「這個我知道。」

小二陪笑：「客官既然知道，還望原諒則個，涮羊肉、魚翅、女兒紅這些東西，只有大酒家才能供應。」

白袍青年道：「勞煩兄台到西門府走一趟，就說在下很想要這三種東西。」

小二嚇了一跳：「你是叫小的去西門府？」

「不錯。」

「去西門府向誰說這些話？」

「西門棠。」

「西……西門堂主？」小二連臉色都變了。

「你不敢去？」

「不是不敢去，而是……」小二搔了搔腋窩，又摸了摸鼻子，下面的說話，再也接不下去。

白袍青年淡淡一笑，說：「你帶這口劍一起去，西門棠一定不會拒絕你的。」

「這怎麼行？」小二連眼珠子都凸了出來，「小的可不會舞刀弄劍，纓槍堂上上下下高手如雲，小的若持劍闖進去，豈

不是白白送死？」

白袍青年不由微微一笑。「在下絕對沒有要兄台闖進去的意思，兄台是去送劍，而不是去進攻纓槍堂。」

小二皺着眉，搖頭道：「客官，這種事請恕小的無能爲力，客官要吃羊肉魚翅，還是不如自己到大酒家好了。」

白袍青年忽然從懷中取出一塊珮玉。

「拿去。」

「這……這個……」

「只要兄台替在下辦妥這件事，這塊珮玉就是你的。」

小二拿着這塊珮玉看了半天，才道：「這是很值錢的東西！」

白袍青年緩緩道：「百來兩銀子，總還是值得的。」

小二呆住了。

過了半晌，他終於拿起了那口劍，連聲道說：「我去，我去，小的現在馬上就去……」

× × ×

這時候，外面的風雪比今早更兇悍、更猛烈。

詐中詐互逞心機

（一）

小二跑路上西門府，帶着一口長劍求見西門棠。

客棧的掌櫃暗暗爲他担心，但却也沒有阻攔。百來兩銀子，並不容易賺，掌櫃的也希望小二能賺了這筆橫財。

但在他還沒有回來之前，掌櫃的總是有點担心。

這小二一向很勤力，從不偷懶，倘若他這一去有甚麼三長兩短，倒是客棧的損失。

幸好他這種担心是多餘的。

小二很快就回來了。

他跑路上西門府，回來的時候，却是坐在一輛很舒適的馬車上。

纓槍堂的堂主西門棠，他果然眞的來了。

這時候，白袍青年的那口劍，已在西門棠的手中。

西門棠持劍入到客棧裏，目光停留在那白袍青年的臉上。

他忽然雙手奉劍，對白袍青年說道：「這口奪魂劍，可是尊駕之物？」

白袍青年淡淡一笑：「不錯。」說着，把劍收回。

西門棠抱拳一笑：「在下西門棠，請教尊駕高姓大名？」

「白玉樓。」

「天山神劍鍾二先生與閣下怎樣稱呼呢？」

「那是先師。」白玉樓神色忽然黯淡下來。

「唉！原來如此，不堪提！不堪提！」西門棠嘆息一聲，「鍾二先生可是個正人君子，想不到却在五年前……」

「五年前西門堂主是否已在長安？」

「不，」西門棠搖搖頭，「那時候在下身在保定。」

白玉樓黯然道：「如此說來，西門堂主對於先師在長安遇害之事，是一無所知了？」

「那又不然，」西門棠沉吟半晌，緩緩說道：「鍾二先生在長安與孟戰發生衝突，結果孟戰以衆敵寡，把鍾二先生刺殺於鬧市中。」

白玉樓道：「孟戰若非以車輪戰法，消耗先師的內力，又豈能殺得了他老人家呢？」

西門棠嘆了一口氣，說道：「正是如此。」

白玉樓目中忽然寒光暴射：「在下風聞孟戰已於日前，重回長安，未知是否屬實？」

西門棠點頭：「此事千眞萬確。」

白玉樓冷冷一笑：「那正是在下爲先師雪恨的大好機會。」

西門棠道：「你絕不會放過孟戰？」

「當然！」白玉樓面罩寒霜，冷冷的說：「這口奪魂劍，是師叔原三先生當年冒死搶回來的，在下正要用這口劍，殺孟戰，雪師仇！」

西門棠嘆息一聲。

「孟戰雖曾在三年前一敗塗地，但這次捲土重來，却有不可輕侮的力量支撐着，白少俠若孤軍作戰，恐怕又將重蹈鍾二先生覆轍。」

白玉樓道：「所以，在下必須强而有力之援手。」

西門棠淡然一笑：「白少俠莫非看上了本堂？」

白玉樓道：「正有此意，我們都是敵愾同仇，倘若能聯手對付大雄堂餘孽，又有何懼於區區孟戰？」

西門棠陡地大笑。

「好！本堂主最欣賞的，就是這種快人快語，來，咱們先來嚐嚐羊肉，魚翅，還有江南名釀，第一流的女兒紅！」

說着，輕輕鼓掌。

客棧外忽然出現了八個衣着整齊劃一的少年。

白玉樓想吃的，和想喝的一切，都已出現在這簡陋的小客棧裏！

掌櫃的揉了揉眼睛，如墮五里夢中。

（二）

夜寒澈骨，但白玉樓現在已絕不會感到寒冷。

他現在已不再住在那間小客棧裏，而是成爲西門府的貴賓。

在一座佈置豪華的大廳裏，他舒舒服服的坐在一張鹿皮大椅上，廳的中央，放着兩個燃燒得正旺盛的火盆。

美酒、佳釀樣樣不缺。

無論是誰受到這種欵待，都一定會感到很滿意的。

但白玉樓坐在椅上，臉上居然沒有半點表情。

看他的樣子，似乎這裏和那簡陋的小客棧，也沒有多大的分別。

在這大廳中，除了西門棠和白玉樓之外，還有十幾個年紀，衣着，身材都不相同的人。

他們其中有些看來很惹人觸目，但也有幾個看來平凡之極，無論你怎樣看，都不覺得他們有甚麼特別之處。

但是毫無疑問，他們都是纓槍堂的高手。

西門棠忽然對他們說：「從現在起，

咱們纓槍堂有了一位副堂主。」

這些人原是在喝酒，互相傾談，但西門棠這句話一出口，廳中立時變得鴉雀無聲。

一個滿臉金錢痲子的矮漢立時問：「是誰担當此重職？」

西門棠的目光轉移到白玉樓的身上，淡淡的說：「就是這位白少俠。」

衆人的目光也同時盯着白玉樓。

西門棠淡淡的接道：「這位白少俠是天山神劍鍾二先生的傳人，名師出高徒，他的本領，各位是絕對不用懷疑的。」

那矮漢却道：「俺却不相信他有甚麼眞實的本領！」

西門棠叱道：「屠王休得無禮。」

矮漢却上前，對白玉樓道：「俺乃蘭州屠百川之子屠王，倒想領敎敎白少俠的高招。」

西門棠搖頭嘆息，目注白玉樓道：「屠王既然不自量力，硬要討敎幾招，白少俠也就不妨敎訓他一頓，好讓他知道天高地厚。」

白玉樓抱拳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屠兄，請。」

他緩緩地從椅上站起。

屠王喝道：「請亮劍。」

說着，他的一雙判官筆已露了出來。

但白玉樓的劍仍未出鞘！

屠王面色一寒，說道：「你是看不起屠某？」

「豈敢？」白玉樓終於亮劍。

劍鋒晶瑩奪目，有如一弘秋水。

「果然好劍！只希望白少俠的劍法也不會令人失望！」

一聲暴喝，屠王的兩支判官筆已如急風驟雨般向白玉樓攻至。

一出手，他已搶盡先機。

蘭州屠門，自三百年前便以九九八十一式黑虎追魂筆名滿天下！

屠王家學淵源，已盡得本門武功之精髓，雙筆揮動之下，威力自然絕非尋常可比。

然而，眼前這位白玉樓更不尋常。

屠王欺前，雙筆一連攻出六十八式，但却是未奏膚功。

西門棠一笑！

「屠王，白少俠已是手下留情，再纏下去，恐怕會自討沒趣了。」

但屠王充耳不聞！

他的一雙判官筆仍然不斷狂攻！

那還罷了，到最後，居然還打出一蓬暗器！

白玉樓不再客氣了！

那一蓬暗器根本就是在急亂中打出來的，又豈能傷得了白玉樓。

這時候，旁觀者都已看得很淸楚，屠王絕對不是白玉樓的敵手。

刷！

奪魂劍終於作出了反擊。

屠王面對着這白玉樓的反擊，只能一怔。

因爲白玉樓的劍實在太快，等到他驀然驚覺的時候，左脅下已裂開了一道半尺長的口子。

屠王震慄了。

他可說是在鬼門關裏打了一個轉。

白玉樓這一劍若是稍爲用力幾分，他的身子恐怕已被劈開了一半！

白玉樓一劍得手，不爲已甚，收劍回鞘。

屠王鐵靑着臉，拱手道：「白少俠不愧名師之後，屠某敗得心服口服。」

白玉樓抱拳微笑：「屠兄言重了。」

西門棠環掃衆人，說道：「還有誰不服？」

沒有人出聲。

「既然大家都已心悅誠服，那麼從今後起，白少俠就是本堂的副堂主，除了本堂主之外，無論任何人敢違抗白副堂主的命令，殺無赦。」

仍然沒有人敢說半句話。

但在大廳之外，忽然响起了一個人冰冷的笑聲。

西門棠喝道：「誰敢在此無禮？」

只見一個道人大步而來，赫然正是絕道人。

絕道人冷冷的瞧着白玉樓：「你就是鍾二先生門下弟子？」

白玉樓點點頭：「在下正是。」

絕道人瞳孔收縮，冷冷的說道：「就算這裏所有的人都服了你，本道爺還是不服。」

西門棠嘆了口氣道：「本堂主曾多次希望道長能成爲本堂的副堂主，却未蒙答允……」

「堂主，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道長之意，莫非存心與白玉樓爭奪副堂主之職？」

絕道人冷然一笑：「貧道是否要成爲纓槍堂副堂主，那是另一回事，但却不相信這位白少俠，竟會比纓槍堂所有的弟兄都更强。」

此言一出，已有人忍不住爲之喝采。

西門棠目光一閃：「道長既有一試白玉樓的決心，本堂主也不欲阻攔，然而大家都是同道上的人，動手不妨，却要點到即止，切莫傷了和氣。」

絕道人淡淡說道：「這個貧道自然曉得。」

鏗！

血靈劍連隨出鞘，瞬即劃向白玉樓胸膛。

白玉樓也立刻右手一翻，以奪魂劍相迎。

絕道人腕力沉雄，而且一把血靈劍本來就比奪魂劍沉重得多，兩劍交鋒之下，自該佔了優勢。

但事實却並不如此。

兩劍交擊，居然只不過是平分秋色之局，奪魂劍雖然輕巧，但劍鋒上的勁力，却絲毫不比對方遜色。

絕道人眼色微變。

「倒眞有兩下子，來！再接本道爺一劍。」

他嘴裏說「再接一劍」，但在一瞬間，却最少刺出了十七八劍。

這十幾劍，每一劍都蘊藏着凌厲無比的殺着。

絕道人的劍法，果然够狠！够絕！

白玉樓身形急變。

雖然絕道人的血靈劍，每一劍都足以致命，但白玉樓的身形，却總是比他劍快

了一些。

「好身手！」

絕道人一聲輕叱，劍招又再急變，從左向右刺，由下向上刺，從各種令人難以忖測的角度，疾刺白玉樓臉龐，咽喉，心臟要害。

絕道人的劍，可說是絕不留情，西門棠那些「點到即止，切莫傷了和氣」的說話，他早已抛在腦後。

然而，他却是傷不了白玉樓！

白玉樓的武功，實在令人有點出乎意料。

正當兩人鬥得難分難解之際，西門棠忽然上前，道：「別再打了，莫要傷了和氣。」

絕道人說道：「勝負未分，又豈能作罷？」

兩人酣戰如故。

絕道人運劍更急，不斷追擊白玉樓。他的人與劍已合成一體，人也是劍，劍也是人。

劍尖未到，逼人殺氣已經在白玉樓眉睫。

絕道人咄咄逼人，白玉樓只好一退再退。

絕道人得勢不饒人，勁透劍尖，再取白玉樓咽喉。

白玉樓已經退至牆壁邊的一幅山水畫下。

他已退無可退，只能反擊。

叮！

兩劍又再次交擊，濺出一蓬燦爛的星火。

絕道人凌厲的劍勢已被遏止，白玉樓揮劍反攻。

他倒轉過來，擊退絕道人。

這一輪反擊，他一出手就是二十七劍了。

絕道人的氣勢似已減弱。

白玉樓急攻之下，已反過來奪取了優勢。

絕道人又急又怒，血靈劍突然脫手，化成一道飛虹，飛擊白玉樓胸膛。

這已是絕道人孤注一擲的一擊。

西門棠急叫：「白少俠！──」

「小心」二字還未出口，血靈劍已經被奪魂劍挑起，「篤」的一聲射進橫樑之上。

但絕道人仍然並未就此罷休，左手一揚，五道寒芒，從袍袖中射出。

白玉樓手挽劍花，「叮叮」之聲响個不停。

五口梅花鏢，盡被擊落。

照情理而言，絕道人這回應該知難而退。

但他却不退反進，居然以一雙肉掌，再戰白玉樓。

西門棠終於上前，攔阻絕道人。

他是從白玉樓身邊掠過，出手阻止絕道人的。

「道長暫住手，且聽本堂主一言。」

但是絕道人却充耳不聞，仍然冒死再攻。

西門棠叱道：「你太過份了！」

這時，三人的距離已極其接近。

西門棠終於出手，疾點一人胸前七大要穴。

他出手制住的，却不是絕道人，而是白玉樓！

× × ×

沒有人會想到西門棠會有此一着。

只有絕道人例外。

他完全沒有感到意外。

因爲這種結果，早就在他意料之中。

白玉樓呆住了，他的臉蒼白得有如死人。

西門棠悠悠一笑。

他忽然對白玉樓說：「我不是隻呆鴨，你也不是白玉樓！」

他又說：「鍾二先生的劍，早已被高價出賣，所以擁有奪魂劍的人，並不能表明他就是鍾二先生的弟子。」

長江之江──江上來

(一)

二月十五，寒風雖猛，暴雪已停。

晨光曦微，孟戰在唐家後園裏看花。

梅花雖盛開，地上却也落英無數。

他站在這裏已很久。

天還未亮，孟戰已站在這裏。

與其說他在看花，不如說他在這裏悼念着兩個人。

梅樹叢中，有兩座新墳，那是朱老坤和小六子的。

這裏是唐梅山的地方，除了唐梅山之外，誰都無權在這裏安葬着兩個死人。

這是唐梅山的主意，他一向尊敬忠肝義胆的英雄好漢。

× × ×

陽光漸昇起。

孟戰忽然聽見一個人沉重的脚步聲。

這人輕功極佳，他若要別人聽不見自己的脚步聲，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在這時候，他沒有這個需要。

他要孟戰知道，自己已來了，而且就站在他的身後。

這人是龍城璧。

× × ×

「朱老坤和小六子都已死了，大雄堂的兄弟也傷亡慘重。」龍城璧輕輕的嘆了口氣，緩緩道：「但有一件事，你一定不知道。」

孟戰沒說話，只是在聽。

龍城璧的聲音又在他背後响起：「你若知道這件事，就一定不會歇在這裏。」

孟戰雙眉一揚，終於問道：「是甚麼事？」

龍城璧默然半晌，才道：「在三天之前，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劍客到了長安。」

孟戰目中寒芒驟閃，立刻問：「他是誰？」

龍城璧只是淡淡的說道：「他叫白玉樓。」

「白玉樓？」孟戰眉頭緊皺，「這人的名字很陌生，他是誰？」

「鍾二先生的弟子。」

「甚麼？」孟戰彷彿聽得呆了，過了很久才冷冷的接着說下去，「就是那個沽名釣譽，以一代劍家自居的鍾二？」

龍城璧淡淡說道：「鍾二先生在江湖上可是一個很有身份的人。」

孟戰「哼」的一聲：「但暗中策劃居

殺秦州楊家堡的人也是他。」

龍城璧道：「可惜江湖中人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孟戰道：「但俺知道！」

龍城璧嘆道：「這種事現在沒有討論的必要，我現在要說的人，不是鍾二先生，而是他的弟子白玉樓。」

孟戰冷冷道：「白玉樓是不是要找俺算帳？」

龍城璧點點頭：「看來好像是的。」

「好像是的，俺不明白甚麼叫『好像是的』，究竟是也不是？」

「實在不是，這只不過是他擺出來的一種姿態。」

孟戰有點奇怪。「他既然是鍾二先生的弟子，他要找俺報仇，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又何必故作姿態？」

「原因很簡單，」龍城璧道：「因爲這個叫白玉樓的年青人，其實根本就不是白玉樓。」

孟戰一楞。

「不是白玉樓的白玉樓？」

「不錯。」

「那麼這人是誰？現在在那裏？」

「他現在已成爲階下之囚。」

「官府拘禁了他？」

「不是官府，而是西門棠。」

「西門棠爲甚麼要囚禁這個冒充白玉樓的小子？」

「因爲他想混進纓槍堂，所以只好冒認是白玉樓，」龍城璧輕輕一嘆，「他若眞的是白玉樓，西門棠必然會收容他錄爲己用來對付你，但他不是。」

孟戰霍然轉身，直視着龍城璧：「他不是白玉樓又是誰？」

龍城璧沉聲道：「孟大哥，你該知道他是誰。」

孟戰身子猛然一震。

「是長江之江？」

「不錯，他就是長江之江——江上來！也就是昔年長江三雄之首江白月的獨生子。」

孟戰臉色蒼白如雪。

「是江上來？他果然也回到了長安，其實俺也知道他遲早一定會回來的。」

「不錯，他一定會回到長安，就和你一定會回來對抗西門棠一樣。」

「他也是來對付西門棠的？」

「不錯，所以他想混進纓槍堂，」龍城璧嘆息着，說：「他要混進纓槍堂，共有兩個目的。」

「第一，是要助俺一臂之力。」

「不錯。」

「還有呢？」

「孟大哥，你是應該知道的。」

孟戰茫然地點點頭，用一種低沉的嗓子說道：「俺知道，他也和俺一樣，無法忘記夢飄。」

他忽然又笑了。「俺也知道，俺配不上夢飄，夢飄眞正喜歡的人，也不是俺，而是江白月的兒子江上來。」

龍城璧目注着他：「孟大哥，江上來雖然號稱『長江之江』，聲名絕對不在乃父江白月之下，但他有許多地方，還是及不上你。」

孟戰大笑：「這個俺也知道。」

他的笑聲只是持續了片刻，又沉靜了下來，他說：「雖然這樣，但夢飄喜歡的人，仍然不是俺，而是那姓江的小子。」

龍城璧道：「你是不是有點惱他？」

「不惱！不惱！」孟戰搖頭，用力的搖頭，「無論夢飄喜歡誰，俺都不會惱恨那人，何況那姓江的小子，本來就比俺更早認識夢飄。」

「這倒是事實。」

「夢飄的爺爺臨嚥氣之際，曾千叮萬囑，叫俺一定要好好的保護夢飄。」

「但西門棠一出現，你就無法不放棄了她。」

「俺很痛苦，但俺若不放手，西門棠一定會把大雄堂所有的兄弟都殺掉！」

「這就是西門棠能夠威脅你的唯一手段！」

孟戰黯然點頭。「俺放棄了保護她的責任，是爲了要保存大雄堂所有兄弟的性命。」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在別人的眼中看來，西門棠只是憑一人之力，就把整個大雄堂的江山奪取過來，但實際上，在大雄堂成立後不久，他也已秘密地組織了纓槍堂，纓槍堂的名字，早在多年前就已擬定好了。」

孟戰忽然握着龍城璧的手。

「你不愧是俺的好兄弟，俺的苦衷，只有你才能眞正瞭解、明白。」

「不，你錯了，」龍城璧搖搖頭，道：「大雄堂的兄弟也明白，否則到現在他們還肯跟隨着你，爲你而拚命嗎？」

孟戰垂下臉：「是俺負累了他們。」

龍城璧道：「現在並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

「不錯，」孟戰的聲音忽然响起來，「俺現在要做的事很多，江上來已來了，咱們就絕不能任由他在西門棠的牢獄裏受苦。」

龍城璧點點頭。

「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但要救江上來，並不容易。」

「再困難的事，也難不倒俺！」孟戰聲音充滿了信心。

這時候，陽光已更燦爛。

（二）

二月十六，整日天晴。

風雪已停，長安城內每一條大小的街道俱太平無事。

但這局面只能維持至黃昏。

× × ×

長安仍在大動蕩中，而且一場決定性的殊死戰即將掀開戰幔！

（三）

每到黃昏過後，喜鵲賭坊總是熱鬧非凡。

這一天也不例外。

絕道人在帳房裏，點算着一叠嶄新的銀票。

在這叠銀票的旁邊，有一隻瓦罉子，瓦罉子裏有兩斤燒得很香、很嫩滑的狸貓肉。

絕道人雖然是個道士，却不常吃素。

偶然，他也吃素，那是在他胃口欠佳，心情欠佳的時候。

他一面點算銀票，一面用筷子把狸貓

肉挾進自己的嘴巴裏。

「滋味不錯罷！」帳房裏突然响起了一個陌生人的聲音。

絕道人臉色一變。

這地方是不准任何人隨便走進來的，尤其是陌生人。

鏗！

絕道人立刻拔出白靈劍，喝道：「是誰敢闖進禁地？」

一個穿着藍色衣裳，神態悠然的年青人，出現在絕道人的面前。

「龍城璧？」

「在下正是龍城璧。」

「斗胆！」

「在下向來斗胆，只要是在下想到的地方，莫說是禁地，就算是地府，也非要到閻王殿裏打個轉不可！」

絕道人冷笑。

「只怕這一次閣下打轉不成，倒要長留在陰曹地府，跌進第十八層地獄！」

「就憑道長的血靈劍？」

「難道還不足够？」

「倒要一試！」

「試」字才出口，絕道人的劍已首先劈出。

這帳房面積並不細小，兩個人在這裏動手舞刀弄劍，居然還不覺得地方怎樣狹小。

帳房裏動了干戈，喜鵲賭坊的大堂也同時掀起了激烈的廝殺聲。

絕道人眼色一變。

「你們早已有倒跨賭坊的計劃。」

龍城璧冷冷道：「這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絕道人不再說話，劍勢也越來越是急猛。

劍如電閃，人亦如電。

龍城璧旋身閃開了十劍，突然抽身發刀。

風雪之刀也不是直接刺向絕道人，而是挑起桌上的瓦罉子。

整罉狸貓肉冲天飛起，灼熱的肉汁四處飛濺。

絕道人以爲龍城璧的刀必將攻向自己，却沒料到對方突然會有此一着。

冷不提防，一蓬灼熱的肉汁潑在他的左頰上。

這一下雖然沒有令到絕道人有甚麼傷害，但却也令他狼狽萬分。

絕道人一聲怒喝。

怒喝之聲未已，桌上那叠嶄新的銀票又被雪刀挑起。

刀光亂閃，一張張銀票化爲碎片，有如雪花飄舞一樣。

只是這種「雪花」，也未免是太値錢了一些。

絕道人的臉色更難看。

龍城璧朗聲一笑：「別心疼，反正這些都是不義之財，毀了也不値得可惜。」

絕道人滿臉殺機，但戰局却漸漸對他不利。

他的目光有如火餤，又像是給獵人追得快至瘋狂的惡獸。

雖然天氣很寒冷，但他道袍的背後忽然濕透了汗。

天氣冰冷，汗更冰冷！

「龍城璧，你別太早得意，纓槍堂的人，可不好欺負！」絕道人終於忍不住開口。

但這種口舌之爭，並不能給予龍城璧任何的打擊。

相反的，他已漸感體力支透，無法再應付龍城璧的風雪之刀。

就在他覺得自己非走不可的時候，突然一人大喝：「龍大俠刀下留人！」

龍城璧果然刀勢略斂。

絕道人驚魂甫定，還沒有弄清楚說這句話的人是誰，咽喉上突然一陣冰冷。

他的身子也同時僵硬如石。

絕道人的面前，出現了一張冷峻，充滿仇恨的臉。

絕道人無言，一張臉龐變成了灰白之色。

這人冷冷的對他說：「我要龍大俠刀下留人，是因爲我要親自殺了你。」

絕道人用手指指着這人，似欲問：「你是誰？」

這人不必他開口說話，已冷冷的回答：「我叫獵鷹，是天雷母后的弟子！」

絕道人茫然，仆倒在地上。

一塊仍然燙熱的狸貓肉，不偏不倚就在他的嘴唇邊，但他已永遠吃不下去。

血戰西門府

（一）

夜幕甫垂下，西門府外已是刀光劍影，殺氣騰騰。

唐竹權、何展方、還有洛陽分堂堂主，已率領着大雄堂不怕死的弟兄，殺到這裏。

孟戰當然也在。

雖然在這短短半個月裏，他身上傷痕纍纍，但這人却像是鐵打出來的。

他又在拚命了，和大雄堂所有忠心於他的弟兄們一起拚命。

一個拚命的人已很可怕。幾十個一起來拚命的人，當然更加可怕。

唐竹權喝酒的時候拚命，爲朋友而拚命的時候，更加拚命。

他一面大展身手，一面大喝道：「你們別再爲西門棠賣命，那小子混帳無耻，是個比龜孫子更王八的雜種，無論是誰跟着他，肯定倒楣一輩子！」

他的嗓子够响亮，別人在老遠都聽得清清楚楚。

但沒有人理會他的說話。

唐竹權氣極了。

「你們再不聽老子的忠告，老子可要大開殺戒了。」

他勇不可當，連傷六七人，直向西門府內闖進去。

何展方却在那邊大叫大嚷道：「西門棠，你再不滾出來，咱們可要放火燒屋子啦！」

他平時甚麼都不像，只像個好賭之徒，但這時候一刀在手，却是威風凜凜，倒像是沙場上雄糾糾的戰士。

洛陽分堂堂主血滿衣襟，也分不出那些是敵人的血，那些是自己流出來的血。

他揮動着一根比自己最少高出三尺的狼牙棒，大喝道：「咱們殺進去，把西門棠碎屍萬段……」

他才說到這裏，不知何處突然射來一支利箭，貫穿過他的兩邊太陽穴。

孟戰嘶聲大叫：「阿羣！」

分堂堂主瞪大眼睛，瞧着孟戰：「堂主，阿羣要死了，再也不能和堂主一起殺進去……」

孟戰用口咬住自己的雙刀，衝前抱起阿羣。「不！咱們一起殺進去！」

但阿羣的眼睛已緊緊閉上，再也沒有回答孟戰。

颯！又是一支利箭正從一處飛簷上怒射過來。

孟戰猛然擰身，避開這一箭。

他已看見了一個穿着黑色勁裝的漢子，蹲在屋簷上頻放冷箭。孟戰大喝道：「誰替俺把這廝給拖下來？」

立刻有人和應。

「老子去幹掉他！」那是杭州唐竹權的聲音。

那黑衣漢子看見唐竹權，暗暗冷笑，心想：「這胖子就算拉一張梯子，也爬不上這屋簷！」那知心念未已，一團胖大巳極的黑影，已奇蹟般從地上飛躍上來。

黑衣漢子一凜，急以弓向黑影迎頭撞擊。但以他的身手，除了放冷箭還算有點本領之外，短兵相接之下，根本就完全不是唐竹權的對手。

他以弓迎擊唐竹權無異是以卵擊石。

他還沒有看清楚唐竹權，手中的一張弓已落在唐竹權的手上。

這已是令他大感驚詫的事。他怎樣也料不到，唐竹權的身上竟然是如此敏捷。

但更令他意想不到的事還在後頭。

唐竹權不但奪了他的弓，也順手牽羊地，在他的箭囊上摸出了一支箭。

唐竹權也懂射箭，而且手法之巧妙，更是世間罕見。

他和黑衣漢子的距離是那麼接近，而唐竹權居然在這麼短的距離，射出了威力極强大的一箭。這一箭，不偏不倚，射在黑衣漢子的喉結穴上。

「咕咚」一聲，這個施放冷箭的漢子從屋簷上跌了下去。

唐竹權大笑：「這是因果循環，以箭射人者，人亦以箭射之！」

冷不防一桿紅纓槍，忽然在屋簷上疾刺過來。

唐竹權雖然身手不凡，警覺性也不弱，但仍然被這突如其來的一槍刺中胸膛。

又是「咕咚」一聲，唐竹權也從屋簷上重重的摔了下去。

孟戰臉色一變，大喝道：「西門棠，俺在這裏！」

屋簷上一槍刺倒唐竹權的人，果然正是纓槍堂主——西門棠！

西門棠目注着孟戰，冷冷道：「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纓槍堂的弟兄們，也已恭候多時！」

孟戰掄起雙刀，昂首厲聲道：「你我昔日曾是生死之交，不意到了今日，竟成死敵！」

西門棠道：「孟堂主，你無負於我，我也無負於你！這是造物弄人，奈何！」

孟戰雙目圓睜：「甚麼造物弄人，簡直是一派胡言，咱們之間的恩恩怨怨，都是咱們自己一手創造出來的！」

西門棠喟然一嘆：「咱們曾聯手闖蕩江湖，到了今時，却已到了完全決裂的時候。」

「決裂！」孟戰大笑，他的笑中有血，笑中有怒，更有無限激動的情緒，「不錯，昔日情海，今已盡皆決裂，今夕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眞乃奈何！奈何！」

西門棠振臂揮槍，道：「你我一戰，本在數日之前便已擧行，到了現在，還是無法避免。」

孟戰笑聲猶在，人却突然如同巨鳥，向屋簷斜飛上去。

他同時大叫：「展記，照顧着唐大少爺，他若活不成，咱們以後有何面目見杭州老祖宗？」

「展記」也就是何展方。

何展方這幾天來，已經和唐竹權成為摯友。

不必孟戰囑咐，他也會盡力照顧着唐竹權。

（二）

屋簷上雙刀戰纓槍，每一刀都那麼兇，每一槍都那麼毒辣。

孟戰曾是西門棠的槍下敗將，但那已是三年前的事。

這三年來，孟戰沒有廢棄了自己的武功，自從他離開了長安之後，每一天都在苦練刀法。

他有一本刀譜，是他師父臨終前交給他的。刀譜中共有三十六招刀法，一直以來，他只練成了二十八招。

還有八招，他在長安的時候，一直都沒有練好。然而，這三年來，他却練成了刀譜上最後八招刀法。

雖然只是八招刀法，但其威力却比前二十八招强大不知若干倍。

他曾發誓，這八招刀法用來對付的第一個人，就是西門棠。若不是面對西門棠，他寧死也絕不使用！

在二月初二那天，他幾乎死在「人潮陣」裏，但他仍然沒有使用那八招刀法！

他寧願死，也絕不使用！

× × ×

就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西門府外，又增强援。

大雄堂的人，更是戰意如虹。

「龍城璧大俠來了！」

（三）

每當聽見別人稱呼自己「大俠」的時候，龍城璧的感覺並不是自豪，而是彆扭之至。

就在龍城璧覺得彆扭復可笑的時候，身後居然又有另一個人淡淡的道：「想不到龍大俠竟然也對夢飄姑娘很有興趣。」

龍城璧一怔，回顧望去。

西門府外，正有兩個女人在瞧着他。

「兩位是……」龍城璧有點奇怪。

「碧水宮中人。」其中一個女人道：「賤妾是楚大娘，她是我的侍婢盈香。」

「碧水宮中人！」龍城璧吸了口氣。

楚大娘道：「難道你不相信我們的身份？」

「不，」龍城璧搖搖頭，說：「你們在長安城出現，並不是一件值得詫異的事，只不過令在下有點意外而已。」

楚大娘淡淡說道：「我們到長安，已

非一兩天，只不過你們不知道而已。」

龍城璧默然片刻，道：「你們已找到了夢飄姑娘？」

楚大娘道：「這一點和你好像沒有甚麼關係，除非你也眞的想得到夢飄。」

龍城璧道：「找不找到夢飄，和在下也許沒有甚麼關係，但對於孟戰，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嗎？」楚大娘神態有點冰冷。

「絕對是的，」龍城璧神情肅穆，緩緩的說：「在孟戰來說，這件事甚至比自己的性命還更重要。」

楚大娘眸裏閃過一絲奇特的光芒：「你以為自己眞的很瞭解這件事？」

龍城璧吸了口氣，道：「也許在下知道的並不比妳更清楚，但在下最少知道，孟戰曾親口答應夢飄姑娘的祖父，無論如何，一定要好好保護他的孫女兒。」

楚大娘冷笑：「他做到這點沒有？」

龍城璧道：「他已竭盡全力。」

「竭盡全力？」楚大娘盯着龍城璧，冷笑着：「西門棠一到長安，他就丟下了夢飄，像一隻野狗般逃了出去，這就算是竭盡全力？他根本就沒有把她的安全放在心上。」

楚大娘的說話，似已無人能够反駁。但龍城璧能。他用一種很堅定的聲音說：「這不能怪孟戰，雖然他把夢飄姑娘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但他也沒有忘記了大雄堂的幾百個兄弟。」

楚大娘唇片翕動，欲言又止。

龍城璧接着說下去：「只能逞一時之勇的，並不是眞正的英雄好漢，眞正的好漢能忍辱負重，眞正的英雄該以大局為重，夢飄固不可失，但大雄堂上上下下數百兄弟的安危，却更形重要。」

楚大娘臉色一變。剛才她是欲言又止，但現在却是欲語無聲。

龍城璧嘆了口氣：「你們若怪孟戰，那是錯了，錯得實在厲害。」

楚大娘忽然沉下了臉：「現在並不是誰怪責誰的時候，只不過有一件事你也必須清楚。」

龍城璧道：「在下洗耳恭聽。」

楚大娘道：「洗耳還不够。」

龍城璧一呆。雖然他很聰明，但楚大娘這句話却令他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他只好繼續聽着。

只聽得楚大娘淡淡的說道：「你現在該去洗個澡，無論用冷水也好，溫水也好，或者是燙熱得可以煮熟鷄蛋的滾水也好，總之慢慢的洗，洗得越久越好。」

龍城璧眉頭一皺：「在這種時候，去做這種無聊之極的傻事？」

楚大娘悠悠道：「對你來說，在這個時候做這種事情非但不傻，而且還是極明智之擧，這趟渾水，你本來就不該插上一腳的。」

龍城璧已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

「所以在下現在應該甚麼事都不要管，洗澡之後悄悄離開長安城，那就更加上上大吉？」

楚大娘點點頭。「一點也不錯。」

龍城璧忽然冷笑：「倘若我眞的這樣做，那才是大錯特錯。」

楚大娘忽然眼色一變。

在龍城璧的身邊，忽然來了一個臉孔冰冷，目如隼鷹的青年。

他冷冷的對楚大娘說：「龍城璧可以為孟堂主丟掉一切，我也是一樣。」

一直一言不發的盈香突然問：「你是誰？」

這人回答：「獵鷹。」

「獵鷹？」楚大娘目光一閃：「聽說天雷母后有一個弟子，也叫獵鷹。」

「我就是天雷母后的弟子。」

× × ×

黑夜漫長，而現在却只不過是漫漫長夜的開始。

距離明日黎明的時候還有很久很久，但在這短暫的時刻中，已有不知幾人在西門府裏流血、掙扎、由垂死走到人生最後的一剎那。

兵刃砍進骨頭的聲音，絕望嘶叫的聲音，拚盡最後一口氣殺敵人的聲音，還有很多你一輩子都無法聽見的奇怪聲音，都在這一個本來很恬靜的晚上傳出來。

只有楚大娘、盈香、龍城璧和獵鷹四人，相對無言。

他們之間已沒有甚麼話可說。

楚大娘的態度已很明顯。

她是完全站在西門棠的一方，龍城璧和獵鷹要助孟戰，最少要過得了這一關。

碧水宮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碧水宮中人的武功更神秘，非獨神秘，而且深不可測。

龍城璧和獵鷹現在面對着的，就是碧水宮神秘而深不可測的武功。

大雄堂重振雄風

（一）

孟戰和西門棠的一戰，已由屋簷轉戰到一座修飾精緻，環境幽雅的花園中。

兩人的目光，都是那麼兇狠，就像是兩頭可怕的野獸。

西門棠槍勢變化極快，快而且準，準而且狠毒。

三年前，他這幾招槍法已奠定勝局。

但三年後却不行。最少目前還不行。

孟戰就像是一頭怒獅，他的刀法不但勝於從前，而且比三年前更不要命。

三年前他已傾力以赴。三年後這一戰，他更具有破釜沉舟的決心。

為了夢飄，為了江上來，為了大雄堂所有已經戰死的，還在苦戰中的兄弟，他這一戰可以死，但却絕不能敗。

他也沒有忘了已經死了的朱老坤、被砍掉一雙腿的郭老爺子，現在生死猶未可知的唐竹權。

為了這許多許多人，他怎能一敗再敗？然後任由西門棠恣意橫行，得償大慾？

這是極難苦的一戰，無論是對西門棠，對孟戰來說都是一樣。

（二）

園中有小湖，湖畔梅花盛開。

孟戰苦逼西門棠，兩人已戰至湖畔。

槍從梅樹叢中疾刺，每一槍都如閃電般擊下。孟戰刀迎纓槍，口中不斷暴喝。

喝聲中，七八株梅樹已被孟戰的刀砍下。

花飛如雪，槍密如雨。

激戰下，孟戰突然雙脚插入湖水中。

這是一座人工開鑿的小湖，湖水並不深，只及半腰左右。

西門棠涉水追擊。

槍挑湖水，激起無數浪花。

他是在藉此擾亂孟戰的視綫。

但孟戰一雙鐵刀交織成的刀網，仍然是那末嚴密，西門棠屢發奇招，仍然是無法攻破。

孟戰連封二十三槍，兩人戰至湖心。

湖心水深仍然一樣，兩人激戰如故。

孟戰已渾身濕透。

西門棠屢攻不下，也已渾身濕透。

孟戰突然喝道：「西門棠，你的纓槍堂已完了！」

西門棠面色一沉。

孟戰的說話，並不完全是在恐嚇。

這一場規模龐大的火併，纓槍堂中人確已處於下風。

本來，他還指望絕道人會來援救，但到這時候絕道人還未見露面，顯然已是凶多吉少。但西門棠還抱着極大的信心，可以擊敗大雄堂。因爲他知道，楚大娘絕不會讓自己毀在別人手中的。

（三）

西門棠的想法沒有錯。楚大娘的確不會讓他毀在任何人的手中。

她希望西門棠能成爲碧水宮的「駙馬」，將來更成爲碧水宮的主宰。

碧水宮的本身，是一個無窮無盡的寶藏。那裏不但存放着不少稀世奇珍，金銀財帛，而且在秘庫裏的武功秘笈，更是練武者夢寐以求的至寶。

楚大娘自幼在碧水宮中長大，她的丈夫本來很有機會成爲碧水宮下一代的主人，可惜却已病逝。她現在要指染碧水宮中財富和武功秘笈，就得借助別人的力量。

西門棠無疑是一位極佳人選。

但在西門棠面前，却有一個重大的障碍，這就是以孟戰爲首的大雄堂，還有他的一干老朋友，例如龍城璧，唐竹權等。

幸好偷腦袋大俠衞空空，殺手之王司馬血，醫谷谷主許竅之，杭州老祖宗等人俱不在長安城內，否則西門棠將會遭遇到更大的麻煩。

在楚大娘的想像中，西門棠該可應付孟戰，她當然知道，三年前孟戰曾經敗在西門棠的手下。

至於龍城璧，這年青刀客近年來在武林中有極大的名氣，不少黑道高手先後栽在他的刀下，楚大娘也沒有輕視了他。

但楚大娘相信，憑自己和盈香的武功，已足可擊敗這個雪刀浪子。

雖然她們並非碧水宮中武功最高之人，但她們所練的玉女天心劍，加上左右合璧連環步，已足以尅制中原武林絕大部份的頂尖高手。然而，她們却算漏了獵鷹。

她們以兩人之力合擊龍城璧，也許可以獲勝，但再加上獵鷹，就出乎了她倆意料之外。

她們初時還以爲，獵鷹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子，應該很容易就可以把他打發。

只要獵鷹倒下去，再全心全力對付龍城璧，她們仍然是穩操勝劵。

可是，她們又料錯了。

獵鷹的江湖經驗，也許及不上龍城璧，但交戰之下，韌力方面却絕不遜於他。

楚大娘和盈香以爲可以很容易打發掉的人，其實一點也不簡單。

倒是龍城璧和獵鷹，雖然只是初次聯手抗敵，但居然頭頭是道，出招換位，完全沒有半點錯亂。

楚大娘、盈香互望一眼，刹那間四道目光都是陰晴不定。

就在這一刹那之後，楚大娘、盈香突然雙雙施放暗器。

龍城璧似乎早就料到她們會有此一着，側身閃開，但獵鷹却畢竟缺乏臨陣經驗，盈香一把毒針撒出，他胸前就最少中了七八枚。

龍城璧攙扶着獵鷹，怒道：「妳們好卑劣的手段！」

楚大娘格格一笑。

「賤妾早就說過，這一趟渾水，你是不該插上一脚的，現在要後悔離開，却未免是太遲了。」

獵鷹抽了口涼氣，掙開龍城璧：「你不必理會小弟，我暫時還死不了！」

盈香似是用一種充滿憐憫的目光盯着他，嘆息道：「小哥兒，你還想拚？」

獵鷹怒道：「賤婦，看劍！」

但他的劍還沒出手，就已給一隻突如其來的手緊緊揑住。

這不是龍城璧的手。

龍城璧的手還不及這人的手粗壯，穩定。

那是一個臉上木無表情，身穿青袍的中年人。

「小兄弟，你不能再妄動眞氣，否則毒發攻心，那就死定了。」

龍城璧也在獵鷹身旁，他並沒有阻止這青袍中年人的舉動。

這其中有兩個理由。

第一：這青袍中年人來得極快，出手也極快，就算龍城璧要阻止他揑住獵鷹，也未必來得及。

但最重要的還是第二個理由：

青袍中年人一出手，龍城璧就已看出，他對獵鷹完全沒有惡意。

——獵鷹中了毒針，的確不能妄動眞氣，否則必死無救。

這青袍中年人突然出現，楚大娘和盈香的臉色都變了。

「宮主！」楚大娘失聲道。

這青袍人，原來竟然就是夢飄的父親，也就是碧水宮的主人——碧水神龍！

（四）

碧水神龍的長相很威嚴，任何人一眼望去，都會感覺得到，他是個慣於發號司令的人。

楚大娘和盈香本來還是盛氣凌人的樣子，但碧水神龍甫出現，她們的神態就變了。

碧水神龍冷峻的目光，在她們的臉龐上掃來掃去，就像是兩把刮肉刮骨的刀子一樣。

「妳們兩人倒很賣力，居然會變成西門棠的爪牙。」他冷笑着。

「不！宮主……」楚大娘急嚷。

但她的話還沒說下去，碧水神龍已截然道：「不必解釋，我一切都很清楚。」

楚大娘、盈香垂下了臉，不敢再說半句話。

碧水神龍突然伸手。

「拿解藥來！」

楚大娘瞪了盈香一眼。

盈香立刻從衣袖內取出一瓶藥丸，交到碧水神龍的手上。

碧水神龍接過藥瓶，突然出手，一掌拍在盈香的左肩上。

盈香臉如紙白，屈膝跪下。

碧水神龍的手掌，仍然按在她的左肩上。

「宮主！」楚大娘神色駭然。

過了片刻，碧水神龍才放開了手。

碧水神龍冷冷的說：「爾等暗中勾結西門棠欲謀害孟戰，這是不可饒恕的。」

盈香渾身虛軟無力，她的一身武功，已然盡廢。

楚大娘的身子不期然地後退。

碧水神龍厲叱道：「給我站住。」

楚大娘忽然「噗」的一聲跪了下來：「宮主，是我們錯了。」

碧水神龍目中厲芒閃動，良久才道：「妳是誠心悔改？」

楚大娘點頭。

碧水神龍淡淡地說道：「既然如此，我也不爲已甚，妳就自己廢了一條右臂，作爲謝罪。」

楚大娘臉色慘白。

她終於以左手握劍，向自己的右臂砍下。

她立刻成爲了一個獨臂女人。

她疼得滿頭大汗，碧水神龍出手封住了她右肩的幾處穴道，不讓她失血過多。

碧水神龍又把解藥交給龍城璧，道：「這種解藥，其實也是毒藥，但以毒攻毒，則可解毒針上之毒，用量在瓶底下已清楚寫明，切莫弄錯了。」

龍城璧頷首接過，連聲稱謝。

獵鷹朗聲一笑：「我早就說過，我是死不了的。」獵鷹沒有死，而且日後活得比誰都更愉快。

（五）

湖中激戰仍在繼續。

西門棠左肩吃了一刀，右腿也吃了一刀，身上總共有六七處傷痕。

孟戰腰側中槍，右臂中槍，左耳也被西門棠的纓槍擦過，幾乎已整隻脫落了下來。

仍然是不分上下之局。

就在他們都已雙雙變成强弩之末的時候，西門棠忽然看見了一個只有左臂的女人。她的右半邊身子，已是一片血紅。

西門棠心的沉下去，一直沉到這座湖的湖底。他指望着的援手楚大娘已完了。

纓槍堂的江山，也勢將全部崩潰。

他驚怒交集，全力刺出一槍。

這一槍，他刺孟戰咽喉。

孟戰雖中了這一槍，但手中鐵刀猶有反擊之力。

這不是垂死掙扎前所發出的一刀，而是他所有刀法裏最具威力的精髓。

西門棠以爲那一槍已可奠定勝局，但他錯了。孟戰雖然中槍，但這一槍並未刺中他的咽喉，僅是從頸側部位擦了過去。

孟戰雖然流血，但却不會死。

反而他立刻攻出的一刀，却具有雷霆萬鈞，駭人已極的威力。

西門棠以纓槍急擋，但擋不住。

並不是纓槍沒有擋住了孟戰的刀，而是孟戰的刀連纓槍都齊中削斷！

「嗨！」孟戰發出如雷般的巨喝。

這一刀竟似是「刀霸」史秀開擅長的「並頭蓮刀法」，一刀砍下，槍分兩截，西門棠的人也從中一分爲二。

× × ×

慘烈的一戰，終於結束。

纓槍堂垮下，大雄堂重振雄風。

這是一件震撼整個武林的大事。

遺憾的是：大雄堂的兄弟，最少已有一半以上，在這一場慘烈的火併中犧牲。

最令人感到詫異的却是：在屋簷上挨了西門棠一槍的唐竹權，居然福大命大，死不了，而且痊癒得極快。

他笑謂：「老子皮粗肉厚，西門棠的槍刺不進去。」

獵鷹曾中毒針，服解藥後已無大碍。

長江之江江上來被囚於西門府秘室，終於獲救。

他倒也神通廣大，甫被救出，不久就在長安城西的一幢古屋裏，找到了夢飄。

這三年來，夢飄一直都被軟禁在這屋子裏，她自己固然闖不出去，別人也是難越雷池半步。

但當江上來到此之際，看守着夢飄的纓槍堂高手，早已逃之夭夭。

江上來興奮極了，他馬上就要帶着夢飄去長江。

但夢飄的父親碧水神龍也在此時出現。他問女兒：「現在有兩個好男兒可以給妳選擇，妳選擇誰？」

夢飄回答：「女兒願畢生追隨孟堂主。」江上來呆住，呆若木鷄。

他喃喃問：「爲甚麼？爲甚麼？」

夢飄沒有看他，只是幽幽的說：「孟堂主大仁大義，他爲我付出了太多，也犧牲了太多，而且，我也很喜歡他。」

她說得很透澈，也很坦率。

江上來手足冰冷，但他沒有憤怒。

他只是問：「妳一直被羈禁在這裏，豈知外面的一切？」

突聽一人在內堂應聲說道：「是老夫告訴她的。」

江上來一楞：「尊駕是誰？」

「長安城中人都叫老夫郭老爺子。」

「請出廳中一晤。」碧水神龍朗聲說道。

「老夫不想見任何人。」

「却是何故？」

「因爲老夫沒有腿。」

（六）

二月二十六日，長安已有春暖之意。

此日孟戰與夢飄成親，迎娶之際，萬人空巷，爭相一睹新人風采。

龍城璧、唐竹權、獵鷹、唐梅山儘皆狂歡大醉。

江上來也是座上客。別人都以爲他必會大醉，但他却只是淺嚐輒止。

他臉上也沒酸溜溜的味兒，他的表現落落大方。他祝賀一對新人，誠心祝賀。

× ×

是日，諸事吉祥，人皆盡歡。

衆人皆曰：「新郎倌大仁、大義、大智、大勇！」

（全文完）

一期完俠情短篇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奪命金剛

含寃十二載

這是一個靜謐的黃昏。

一抹斜陽，將大地染成金黃色，也將一株白菓樹的影子，拉得長長地。

白菓樹旁，是一幢背倚青山，面臨一曲清溪的茅屋。

茅屋前的小院中，一位精壯的短裝青年，正在洗刷一匹神駿的黃驃健馬，水井旁，一位布衣荊釵的少女，正俯身細心地在淘着米！

這一對年輕男女，男的精壯、結實，粗獷中蘊含着一股無形的秀氣，女的眉目如畫，婀娜多姿，雖然，兩人都是布衣粗服，却無損於他們那天賦的靈秀本質。

由外表看來，這該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璧人，但事實上，他們既非情侶，更非夫妻，而是一對同胞兄妹！

他們複姓「南宮」，男的單名一個「正」字，女的單名一個「琳」字，他們係以打獵爲生，兄妹倆相依爲命地，奉養着一位雙目已盲的高堂老母。

這時，兄妹倆都在專心一志地，幹着自己的活兒，誰也沒吭氣，誰也沒瞧誰。

遠遠，炊烟裊裊，歸鴉陣陣，氣氛顯得非常寧靜，寧靜得使人有沉悶之感。

驀然，一陣急驟馬蹄聲，劃破這寧靜的空間。

南宮正抬頭循聲瞧去，只見一騎健馬，沐着金黃色的夕陽，向着茅屋方向，疾馳而來。

快意一劍仇

南宮正俊臉上掠過一絲驚詫神色，匆匆地迎向前去。

在小院前約莫十來丈遠處，南宮正迎上了那一騎馬，馬上人是一位腰跨單刀的勁裝中年人，人是滿面風塵，馬是渾身冒汗，顯然地，這一騎人馬，是經過長途的急馳而來！

勁裝中年人，在南宮正身前丈遠處，勒住坐騎，飛身下馬。

南宮正疾步趨前，又驚又喜地，打着招呼：「大叔……你……」

勁裝中年人臉色肅穆地，與南宮正附耳低語。

南宮正面露驚疑神色，扭頭向小院中瞧了瞧。

小院中，還是那麼寧靜，南宮琳也仍然在低頭淘着米。

南宮正向勁裝中年人揮揮手，示意其離去，然後，他自己也向屋門口走來。

那勁裝中年人已經飛身上馬，絕塵馳去。

南宮琳有意無意之間，抬頭看了看乃兄進屋時的背影，又回頭瞧向遠處那勁裝中年人的坐騎所揚起的滾滾黃塵。

她微一沉思，忽然若有所悟地，俏臉微變，起身匆匆走向屋門口。

南宮正已整好衣衫，正欲悄然離去，却被乃妹在門口及時攔住。

南宮琳張目訝問道：「天都快黑了，

還上哪兒去？」

南宮正一怔道：「我……我去看一位朋友。」

南宮琳顯然不相信，美目向着乃兄全身上下一掃，重複了一句：「眞的去看朋友？」

南宮正有點心虛地，退了一步，露出身邊所帶「奪命金劍」的劍柄。

南宮琳故意將語聲略爲提高地說道：「看朋友，那你帶着『奪命金劍』幹嗎？」接着，又沉聲說道：「你要不說實話，我這就去告訴娘。」說着，即待向屋內走去。

南宮正臉色一變地「噓」了一聲，並伸手將乃妹推向門外。

裏面傳出乃母的語聲道：「小琳……小琳……」

南宮正一驚，南宮琳却嘻皮笑臉地看着他！

南宮正比手劃脚地，求她別說，一面回頭向內瞧去。

他們那雙目失明的老母，已出現裏間門口，接着說道：「不早啦！快點作晚飯去。」

南宮琳恭喏一聲：「是！琳兒馬上就去。」接着，又向乃兄低聲說道：「快說呀！不說，我就去告訴娘。」

南宮正莫可奈何地，不由一嘆，說道：「好！我告訴妳，妳可千萬不能給娘知道。」

南宮琳連連點首道：「好的。」

南宮正臉色肅穆地，向乃妹耳語着，南宮琳臉上現出一片驚容。

南宮正低聲接道：「妳說，我應不應該去？」

南宮琳正容點首道：「當然應該去，我也去。」

南宮正莊容道：「不可以！妳我都走了，誰來照顧娘？」

南宮琳一聽不由楞住了，她垂首微一沉思，又抬起頭來，美目中已蘊含晶瑩的淚珠。

南宮正只好低聲安慰着：「小妹！好好在家照顧娘，我，最遲後天夜裏，一定回來。」接着，又聲容俱莊地說道：「記好，這件事情，千萬別告訴娘！」

南宮琳含淚點了點頭。

裏間，傳來脚步聲和枴杖聲。

兩兄妹互望一眼，南宮琳隨即悄然退出。

一位雙目已盲的青衣老嫗，由裏間門口，策杖而出。

南宮正連忙趨前，扶着乃母道：「娘！您怎麼出來了？」

青衣老嫗却反問道：「剛才是誰來了呢？」

南宮正一楞道：「沒人來呀。」

青衣老嫗微慍地接道：「胡說！我眼瞎了，耳可沒聾，明明聽見馬蹄聲，還說沒人來！」

南宮琳又走了回來，接着說道：「是……是……」

但南宮正却向她連連搖手，示意她別說，南宮琳只顯得頗不自然地，說道：「是哥哥的朋友！我不認識。」

青衣老嫗更加懷疑地，向南宮正問道：「正兒，那是誰？」

南宮正支吾地，答不出話來。

青衣老嫗臉色一沉道：「你們兄妹倆，欺侮娘已眼瞎，是不是！」

南宮正惶恐地說道：「孩兒不敢，是施大叔來了。」

青衣老嫗驚愕地道：「他來了，你們怎麼不告訴我？」

南宮正回答道：「他說，不要讓娘知道。」

青衣老嫗「啊」了一聲道：「是不是『蓋世堡』的堡主現已回來了？」

南宮正點頭道：「是的，我正準備去找他。」

青衣老嫗堅毅地道：「唔！你應該去找他的，不過，他們今日人多勢衆，你可要千萬當心！」

南宮正正容地回道：「孩兒會小心的。」

話鋒略爲一頓之後，又注目接道：「娘！方才施大叔說，明天夜裏，是最好的機會。」

青衣老嫗堅定地點點頭道：「好，你去吧！我們的苦總算沒白吃。」

南宮正強忍心頭激動，平靜地說道：「娘！您要保重！」

他儘管語氣中裝得那麼平靜，但雙目之內，却已是熱淚盈眶。

青衣老嫗莊嚴地點點頭道：「正兒不要激動，面臨大敵，要辦大事之前，必需保持平靜，我如今再說一遍，你要千萬當心！」

「是！」南宮正恭應着，目光正注南宮琳說道：「妹妹，妳在家可要小心侍候娘。」

南宮琳含淚點首道：「我知道。」

南宮正向乃母和乃妹投過深深的一瞥之後，轉身大步地走向馬棚，飛身上馬，疾馳而去。

青衣老嫗長嘆一聲，禁不住兩行熱淚，滾滾而下。

南宮琳望着那沐着蒼茫的暮色，疾馳而去乃兄的背影時，也是禁不住地熱淚雙流。

× × ×

第二天！上燈時分。

「欽州」城中，首屈一指的「慶雲坊」酒樓，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奇異現象。那就是大門口懸燈結綵，一片喜慶氣象，但裏裏外外，却是如臨大敵似地，戒備森嚴，大門口，四個腰跨單刀的兵勇，更是兇神惡煞般的，向門外虎視眈眈地監視着。

酒樓大門外，約莫箭遠處，佇立着一羣看熱鬧的市民，正在指手劃脚地，低聲議論着。

南宮正由人羣中，悄然擠出，舉目向「慶雲坊」酒樓打量着，由大門口負責警衞的兵勇，掃向屋頂上暗中窺伺着的武林高手，使得他那兩道斜飛入鬢的劍眉，爲之微微一蹙。

就當此時，昨天傍晚，替他送信的那

位「施大叔」施平清，由酒樓中匆匆而出，走向街道。

南宮正色然而喜地，也走向街道中，叔侄兩人擦身交錯而過，南宮正手中，已多了一份請帖。

他，目光飛快地一掠之後，立即大搖大擺地，走向酒樓門口，將手中請帖，給警衛人員查驗過後，安詳地向裏面走去。

進入大門，跨院中排列着的，都是「蓋世堡」的高手，但南宮正視若無覩，昂首闊步地，由那些高手的行列中穿過，直趨大廳。

大廳內設着品形的三桌酒席，「欽州」城中，有頭有臉的鄉紳們，都已到齊，一個個正襟危坐地，鴉雀無聲。

南宮正逕自在左首一席中的空位上坐下，冷冷地向週圍掃視了一下。

那些鄉紳們，都是默默地吃喝着，互不交談，酒樓伙計們也只管默默地，忙着端菜送酒，氣氛顯得頗爲沉悶。

南宮正故裝愕然不解地，向隣座的一位青袍老者低聲問道：「老丈，今宵不是替『蓋世堡』堡主洗塵嗎？」

青袍老者點點頭道：「是啊！」

南宮正道：「可是，爲何不見屠堡主呢？」

青袍老者低聲接道：「早就來啦！目前正和程知府在裏間雅座裏密談。」

南宮正恍然大悟地「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口中說着，漫不經意地扭頭向雅座門口瞧去。

雅座房門外，站着施平清，和「蓋世堡」的右護法楊子雲，以及酒樓掌櫃等三人。

每上一道酒菜，都由施、楊二人檢查，並由掌櫃嚐試之後，才准端入雅座。

南宮正微一沉思，星目一轉，藉舉杯徐飲之際，精目環掃全廳！

全廳中人，仍然是肅靜無嘩，各喝各的酒，一個個傍若無人。

南宮正舉杯站起，含笑朗聲說道：「諸位，今天是屠堡主衣錦榮歸的好日子，我們理應敬他老人家一杯。」

其餘諸人同聲响應道：「對！應該敬一杯！」

南宮正舉杯走向雅座門口，施平清却伸手將他攔住，並沉聲說道：「這位老弟且慢。」

接着目光向楊子雲投過詢問的一瞥，楊子雲微微點首道：「先向堡主請示。」

施平清點點頭，掀簾進入雅座中。

這時，全體賓客，都端杯肅立，目光都投向雅座這邊。

少頃之後，施平清掀簾而出，朗聲說道：「堡主有令，命每桌選代表一人，進去敬酒。」

南宮正聞言之後，又準備向雅座中進去，但仍然被施平清禮貌地攔住了，說道：「老弟，等另兩位代表到齊了之後，再一齊進去。」

南宮正只好强行按捺下來。

另兩桌的代表也到達之後，施平清、楊子雲二人，同時歉笑道：「對不起，我們必須先行搜一下……」接着，兩人開始搜身，施平清並首先繳下南宮正的「奪命金劍」，因而使得南宮正爲之一怔。

但施平清却若無其事，揮了揮手道：「好了，諸位可以進去了。」

南宮正莫可奈何地，深深瞪了施平清一眼，掀簾而入。

目光一觸之下，雅座中一共才只三個人。

獨踞上首，高坐堂皇的，是一位四品官服的中年人，那就是「欽州」府的知府程端。

坐在下首相陪的，是一位滿臉橫肉，身裁高大的錦袍老者，此人就是「蓋世堡」的堡主，兇名遠播，滿手血腥的屠天彪了。

旁邊還恭立着一個專司伺候的酒樓伙計。

對于南宮正的進入，屠天彪竟然視若無覩地，逕自舉杯向程端諂笑道：「大人，我敬你一杯。」

程端謙笑道：「不敢當！但願屠堡主，不要再在本府轄區之內，打打殺殺，否則，鬧出事情來，本府也沒法週全。」

屠天彪連忙接道：「大人請放寬心，我已經金盆洗手了，這次回來再也不會過問江湖上的事。」

程端正容說道：「那很好……」

南宮正目光烱烱地，凝注屠天彪說道：「我敬你一杯！」

屠天彪回頭瞧一瞧，又和程端舉杯對飲。

南宮正厲聲喝道：「屠天彪，好大的架子！」

這一下，可使屠天彪楞住了。

可不是麼！憑屠天彪這三個字，在這「欽州」境內，可說有嚇阻小兒夜哭的威力，但目前這個貌不出衆的年輕人，却不但直呼其名，而且出語不遜，這情形，簡直算是大大的奇聞啦！

屠天彪楞得一楞之後，突然一拍桌子，怒叱一聲：「大胆！」

南宮正一挑雙眉，縱聲大笑道：「胆子小了，也不敢到這兒來啦！」

屠天彪再度一楞道：「你到底是甚麼人？」

南宮正聲容俱荘地，說道：「在下南宮正，子不言父諱，聽到這『南宮』兩字，你該知道我是甚麼人了！」

屠天彪注目問道：「你就是南宮虹的兒子？」

南宮正點首接道：「不錯！」

屠天彪披唇一哂道：「原來是我十二年前，刀下留情的孽種。」

南宮正雙目中射出熊熊怒火，切齒怒叱道：「老賊！小爺等了你十二年，這殺父奪產之仇，今天必須算一算了！」

程端忙接道：「慢着！他既然殺你父親，你應該具稟本府，控之于法才對。」

南宮正鄙夷地一哂之後，才目注程端，冷然接道：「法律？哼！知府大人，古往今來，幾曾聽說有過維護弱者權益的法律和官府？」

程端臉色一沉，說道：「你不能以偏

概全！」

「以偏概全？」南宮正冷哼了一聲道：「知府大人，十二年前，當時的孤兒寡婦，也曾經向府衙投過狀子，可是，那結果……」

一頓話鋒，切齒恨聲接道：「不說也罷！」

程端道：「十二年前，那不是本府任內……」

南宮正截口冷笑道：「也許你這位程大人，比十二年以前的那位知府大人要好一點，但是，武林中的恩恩怨怨，你能管得了這許多嗎？」

程端毅然地接道：「不論如何，本府管轄之下一定要遵守法紀，不許亂來！」

南宮正沉聲說道：「今天，就是你把刀子架在我頸子上，我也得先殺了這老賊再說！」

一言未了，手中的酒，已向屠天彪迎面潑出，並冷笑一聲：「老賊！喝完最後一杯酒吧！」

屠天彪揚掌一擊，那滿杯的美酒，被他凌空擊得射向正在一旁侍候的伙計的臉上。

一聲痛呼，那伙計被擊得滿臉鮮血，雙手捂臉，慘叫着退過了一旁。

那位知府大人，一見情況不妙，也倉惶地退立一隅。屠天彪震聲大喝：「來人呀！」

施平清首先躍入，屠天彪怒喝道：「給我拏下！」

施平清暴喏一聲：「是！」

「是」字聲中，手中「奪命金劍」向南宮正迎面刺去，並大喝一聲：「小子領死！」

南宮正冷笑一聲：「放屁！」

身形一晃，避過金劍，順勢擊出一掌，並怒叱一聲：「匹夫躺下！」

「砰！」地一聲，施平清應掌仰面跌倒，手中「奪命金劍」也脫手飛向半空。

南宮正乘勢騰空躍起，凌空接住了金劍。

被擊得仰身跌倒的施平清，滿口鮮血，由口中沁出。

目覩此情，屠天彪一時之間竟震驚得楞住了。

當南宮正凌空接劍的身形落地時，楊子雲飛身入室，一劍橫掃過來。

南宮正身軀微閃，順手推桌而擋。

「克擦」一聲，桌子被楊子雲的寶劍削去一角。說來也眞夠絕，那被削掉的一角木板，竟射向縮立一隅的知府大人，將他的一頂烏紗帽擊落地面，嚇得他臉色大變，抱頭蹲在地下，猷自簌簌發抖。

楊子雲利劍連揮，向南宮正進逼。

南宮正則連連躲閃退後，似乎不敢輕攖鋭鋒。

楊子雲乘勢一脚橫掃南宮正下盤，南宮正一聲驚呼，被掃得仰身跌倒。

楊子雲色然而喜地，急揮劍直取南宮正。

南宮正冷笑一按劍柄卡簧，「奪命金劍」上射出一綫金光，逕向楊子雲飛去。

一聲慘呼，楊子雲已仰身倒地死去，他的咽喉上，釘着一枚小金义。

剎時之間，使得屠天彪的兩個得力助手，一死一重傷，這情形不由使得屠天彪老臉爲之大變。

南宮正虎目凝威，凝視着屠天彪。

屠天彪似爲南宮正的神威所懾，竟然一步步地，向後退走。

南宮正却是連連冷笑着，步步進逼，屠天彪退一步，他却進一步，氣氛顯得沉悶又緊張。

這兩位繞室游走一匝之後，屠天彪終于大喝一聲，首先舉刀向南宮正砍去。

南宮正冷笑一聲，揮劍相迎，左手却同時擊出一掌。

「鏘」地一串金鐵交鳴聲中，屠天彪倒翻而出，跌坐椅上。

南宮正得理不饒人地，騰身追撲，揮劍橫掃。

屠天彪急得連人帶椅，就地急滚。

「颼」地一聲，屠天彪但覺頭頂一凉，一隻髮髻，已被南宮正的「奪命金劍」，齊根削去。

這一來，不由嚇得他冷汗直冒，奮不顧身地，騰身而起，揮刀向南宮正攔腰掃去。

南宮正順勢往右一閃，同時左脚踢向屠天彪的臀部。

屠天彪沒想到對方于閃避之同時，還會來上一腿，大出意外之下，當場被踢得整個身軀破窗而出，直向正廳中的酒席桌上飛去。

說來也眞絕，屠天彪那龐大的身軀，無巧不巧地，竟落在一張擺滿酒菜的桌面之上。

那大廳的地面是三合土，光滑如鏡，那桌面經屠天彪的身軀衝擊之下，在一片「唏哩嘩啦」，駭叫驚呼聲中，那桌面載着屠天彪的身軀，滑到大廳的前門門口，才被門檻擋住。

屠天彪已成了驚弓之鳥，桌子一停，連忙飛身向廳外的跨院中射落。

南宮正也大喝一聲，跟踪追撲，正被屋面上的高手紛紛躍下所阻，而屠天彪却已乘機飛躍屋面，並發出一串呵呵大笑道：「小雜種，上來啊？」

南宮正怒叱一聲：「老賊！你逃不了的……」

語聲中，奮力一招「夜戰八方」，將那些攔阻他的高手，迫得紛紛後退，並乘勢一式「一鶴冲天」，向屋頂上縱去。

但那些圍攻他的高手，却都是一些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殺退一批，另一批又紛紛飛撲上來，迫使他那騰拔的身形，又降落地面。

這種情形，可迫得他瞋目怒叱一聲：「諸位識相一點，別逼得我多殺人。」

話聲中，又是一式「橫掃千軍」，將那些攔阻他的人逼退開去，再度乘勢騰拔而起。

這一次，他可學乖了，不等身形躍登屋面，也就是不給對方第三次攔截的機會，就着身形一拔之勢，手中「奪命金劍」向着屠天彪凌空連連揮洒，只見點點寒星，破空生嘯地，向屠天彪激射而去。

屠天彪可能是惡貫滿盈，竟然過于相信他自己的手下人，不但不乘機逃去，反而站在屋頂上觀戰，等他發覺情況不對，而想逃走時，却為時已晚。

只聽他一聲慘號，已雙手捂臉，一個倒栽葱，像斷綫風箏似地，摔落地面。

原來他的臉上，已中了南宮正那「奪命金劍」上所射出的飛义，那死狀，可說是恐怖之極！

屠天彪手下那些高手，見狀之下，一齊臉色大變地，向後退了幾步！

南宮正凜若天神地，虎目環掃全場之後，沉聲說道：「在下大仇已報，不願濫殺無辜，諸位請不要攔截，你們的主子屠天彪，就是一個榜樣！」話落身騰，已飛身躍登屋面，一晃而逝。

× × ×

這是南宮正所住的那幢茅屋之前。

一騎健馬，沐着驕陽向着茅屋風馳電掣而來。

正在小院中洗衣的南宮琳，驚喜地向着那騎奔馬略一注視之下，幾乎要脫口歡呼地，飛迎上去。

那一騎奔馬，在南宮琳身前一丈處勒住了，南宮琳美目一觸之下，她那本來洋溢着滿臉歡欣，刹時之間，給凝結起來。

原來那馬上人，並非她的哥哥南宮正，而是一位滿臉風塵的陌生人。

那人年紀，同南宮正不相上下，儀表風度，也與南宮正算得上是一時瑜亮。

他身着一身藍衣長衫，肩插雙劍，朱紅的劍穗，隨風飄揚，襯托着他那張端正而微顯黝黑的面孔，顯得英挺中又含蘊幾分俊秀。

南宮琳頓感失望地，一怔之間，那藍衣人已飄身下馬，牽着馬緩步而前。

南宮琳回身往路上走去，那藍衣人却含笑招呼道：「姑娘，請等一等。」

南宮琳回身投過訝異的一瞥，却是沒開口。

那藍衣人很禮貌地接問道：「請問姑娘，南宮正在家嗎？」

南宮琳漠然地看着他，然後注目問道：「你是誰？要找我哥哥幹嗎？」

藍衣人笑道：「原來是南宮姑娘，失敬了。」

南宮琳冷然接道：「請答我所問。」

藍衣人沉思着答道：「在下從府城來，想找令兄去打獵。」

「打獵？」南宮琳沒好聲氣地，哼了一聲道：「你自個兒去打好了！」

說完，轉身即待離去。

但那藍衣人却不等她起步，已飛身攔在她身前，陪着笑說道：「姑娘，我想獵頭活的老虎，不過……」

南宮琳冷然接道：「不過甚麼？」

藍衣人笑了笑道：「不過，必須要找到你哥哥這等出色獵人，才能帮我獵到那頭活老虎。」

南宮琳微慍地，注目問道：「說！你到底是甚麼人？」

藍衣人漫應道：「我不是告訴過你，是從府城來的嗎？」

南宮琳腦際靈光一閃，「哦」了一聲，緊接着，却一披櫻唇道：「原來是六扇門中的……」

這同時，南宮琳的背後，却傳來乃母的語聲道：「誰呀？」

南宮琳與藍衣人聞聲同時回頭，只見那青衣老嫗，手持拐杖，正摸索着走出大門。

藍衣人一見青衣老嫗雙目俱盲，不由微微一怔。

這時，南宮琳已疾步走近乃母身前，低聲說道：「娘！是哥哥的好朋友，來找哥哥去打獵的。」

說話同時，並向藍衣人搖手暗示，示意其不要說出眞實身份來。

藍衣人對南宮琳苦笑了一下，趨近青衣老嫗身前，殷勤道：「大娘，您好！」

青衣老嫗道：「正兒去十四舖修橋去了，你請屋裏坐吧！」

藍衣人道：「也好，那我就進去等他會兒。」

說着，並扭頭向南宮琳投過神秘的一笑。

南宮琳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逕行扶着乃母向屋內走去。

藍衣人順手將馬匹拴在門外，安詳地隨後進入客廳，擧目向四週打量着，只見客廳內，獸皮和飛鳥標本，琳瑯滿目。

青衣老嫗向藍衣人擺擺手道：「請坐，請坐啊！」

接着，又轉頭向南宮琳說道：「琳兒斟茶。」

「是！」南宮琳應着，拿起茶壺倒茶，潺潺作响，然後，將茶杯向藍衣人身前送去。

藍衣人禮貌地，起身欲接，南宮琳却白了他一眼，自己擧杯一飲而盡，並順手將茶壺向藍衣人身前一推，示意他自斟自飲。

藍衣人窘得一揚劍眉，自我解嘲地笑了笑道：「謝謝！」

青衣老嫗向藍衣人問道：「你，認識正兒多久了？以前怎麼沒見你來過？」

藍衣人這時吶吶地說道：「我……」

南宮琳却搶着說道：「他認識哥哥沒多久，常在一起打獵。」

青衣老嫗「哦」了一聲道：「你住在甚麼地方？離這兒遠嗎？」

藍衣人笑了笑道：「我住在『欽州』城中。」

青衣老嫗道：「呀！『欽州』，好地方！從前，我們也住在『欽州』。」

南宮琳道：「娘！從前的事，還想它作甚！」

扭頭向藍衣人道：「我哥哥今天不會回來啦！你還是改天再來吧！」

藍衣人苦笑道：「這……」

青衣老嫗連忙接道：「琳兒，人家老遠趕來，好歹也得吃頓便飯才走呀！我看，妳哥哥也快回來啦！」

藍衣人向着南宮琳得意地笑笑道：「如果不嫌我打擾的話，我就在這兒等南宮兄一陣。」

「別客氣。」青衣老嫗向南宮琳吩咐道：「琳兒，快去作飯。」

南宮琳頗為難地，對藍衣人噘了一噘嘴，走了幾步，又回頭向他暗示不要亂說話。

藍衣人笑了笑道：「大娘，您請坐會兒，我去給牲口上上料。」

青衣老嫗點了點頭道：「請便。」

藍衣人起身看了看南宮琳，轉身走出去。

南宮琳看着那藍衣人走出的英俊背影，不覺微微一怔。

藍衣人踱出門外，擧目回顧，只見草原上，牛羊成羣。自由自在的覓食，氣氛顯得平靜而祥和。

他將馬兒牽向井邊，由井中取出一桶水，給馬兒飲夠之後，自己也順便洗了一把臉。

南宮琳端着菜蔬，來到井邊洗濯，當她經過藍衣人的身邊時，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藍衣人無可奈何地，聳聳肩，面露苦笑。

南宮琳俯身開始洗濯菜蔬，藍衣人微一沉思，向她身前走去。

藍衣人的來意，是想向南宮琳說幾句話，但他還沒開口，南宮琳却起身瞪了他一眼，向屋內走去，他只好無可奈何地嘆了一聲。

太陽下山了，夜幕已逐漸下垂，但藍衣人却仍然佇立小院中，凝望着遠方。

茅屋中，已亮昏黃燈光，南宮琳倚門翹盼，滿臉都是焦急神色。

藍衣人焦急地踱着方步，不時抬頭看看遠方，但是遠方已被蒼茫暮色淹沒了，他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轉身走向屋內。

這時，那青衣老嫗正在蹙眉自語道：「正兒怎麼還不回來？」

藍衣人却適時接道：「是呀！」

南宮琳也冷然地說道：「我看，家兄這兩天定不會回來的了，你還是不用等他啦！」

藍衣人為難地一蹙眉峯道：「這…」

青衣老嫗輕輕一嘆道：「天都快黑了，還叫人家趕路嗎！我看，你就在正兒房裏歇一宵吧！」

南宮琳一聽急忙埋怨着說道：「娘，您……」

說着，她臉寒似冰地，瞪了藍衣人一眼。

藍衣人連忙說道：「不！不！我到馬棚裏去將就一宵就行啦！」

青衣老嫗道：「那怎麼行，你遠來是客嘛！」

扭頭向南宮琳說道：「琳丫頭，帶這位大哥，去妳哥哥房裏去。」

南宮琳滿臉不高興地，雙目瞪着藍衣人，那藍衣人訕然一笑道：「那怎麼好意思。」

青衣老嫗道：「不要緊，既然是我正兒的朋友，那就是一家人一樣。」

藍衣人得意地看着南宮琳。

南宮琳狠狠地瞪他一眼，伸手取過桌上的燈。

藍衣人很禮貌地向青衣人老嫗說道：「大娘，這樣，那我就不客氣啦！」

青衣人隨在南宮琳背後，向南宮正房間走去。

南宮琳推開了房門，藍衣人相隨入內，擧目環掃，只見房間內，除了簡單的用具之外，滿排着獵具和弓箭，他却特別向那「奪命金劍」用的小飛义深深地盯了一眼。

南宮琳殊為不悅地，將手中油燈，向桌上重重地一放。

藍衣人連忙歉笑着：「謝謝！」

南宮琳面如嚴霜地，看也不看他一眼，冷哼着轉身出門而去。

藍衣人只好聳聳肩，苦笑着。

他目送她的背影消失之後，才關上房門，又四處看了一看，同時，還故意將窗門推開少許，然後和衣往床上一躺。

他睡在床上想了想，又突然起身，將桌上的油燈吹滅。

黑暗中，只見他躺在床上，睜着雙目，凝神靜聽着。另一個房間中，南宮琳愁眉不展地坐在燈下。沉思少頃之後，起身走向窗前，推開窗門，向外面瞧去。

外面平原上，月色迷濛，四周一片寂靜。

她回頭嘆了一口氣，又回到那燈下坐着。

青衣老嫗訝問道：「琳兒，怎麼還不睡呀？」

南宮琳苦笑地答道：「娘，我還不想睡。」

青衣老嫗說道：「是不是在担心妳哥哥？」

南宮琳微露驚容地，連忙搖首道：「不……不是……」

青衣老嫗接道：「那麼，妳為何還不睡？」

南宮琳吶吶地道：「我……我担心的是那個客人，不……不是好人。」

說着，向床前走了去。

只見青衣老嫗臉色一沉道：「娘眼睛雖然瞎了，耳可沒聾，那位客人，決不是壞人，睡吧！」

那位藍衣人仍然是和衣假寢着，雙目睜得大大地，不時瞟向窗外，同時還凝神向四週傾聽着。

馬棚中，忽然傳來輕微的馬嘶聲。

藍衣人驚愕地，挺身而起，飄落窗前，向外面悄然窺視着……

另一房間中，南宮琳突然神色驚喜地，悄悄起身。

她，躡手躡足地，拿過油燈，疾趨窗前，向外面一明一滅地，打着信號。

這情形，似乎引起了藍衣人的疑心，可是，當他悄悄探首向外面察看時，那明滅不定的燈光，已經停止。

南宮琳母女的房間內，一片漆黑，顯然已經熄滅就寢了。

他又扭頭看看那馬棚，馬棚中毫無異樣。

遠處平原上，也依然是一片寂靜。

藍衣人蹙眉想了想，將探出窗外的頭，又縮了回來。

黑暗中只見他精目一轉，又疾趨門前

，向外面的客廳中窺探着。

客廳中，黑黝黝，靜悄悄地，毫無動靜，只見南宮琳母女的房間，門扉緊閉，傳出輕微的鼾聲。

藍衣人似乎仍然不相信地，悄然窺探着客廳中的動靜，可是，半晌之後，却依然是寂靜無聲。

他，沉思少頃，似乎突有所憶地，精目一轉，疾趨窗前，越窗而出。縱出窗外之後，微一傾聽，才悄然向馬棚欺近，藉着月光，凝視馬匹。

他警覺到，馬棚中已多出一匹健馬，馬身冒着白汗，並還在喘息着。

藍衣人恍然大悟，臉現驚容地，抬頭回顧。

這時，他所住的南宮正的房間中，突然燈火通明。

他臉色大變之下，急忙回身飄落在窗下。

窗前，南宮琳正冷冷地怒視着他。

藍衣人殊感愧疚地，訕然一笑，越窗而入。

南宮琳聲色俱厲地，壓低語聲，怒叱道：「一個作客的人，半夜三更，在人家家裏，穿窗越戶的，非姦即盜！說！你想幹甚麼！」

藍衣人始則一窘，繼即含笑反問道：「那麼，姑娘妳呢？半夜三更不睡覺，又是所爲何來？」

這一問，可使南宮琳一時之間，答不上話來。

但她受窘之後，却是老羞成怒地冷笑一聲道：「這是我的家，你管不着！」

話鋒略爲一頓，又一披櫻唇道：「我也不妨老實告訴你，我哥哥已經回家，他說，不認識你！」

藍衣人一怔之下，「哦」了一聲，緩步走向桌旁去倒茶喝。

但當他經過門口時，一雙脚却突然向門下一勾，雙扉隨之大開。

只見南宮正卓立門外，正向他冷然地注視着。

藍衣人雙肩一晃，下臂平伸，肩頭雙劍已到了兩手之中，分別指着南宮兄妹胸前。

南宮正冷冷地一笑道：「眞是人如其名，果然快速之至！」

藍衣人目光烱烱地，逼視着南宮兄妹倆。

南宮正毫無懼色地，以手撥開藍衣人的劍尖，並冷然注目道：「我和你往日無寃，近日無仇，爲何要兵戎相見？」

說着，已從容地走進室內的茶桌旁，倒了一杯茶，喝過之後，才淡然一笑道：「說說你的來意吧！」

藍衣人看了看南宮兄妹，下臂一晃，雙劍又已入鞘，正容說道：「我是……」

南宮正截口說道：「我知道你是冀、魯兩省的總捕頭『快劍』嚴世傑，你只要說明來意就行。」

嚴世傑苦笑了一下，探手懷中，掏出一角公文，公文上赫然有「緝捕令」三個字。

緊接着，他神色一整道：「我是來執法逮捕你的。」

南宮正「哦」了一聲，若無其事地，看了對方一眼，走到床邊坐下。

南宮琳披唇一哂道：「我早就知道是六扇門中的。」

南宮正却根本不再理會對方，反而脫下外面披風，往床上一躺。

南宮琳顯得緊張地，注視着嚴世傑的行動。

嚴世傑面露笑容，自已倒了一杯茶，一飲而盡，把玩着手中的空杯。

這是一種外弛內張的局面，儘管雙方都表現得滿不在乎，但氣氛却顯得無比地沉悶，就像暴風雨之前的那種平靜，平靜得使人深感不安。

南宮正仍然躺在床上，冷冷地說道：「憑甚麼逮捕我？總得給看點玩藝！」

嚴世傑把玩着的空杯，突然一握一放，茶杯隨之碎成片片，緊接着，揚手一揮，那碎杯瓷片，已在木柱上嵌成一個整整齊齊的「法」字，粒粒豎起碎瓦尖端，利如刀鋒，白光閃閃。

他表演過這一手驚人的絕藝之後，目注南宮正笑了笑道：「獻醜！獻醜！」

南宮正淡然笑道：「高明！高明！」

話聲中，突然一躍而起，揮掌電疾擊出。

南宮正這一意外的行動，不由使得嚴世傑，臉色一變地，縱身閃避。

但他却是空緊張了一陣，因爲南宮正這一掌，是擊在木柱上，那用碎瓷所嵌成的「法」字之上。

那一個「法」字，經他的掌力一擊，所有碎瓷，都透柱而過，使那木柱上，成了一個空心「法」字。南宮正所表現的這一手，與對方一比，算得上是春蘭秋菊，各擅勝場，殊難評定高下。

這情形，自然使得嚴世傑心中，既驚凜，又佩服，臉色爲之接連數變。

他猛吸一口清氣，强行抑平激動的心情，淡然笑道：「看樣子，我們非兵戎相見不可了！」

南宮正冷然接道：「隨時候教，不過，我不希望在這兒。」

嚴世傑接道：「我也是很不想驚動令堂大人。」

「好！」南宮正正容接道：「這一點，我先謝了！」說完，轉身向門外走去。

那青衣老嫗已顫巍巍地，站在門口，顫聲叫道：「正兒！」

室內三人，同時一怔，並互望一眼，現出無可奈何的苦笑。

南宮正急忙搶上前，恭敬地叫道：「娘！」

青衣老嫗聲容俱疚地說道：「拒捕，有辱咱們清白家風，你應該跟嚴捕頭去歸案，聽候國法公斷。」

南宮琳連忙趨前，蹙眉接道：「娘！您……」

青衣老嫗沉聲接道：「我們南宮家，一向是奉公守法，淸白傳家，不然也不會住到這種窮鄉僻壤的地方來。」

嚴世傑向着青衣老嫗抱拳一拱道：「大娘深明大義，在下衷心敬佩。」

南宮琳却瞪了他一眼，並冷哼一聲。

青衣老嫗正容接道：「不過，正兒這次殺人是盡人子之道，報殺父奪產之仇，敬請嚴大人能在府台大人面前，仗義直言，替正兒多多開脫，則老身感激不盡。」

嚴世傑正容地說道：「晚輩一定在府台大人面前，稟明事由，使南宮兄減輕罪刑。」

南宮琳氣憤地說道：「娘！您別聽他說得好聽，其實，在六扇門中當差的，可沒一個是好人！」

青衣老嫗聲色俱厲地，叱喝道：「胡說！」

接着，又扭頭向嚴世傑歉笑說道：「丫頭年輕不懂事，兼以先夫遇害時，官府偏袒强權，不會主持公道，以致小兒小女，對官府中人，存有成見，嚴大人請莫見怪。」

「哪裏，哪裏，」嚴世傑含笑接道：「琳姑娘耿直可愛……」

南宮琳氣憤地，一衝而前，怒聲叱道：「你說甚麼？」

青衣老嫗拐杖一頓，盲目圓睜地，怒叱着：「丫頭大胆！」

南宮琳悻然退後，青衣老嫗却向南宮正沉聲說道：「正兒，明兒一早，隨嚴大人投案。」

南宮正恭敬地答道：「孩兒遵命。」

第二天清晨。

南宮正雙手戴着手銬，步出廳門。

青衣老嫗則站在門口，滿臉肅容。

南宮琳雙目中滿眶熱淚，看着乃兄，櫻唇噏張，却是欲言又止。

嚴世傑則拉着兩匹健馬，站在小院中，準備起程。

南宮正向乃妹投過淒清的一笑，然後跪在乃母身前顫聲說道：「娘！我走了，您要多保重。」

青衣老嫗伸出顫抖的手，撫摩着愛兒的頭頂，却是默默無語。少頃之後，才輕輕一嘆道：「好！你也多保重。」說完，轉身返回室內。

南宮正站起身來，向乃母和乃妹投過深深一瞥，然後掉頭向控馬待發的嚴世傑身邊走了去。

此情此景，嚴世傑心頭，亦殊感不安地，在低頭想着心事。

南宮正走近之後，兩人正待飛身上馬，背後却傳來一聲沉喝道：「且慢！」

二人同時回頭，只見南宮琳手中持着一根長鞭疾步而來，向着嚴世傑勉强一笑道：「嚴大人，一切都拜托你了，如果家兄有個甚麼三長兩短的，……」話鋒一頓，繼之却是一聲冷哼，和一聲「霹拍」爆響。

原來她哼聲一出口，手中的長鞭也疾揮而出，一鞭掃向地上正在覓食的一隻公鷄。

「霹拍」爆響聲中，公鷄被掃向半空，鷄頭却纏在鞭梢，鮮血直滴。

嚴世傑苦笑道：「琳姑娘請放寬心，令兄的一切，由我負責就是。」

南宮琳抱拳一拱道：「那我先行謝過了！」

這位有鬚眉氣概的美姑娘，連行禮也模仿着男人的樣子，但她向嚴世傑抱拳一拱之後，却又目注乃兄，禁不住兩行淸淚順腮滾落。

嚴世傑，南宮正二人，翻身上馬，揚鞭疾馳而去，只撇下南宮琳獨自呆立那小院中，凝望着馬匹逐漸遠去的滾滾黃塵，愁然無語。

當嚴世傑，南宮正二人疾馳而去之同時，平原上，一行人馬，却是迎面疾馳而來，因而茅屋前箭遠處，這兩批人馬就碰頭了。

那是十多個橫眉怒目的短裝漢子，爲首一人，身裁高大，滿臉橫肉。

雙方對峙在官道中，嚴世傑向那爲首漢子笑了笑道：「原來是『蓋世堡』的班護法。」

原來這批人，是來自蓋世堡，這爲首的彪形大漢，姓班名武，是「蓋世堡」的護法之一。

班武皮笑肉不笑地道：「不敢！嚴捕頭，請把人交給我好啦！」

嚴世傑訝然道：「爲甚麼？」

班武沉聲說道：「我要帶他回『蓋世堡』，活祭咱們堡主。」

嚴世傑正容說道：「班護法，家有家規，國有國法，南宮正殺了你們堡主，我要帶他去府衙，治他應得之罪，你們可絕對不能濫用私刑！」

班武仰首狂笑道：「國法？能值幾文錢一斤？」接着，又披唇一哂道：「再說！一個小小府衙，還沒看在『蓋世堡』的眼裏。」

語音略爲一頓之後，又沉聲喝道：「嚴捕頭，希望你識相一點，趕快將南宮正交給我。」

就這說話之間，南宮琳也疾步趕了上來。

嚴世傑冷然地接道：「如果我不交人呢？」

班武冷笑一聲道：「那就休怪在下，刀不留情！」緊接着，扭頭一聲沉喝：「通通上！」

其餘十多個勁裝漢子，紛紛下馬，圍了上來。

嚴世傑與南宮正也飄落馬下，嚴世傑並向南宮正沉聲說道：「南宮正，你千萬別動！」

接着，又向南宮琳說道：「琳姑娘，請保護令兄。」緊接着，肩頭微晃，已手持雙劍，逼視着對方。

班武一面拔刀繞場游走，一面瞟着南宮兄妹。

這時，南宮正雙手戴着手銬，靜立乃妹背後。

南宮琳則手持長鞭，凝神戒備着。

班武得意地，發出一串奸笑，示意他的手下去捉南宮正，他自已却佯攻嚴世傑，一刀砍了過去。

嚴世傑冷哼一聲，右劍硬架，左劍却同時向對方橫掃而出，一招二式，攻守兼備。

班武志不在此，不願硬接，朗笑一聲閃身避了開去。但他足尖一點地面，又飛

身撲了上來，展開一場此進彼退的游鬥。

這時，另兩個歹徒，已在班武的暗示下，悄悄欺近南宮正身邊。

不料南宮琳冷笑一聲，道：「鼠輩找死！」

叱聲中已揮鞭橫掃而出。

那兩個歹徒，沒想到南宮琳這麼一位美姑娘，手底下却是辛辣得很，叱聲入耳，兩人的頸項，已被南宮琳的鞭梢纏住，順勢一抖，那兩個歹徒的身子，被甩上半空，一個倒栽葱，慘死三丈之外。

另一個歹徒，乘南宮琳疏神之際，悄然由南宮琳的背後，揮鞭橫掃。只聽一聲驚呼，那兩個偷襲的歹徒，始則被鞭梢纏住雙足，繼則被猛然一甩，有若急矢離弦似地，撞在五丈的一株大樹幹上，慘死於當場。另一邊，班武已是遍體劍傷，却仍在作困獸之鬥。

嚴世傑雙劍翻飛，有若游龍矢矯，當者披靡，不但班武已被逼得連連後退，那些手下人，也死傷五六人之多。

班武見大勢已去，虛晃一招，縱上馬鞍，率衆疾奔而去。

嚴世傑收劍入鞘，回身看南宮兄妹。

南宮正滿臉肅容，默然不語。

南宮琳對嚴世傑的態度，似是略爲轉好，當下向着他悽然一笑。

嚴世傑目注南宮正沉聲說道：「南宮兄，我們走吧！」

說完，雙雙飛身上馬，揚鞭疾馳而去了。

南宮琳目注絕塵而去的兩騎人馬，禁不住熱淚盈眶，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 × ×

當日黃昏時分。

嚴世傑，南宮正二人，已進入埔鎮街道。

兩人按轡徐行，走到一家名爲「三星客棧」的旅邸前，才停韁下馬。當他們兩人緩步進入客棧之後，另一個滿臉奸笑的青衣短裝漢子，也尾隨而入。

嚴世傑，南宮正二人進入食堂坐下之後，首先吩咐店小二準備食物，一面冷眼向四週打量着。

食堂內，已有十餘顧客，正在用餐，那青衣漢子却在與掌櫃的耳語着。

嚴世傑一面喝着茶，一面凝神傾聽着，只聽那青衣漢子低聲說着：「今夜起更後……」

以下却是更低的耳語，沒法聽到了，但見那掌櫃的滿臉諂笑，連連點首。

嚴世傑，南宮正二人，用過晚餐，回到房間後，南宮正往床上一躺，嚴世傑却坐在桌旁，低首沉思着。

南宮正舉起還戴着手銬的雙手，目注嚴世傑，笑了笑道：「嗨！捕頭大人，這玩藝，可以除下了吧？」

嚴世傑歉笑道：「對不起！這是國法，不能徇私！」

南宮正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索性閉目養神起來。

嚴世傑忽然一掌擊滅案頭燈火，人也跟着飛縱門邊，凝神竊聽着。

南宮正也飄落他身邊，但見窗外人影，一晃而沒。

嚴世傑向南宮正耳語着：「不論出甚麼事，你千萬不要出來。」

說完，突揚雙劍，向紙窗上刺去。

只聽一聲慘嗥，殷紅的鮮血，染透了紙窗。

接着，嚴世傑突然開門，雙劍閃電似地劈下。

嚴世傑順勢一脚，將歹徒的屍體踢飛，人也跟着躍出欄杆，飛身躍下。

可是，他身形才落，已被四週的幢幢人影所包圍。

同時，樓上房間的後窗，亦有人竄入，猛撲躺在床上的南宮正。

南宮正翻身一滾，雙手連銬抓去，已將來人抓住舉起了半空，朝後窗外猛然一擲。

一陣「唏哩嘩啦」聲中，那人被扔在樓下，發出「砰然」震响。

南宮正就着窗口，向樓下瞧去，只見後窗樓下也是人影幢幢，若鬼魅地，在黑暗中窺伺着，他略一沉思，悄然地越窗而出。

前院樓下，嚴世傑與「蓋世堡」的刑堂堂主杜成，正在對峙僵持，四週，「蓋世堡」的高手，却是虎視眈眈地環峙着。

杜成冷笑一聲，道：「姓嚴的，只要你把人交給我，我決不難爲你。」

嚴世傑冷然接道：「辦不到！」

杜成注目問道：「你這是存心跟『蓋世堡』過不去？」

嚴世傑正容說道：「我只知道奉命行事。」

杜成一挫鋼牙：「好吧，但願你不要後悔！」

他舉手一揮，震聲大喝道：「殺！」

杜成手下那些高手，開聲之下，一齊吆喝着，刀劍齊舉，蜂湧而上。

嚴世傑雙劍齊揮，往來衝殺，當者披靡。

經過頓飯工夫的惡鬥，杜成已是遍體鱗傷，他那些手下人，也傷亡殆盡。

杜成自知大勢已去，當下怒聲喝道：「姓嚴的，這筆血債我會加倍索還的！」

嚴世傑雙劍翻飛，將對方逼得連連後退，一面冷笑道：「杜成，今生你是休想了！」

杜成奮力攻出一招，將嚴世傑的攻勢一阻，他趁這刹那間的緩衝，飛身逸去。

嚴世傑長嘯一聲，低頭看看地下的屍體，忽然若有所悟地飛身上樓，推門而入，只見南宮正正蒙頭蓋腦而睡。

嚴世傑入目之下，不由微微一笑，但他笑容未斂，突然覺得情況不對似地，疾趨床前，揭開被子一看，不由呆住了。

原來被子內是墊褥僞裝成的人形，何曾有南宮正的人影！

這情形，可使得嚴世傑心頭大吃一驚地，游目四顧。

房間內，除了那被撞破的後窗外，別無破綻可尋，店堂內，黑沉沉，死寂寂，除了死屍外，沒有一個活人，也沒一點兒聲音。

嚴世傑驚急之下，又往後院奔去。

在後院中，血腥撲鼻，積屍纍纍。

再抬頭看看屋上，瓦面上，也是屍骸狼藉。

這情形，不由使嚴世傑困惑住了。因爲，他深信南宮正是一位至孝的鐵錚漢子，決不會半途乘機脫逃。

而且，由現場情況看來，這後院中，與屋頂上，都經過激烈的打鬥。

南宮正的雙手，是被人鎖銬着的，一個戴着手銬的人，儘管他武功再高，在面對那些前仆後繼的歹徒們圍攻之下，後果也委實堪虞。

而目前，南宮正已是踪跡杳然，這情形，是否表示南宮正已被「蓋世堡」的人刦了呢？

興念及此，不由使他驚出了一冷身汗來。

是的，這情形，對他而言，那委實太可怕了，因爲萬一南宮正果然被「蓋世堡」的人刦走了，他不但沒法向府台大人交差，也將愧對南宮正的老母與弱妹，于公于私，他都沒法交代，至於自己的威名掃地，那更是不在話下了。

試想，這情形又怎得不敎他驚出一身冷汗來呢。

就當他心念電轉之間，他所住的樓上房間中，忽然火光一閃，已告燈火通明。

他在驚愕中，不及思攷地，飛身上樓，穿窗而入，目光一觸之下，又楞住了。

原來，南宮正可不好端端地，躺在床上，手上也仍然戴着手銬。

嚴世傑一楞之下，才訕然一笑，但南宮正却向他微微一哂道：「怎麼？還要找我拚命？」

原來嚴世傑方才是以雙劍護身，穿窗而入，此刻，他還是手持雙劍，作備戰姿勢哩！

這時，他訕然一笑，納劍入鞘，並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南宮兄，你眞了不起，戴着手銬，居然還能殺死那麼多敵人。」

南宮正笑道：「今後，這種機會，必然還有，到時候，你嚴大人最好還是給我加上脚鐐，那樣一來，必然更能發揮我的威力。」

嚴世傑苦笑道：「南宮兄，這事情，我是非常抱歉，只因國法無私，在下恪於法令……」

南宮正截口笑道：「談到國法，又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嚴世傑訝問道：「是甚麼事啊？」

南宮正側目笑問道：「今宵殺的這些人，該怎麼說呀？」

「這個……」嚴世傑吶吶地接道：「這些，這是形同盜匪的壞人，咱們又是爲了自衞，當然可以格殺不論。」

南宮正笑了笑道：「格殺不論？說來倒是蠻好聽的。」

話鋒一頓之後，又含笑接道：「其實，要『論』，我也不認賬哩！因爲那殺人的可不是我。」

嚴世傑爲之一怔道：「那是誰？」

南宮正舉起他那戴着手銬的雙手，笑了笑道：「是它，代表國法的手銬。」

說完，兩人相視而笑，由會心的微笑，逐漸擴展成聲震屋宇的縱聲大笑……。

× × ×

第二天辰牌時分。

地方是「蓋世堡」內的「無敵堂」。

「蓋世堡」二堡主屠龍，怒容滿面地，高坐堂上。

各堂堂主，各護法，以及次一級的高手等數十人，雁翅般肅立兩旁，也是一個個滿臉肅容。

屠龍哼了一聲，突然重重地，一掌擊在座前的公案上，目光烱烱，怒不可遏，虎地站起身形。

他，滿臉殺氣地，由座上，徐徐走下，雙目逼視遠方，顯得威嚴之至。

這情形，使得兩旁羅列的高手，一個個俯首躬身，鴉雀無聲。

屠龍又踱了回去，一拳擊在公案上，目射寒光，怒哼一聲道：「區區一個捕頭，竟敢和『蓋世堡』作對！」

「無敵堂」堂主賴天珂，恭謹地趨前，滿臉謟笑地，咳了一聲：「二堡主請息雷霆，屬下……」

屠龍截口一嘆道：「不是本座沉不住氣，而是這種情況太使人氣憤。」

賴天珂連聲恭喏道：「是，是，這事情，委實是使人氣憤。」

屠龍接道：「試想：咱們堂堂『蓋世堡』，竟在一個小小捕頭的手中，接連損兵折將，傳出去，豈非是天大的笑話！」

賴天珂道：「二堡主，依屬下之見，咱們應該……。」接着更趨前一步，與屠龍附耳低語了一陣，屠龍連連點頭道：「唔！這辦法不錯。」

賴天珂得意地笑問道：「那麼，咱們是否立卽採取行動呢？」

屠龍臉色一沉，說道：「好！可立卽行動……」

× × ×

日正當中，通往「欽州」城的官道上，兩騎人馬，疾馳而來，那是滿面風塵的嚴世傑和南宮正二人。南宮正目注路旁小溪中的潺潺流水，嚥下一口口水道：「嚴兄，我要喝水。」

嚴世傑點點頭道：「好吧……」

雙雙停騎下馬，南宮正逕奔小溪旁，俯身以雙手捧溪水狂飲着，飲够之後，又長吁一聲，斜倚一旁的岩石上休息。

嚴世傑一蹙眉峯，翻身上馬，沉聲說道：「走吧！老弟。」

南宮正向他翻了翻白眼，答覆他的，是脫下自己的靴子，準備濯足的模樣。

嚴世傑苦笑道：「老弟台，這兒山勢多險惡，易攻難防守，咱們還是快點上路吧！」

南宮正滿不在乎地一笑道：「有甚麼可怕的，反正有人保護我。」

嚴世傑一蹙眉峯，沉聲問道：「你倒是走不走啊？」

南宮正簡捷地答道：「不走！」

嚴世傑氣憤地，翻身下馬，疾趨而前，並沉聲喝道：「走！」

南宮正毫不理睬地，反而脫下襪子，濯足清流之中。

嚴世傑忍無可忍地，一衝而前，揮掌猛擊。

「砰」地一聲，南宮正被擊得跌倒深水裏，兩脚朝天。

他挺身而起，惡狠狠地，瞪着對方，連吐帶呸地，怒喝一聲：「好！這是你先動手，我不能不自衞！」話落，疾衝而前，雙手舉起，向對方頭頂擊去。

嚴世傑低頭俯身一閃，順手拉住對方手銬，一拖一帶，南宮正不由自主地，被帶得由嚴世傑的頭頂飛過，「嘩啦」一聲，又跌在泥水中。

於是，一場龍爭虎鬥，就在這小溪中展開。

一陣「嘘哩嘩啦」與「砰砰」拳脚震響聲中，不到半盞茶工夫，兩人都變成了一個泥人，如非是南宮正手上戴着手銬，那就沒法知道誰是誰啦！

這二位算得上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儘管南宮正手上還戴着手銬，但他翻騰縱躍，有若生龍活虎，打得却是精彩已極，使得他的對手嚴世傑，不由心生敬佩。

但敬佩歸敬佩，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好勝之心，却迫使他非要打贏這一場架不可。于是，越打越激烈，也越鬥越精彩，一直到雙方都打得精疲力竭，喘息着互視苦笑時爲止。

不料，就在此時，一陣狂笑，突然劃破這寂靜的空間。

他們兩人，聞聲一驚，扭頭瞧去。只見十餘騎「蓋世堡」的高手，已由四週圍集而來。

南宮正，嚴世傑二人心頭一急之下，連忙凝神戒備，南宮正並舉手向嚴世傑面前，低聲說道：「嗨！眞想要我束手就擒嗎？」嚴世傑歉然一笑，連忙取出鑰匙，替南宮正將手銬打開。也僅僅是這一點耽擱，那些「蓋世堡」的高手，已吆喝着，紛紛撲了上來。

南宮正怒喝一聲：「鼠輩來得好！」

他就以解開的手銬當作兵刃，于喝聲中，旋身疾掃，一聲慘號，首開紀錄，已有一個歹徒被擊得腦袋開花，橫屍泥漿之中。

嚴世傑也不甘後人地，疾揮雙劍，又一人命喪當場。

這二位全身都是泥漿的怪人，雖然是未獲喘息機會，但大敵當前，却無形中激發了他們本身的潛力，搏殺起來，仍然有若生龍活虎地，所向披靡，一點也看不出久戰疲憊之身的跡象。

但是敵人太多，這二位雖然勇猛，一時之間，却也沒法殺光。

一陣混戰後，全體都變成了泥人，只好由兵刃上分辨敵我了。

南宮正，嚴世傑二人，早已能適應目前環境，而且他們二人，一個使手銬，一個使雙劍，容易分辨，而不致自相殘殺。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佔便宜之處，那就是人少，除了自己二人之外，都是敵人，可以毫無顧忌地，放手搏殺，而他們兩人的優點，也正是對方的缺點。

也就因爲這些原因，蓋世堡方面的人，在人數上所佔的優勢，無形中給抵消了，同時，還于緊張中，鬧出輕鬆的笑話。

南宮正于衝殺中，與嚴世傑取得默契，他藏起手銬，拾起對方屍體手中的單刀，混入對方的陣容中，一陣胡天亂殺。

這情形，使得對方人人自危，陣脚大亂。當他被對方三人圍攻時，却又大聲喝道：「你們瘋了，我是自己人呀！」

對方三人爲之一楞之間，南宮正却手起刀落，已將對方殺了一個。

其中一人訝問：「咦！你怎麼殺自己的人？」

南宮正笑道：「他該死呀！」

接着，朝着對方一刀劈下，口中呵呵大笑道：「你也該死……」

一聲慘號過處，三個圍攻他的敵人，已只剩下一個了。

當然，這一個，也不過是多活片刻而已。

這一場緊張中，却有着不少笑料的惡鬥，繼續了將近頓飯工夫，才全部結束。

南宮正，嚴世傑二人相視一陣大笑之後，嚴世傑才輕輕一嘆道：「老弟台，爲防再有敵人趕來，咱們還是快點洗掉這身泥漿，趕快上路吧！」

南宮正點點頭，道：「行！」接着，雙手捧着手銬，向前一遞，含笑說道：「別客氣，戴上吧！」

嚴世傑微微一怔之下，突然一掌擊在南宮正的肩頭，呵呵大笑道：「老弟，眞有你的……」

當南宮正，嚴世傑二人，在小溪中大奮神威，聯手並殲強敵之時，南宮正家中的小院前，南宮琳也陷入敵人的包圍中。

那是以賴天珂爲首的「蓋世堡」中的五大高手，他們將南宮琳圍在當中，自己五人，則繞場快速地游走着。

南宮琳右手長鞭，左手金劍，臉含冷笑，目射神光，却是岳峙淵停地，紋風不動。

茅屋大門口，青衣老嫗手柱拐杖，倚門立着，一臉神聖不可侵犯的神色，儘管她是那麼老態龍鍾，也儘管她是雙目俱盲，但圍在她面前的四個「蓋世堡」的高手，却是誰也不敢欺近一步。

雙方僵持了少頃之後，以賴天珂爲首的五人，終于發動了瘋狂的攻勢，只見刀劍齊舉，一齊向南宮琳週身集中飛撲。

南宮琳冷笑一聲，右手長鞭連掃，迫得外圍五人，不敢輕越雷池一步，尤其是她那鞭梢破空所發出的音爆，「劈拍」作響，令人膽寒心悸。

同時，她左手中的金劍，也伺機出擊，雙目更不時注意乃母那邊的動靜。

因此，激戰了盞茶工夫之後，雙方還是一個不勝不敗的膠着狀態。

賴天珂見狀之下，只好示意對面的一個手下，冒險向南宮琳背後偷襲。

但那人身形略一欺近，南宮琳冷哼一聲：「鼠輩找死！」

叱聲中，反手揮鞭，「呼」地一聲，那人的整個身軀，已被長鞭纏住。

當此間不容髮之間，賴天珂以爲機不可失，連忙向南宮琳飛快地劈出一刀。

南宮琳手中「奪命金劍」一擋一拖，

按動卡簧，劍內「追魂飛叉」應手射出。

變生意外，賴天珂閃避不及，竟被射中左眼，鮮血直冒，慘呼着飛身後退。

就此同時，南宮琳右手一抖一甩，那個被長鞭纏住的人，已被甩得跌斃三丈之外。

這時，青衣老嫗也被對方誘離門口，拐杖連掃，與對方四人惡鬥方酣。

就當此時，屋頂上突然飛下一張巨網，將青衣老嫗網住。

青衣老嫗武功雖高，但此情此景之下，却也不得不束手就擒了。

賴天珂見目的已達，乃當先帶着青衣老嫗，呼嘯着飛馳而去。

南宮琳入目之下，驚急交迸地，急欲突圍救母，但却被對方的人死命纏住，苦不得脫。

她眼看乃母被對方放在馬上載着，情急之下，只好盡提全力，奮不顧身地，拚命衝殺。

慘呼連連中，好不容易將圍住她的殘敵都殺光了，但此時她的老母已被强敵挾持着，奔出了她的視綫之外。

這情形，別說是已經追不上，縱然追上了，憑她孤身一人，又有甚麼用呢！

因此，這刹那之間，這位有鬚眉氣概的美姑娘，急得呆住了。

只見她有若泥塑木雕似地，呆立小院中，只有熱淚雙流的份兒。

良久良久，她才長嘆一聲，回到屋內，將房門鎖好，騎上敵方所遺留下來的一匹健馬，揚鞭疾馳而去。

× × ×

時已入夜。

一處荒山破廟中，却燃起一堆熊熊火焰。

火堆旁，南宮正席地而臥，嚴世傑却顯得無聊地，以枯枝撥弄着火堆。

南宮正似乎是頗爲煩燥地，翻了一個身。

嚴世傑扭頭看了他一下，起身伸了一個懶腰，似乎也準備就地躺下。

就當此時，一陣急驟馬蹄聲，劃破這寂靜的夜空。

嚴世傑聞聲不由一怔，扭頭向南宮正瞧去。

南宮正也挺身而起，凝神傾聽着。

那急驟馬蹄聲，越來越近……

南宮正轉身欲出，但却爲嚴世傑伸手拉住。

嚴世傑示意南宮正小心戒備，他自己却閃身奔出廟門。向山上徑上察看着，只見南宮琳揚鞭策馬疾馳而來。

嚴世傑一怔之下，急忙閃身躱于一株樹幹之後，凝神戒備着。

南宮琳到達破廟之前，已經減低速度，策馬徐行。

嚴世傑一看清來人是南宮琳，才不由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趨出樹前，含笑招呼道：「琳姑娘，原來是妳。」

南宮琳俏臉上掠過一絲驚喜神色，但又突然臉色一沉地，冷然問道：「我哥哥呢？」

嚴世傑摸不清對方的態度，只好苦笑道：「令兄在裏面。」

南宮琳不再理他，逕自飄身下馬，向廟內奔去，口中並叫着：「哥哥！哥哥！哥哥……」

南宮正已匆匆迎出，注目訝問道：「妹妹，半夜三更的，妳趕來幹嗎？」

南宮琳突然止步，俏臉上掠過一陣複雜的表情，那表情裏，有驚、有喜、有悲痛，也有惶急……而且，兩行熱淚，也順腮滾落。

這情形，使得南宮正心頭一驚地，張目訝問道：「妹妹，妳……妳怎麼啦？」

南宮琳疾步而前，抱着乃兄肩頭，「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娘……娘被他們擄去了……」

南宮正，嚴世傑二人，同時臉色大變地，發出一聲驚呼：「啊……」

× × ×

翌日辰牌時分，「蓋世堡」「無敵堂」內，那位二堡主屠龍，皇然高坐，他手下那批爪牙，一個個神氣活現排列兩旁。

南宮兄妹的母親，那位青衣老嫗，則巍然端坐在一旁的一張木椅上。

屠龍仰首發出一陣狂笑之後，目注青衣老嫗，皮笑肉不笑地，說道：「南宮夫人，久違啦！」

青衣老嫗微微一怔道：「你是誰？」

屠龍嘿嘿陰笑道：「在下屠龍。」

青衣老嫗憤然地道：「你是屠天彪的兄弟，那麼，這兒是『蓋世堡』了？」

「不錯。」屠龍含笑點首道：「也就是從前的南宮莊。」

青衣老嫗憤然地叱道：「賊子！你們殺死了我的丈夫，霸佔了我的產業，現在，又將我擄來幹嗎？」屠龍冷然接道：「殺人償命！」

青衣老嫗道：「你說的，是指我兒子殺死屠天彪的事？」

屠龍點點頭道：「不錯。」

「那麼，」青衣老嫗憤然接道：「我問你，你們對我南宮家，殺人奪產的事，又該怎麼說？」

屠龍微微怔道：「那是妳丈夫不識時務……」

青衣老嫗怒聲道：「賊子們欺人太甚！我倒要看看你們，憑甚麼胆敢這麼無法無天……」

話聲中，忽地飛身而起，揮拐向屠龍點去。

屠龍閃身離坐，避過對方那含憤的一擊，然後，注目怒叱道：「老婆子妳想找死！」

青衣老嫗冷笑道：「老身活着，也沒多大意思，能拚掉一個算夠本，拚掉兩個，就算有賺了！」

屠龍却語氣一緩道：「不過，我却不想殺一個瞎老婆子，只要妳能叫妳兒子來，我馬上放妳走。」

青衣老嫗冷笑一聲：「作夢！」

語落手起，揮拐疾點而出。

屠龍一躍閃開，怒喝一聲：「給我拿下！」

四個護法，應聲而出，將青衣老嫗圍住。

青衣老嫗，舉杖傾聽着，屹立如山一臉肅容。

站在她背後的那一個護法，悄悄劈出一刀。

青衣老嫗那聽風辨位的功夫，已有極深造詣，對方的刀勢才出，她已冷哼一聲，揮杖橫掃，慘呼聲中，那偷襲的人已應聲倒地。

這情形，可使得屠龍爲之暗中一驚。

但他懍驚未畢，青衣老嫗已揮杖疾掃，另外三人也于慘呼聲中，全部負創而退下。

賴天珂精目一轉之下，故技重施，示意兩個手下，持巨網躍上了屋樑，伺機出手。

其餘高手，遠遠圍着青衣老嫗，吶喊助威。

但青衣老嫗靜立當地，置若罔聞。

僵持了少頃之後，賴天珂朝屋樑上一施眼色，那張巨網飛罩而下。

青衣老嫗却於那巨網臨頭的刹那之間，突然飛身而出，以致那張巨網反而網住了兩個自己人，青衣老嫗披唇一哂，道：「鼠輩們技止於此麼？」

賴天珂老羞成怒之下，疾衝而上，揮刀猛劈。

青衣老嫗揮拐橫掃，「噹」地一聲，賴天珂手中的單刀，被震得脫手飛去，「奪」地釘入丈遠外的屋柱上，深沒及柄。

這情形，使得賴天珂臉色大變地，疾退丈外，一旁的屠龍，也是臉色大變地，怒喝一聲：「弓箭手！」一陣暴喏聲中，一羣弓箭手疾步而入，一齊張弓搭箭，瞄準着青衣老嫗，青衣老嫗沉如山地，屹立當地，披唇冷哂。

屠龍舉手一揮，弓弦响處，箭發如雨，一齊向青衣老嫗射來。

青衣老嫗手揮拐杖，疾轉如輪，所有箭矢，都在她身前，紛紛下墜。

雙方僵持了盞茶工夫過後，突然一箭射中青衣老嫗的背部。她，身軀一轉，前胸又中兩箭。

她在前後中箭的情況之下，身軀連連晃動，已有站立不穩之勢，但她却是緊抿着嘴，連哼都不曾哼出一聲。

又一排箭雨射來，終於使她遍體箭傷，默然地倒了下去。

這當口，靜立一隅的施平清，忍不住鼻端一酸熱淚奪眶而出，但他深恐被人看到，露出馬脚，因而連忙轉身，借故悄然離去。

通往「欽州」城的官道上，南宮正，南宮琳，嚴世傑等三人，正縱馬疾馳。

他們三人的心情，都太沉重了，因而三個人都是一臉肅容，默然策馬疾馳着。

可是，當他們經過一片樹林旁時，却被賴天珂所率領的大批高手所阻住了。

南宮正等三人，相互一視，飄身下了馬。

南宮琳疾趨而前，指着賴天珂，說道：「就是他！」

南宮正一個虎竄，縱落賴天珂身前，怒聲問道：「我娘呢？」

賴天珂道：「令堂大人很好。」

南宮正注目問道：「人在那兒？」

賴天珂道：「就在那邊。」說着，抬手朝一旁的馬車中一指。

南宮正舉目瞧去，只見乃母斜倚車廂中，似已入睡，這情形，不由使他心頭一驚，厲聲問道：「你們將她抬來，她怎樣了？」

「別緊張，」賴天珂皮笑肉不笑地，接道：「令堂不過是被點睡穴而已。」

南宮兄弟心急如焚地，準備向前面衝去。

賴天珂却沉聲喝道：「誰敢妄動，我就先要那老太婆的命！」

這一來，可使南宮兄妹呆住了。

半晌之後，南宮正才注目問道：「你想怎麼樣？」

賴天珂道：「不怎麼樣，只要你跟我回『蓋世堡』去，我立刻下令，放令堂回去。」

南宮正皺眉沉思少頃之後，才一挫鋼牙，毅然點首道：「好！我跟你走！」

嚴世傑連忙冷然喝道：「不行！」

南宮正冷然問道：「爲甚麼？」

嚴世傑道：「你，是府衙的囚犯，我怎能讓你跟他們去，再說……」

南宮正怒聲截口道：「別說了！難道你忍心看我的老母，被他們殺死嗎？」

一旁的賴天珂，得意地連連冷笑着，嚴世傑無可奈何地，長嘆一聲。

「好！人，我給你們帶去，不過，你們不得濫用私刑，三天之後，我再到『蓋世堡』來要人。」

南宮正向賴天珂，沉聲說道：「現在，將我娘放回來！」

賴天珂笑了笑道：「令堂當然要放，不過，可得先行委屈你一下。」

扭頭向他身邊的手下人喝道：「將南宮正綁下！」兩個手持蔴繩的勁裝漢子，應聲而出，將南宮正來了個五花大綁。

一旁的南宮琳，看在眼裏，痛在心中，只急得清淚雙流，却是無可奈何。

賴天珂又在沉聲吩咐着：「把他們的馬帶過來。」嚴世傑爲之一怔道：「爲甚麼？」

賴天珂道：「我不想你們跟在後面騷擾。」

嚴世傑厲聲說道：「不行！」

賴天珂笑道：「不行就算了。」接着，又目注南宮正說道：「南宮正，這可不能怪我們不放令堂呀！」

嚴世傑氣得怒叱一聲：「你……」

賴天珂淡淡地一笑道：「生意不成仁義在。」

扭頭向他的手下揮揮手道：「咱們走吧！」

南宮琳連忙接道：「且慢！」

不等對方開口，又立即接道：「將馬匹帶走吧！」賴天珂對嚴世傑投過輕蔑的一瞥，然後，冷冷地哼了一聲道：「我們走了，至於這位老夫人，只要解開睡穴就行。」

說完，吩咐手下人將南宮正擱在馬上，率衆疾馳而去。

南宮琳疾步奔向馬車旁，伸手向母親身上一探，不由花容失色驚呼出聲：「娘啊……」

嬌軀一仰，當場昏了過去。

原來她的老母週身冰冷，早已氣絕多時。

嚴世傑悲憤地，頓足長嘆，舉目遠注，只見賴天珂那一行人，已經絕塵遠去。

他倆身將南宮琳救醒，正容沉聲說道：「琳姑娘，死者不能復生，希望你節哀順變，先使令堂入土爲安，咱們還是趕緊救援令兄……」

這是一個烈日當空的正午時分，地點則爲一處山麓的斜坡地上。

南宮正手足被分別綁在四根鐵樁上，全身只穿一條短褲，仰天而臥。

也許是時間太久了，兼以烈日如焚，使得南宮正全身冒着汗水，張口喘息着，掙扎着。

不遠處，「蓋世堡」的二堡主屠龍，率領他的一班爪牙，正在飲酒作樂，談笑風生。

屠龍目注南宮正那一副不勝痛苦的神情，不由得意呵呵大笑道：「南宮正，你也有今天！」

賴天珂手持一杯清水，走向南宮正身前，使杯中清水，一滴一滴地，滴在他的臉上，口中陰陰地笑道：「南宮正，想不想喝啊！」

羣邪們目覩南宮正被那晒得舌乾唇焦，痛苦掙扎的神情，不由又發出一串震天大笑。

賴天珂索性將杯中清水，傾倒在南宮正的胸膛上，哈哈大笑道：「南宮正，你往日威風何在？」

也許是這一陣刺激，激發了南宮正的潛力，只見他奮力一掙之下，居然將那分別綁着他雙手的鐵樁拔起，人也跟着坐了起來。

這情形可嚇得一旁的賴天珂，慌不迭地，退出丈外，其餘羣邪，也給楞住了。

但南宮正並無進一步的行動，只是怒視着屠龍，連連冷笑着。

屠龍精目一轉，沉聲說道：「誰能砍傷他一刀，賞銀十兩！」

羣邪聞言之下，紛紛搶先趨前。

南宮正一驚之下，本能地挺身站起，雙手握着鐵樁，凝神戒備着。

可是，他的雙足，仍然被綁在另兩根鐵樁上，不能移動。

就當此時，屠龍又沉聲喝道：「諸位，只能砍傷他，却不許殺他！」

接着，一挫鋼牙，恨聲道：「我要他受盡折磨，慢慢的死去！」

一串暴喝聲中，一個勁裝漢子，首先發難，疾衝而前，揮刀砍下。

南宮正以鐵樁一擋，「鏘」地一聲，這正面的一刀是擋住了，可是他雙足不能移動，顧得了前面，却顧不了後面，擋過了前面的一刀，後面却狠狠地挨了一下。

接着，左邊，右邊，前面，以及上上下下，都先後受傷，片刻之間，已是遍體鱗傷，全身浴血。

儘管他緊咬着鋼牙，不曾哼出一聲，但已經受夠折磨，體力消耗殆盡的，他再加上這遍體刀傷之後，也不能不頹然倒下了。

這一情形，自然是樂得羣邪們呵呵大笑。

不過，在呵呵大笑的羣邪之中，却有一個人，所感受的無形痛苦，可絕對不低於目前的南宮正哩！這一個人，就是南宮正的盟叔施平清。

他本來是爲了要替已死的盟兄盡一份力量，才隱身「蓋世堡」中，如今，眼看自己的盟侄，被敵人折磨得奄奄一息地生死兩難，而他自己，却不但是愛莫能助，而且還要附和着其餘羣邪，裝成快意的狂笑，試想：他的心中，是一種怎樣的滋味呢？

就當施平清表面上強裝歡笑，却把眼淚往肚裏吞的同時，屠龍又在說話了：「賴堂主，將他拖下去，着人爲他敷藥止血，本座還不能便宜他，就這麼死去……」

× ×

當夜，上燈時份，「蓋世堡」的「無敵堂」內，羣魔畢集，燈火通明，裏裏外外，更是戒備森嚴。

南宮琳在嚴世傑的陪同下，昂然走進大門。

這二人，目光一掃之下，南宮琳首先向高坐堂皇的屠龍，怒聲問道：「屠龍，我哥哥呢？」

屠龍仰首狂笑道：「妳哥哥麼！早就到閻羅王那兒去掛號啦！」

南宮琳睜目怒叱道：「鼠輩！饒你不得！」

話聲中，湧身飛撲，揮鞭疾掃。

但却被屠龍的手下人，紛紛出動，將他們二人圍住，屠龍並厲聲大喝：「拏下這兩個！」

「是！」施平清首先應聲撲出，持劍向南宮琳掃去。連接三記絕招，將南宮琳迫得連連後退。

另一面，嚴世傑却與賴天珂等四五個高手，正殺得如火如荼。

施平清將南宮琳迫退到「無敵堂」外的院落中後，一看四週沒有人注意，連忙低聲說道：「琳姑娘，令兄不在此地，快退！」

南宮琳一怔道：「你是甚麼人？」

原來隱身於「蓋世堡」的施平清，已非本來面目，因而南宮琳竟然認不出這位施大叔來。

施平清促聲低喝：「目前無暇細說，救人要緊，快走！」

這時，無敵堂內，慘號連傳，顯然地，死在嚴世傑雙劍之下的高手，已經不少了。

施平清連攻數劍，然後僞裝中鞭，發出一聲驚「啊」，臉上也現出一道被鞭梢擊中的血痕，他一怔之下，大喝一聲：「看鏢！」

一綫白影，直射南宮琳身前。

南宮琳伸手接住，却是一枝紙箭，她不及細看，連忙揣入懷中，一面揮鞭疾掃，口中並怒喝一聲：「閃開！」

緊接着，「刷，刷，刷」一連三鞭，將施平清迫退五步，飛身縱入「無敵堂」

中，長鞭一掃，捲飛圍攻嚴世傑的一個高手，躍入戰圈，與嚴世傑聯手，一面低聲說道：「嚴大人，咱們快退走。」

嚴世傑一怔道：「爲甚麼？」

南宮琳此刻沉聲喝道：「走！」

「走」字出口，人也飛射門外，足尖一點，已飛身上了屋面。

嚴世傑見狀，也只好雙劍齊揮，殺出一條血路，跟踪飛躍屋面。

這情形，使得屠龍得意地，發出呵呵狂笑。

施平清故意震聲大喝：「追！」

屠龍却連忙制止道：「不必了！早晚他們還會來送死的！」

南宮琳，嚴世傑二人，衝出「蓋世堡」後，經過一陣疾奔，進入一片樹林中，才停了下來。

嚴世傑有點不滿地，訝問道：「琳姑娘，妳……」南宮琳截口輕「噓」道：「噤聲！」

兩人機警地，四周察看了一番，證實這附近確無敵人之後，南宮琳才探懷取出施平清所給她的紙箭，只見上面潦草地寫着：「令兄囚在『斷魂崖絕命洞』。」

嚴世傑入目之下，不由恍然大悟地長吁一聲之後，才蹙眉接道：「這是甚麼人寫的？」

南宮琳低聲說道：「是甚麼人，我雖然不知道，但我確信他是一番好意，這消息也必然可靠。」

嚴世傑沉思着說道：「話是不錯，但『蓋世堡』的人詭計多端，我們可得特別小心。」

南宮琳微微點首，嚴世傑正容說道：「咱們走吧……」

第二天清晨，南宮琳與嚴世傑二人，已進入一處險峻的峽谷中。

沿着那僅容一人通行的羊腸小徑，艱辛地向上攀登，到達一處排雲峭壁的頂端。舉目望去，只見對面也是一座壁立千仞的峭壁，寬達十丈以上，却只有一條鐵鍊可通。俯首下望，絕壑中雲霧蒸騰，其深不知幾許。

這情景，危險，可眞是險到極點，胆小一點的人，別說是沿着這鐵鍊橫渡過去，光是瞧瞧，也會嚇得發抖啦！

南宮琳扭頭向嚴世傑說道：「嚴大人，對面就是『絕命洞』，請替我斷後，我過去瞧瞧。」

嚴世傑正容地說道：「還是我先過去吧！」

南宮琳連忙接道：「不……」

「不」字出口，人已飛身而起，僅僅是單足在鐵鍊當中一點，已經輕靈而美妙地，飄落對岸懸岩之上。

那所謂「絕命洞」，就在鐵索橋旁約丈遠處。

洞口藤蔓遮垂，並無任何警戒。

南宮琳以「奪命金劍」撥開洞口藤蔓，戒備着，昂然緩步而入。

她，剛剛進入洞內，迎面一股刺鼻奇腥，使她黛眉爲之一蹙，目光一掃之下，不由駭然連退三大步。

原來一條碗口粗的巨蟒，正盤據在通道上，向着她昂首吐舌，雙目發出碧綠的光芒。

她，心頭一驚之下，連忙揮劍向蟒首揮去。

不料巨蟒似已通靈，牠，巨首一低，避過金劍，而同時尾部却如鋼條似地，向南宮琳橫掃而來。

南宮琳騰身而起，半空中按動金劍卡簧，追魂飛叉應聲射中巨蟒雙目，鮮血直冒。

緊跟着，南宮琳飛身而下，一劍斬落蟒首，又飛縱五丈之外。

她，一直等那無頭巨蟒，在地面停止翻騰之後，才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繼續向洞內走進。

洞內，石筍遍佈，昏暗無光，加上那死蟒的血腥氣，可委實令人難耐。

但她爲救自己的胞兄，不得不提心吊胆地，冒險深入。

這時，她驚定思驚，內心深處，還有一個不敢想像的問題，那就是，她的胞兄，是否已遭巨蟒吞噬了呢……

不遠處一個蠕動着的物體，打斷了她的思路。

由於洞內光綫太暗，看不眞切，儘管她心頭希望那蠕動着的物體，就是南宮正，却也担心又是一條巨蟒。

因而她在既喜且驚的心情之下，小心地徐徐逼近。

突然，她飛身撲上並悲呼一聲：「哥哥……」

接着的却是一陣無聲的飲泣。

原來方才她所看到的，那個蠕動着的物體，就是遍體鱗傷不成人形的南宮正。

這時，南宮正那失神的雙目中，掠過一抹驚喜神色，身軀也掙扎了一下。

南宮琳咽聲地叫道：「哥哥……哥哥你……」

南宮正無力地，搖了搖頭。

南宮琳略一沉思，俯身將乃兄背起，向洞外走去。到達洞外，她望着那條橫渡絕崖的鐵鍊，心頭不由地直往下沉。

因爲，她背着一個比她自己還要重得多的大男人，可不能像方才過來一樣地憑輕功點足飛渡呀！

她，蹙眉沉思了一陣之後，扭頭向乃兄說道：「哥哥，你雙手用力抱緊我的肩膊，我要用雙手之力，由鐵鍊上懸空緣攀過去。」

南宮正點點頭，說道：「好的，我知道。」

南宮琳又叮囑了一句之後，才飛身縱登鐵鍊，雙手吊在鐵鍊上，交互着向對岸攀緣過去。

這是一份驚險無比，而又非常吃力的工作，但一種求生的本能，却迫使這一對同胞兄妹，不顧一切，慢慢地向對岸攀爬着。

可是，當他們爬到鐵鍊當中時，那絕命洞邊不遠處的草叢中，突然出現十多個弓箭手，張弓搭箭，集中向他們兄妹射了過來。

目前，南宮兄妹，僅憑南宮琳的一雙手支持着，去向對岸攀爬，不但沒有格拒

或還手的力量，連躲避一下也不可能的。

這就是說，南宮兄妹雖然是活人，却等於是一個死靶，只有硬挨的份兒。

因此這後果的嚴重，是不難想見的。

那密集射來的急矢，帶着破空銳嘯，由他們兄妹身邊飛過，有些，僅以毫厘之差，並沒傷着他們，這情形，不但急得南宮琳一身冷汗，連對岸的嚴世傑，也震驚得呆住了，但南宮琳仍然是銀牙緊咬，拚命向對岸爬。

突然，南宮正的左肩上中了一箭，痛得他雙手一鬆，滑了下去。

南宮琳失聲驚叫：「哥哥……」

於生死間不容髮之間，南宮正又抱住了她的雙足。對峯的嚴世傑，也爲之心頭狂跳地，驚出一身冷汗。

南宮琳以雙足帶着乃兄，繼續向對岸攀爬着，敵方的急矢也仍然不斷射過來。

當他們又攀爬上了將近丈許時，南宮正的左肩又中了一箭，痛得他左臂一鬆，嚇得南宮琳和嚴世傑都不由地失聲尖叫。

也許是求生的本能激發了南宮正的潛力，在這生死一髮間，居然出現了奇跡。

他左手雖已鬆開，右臂却仍然緊緊地抱着乃妹的右腿，繼續向對岸移動。

敵方的急矢，仍然密集地射來。

南宮琳滿頭大汗，銀牙緊咬地，全速向對岸爬着。當他們距對岸已不過丈許距離時，南宮琳深恐乃兄再被敵方射中，一咬銀牙，突然右足提起，猛然一抖，將乃兄甩向對岸。

「砰」地一聲，南宮正身落崖邊，當塲昏迷過去。緊跟着，南宮琳也飛躍過來，跌坐地上，張口直喘。

嚴世傑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恭喜賢兄妹死裏逃生，這下山的路就由我來背着吧……」

半月之後，另一處的荒山破廟中，南宮琳在一個火堆上架着藥罐熬藥，南宮正則在廟外的林間，負手徘徊着。

南宮琳揚聲叫道：「哥哥，藥熬好了，快來吃吧！」

南宮正含笑說道：「其實，我內外傷都已好了，這藥已可以不必再吃啦！」

南宮琳笑了笑道：「那位嚴捕頭，怎麼還沒回來？」

南宮正道：「我想，這兩天內該回來了。」

南宮琳道：「他回去向府台大人說情的事，不知能否成功？」

南宮正道：「這可很難說，因爲，當我殺屠天彪時，府台大人曾阻止過我。」

南宮琳蹙眉接道：「奇怪，屠天彪那老賊，怎會與府台大人拉上關係的？」

南宮正一怔道：「此話怎講？」

南宮琳笑道：「你想想看，如果屠天彪跟府台大人沒有私交，他們兩個怎會在一起喝酒的哩？」

南宮正道：「如此說來，嚴捕頭向他求情的事，那也就更加困難了。」

林外，一陣急驟馬蹄聲，由遠而近。

南宮正向外走去，一面笑了笑道：「十九是嚴捕頭回來了。」

他的話聲才落，嚴世傑已策馬疾馳而來。嚴世傑飛身下馬，疾趨而前，向南宮正週身上下打量着，一面含笑問道：「老弟的傷勢已痊癒了吧？」

「托福！托福！」南宮正也含笑接道：「小弟傷勢已完全好了。」

南宮琳却注目問道：「嚴大人，不知府台大人如何說法？」

嚴世傑笑了笑道：「府台大人算是勉强答應，法外施恩了，不過……」

扭頭目注南宮正說道：「他對你老弟，可非常不滿。」

南宮正笑道：「是因我殺屠天彪之前，對他出言不遜？」

嚴世傑道：「那倒不是，而且府台大人對老弟全家含寃負屈的情形，還非常同情。」

南宮正蹙眉道：「那麼，是哪點使他不滿？」

嚴世傑神秘地一笑道：「那是因爲你破壞了他的大事。」

南宮正注目問道：「我幾時破壞過他的甚麼大事啊？」

嚴世傑正容說道：「歸根結底，你不該殺屠天彪，因爲……」

一頓話鋒之後，才注目問道：「當你殺屠天彪的那天，府台大人不是正在同屠天彪喝酒嗎？」

南宮正點點頭道：「不錯。」

嚴世傑接道：「當時你曾否注意到酒樓的裏裏外外，有不少官兵在警戒着？」

南宮正又點點頭道：「是的，我曾注意過。」

「那麼。」嚴世傑正容接道：「我現在告訴你，當時府台大人就是爲了要逮捕屠天彪，才虛與委蛇地，與屠天彪舉杯共飲……」

說到這裏，南宮兄妹不由恍然大悟地同聲一「哦」。嚴世傑娓娓地道：「可是，當時你老弟那麼橫刀一殺，使他的一切部署都成了空，豈非破壞了他的大事！」

南宮正不由苦笑道：「這情形，我可委實不會想到。」

嚴世傑道：「所以，他雖然已答應法外施恩，不再追究你的殺人之罪，但却有附帶條件。」

一旁的南宮琳顯得頗爲緊張地問道：「什麼附帶條件啊？」

嚴世傑正容道：「那就要令兄協助我逮捕屠龍歸案，如敢拒捕，格殺不論！」

南宮琳「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其實，這也不能算條件啊！」

南宮正也含笑接道：「不錯，這不能算條件，逮捕屠龍，於公於私，我都義不容辭！」

嚴世傑正容如故地道：「可是，站在府台大人的立場，却不能不這麼說，逮捕那魚肉良民，罪惡昭彰的屠龍，算是將功折罪，也才能名正言順地赦免你的殺人行爲。」

南宮正連連點頭道：「對！對！」南宮琳含笑道：「嚴大人，我也去。」

嚴世傑一本正經地接道：「可以，不過，我也有條件。」

南宮琳微微一怔道：「甚麼條件？我

沒有罪，也不求有功，該不是甚麼『將功折罪』吧？」

「當然不會那麼嚴重，」嚴世傑笑了笑道：「琳姑娘，咱們也算是患難之交了，將『嚴大人』三字收起來，改叫一聲『嚴大哥』，怎麼樣？」

南宮琳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臭美！你是誰的嚴大哥啊？」

嚴世傑笑道：「別那麼小氣，『嚴大哥』與『嚴大人』之間不過是一字之差啊！」說完與南宮正二人，縱聲呵呵大笑。

南宮琳一跺小蠻靴，佯嗔地叱道：「兩個都是神經病……」

× ×

第二天，是一個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蓋世堡」內，旗幟飄揚，裏裏外外，戒備森嚴，如臨大敵。

無敵堂中，屠龍滿臉肅容地，坐在正中的虎皮交椅之上，所有手下高手，肅立兩旁，鴉雀無聲。

門外有人稟報道：「啓稟堡主，南宮正兄妹和嚴捕頭三人已快要進入大門。」

屠龍沉聲說道：「知道了，傳令下去，不必攔阻。」

「是！」

少頃，南宮兄妹與嚴世傑等三人，昂首闊步，闖入「無敵堂」中。

「蓋世堡」中高手們禁不住羣情激憤，躍躍欲試，但却被屠龍擺手制止了。

他由旁立的衞士手中，取過兵刃徐徐站起。他那兵刃，也有點特別，右手是一把剃頭刀，左手却是一枝有點像剪刀的外門兵刃。

南宮正算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一見屠龍卽待衝上去，但却被嚴世傑拉住了。

南宮正掙扎着問道：「你？」嚴世傑正容說道：「我拿他送官法辦，不一樣替你解了恨麼！」話沒說完，雙劍業已出鞘，一個虎躍，逕向屠龍身前撲去。

屠龍閃身避過，揮刀猛砍。

嚴世傑避過對方的反擊之後，右劍直刺，左劍橫掃，虎虎生風。

屠龍冷笑一聲，左剪夾住嚴世傑的右劍，右手鬼頭刀却將對方的左劍硬行架住，同時他的右足，却突然向嚴世傑踢去。

原來屠龍的雙樑鞋尖上，裝有能伸縮的利刃。

本來，以目前雙方的距離而言，屠龍的這一脚，是够不到嚴世傑身上的，所以嚴世傑對對方的這一脚，並沒當一回事。

但因有了鞋尖利刃之故，在變生意外之下，嚴世傑却吃了暗虧，當時，只聽他一聲痛呼，低頭一看，胸前已現出一道血槽，鮮血直冒。

一旁的南宮正，入目之下，不由驚呼出聲：「劍鞋！」

屠龍一見自己一招創敵，不由得意地，仰首縱聲狂笑。就當此時，施平淸悄然趨前，一劍向屠龍背後刺去。屠龍的身手，也委實不錯，在縱聲狂笑之間，仍能察出有人偸襲。

只見他忽然橫飄五尺，避過施平淸的一劍，囘身不勝驚愕地問道：「施護法，你……」

施平淸冷笑一聲道：「我是南宮虹的師弟施平淸，爲了我師兄的血仇，這八年來，我改裝易容，屈身事賊……」

「老賊住口！」屠龍震聲大喝：「我先宰了你這個吃裏扒外的東西，再找這幾個小輩算賬。」

話聲一落，握刀直撲施平淸。

南宮正一聲淸叱：「老賊看劍！」

已握劍將屠龍截住，展開一場捨死忘生惡鬥。同時，嚴世傑，南宮琳，施平淸等三人，也分別以一敵三，甚至一敵四，殺得如火如荼。

目前，除了南宮正與屠龍是單打獨鬥之外，其餘南宮琳，嚴世傑等三位，幾乎處於一種混戰狀態中。不過，這三位，人數雖少，却一個個如出柙之虎，銳不可當，也可說是有如虎入羊羣所向披靡。

以目前戰況而言，只有南宮正與屠龍這一組，是處於膠着狀態，其次，就是賴天珂想向南宮琳討還傷他一目的血債，而集中精銳圍攻，使南宮琳這隻雌老虎，暫時團團地被困住。

在殺聲震耳，慘叫連聲中，不到盞茶工夫，自屠龍，賴天珂以次的「蓋也堡」中高手，已在嚴世傑，施平淸二人的奮力衝殺之下，傷亡殆盡。剩下沒死的，也被殺寒了膽，一個個悄然溜走了。

這時，施平淸才向嚴世傑笑了笑道：「嚴捕頭，你該先包紮一下傷勢，然後，你去幫琳姑娘，由我去幫南宮正。」

嚴世傑笑道：「不用包紮，些許皮肉之傷，算不了甚麼……」

圍攻南宮琳的，除了「無敵堂」主賴天珂之外，還有另兩個功力與賴天珂在伯仲之間的護法，算得上是「蓋世堡」中的精英，因而，儘管南宮琳有若生龍活虎，一時之間，却也沒法突圍。

賴天珂呵呵一笑道：「臭丫頭，我也不向妳討還傷目的血債了，只要妳乖乖地陪我一宵……」

他的話尚未說完，嚴世傑已適時趕了過來，截口冷笑道：「死到臨頭，還不忘口齒輕薄！」

話落手起，一劍刺中賴天珂的左肩。

賴天珂痛得一聲慘呼，連退三步之後，又飛身與嚴世傑鬥在一起。

但賴天珂本來就非嚴世傑的敵手，這一負創之下，更是相形見拙地，一上手就被迫得連連後退。

南宮琳自賴天珂被嚴世傑接下之後，減少一個强敵，所受壓力一鬆，左手金劍揮處，所剩下兩個敵人中，已有一人慘死當地。最後一個心膽俱寒中，想開溜也來不及了。

南宮琳怒喝一聲：「鼠輩躺下！」

長鞭揮處，慘號遽傳，那最後一個護法，已被她一鞭掃斷腰骨，橫屍就地。

緊接着，她又震聲大喝：「嚴大哥，那賊子交給我……」可是，她話沒說完，賴天珂已被嚴世傑一劍穿胸，飛起一脚，踢飛丈外，然後向南宮琳歉笑道：「一時收手不及，琳姑娘多多包涵……」

南宮琳一蹙黛眉，白了他一眼道：「瞧你這副德性……」

練功秘訣之二十二

玉帶功

靈空子

所謂玉帶功者，即用兩臂之力，回環相湊，而抱持之法也，亦稱乾坤圈，練法至簡，先時擇一合抱之樹，身立其下，用兩臂抱住樹身，兩手用合盤式互相牢扣，然後運力緊緊抱持之，時作上提之勢，日數行之，每次以力盡爲止，如是一二年，臂力漸充，抱持時只須略一震撼，則樹身搖搖欲折，而枝葉瑟瑟落矣，然此猶初步之成功，未足勝人也，必須至能將此樹連根拔起後，然後再易樹爲巨大之石鼓，重約千斤者，（或石鼓不易致，而寺觀中之鐵鼎，亦可適用），依法習之，石重而滑澤，抱持之最易脫落，如是習之者，所以增加其緊扣之力也，亦須一二年，始能平抱石鼓，行走自如，至此實力固已充盈，抱持緊扣之勁，亦達極點，而功造大成矣，若以之抱持人體，則當者鮮有不骨斷筋摧而立殞者，相傳昔有盲童欲報父仇，徒以目盲之故，不能學習武事，痛哭於途，適遇少林寺朝元和尚，詢知其故，傳以此法，命之曰，習此法四五年後，但得近其人，大仇不難報也，惟宜自晦，勿妄害無辜，孺子誌之，後盲童卒以是報父之仇，此言由，則玉帶功者，實爲少林之秘授矣。

玉帶功



這時，屠龍已在南宮正，施平淸二人的聯手猛攻下，且戰且退地，退出無敵堂，到達庭院中。顯然地，屠龍是眼看大勢已去，想伺機脫逃了。

說來，這個屠龍的武功，也委實了得，目前，他力戰南宮正，施平淸兩大高手，仍然是有攻有守，至今未現出敗象來。如果他想就此脫逃，目前的南宮正，施平淸二人，眞還未必能攔得住。

但他目前才完全明白，南宮正的被救出絕境，完全是施平淸洩秘所致。這也就是說：「蓋世堡」落得目前這一慘境，施平淸的「吃裏扒外」，該列爲罪魁。

所以，他臨走之前，必須將施平淸殺死，才能發洩心頭的這口怨氣。

於是，也就當「無敵堂」中的戰鬥，業已全部結束的同時，他咬牙大喝一聲：「施平淸，老子饒你不得！」話聲中，奮力蕩開南宮正攻來的一劍，刀剪交加地，全力撲向施平淸。

但也就在這當時，「無敵堂」中忽然傳出一聲震天大喝：「屠龍納命來！」

話出同時，三道人影，成品字形箭疾地向鬥場疾射而來。妙的是最前面那道人影，竟然直挺挺地，橫裏砸下，那顯然不是活人。

不錯，最前面的那道人影，是賴天珂的屍體。

這情形，使得屠龍不得不放棄向施平淸的攻勢，順手一掌，將賴天珂的屍體擊飛。

也就在此同時，南宮正把握住這一瞬卽逝的良機，按動「奪命金劍」上的卡簧，劍中追魂飛义，應聲射中屠龍的右目。

南宮正得理不饒人地揮劍橫掃過來。

屠龍强忍澈骨痛楚，厲喝一聲，騰身而起，準備向堡外飛射逃命。

但他於身負重創之下，再行逃命已略嫌太遲。

首先是南宮正的金劍脫手飛出，直貫屠龍的腰部，緊接着，却是及時趕來的南宮琳，一鞭擊中他的腰幹。

本已身受重創的屠龍，在接連加上這兩記致命的一擊之後，當場慘死，「吧」地一聲摔落地面。

南宮正俯身由屠龍的屍體上抽出金劍，就着屠龍的屍體，抹乾血漬之後，目含痛淚，仰首喃喃地禱告着：「爹娘英靈共鑒，孩兒們已替你們報了仇了……」接着，又一扯乃妹衣袖，雙雙向施平淸跪了下去，恭聲說道：「大叔，大德不敢言謝，請受侄兒侄女兄妹一拜。」

施平淸目含痛淚連忙俯身將兩人扶起來，嘴唇翕張着，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南宮正正容說道：「大叔，如今，南宮莊又物歸原主了，今後，這兒也就是你的家。」

嚴世傑笑問道：「老弟台，我呢？」

「你麼！」南宮正向乃妹瞟了一眼，神秘地一笑，說道：「那就要問我的妹妹啦！」

南宮琳一跺脚道：「哥哥，你……」

南宮正向她扮了個鬼臉道：「我，欺負了妳了，是也不是？哈哈……」（完）

人在天涯傳奇故事

虎穴尋兇（下）

馬騰·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卡凡與泰迪被七名青年夾攻，幾至喪命，幸虧警方聞訊及時趕到現場，才把七名行兇的青年嚇跑。但卡凡、泰迪均負輕傷。他們回到住處，敷好傷後，共同研究被襲的原因，判斷可能是由於他們插手偵查海韻失踪一事所致。而這件事也只有福頭與羅拔知道，因此，泰迪在第二天一早便單獨走訪福頭，但福頭卻聲言這事與他無關，只將羅拔住址告知泰迪。泰迪按址前去查尋，豈料羅拔不在，只愛咪一人在家，因此查不出一個所以然。愛咪性情豪放，思想新潮，而泰迪也深具男性魅力，頗爲愛咪所愛，於是兩人便自然而然浸在歡樂中……

隻身入虎穴

泰迪走在路上，輕飄飄的，覺得人生充滿了歡樂，眼前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他剛才既享受了愛咪美妙的胴體，又打聽到不少關於羅拔的事情，連那夜與他及卡凡打了一架的另兩個羅拔的同伴，亦打聽到底細，唯一一點不滿意的是，不能從羅拔口中打聽到羅拔是否將他和卡凡找尋海韻的事向別人說出。

泰迪生性風流，特別是幹他這一行，隨便得很，逢場作興，何必那樣認真，這就是他的人生觀，也是他一個缺點。但他卻很夠義氣，很夠朋友，特別是對卡凡。

他倆自小跟一個師父一同練武，一同在一間學校讀書，直到他考不上大學，卡凡卻考上了，兩人才沒有日日在一起，但也經常見面，感情比兄弟還要深厚，所以，卡凡一叫他幫手找尋海韻，毫不考慮就一口答應。

泰迪想到愛咪明天會打電話找他，心裏像喝了酒般舒暢，說實話，他曾經有過很多女孩子，但他最喜歡愛咪。

站在卡凡的屋門前，泰迪剛舉起手想按鐘，倏的手在電鈴按掣上停住，眼睛打量着鐵門與大門。

歹徒法難逃

他感到有點不對勁，至於什麼地方不對，他一時又說不出，總之感到不對勁。

指頭終於按在電鈴掣上，耳聽到一陣悶響——鈴聲從屋內發出，久久沒有人聲。他終於忍不住，手執鐵門把柄，猛一拉，鐵門竟然應手而開，由於他用力太猛，差點被鐵門帶得踉跌在地。

鐵門原來是在裏面鎖起的，怎會一拉就開，泰迪心感不妙，高聲大叫：「卡凡——」一手推開木門。

木門原來是虛掩着，猝然之下，泰迪整個人隨着推開木門衝跌進屋內，差點跌在地上，幸而他身手敏捷，反應快速，順勢衝前兩步，止步挺身，才不至於跌倒。

卡凡住的是兩房一廳小單位，一進門就是客廳。當他站定後，一眼看到客廳內的情景，大吃一驚，大聲叫：「卡凡！」

屋內廻蕩着他的叫聲，除此之外，無其他聲響。

客廳一片凌亂狼藉，矮几倒，沙發傾

，枱椅翻，碎玻璃一地，那情景像經過了一場災劫般，泰迪怔了怔，心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莫非卡凡在屋內，被人制服綁走了？否則，何以人不見，屋內又像打了場架般，凌亂不堪。

泰迪想到這，旋風一樣衝向卡凡的睡房。

睡房內那有人在，燈翻椅倒，像被人搜過。泰迪轉身衝出房間，推門衝入另一間作爲書房的房間。

書房內依然是人影不見，桌上的書籍，紙張等，散了一桌一地，顯然亦被人翻搜過。

泰迪機伶打了個冷顫——他心裏又有一個念頭升起，卡凡會不會被殺了？

他不敢想下去，也不願想，不過，他仍然將屋內的其他地方——洗手間、厨房搜看了一遍。

仍然沒有卡凡的踪跡。

泰迪一屁股跌坐在一張沒有翻倒的沙發椅上，悔恨地用手拉扯着自己的頭髮，若不是和愛咪鬼混，怎會發生這情形，他要是早一點回來，卡凡可能不會遭遇到這次意外，卡凡若有甚麼三長兩短，他如何對得起卡凡的父母——雖然卡凡父母早在五年前已不幸先後病逝。

怔怔地坐在沙發椅上，泰迪腦中一片凌亂。

卡凡現在是生是死，未知數；是什麼人幹的，未知數；是否那夜在窄巷圍攻他們的那七個青年幹的，不能肯定；這一連串問題在他腦中纏繞着，令到他頭昏腦脹，想不出一個所以然。

現在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打聽此事是誰幹的，只有知道是什麼人幹，才能作進一步的行動。

想到這一點，泰迪有了主意。站起身，衝出屋。

× × ×

匆匆來到羅拔的住處，按響電鈴。

泰迪之所以再來找羅拔，因爲他知道，若想知道是誰人幹的，只有從羅拔處打聽最快捷，因爲，他幾乎可以肯定，羅拔一定在與他們打完一架後，將他們要找海韻的事對人講過，說不定羅拔認識收藏海韻的人，向他通風報訊也說不定，否則，他們不會無緣無故遭人襲擊圍攻，卡凡亦不會突然被人制服帶走，生死不明。

他這次跑到愛咪這裏來，是希望羅拔經已回來，他下了決心，不管用什麼手段，定要逼羅拔說眞話。

電鈴響了一次又一次，依然沒有人來開門，拍門，也沒有人應，反而拍門聲驚動了左右的住戶，左邊的一個門口，有人打開木門，隔着鐵門望向泰迪，令到泰迪只好乘升降機落回地下，以免引起誤會，招致不必要的麻煩。

幸好他在與愛咪纏綿後，臨走時，乘愛咪進入洗手間，他暗中將電話號碼抄下。在管理處，他撥了號碼，打電話上愛咪處，電話鈴「嘟嘟嘟」的响個不停，却沒有人接聽。

連打了幾次，都是一樣，只好將電話放下。

大厦管理處值班的人好奇地望着放下電話仍不離開的泰迪，揚聲問：「先生，你怎麼了？」

泰迪被他一問，靈機一觸，禮貌地一笑，說道：「叔台，請問你認不認識住在二十七樓D座，一個染了棕色頭髮的女孩子？」

管理員點點頭。「哦，那個叫愛咪，高身材的女孩子！當然認識，不認識她，也認得她的一頭棕髮。」

「請問，她有否出外？你可曾看見？」泰迪見管理員用懷疑的目光看着他，急忙解釋，「我是她的表哥，今天特來探訪她，可是，打電話，按電鈴，全沒有人接聽開門，而我又有急事找她，不知如何是好。」

管理員一直瞧着泰迪，大概被他焦急的表情，以及誠懇的語氣打動了，相信了他。「先生，你來得不巧，我在一小時前，見她出去了。你貴姓，我可以代你轉告她，或見到她時，叫她趕緊給你一個電話吧。」

這位管理員倒是個熱心人。

泰迪一聽管理員說看見愛咪已出了去，無奈何，只好禮貌地推卻：「叔台，怎好煩勞你，橫豎我還未吃飯，吃完飯，再來找她。大概到那時候，她也該回來了。謝謝。」禮貌地朝管理員一笑，點點頭，走出大厦。

× × ×

吃完晚飯，打了不下十次電話，依然沒有人接聽，在大厦外徘徊了足有一個小時，亦等候不到愛咪回來，無奈，只好先回卡凡的住處再算。

坐在凌亂不堪的客廳上，泰迪不知怎辦才好，報警，或不報警，令他難以抉擇，報警，會花費不少時間，且亦不一定能尋回卡凡；他決定暫不報警，過了今夜，看事情的進展再說。

坐在屋內不能解決問題，他決定出去走走，找些人帮忙打聽一下，這樣反而有用。

臨出門，他撥了個電話到愛咪處，依然沒人接聽。

× × ×

泰迪接連找了幾位相熟的，在黑道上混的朋友，打聽羅拔的過往底細，沒有一個人知道，連福頭這個專出賣消息的，也不清楚，只知道羅拔近一年來，才活躍在紅燈區，出手很闊綽，身邊經常有不同面孔的女孩子陪同，表面看，是個出來玩的有錢闊少，至於他經濟來源，及老子是那位大亨，就不得而知了。

泰迪心裏盤算着，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找到羅拔，只有羅拔，是一條綫索。

於是，他再到賓賓夜總會，在內巡察了一回，羅拔人影不見，塞了張鈔票在侍者手裏，向他打聽羅拔這兩晚是否有來過，侍者說沒有，昨晚與今晚都沒有來。

泰迪再問侍者：「羅拔平常是否經常來？」

侍者說：「一個月總有十多晚來。」

「經常和些什麼人來呢？」泰迪低聲問。

「很多時，他都與一些漂亮的女子來，都是很年輕的。」

「你認識他嗎？」

「算是認識吧，因他是熟客，我經常

招呼他。」

「他不是經常與兩個男的來嗎?」

「那就不清楚了，他有時一個人陪兩個女孩子來，一時又一大羣人來，有男有女，我也記不清楚了。」

這時有客人進來，侍者趕着去招呼，離開了泰廸身邊。

依然是不得要領，泰廸只好離開。

接連找了七八間「的士够格」，依然找不到羅拔，時間已是深夜三時左右，泰廸又累又睏，只好回到卡凡的居處。

攤坐在沙發椅上，閉目養了一會神，突然跳起來，一手抓過電話，撥了號碼，他希望愛咪或羅拔已回到居處。

羅拔與愛咪住的地方，依然沒有人接聽，連愛咪也不在，直到現在，還未有回去。

頹然放下電話，泰廸心亂如麻，伸開手脚仰攤在沙發上，腦裏亂糟糟的，理不出個頭緒，到此地步，可說是有點束手無策。

他不再多想，決定天亮後再沒有消息，決定去報警。

身心交疲，很快，他就攤在沙發上矇矓入睡。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被一陣電話鈴聲驚醒，他一手抓起電話聽筒：「喂，誰呀?」

話筒那邊立時傳來令泰廸心跳的女子嬌笑聲：「泰廸，是我呀，這麼快就忘記了?」

泰廸一聽那聲音，就聽出是曾經一度銷魂的愛咪，他實在笑不出，但仍裝出熱烈興奮的樣子：「愛咪，心肝，妳知道我多掛着妳，妳去了哪裏，我曾經去找過妳，亦打過千百次電話給妳，妳都不在，想死我了。」

愛咪在那邊「咭咭」地笑起來：「泰廸，你不是說要找羅拔嗎?……」

泰廸不等她說下去，緊張地問：「羅拔回來了?」

愛咪的聲音從話筒中傳出：「泰廸，你聽我說下去，我知你急於找羅拔，所以我在你走後，就出外到處找他，到他平日經常去的地方，但都找不到，直到現在才回來，聽管理員說有一個像你這樣的人找過我，所以我立刻打電話給你，泰廸，你來不來我這裏?」

若在平時，泰廸不立刻一口答應才是白痴，但現在，他哪有心情，婉言推却說：「愛咪，心肝，我多想立刻飛到妳身邊，但我在四點左右要接聽一個長途電話，請妳原諒，明天，我隨傳隨到，好嗎?」

愛咪略有妒意地問：「是不是你的未婚妻或女朋友打回來的?」

泰廸急聲分辯。「妳說到那裏去了，是我父親打回來的，因我母親在那邊病了，要入院。」

愛咪在那邊致歉：「泰廸，對不起，代我問候你媽咪，泰廸，我愛你，明天再打電話給你。」

「甜心，明天見，拜拜。」泰廸暗暗吐了口氣。

「拜拜!」聽筒中傳出愛咪飛吻的「嘖」一聲。

放下聽筒，泰廸感到愛咪還不錯，竟然爲他四出去找羅拔，那說明，愛咪對他，不單純是「慾」，還有感情在內。

但當他想到卡凡的不明下落生死，心頭又沉重起來，再也無法入睡，點燃了一根香烟，抽吸着，在廳內來回踱步。

卡凡到現在仍音訊全無，也不知是什麼人將他帶走，又找不到羅拔，整件事情看來很複雜棘手；泰廸將烟蒂扔在地板上，一脚踩熄，倒身在沙發椅上。

身體才觸及沙發，却像觸電般彈跳起來。伸手一把抓起電話聽筒。

原來電話就在他剛倒身在沙發椅上的一刻，嗚叫起來。

泰廸以爲又是愛咪打來的——可能羅拔已回家，特別打電話來通知他，但電話中却傳來一個男人低沉的語聲：「你是泰廸?」打電話來的人像早就認識他，估到他在這裏。

「是，你是誰?」泰廸聽不出是他認識的朋友的語聲。

「只要你是泰廸就行，別管我是誰!」語聲斬截。

泰廸心裏一動：莫非這個電話與卡凡的失踪有關，不然，打電話來的人，怎會知道卡凡的電話，怎會知道他在此，怎會用這種語氣說話，不准他問姓名。泰廸念頭一轉，說：「朋友，什麼事半夜三更打電話來?」

「我正要告訴你!」話筒中傳來語聲：「你不是整夜在打聽卡凡的下落嗎?」

泰廸的心猛烈跳了一下。「你怎會知道?朋友，卡凡現在哪裏?」他避免說出「卡凡被你捉去了」這問話，以免激怒對方，突然截綫。

「你的朋友在我們這裏，你若想見他，可以到東區廢車場來。」

「幾時?」泰廸强忍着心內的激動，以免被對方聽出他發抖的語聲。

「當然是現在!」聽筒中傳來沉截的語聲：「限半小時，過時不來，你明天去見他的屍體吧!」

泰廸剛想說話，對方已截綫，話筒中傳來嗚嗚聲。

泰廸只好放下聽筒。

剛放下，電話「嘟嘟」地响起，泰廸以第一時間拿起聽筒。「聽着，不准帶人來，不准報警，否則，後果自負——」電話中傳來剛才打電話來的那人語聲。

「喂，……」對方已無聲無息。泰廸只好放下話筒。

看一下手表，指針正指在三時十九分上，泰廸無暇思索，也不允許他思索，因爲，由他這裏趕到東區廢車場，最快也要二十分鐘。

泰廸站起來，匆匆向大門走去，突然停下來，回身走到電話機前，抓起話筒，飛快地撥了幾個號碼，稍一等，「喂」了幾聲，放下聽筒。

原來聽筒內只傳來電流聲，此外，一點聲响也沒有，電話撥不通。

再打了一次，仍然如此——打不通。

泰廸心急如焚，再另撥了一個號碼，依然不通，這時他明白了，對方將話筒擱下，沒有放回機座上，故此他打出去的電話，都不能轉駁。對方雖然警告了他，依然防範他撥電出去。對方可謂處心積慮。

從這一點，泰廸也感到此行一定兇險非常，對方可能設下陷阱，誘他上當。

但，不去又怎成，這關係到卡凡的生死問題，而且是一條綫索，最直接的綫索，何況，只要加倍提防，不一定有危險，時間已無多，這一躭擱，表上指針已指着三時五十二分，只剩下二十七分鐘。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已毫無考慮餘地，急步走出大門——差點連大門也忘記關上。

× × ×

站在路邊，左右張望着，由於時在深夜，「的士」也不多見，馬路上空蕩蕩，黯沉沉，泰廸焦急得不斷來回踱步，兩眼張望，希望見到一部空「的士」駛來。

終於左面駛來一部空「的士」，泰廸急忙招手，「的士」在他身旁慢慢停下。

泰廸不等「的士」完全停下，邊走邊拉開車門，跳上車，順手關上車門，急聲說：「東區廢車場!快!」

的士司機一邊開動車子，一面側頭望着坐在車後廂的泰廸，以狐疑的語氣重復道：「東區停車場?」

泰廸知道司機懷疑及恐懼他是刧匪，待車子駛到僻靜處手下——「的士」刧匪通常都用這種手法，而東區廢車場正是一處荒僻的地方，附近沒有人家，只有那個堆滿廢爛車，用鐵絲網圍起來的一大幅空地。泰廸很理解司機的心情——萬一遇刧，不但白做一夜生意，招致財物損失，甚而有生命之危。「老友，你放心吧，我有急事要去那裏，只要可能在二十分鐘內趕到，我會多給車資。並且，有一事要你帮忙，成嗎?」說着，塞了張五拾圓面額的鈔票給司機。

司機放心了，也看清楚泰廸不像壞人——儀表出衆，穿着合時，在伸手塞錢給他時，還看見泰廸腕上戴了只閃耀的金表，這足以令到司機相信——刧匪那有戴着金表去打刧的，特別是刧的士，最多只有二三百元。

受人錢財，當然替人服務，司機一面加快車速，一面在倒後鏡中望着泰廸：「先生，你要我怎樣帮忙?」

泰廸一面在一張紙條上急促寫着，一面說：「只要你在我落車後，盡速打電話找這個人，叫他立刻趕到廢車場，並叫他帶多幾個人來，就成了，最好你能直接驅車去找我這個朋友，將他直接載來。」泰廸將字條遞給司機。「上面有姓名，電話號碼，及地址。你說泰廸托你打電話就成了。」

司機接過紙條，放在車頭一個放輔幣的塑膠小盒內。「先生，我一定爲你盡快打電話。」

司機雖然不知道泰廸是什麼人——警探或黑道人物，他兩方面都不想得罪，做他們這一行，最好是「識做」，否則，得罪了「皇黑」兩道的人。以後，就很難做下去。他心裏懷疑泰廸是個黑道中人，到廢車場去做買賣，「講數」，或「開片」，但他一概不理，只要他無損失，又可有「外快」收入，管他的——這都是一般人的處事手法。

車子在廢車場的大門口停下來，泰廸再遞了一張五十元的鈔票給司機：「不用找了，記着!」推開車門，跳下車。

的士司機立刻駛離廢車場如飛而去。

站在廢車場用鐵絲網做成的大門前，泰廸抬腕看一眼手錶，四點十七分，距半小時的限期，還有兩分鐘，他深長地呼吸了一口氣，平抑心內的緊張與激動——由此刻起，他必須保持清醒與警惕，半點大意不得，後果不堪設想。

打量着堆積如山，簡陋荒僻的廢車場，裏面除了廢車爛車，就只有一間用鐵皮搭蓋的低矮屋子。整個廢車場黑沉沉的，不聞一絲响聲，那些堆叠起的廢爛車，看着令人生出了一種恐怖的感覺——就像隨時有妖魔鬼怪會從堆叠的廢爛車堆中撲出來。

泰廸靜靜站着，仔細打量着廢車場內的情形，雖然不能清楚看見，但大概看清楚一點也是好的，必要時，他要利用廢車場內的廢車，掩護他撤退。

兩扇用鐵網做的大門用一條大鐵鍊連貫鎖上，由於鐵鍊長，兩扇門之間有一道很大的空隙，足可以容一個人側身擠進去。泰廸在未進去前，將褲頭的寬皮帶扣鬆了——動手時，可以一抽就出。

從兩扇大門的空隙中擠進去，泰廸站在門內，停了一會，才繼續往前走，雙眼左右張望，提防突然的襲擊。

——由此刻起，可說已置身於兇險的環境中，步步危機。

走進四面堆叠放置着廢爛車子的一塊空地，泰廸站下來，不再往前走。

才一停下，右面一堆廢車後，傳出一聲冷笑。

泰廸心頭一緊，目光很自然望向傳出冷笑聲的廢車堆。「朋友，我已經來了，別再躲躲藏藏!」

「果然够胆兒!」低沉的語聲從右面的一堆廢車中傳出。

泰廸趕緊往右面望去，一個身材粗壯的人已悄沒聲的出現在廢車堆前，發亮的雙眼緊盯着泰廸。

「你就是那個打電話來，約我到此的朋友?」泰廸警惕地望着那人，努力想看清那人的面貌。

但由於廢車場內很黑黯，無法看清楚那人的面貌。

「無錯!」那人踏前一步，「泰廸，你好大胆!」

泰廸盯着那人，眼角却偷瞥左面。「朋友，我已如約來到，可以讓我見見卡凡了吧?」

那人陰森一笑。「可以，但不是現在，等你見到閻王爺之後，自然就會見到他了!」

「你將他殺了?」泰廸渾身一震，就想衝前與那人拚命。

那人却不動，伸手一擺：「慢着，你想死，有的是時間，告訴你，卡凡仍未死，不殺死你，我們是不會殺卡凡的!」

泰廸一聽，悲痛激動的心情減輕了。他明白了對方的用心——他們目的是用卡凡來誘殺自己，自己一日不死，他們一日不會殺卡凡，可以用卡凡來要脅自己，想到這點，他又緊張起來。

——他不能死，若他被殺，等於卡凡也被殺!

「你想殺我，沒有那樣容易！」泰廸想正確地知道對方是否爲了他與卡凡追查海韻的失踪，而對他們動了殺機。「你我無仇無怨，爲何要殺我？」

「你和卡凡太好管閑事了，所以一定要殺你和卡凡！」那人舞動雙手。

「原來海韻的失踪，與你有關！」泰廸平靜地說。

那人舞動的雙手往下一揮：「殺死了他！」

聲隨人現，四面廢爛車堆後，像鬼魂一樣，出現了十多條人影，迅速地跳躍出，將泰廸包圍起來。

泰廸冷靜地環顧着將他圍起來，手執西瓜刀，牛肉刀，鐵棍，鐵鍊的十多個歹徒，靜立着不動。「好卑鄙的傢伙！」泰廸向那個站在歹徒後面，可能是歹徒頭子的傢伙吐了口唾沫。

那傢伙低吼一聲：「動手！」

十多名歹徒立時從四面八方撲向泰廸，手上的兇器齊往泰廸身上招呼。

泰廸却比他們的動作快了一步，弓着腰，往左邊像猛虎般衝撲去；人未到，手一抽一揚，寬扣皮帶已自褲頭抽出，猛往舉起鐵鍊，牛肉刀的兩個歹徒頭上抽擊過去。

兩個歹徒明明看見泰廸是空手的，所以有恃無恐，不閃不避，鐵鍊與牛肉刀橫抽直劈向泰廸。估不到泰廸像變戲法般，手上多了條寬扣皮帶，且比他們的出手還要快，不由吃了一驚，抽劈出的鐵鍊，牛肉刀自然慢了慢，可就有苦頭吃了，「啪啪」兩响，兩個歹徒臉頰上各自被泰廸的皮帶抽擊了一下，痛得慘叫起來，眼睛發黑，按着臉退開。

泰廸見一擊奏功，乘勢飛起一脚，將那個手執牛肉刀的傢伙踢翻在地，人亦乘機突出包圍圈。

衝出重圍，背後有風聲响起，泰廸不敢怠慢，身軀猛往前一撲，疾衝出幾步，「撲」一响，是硬物撞擊在地上的响聲。

泰廸看也不看，快速無比地擰身迴手抽擊，「啪啪」兩响，皮帶抽擊在一個手執鐵棍，剛才自他背後一棍擊在地上的傢伙身上。

那傢伙痛叫一聲，再也無力將棍子舉起。

這時，七八個歹徒已蜂湧着上來。

泰廸拔步飛跑，躍上一堆廢車頂。

有兩個歹徒各揚起一把西瓜刀，從兩邊撲跳上。

泰廸這時已將皮帶倒執——剛才由於要抽出皮帶，所以執着皮帶扣那頭，現在則執着皮帶尾，以皮帶扣攻擊對方，殺傷力會增强幾倍。

第一個遭受到皮帶金屬扣擊中的是右邊跳撲起的歹徒，被泰廸手急眼快，抽擊在腦袋上，立時見了紅，慘烈地怪叫一聲，流血棄刀，墜跌落地。

左邊那個已一刀平掃出，掃打向泰廸足踝。

泰廸身子敏捷，彈跳力又强，彈身跳起，避過一刀。乘勢在跳起的時候，一脚彈踢出，剛好踢中那名一刀掃空的歹徒面上。

泰廸穿的是尖頭皮鞋，鞋尖又硬又尖，踢出的力道又大，那歹徒面門立時出現了一個血洞，血流如注，慘叫着仰面墜跌落地。

泰廸見交手不到一刻，連傷對方幾人，信心大增，胆氣陡壯，但他決定不和對方纏鬪下去，因爲對方人多，時間一久，吃虧的必是他。

他從這堆廢車躍跳到那堆廢車，間中揮舞皮帶，將追迫得太近的歹徒逼退或擊傷，與對方在廢車塲內追逐躍跳起來。

這一來，對方可說沒奈他何，因爲泰廸平時鍜鍊有素，而且幹的又是武打演員的替身工作，對於奔跑跳躍，習以爲常，漸漸，將那羣歹徒拋離身後一段距離。

不過，泰廸想走也不容易，大門不知何時，有人守着，爬鐵絲網又來不及——歹徒緊追不捨。故此，無辦法，只有在廢車堆上，躍來跳去。

現在，泰廸唯一的希望，是司機能打電話找到他要找的朋友，及時趕來援手。不然，他體力終會衰竭，到那時情況就危殆了。

歹徒眼見泰廸身手敏捷，在後面無法追上他，於是，改變了戰略，分出一小半人去追，另一半分從兩面包抄上去，這一來，無論泰廸躍跑向那一面，都有歹徒堵截着他，逼得他只好硬向一面衝突。

有一兩次被他衝突出，且還傷了個歹徒，但到最後，他終於被歹徒圍逼在一堆廢車上，搏鬥起來。

泰廸施出渾身解救，一會空手道，一忽兒又施出蔡李佛的招數，忽又變成跆拳道的招式，夾雜施展出來，抵拒着圍攻的歹徒。

不時，他脚踢皮帶抽，將歹徒擊傷，但他自己也腿肚上被西瓜刀割了一刀，背上被鐵棍掃中，漸漸，他感到不支，手脚慢下來。

歹徒的攻擊却更加兇猛，看樣子，似乎必欲置之死地而甘心。他的背上，又被一個歹徒乘虛在手臂上劃了一道尺長的血口。

再打下去，泰廸必會喪命在這群歹徒的手上。

正所謂無巧不成書，正當泰廸危急萬分的時候，廢車塲大門外，响起一陣急刹車的刺耳尖响聲，跟着喇叭大鳴。

這，當然被泰廸與歹徒聽到。

泰廸驟聞刹車聲，精神爲之一振，奮起全力，將兩個歹徒逼退，一脚將一個歹徒踢下車，乘機從被他踢下車的歹徒所造成的缺口撲跳落地，拚命向大門跑去。

歹徒在刹車聲與喇叭聲响起時，都顯得驚慌起來，攻勢沒有那樣兇猛，才被泰廸突圍而出。

有人已進入廢車塲，與守在大門口的兩個歹徒打鬥起來，並有人高聲大叫：「不要動！我們是警察！」

接着聽見「砰」一下爆响。

歹徒初聞有人大叫「我們是警察」，繼則聽見一下槍聲，立時慌亂起來。

凡是歹徒，最怕的是警察，這是一種很微妙的現象，就像老鼠怕貓一樣，亦可以說是一物治一物。

有人大叫：「散水！」

追逐泰廸的歹徒，與自外面進入，在門口與來人打鬥的兩個歹徒，立時撇下泰廸與來人，狼奔豕突，四散奔逃。

外面進來的人，拔脚追去，却與奔跑來的泰廸相遇，見泰廸氣喘吁吁，手脚有血，情形狼狽，忙停下脚步，伸手扶住泰廸。

從廢車塲外面進入的共有五個人，他們手裏都握着棍棒之類的武器，其中一個扶住泰廸，粗眉大眼的青年驚問：「泰廸你沒事吧？受的傷重不重？」

泰廸若不是被他扶住，早已脫力軟倒在地，粗聲喘息了一會，說：「沒什麼，都是皮外傷，你們若不是及時趕到，我已經沒命。」

原來這五個人，就是泰廸托司機打電話找來的人。他們都是泰廸的好友兼同事，五個人都是龍虎武師兼武打特技替身，都有一身不俗的功夫。扶着泰廸的青年，叫龍武，是他接到司機的電話，再約了其餘四個，一起趕來，故此時間遲了些，不過其中一個却順手帶了一個拍戲時用來代替槍响的爆仗，剛才那一响像槍聲的响聲，就是爆仗燃爆的响聲，嚇得歹徒四散而逃。

他們都配合得很好，一個大叫警察，一個點燃爆仗，做作得似模似樣。

這時，廢車塲內，就只剩下他們六人，歹徒已走得一個不剩，連受傷的也帶走了。

泰廸望望廢車塲四周，急忙說：「快走，剛才那响爆仗聲可能驚動了附近的人家，誤以爲槍聲，說不定通知了警署，警車正趕來，若被帶回警局，就麻煩了。」

龍武等深覺有理，立刻扶着泰廸，從大門空隙中擠出門外，快速地走入車中，啓動車子，如飛而去。

× × ×

泰廸被一陣電話鈴聲驚醒，已是正午十二時許。

他仍然回到卡凡的居處，冒着被歹徒破門而入的危險。不過他亦做了不少預防措施，例如將門窗全部關緊鎖上，再用一個大櫃將大門頂塞住，再將房間門關鎖，他就睡在卡凡的房間內。

他之所以冒險回到卡凡的居處，是因爲他肯定歹徒不會死心，一定會打電話給他，同時，他亦記着愛咪會打電話給他，說不定有羅拔的消息。

他手臂上，小腿肚上的傷口，早已包紮好——是龍武等五人爲他敷藥裹扎的，並且留到今天早上才趕回片塲拍片。

他走出房間，取起放在客廳的電話聽筒一聽，聽筒中立時傳出愛咪的聲音：「喂，泰廸嗎？」

泰廸立刻應聲說：「愛咪，是否有羅拔的消息？」

愛咪嗔道：「嗯，原來你親近我，就是爲了向我打聽羅拔的消息！我不再理會你！」

泰廸用手輕撫着用綳帶纏扎着的手臂，急聲說：「愛咪，別這樣，我不過一時心急，好了，別生氣，告訴我，羅拔到底在家嗎？」

聽筒中傳來愛咪回嗔作喜的聲音：「饒你一次，泰廸，我正要告訴你，羅拔到現在還未回來，不知會不會遭到什麼意外，他以前沒有這樣的。」

泰廸着急地問：「你有沒有打電話到他的朋友處詢問？」

「全部打電話去問過了，都說已有三天沒有見過他！」

「愛咪，你是否很着急羅拔？」泰廸故意問。

「唔，泰廸，人家是爲你着急，看你說到那裏去了，我不和你說！」愛咪撒嬌道。

「愛咪，是我說錯了，請你饒恕我一次。」泰廸朝話筒說：「妳準備怎樣？」

「泰廸，我也不知怎樣才好，本來，我已想和他分手，但又找不到他，又不好不對他說一聲就走。」

「妳要離開他？愛咪，爲什麼？」泰廸驚詫地問。

「木頭！還要我說出來嗎？」愛咪嗲聲說：「還不是爲了你！」

泰廸受寵若驚地：「眞的？」

「當然是眞的，泰廸，你來我處好嗎？我想見你！」

泰迪考慮了一會，直到話筒中傳來愛咪的聲音：「泰迪，你怎麼不說話，不喜歡見我？」泰迪才不得不做了決定：「愛咪，我立刻來！」

收了綫，泰迪又後悔去見愛咪了，放着正經事，急事不辦，却去見一個女孩子，眞荒唐，但答應了，又令他不好不去，他終於決定去一次。

× × ×

才關上門，愛咪就像一隻小鳥般撲在他身上，緊緊摟着他，仰臉送上鮮紅誘人的紅唇。

泰迪不由自主地，低頭吻在愛咪的唇上。

好深長的一個吻，直到兩人差不多轉不過氣來，四片嘴唇才分開來。

愛咪嬌媚地朝泰迪一笑，挽着泰迪的手臂，走進客廳。

愛咪不知道泰迪受了傷，手碰觸在泰迪受傷的手臂傷口上，痛得泰迪差點沒有叫出聲，皺起眉頭。

愛咪見了，詫異地望着泰迪：「你怎麼了，臉色突然這樣難看？」

泰迪不由伸手輕撫着手臂，噓了口氣：「沒什麼。」

愛咪亦伸手輕觸泰迪手臂，手指觸到衣袖內厚厚的綳帶，驚問：「泰迪，你受了傷？和人打架？」表情關切。

泰迪知道瞞不下去，點點頭，說：「一點皮外傷，沒什麼大碍的。」

愛咪趕緊扶他坐下，倒了一杯酒，遞給他，「爲什麼和人打架？」挨着泰迪坐下。

泰迪喝了口酒，考慮了一下，才說：「還不是爲了一個與妳差不多身材，頭髮一樣染成棕色的女孩子失踪的事，就在妳昨夜打完電話來後，有一個電話打來，指明要我到東區廢車塲，否則殺了我朋友——就是那夜與我在一起，和羅拔打起來的朋友，他叫卡凡，被他們捉了去……」詳詳細細，將昨夜在廢車塲打鬥的經過，說了一遍。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那夜，眞嚇了我一跳，以爲你們是找羅拔晦氣的，一定

不會放過我。」語氣一轉，愛咪關心地問：「讓我看看，傷得重不重？」

「不看也吧，」泰迪吻一下愛咪，「要是傷得重，我還能來看妳嗎？」

愛咪愛憐地輕撫着泰迪的手臂，自然問：「你找羅拔，不是懷疑他將那個女孩子收起來吧？」

泰迪放下酒杯，笑說：「初時就是懷疑妳就是卡凡的表妹，才會打了一架，後來知道認錯人，對他不再懷疑了，我找他，是想向他問問，他有沒有向別人說過我與卡凡找尋一個女孩子的事，因爲，這件事除了我與卡凡，還有另一個，就只有羅拔知道。」

「難道不會是你說的另一個說的嗎？」愛咪反問。

「不會、他是個特別的人，向來不說假話，他親口向我說沒有。」泰迪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可惜找不到羅拔，不然，也不會累你昨晚吃了虧。」愛咪一隻手輕撫着泰迪的頭髮，將腦袋枕在泰迪肩頭上。

泰迪伸手摟着愛咪。「只要羅拔沒有事，一定會回來的，到時，不是可以問他嗎？」

愛咪身子一滑，倒在泰迪懷中，一隻手勾着泰迪脖子，嬌媚地笑着說：「泰迪，羅拔不知還會不會回來，而事情又那樣兇險，你隨時有生命危險，爲了我，不要再去理會這件事了。」

泰迪輕撫着愛咪裸露的大腿。「不要理會這件事情？那怎麼行，卡凡還落在他們手上，隨時會被殺，還有，那個失踪的女孩子。」

愛咪扭動身體，撒嬌說：「泰迪，你又不知對方是什麼人，很難查的，你一個人勢單力薄，讓警察去處理吧，唔，我要與你在一起！」

泰迪搖搖頭，堅決地說：「愛咪，別說了，無論如何，我都要追查下去，我不能置卡凡的生死不理，哼，警察！只會拉小販，抄車牌！愛咪，這件事完了後，我保證與你永遠在一起。」低下頭，吻落愛咪嘴唇。

愛咪反應很熱烈，令到泰迪差點忍受不住，要爆炸。

泰迪强忍着，因爲他還有很緊急的事要做，終於，他輕輕推開了緊摟着他的愛咪。

愛咪有點失望地看着泰迪。「你怎麼了？」

泰迪只好撒謊：「不知是不是手臂上的傷影响，身體感到有點不大舒服，對不起，我想到洗手間。」

愛咪依依不捨地坐起身。「要不要到房間躺一會？」

泰迪搖搖頭，起身走向洗手間。

泰迪在掩上門的一刻，爲了表示對愛咪的歉意，從門縫中探頭向愛咪看去，發現愛咪正將一對男裝拖鞋踢入沙發底。

泰迪見愛咪俯下頭，手忙脚亂，以爲愛咪爲了免他見到羅拔的拖鞋而引起不快，遂笑笑，掩上門。

用完洗手間出來，泰迪對愛咪說道：「愛咪，對不起，我還有事要辦，我要走了。」

愛咪拿眼睛偷瞥沙發椅下一下，然後迅速抬起頭，嗲聲說：「泰迪，難道不可以再陪我一陣？」

泰迪上前，俯低頭，在愛咪額上一吻：「心肝，以後多的是時間。」

愛咪站起身：「泰迪，一切小心，有甚麼事，打電話告訴我，或許，我可以帮你。」

泰迪撫着愛咪的秀髮：「多謝，有事我一定通知妳，羅拔回來，記着立刻打電話給我。」

愛咪貼上愛迪身前，吻一下泰迪：「一切小心。」

泰迪點點頭，轉朝大門走去。

× × ×

泰迪就坐在斜對愛咪大厦的一間餐室靠窗的一張枱子旁坐下，要了一客三文治火腿，及一杯咖啡。

從臨街的玻璃窗，撥開垂掛着的塑膠珠串，可以清晳望見路上的行人，及進出愛咪所住的那幢大厦的所有人——剛好可以看到大厦門口。

泰迪原本想趕回卡凡的居處，突然感到肚子很餓，剛巧看見這間格調不錯的餐室，記起自己沒有吃早餐，現在又是吃午飯的時候，於是就走進去。

喝着咖啡，泰迪將他與卡凡開始插手追尋海韻失踪的事起，到他昨夜被人引去廢車場，差點喪命；從頭到尾，細想了一遍，絲毫理不出一絲綫索，現在，他眞不知從何處着手才好，唯有坐等對方再打電話來，或找到羅拔，或許可以找到一點綫索。

正當他想得出神的時候，突然一陣電話鈴聲响起，他不由將眼光移向放在一角的電話機上——他忽然對電話鈴聲感到有點敏感，希望是找他的。

電話由侍者接聽，說了幾句話，掛上了。

一會，隣坐有個少女走去撥電話，大概是撥通了，有講有笑的，差不多對着話筒笑了有十五分鐘，幸虧沒有人上前等着打電話。

望着電話機正在對着話筒說笑的少女，泰迪沒來由的心頭一動——他想到了愛咪，想到愛咪昨夜打給他的電話，及今天打給他的電話。

他差一點衝動得推開枱子就跑，他强忍着，坐在椅上，腦海裏竭力回憶着，昨天，在愛咪處，有沒有將電話號碼告訴愛咪。

堅決地搖搖頭，他敢肯定，昨天沒有將電話號碼說給愛咪知，甚至在晚上他去找愛咪不遇，大厦管理員叫他留下電話號碼及姓名，他也清楚記得，他沒有將電話號碼及姓名留下，那麼，愛咪怎會知道他的電話號碼——亦即卡凡住處的電話號碼，昨夜半夜時打電話給他？

想到這一點，泰迪望着電話機與少女的眼睛，放射出光芒——愛咪本應不知道卡凡住處的電話，而居然撥電話到卡凡住處找他，這是一個疑點。

跟着，他聯想到，他根本沒有告訴愛咪他會回自己的家，或到卡凡的住處，愛咪怎會知道他一定在卡凡住處，而直接打電話給他，這是第二點可疑處。

再一想下去，他發現了第三點可疑：愛咪昨晚半夜剛打完電話來，跟着誘迫他到廢車場的電話就跟着打來，分明，有可能愛咪打來的電話是試探他在不在，跟着那個電話才打來。

只是這三點，愛咪就是個可疑人物，值得他懷疑。

喝了口咖啡，他的思維能力突然加强了，他又想起了一件本來不值得懷疑的事：那就是他從洗手間門縫伸頭望向愛咪，愛咪正俯頭忙於將一雙男人拖鞋塞入沙發底的情景。

當時，他只想到愛咪這樣做，是爲了避免他見了，引起妒意而不快，現在，他却不這樣想了，他認爲愛咪這樣做，是爲了掩飾羅拔曾經回來過。愛咪這樣做，純是爲了避免被他看到拖鞋，而引起懷疑。

越想，他覺得愛咪越可疑，甚至，將愛咪剛才挽留他，看作愛咪故意拖住他。

但當他想到愛咪昨天與他兩番造愛，愛咪的反應熱烈顚狂，他對愛咪的懷疑又動搖了。

啜了口咖啡，他的眼睛不由從電話機上，移到窗外。

透過大玻璃，他將目光凝注在斜對面大厦的入口處。

有好一會，他一動不動，突然，他的眼皮跳了跳。身體輕微地震動了一下——他看見愛咪從大厦門口匆匆走出來，站在路邊，左右張望了一會，才急步橫過馬路，來到餐室旁邊的行人道，停下來，注視着來往的車輛。

泰迪莫名其妙地緊張起來，放下掀起的七彩珠串，避免被愛咪無意間扭頭看到——愛咪站立的地方，距餐室不足十呎。

一部的士從右邊駛來，愛咪揚手截停的士，上前打開車門，左右看了看，然後才彎腰入車內。

車子很快朝前面開走。

泰迪毫不遲疑，放下足够有餘的鈔票，也不理會餐室內的客人的詫異目光，侍者的呼叫——以爲他吃「霸王」餐，飛快地衝出餐室，略一張望，恰巧有一部空的士駛來，他揚手呼叫，截停了的士，未等的士停下，快步衝上前，一手拉開車門，一頭已鑽進車內，急聲道：「老友，快，跟着前面路口的那輛的士！」用手一指停在路口邊紅燈前的一輛的士。

的士司機原想發作，因爲剛才車未停泰迪就拉開車門上車，這是很危險的，但當他看到泰迪的表情及穿着，他將到口的話吞回肚內，默默點了點頭。

因爲，泰迪神情焦急，加上一身時欵的衣褲，有幾分像執行任務的便裝探員——有很多便裝探員爲了方便執行任務及掩飾身份，經常打扮成各色人等。

做的士司機這一行，什麼人沒有見過？爲了兩餐，他們很少得罪客人，特別是便裝探員。

因爲，他們可以告你一條阻差辦公的罪，那就有得麻煩了。

司機既懷疑泰迪是便裝探員，自然不敢再多說什麼，唯有照着泰迪的話去做。

一路緊跟着前面的的士，轉彎抹角，有兩次，差點失掉前面的的士的影踪，急得泰迪直跳脚，後來終於在車龍中找到，泰迪才鬆了口氣。

前面的的士轉入一條高速公路，直往郊區駛去，泰迪坐的車子，自然緊追不捨，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免追得太近，被愛咪發現。

現在可以放心不怕被愛咪乘坐的的士拋脫，因爲高速公路沒有紅綠燈，不會停下來，每輛車子都保持一定的速度，向前疾駛。

愛咪乘坐的車子在一條岔路口往左一轉，駛入左邊一條公路，往前飛馳。

泰迪乘坐的的士，自然跟隨着駛入左邊的公路。

× × ×

愛咪的車子終於在一個有一條只容一部車子行走的水泥路口停下來，愛咪打開車門，下了車，朝水泥路走入去。

泰迪乘坐的的士，剛好在愛咪下車時駛過，泰迪連忙滑坐下來，令到外面看不到車廂內坐有人，叫司機不要停下來，往前駛。

直到愛咪乘坐的的士掉頭開走，他才吩咐司機掉轉頭，慢慢駛到那個路口，停下來，泰迪付了雙倍有多的車資，在司機感激的目光下，推開車門下車。

站在路口，待那的士開走後，泰迪仍站着，打量着水泥道周圍附近的環境。

水泥道一邊是叢生的雜樹野花，另一邊是斜坡，坡上長滿了樹木，水泥道斜斜往上伸展，從路口，根本看不到水泥道伸展入去的情況究竟如何。

泰迪探頭往路口內張望，愛咪已不見人影，水泥道上，空蕩蕩的，有兩隻蝴蝶在追逐飛舞着，其餘，就是兩旁濃密的叢樹。

泰迪放輕脚步，貼着右邊叢樹，往水泥道內快步走去。

愛咪的行動，已引起了他的懷疑與趣，他決定要探查個究竟。

一路上，都沒有遇見人，水泥路很長，左彎右拐地斜斜向上伸展，泰迪邊走邊想，這條水泥道可能是通上一個小山坡頂的。

泰迪小心警惕地走着，剛轉了個彎，前面十多公尺的一個拐角處，傳來一陣步足聲。

泰迪連忙蹲下來，輕輕撥開路邊的樹叢，鑽了進去。透過枝隙葉縫，往外張望着。

脚步聲很快接近，在泰迪藏身的樹叢前匆匆走過。

泰迪看見一共是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那夜由於誤認愛咪是海韻，與羅拔三人打起上來，第一個被泰迪打倒在地的青年人，另一個則是泰迪不認識的。

兩個人只顧匆匆快步向下走，沒有發現藏身在樹叢後的泰迪——事實也很難發現，樹叢很密。

直到聽不見脚步聲，再稍等一會，泰迪才撥開樹叢，鑽出來，朝來路望了望，才站起身，貼着路邊，繼續往上走。

一路上再沒有遇見人，轉了個彎，泰迪終於看到樹木掩映的水泥道盡頭，有一座兩層高，前後都有一個大花園，座落在草地中央的白色別墅。

這座被樹木環境遮掩的白色別墅，靜

悄悄的，不見一個人。

要不是附近只有樹，沒有屋，他眞懷疑愛咪是否進入了眼前的別墅內。

泰迪考慮了一會，決定不從正面掩近，他再次撥開路邊的叢樹，鑽了進去，抓着矮樹野草，往上爬行。

他決定從右側爬行上看來是建築在坡頂的別墅。

順着水泥道左彎右轉，不覺得怎樣高斜，爬行在山坡上，他才覺得到，當他吃力地登上山坡頂的樹叢邊，不由他不靠坐在樹背後，伸展雙脚，大口大口喘着氣。喘過氣後，貼着樹幹站起身，打量着離樹叢足有三四十呎獨立房屋。

朝着他這面的牆上，一排上下共有十面窗子，樓上只有兩扇窗開着，樓下却全部五扇窗開着，這表示樓下一定有人，樓上開着窗的房子，也可能有人。

泰迪躊躇着，不敢貿然潛近別墅，他不敢肯定有沒有狠狗；若有，他一走出樹叢，就有可能被發現。

等了約有十五分鐘，他終於決定冒險潛近別墅。

弓着腰，忍着腿上刀傷的抽痛，泰迪矮身一陣疾衝，跑到屋墻下，蹲下身，貼靠在牆上。

幸虧沒有驚動了狠狗或人——可能這座別墅的主人沒有養狗，泰迪仍然心跳得很厲害，他剛才實在太緊張了，他細長地呼吸着，平抑狂跳的心頭，又不至因喘氣而弄出响聲。

耳朵貼在牆上，傾聽着，牆內一點聲息也沒有。

他眞懷疑屋內是否有人。

貼着牆，慢慢站起身，他剛想仰起頭，從一扇窗門邊縫往屋窺看，冷不防屋內有人哈哈笑起來，就在他貼牆站立的窗口內，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慌忙矮身蹲下來，動也不敢動，氣也不敢喘。

「愛咪，看來，泰迪經已被你迷住了，妳今晚再打個電話給他，約他到家裏，到時，妳在酒中預先放些藥下去，等他喝了，看他還能惡到那裏去！」聲音從窗口清楚地傳出，是羅拔的聲音，泰迪一聽就聽出來，從這聲音，泰迪推測羅拔可能就站在窗前說話，他心裏暗自禱告：羅拔千萬別探頭往外張望，否則，他就無所遁形了。

「羅拔，你放心，我一定可以將他攪掂。」是愛咪洋洋得意的聲音。「我是否現在就回去？」

「甜心，我眞捨不得你走，但爲了一勞永逸，愛咪，你立刻回去一次吧。」羅拔的聲音，「唉，要你跑來跑去，全是那該死的泰迪！」

「羅拔，算了，發脾氣幹嗎，等今晚將泰迪迷倒，你不是可以出口氣嗎？羅拔，我走了。」脚步聲往門口移動。

「我送你下去吧。」羅拔的步聲與語聲。

泰迪蹲在窗下，聽着愛咪與羅拔的說話，眞是又驚又怒，他萬想不到愛咪原來是個心腸如此狠毒的女孩子，若不是他對她起了疑，說不定眞會死在她手上。

不容他多想，若等到羅拔與愛咪走出別墅，不難會發現他，他不敢停留在窗下，彎腰以最快的速度向屋後跑去。

他剛拐入屋後牆邊，探頭往外窺看，剛好看見羅拔與愛咪親暱地手挽手，走出別墅，順着向下伸延的水泥路走下去。

泰迪恨得眼中冒火，直看見兩人的身子消失在叢樹枝葉中，才縮回頭，貼牆站起身，悄沒聲的走向後門。

在後門邊站住，伸手在門上按了按，後門顯然在裏面鎖上，紋絲不動，他彎腰跑到另一邊屋角，伸頭探看一下，這一邊，亦不見有人，透過草地邊的樹木，可以看到碧綠的海，也隱隱聽到海浪聲。

這裏的環境實在優美恬靜，但泰迪無心去欣賞這些，救人要緊，他已能確定，卡凡是被羅拔捉到這裏來，關起來，至於海韻的失踪，是否亦是羅拔所爲，他就不敢肯定了。

轉出屋角，泰迪貼牆站着，剛好頭頂有一扇小窗，這扇小窗比其他一排的窗子高了三呎左右，又窄又小，而且是關閉着的，泰迪這樣高大的身材，踮起脚尖，伸長脖子，僅僅可以看到窗內的情況。

窗內暗沉沉的，看不大清楚，窗子雖然細，却豎了四根拇指粗細的鐵枝，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窗內是一間儲物室之類的雜物房，房間很細小，房門閉上，只靠這扇小窗透光入去，所以光綫很暗。

泰迪正想量盡踮起雙脚，伸長些頸子往內看仔細些，無奈受傷的腿抽痛難忍，只好放下脚根，貼靠着牆，放鬆一下抽緊的腿肌。

屋內傳來輕微的咳嗽聲，咳嗽聲入耳，泰迪整個人像被電殛般，猛震了震。

他聽出咳嗽聲是卡凡發出的，卡凡的聲音，無論是笑是哭，是唱是叫，他一聽就能辨認出。

他吸了口氣，再長長呼出，平抑心頭劇跳，然後轉過身，踮起脚尖，盡量將脖子伸長，張大眼睛，往窗內張望。

這一次他終於看到，靠室門的一張破椅上，卡凡雙手被反綁着，靠坐着，仰臉將頭靠貼在牆上，眼睛望着天花板。

泰迪狂喜得差點叫出聲，咽了口唾沫，在窗上作着手勢，希望卡凡能看見。

卡凡的眼睛凝視着天花板，泰迪心急得眞想一拳敲碎玻璃，向內大叫。

旣不敢叫出聲，又不敢弄出响聲，泰迪一時想不出辦法，如何才能够將卡凡的目光引得望向窗口。

小腿上的傷處抽心般劇痛，泰迪無奈，只好放下脚根，轉身背貼在牆，長長吐了口氣。

一會，他再一次踮起脚尖，伸長脖子，往窗內張望，他的上半截臉才出現在窗玻璃上，剛巧卡凡遲緩的目光從天花板上移落窗上，看見他貼在窗上的上半截臉，身體一動，猛然坐直了，眼睛發射出希望與興奮的光芒，咀唇張動，泰迪却聽不到他的聲音，大概卡凡也沒有叫出聲。

泰迪喜得眨眼掀唇，一手隻在窗上作着手勢，卡凡臉上展露出笑容，不停地點頭。

泰迪看見卡凡脚上也被繩索綑綁着，本欲叫他走到窗前來的手勢，止住了。

受傷的小腿再也支持不住，泰迪在放下脚根前，急速做了幾個手勢，看見卡凡

點頭，才將脚根放下。

前邊的大窗口內，忽然傳出人聲，嚇得泰廸慌忙貼牆蹲下身，彎起腰，疾走幾步，來到屋後牆角處，探頭窺望，後門依然緊閉，附近人影全無，他急忙轉入後門牆角，再貼牆走過後門，來到了另一邊牆角，從這裏，可以看到他先一會爬上來躲藏的樹叢，他決定不再冒險再跑回斜對面的樹叢中，免得被屋內的人從窗內往外看見。

他縮回身，扭頭望一眼後門，無動靜，緊閉着，後門距坡沿的樹叢大約有四十多呎，他毫不猶豫，弓腰一陣疾跑，從屋後跑向樹叢。

跑入樹叢後，回頭望一眼，無人發現，他順斜坡走下去，落到十多呎後，再繞坡走回他登上山坡的路綫，順着車路，飛快地往下走。

他沒有再沿公路邊走，因爲那太危險了，萬一遇上人，那就後果不堪設想。

他終於疲累地走下坡脚，來到路邊。蹲下來，輕輕撥開枝葉，伸頭朝水泥路左右一看，沒有人，再側耳靜聽一會，沒有人走動的响聲，他才放心地鑽出樹叢，直起腰，貼着路邊，急步朝路口走去。

出到路口，急忙越過路對面，往前疾走了一段路，才停下來。

他想找電話亭，却找不到。

在高速公路上，電話亭是很稀少的，更糟的是，附近連一間民居也沒有，想截停公路上飛馳而過的來往車輛，根本沒有人理會，沒有一輛車肯停下來。

泰廸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最後他再也顧不了，看見一部小房車駛來，他立刻跳在路心，張開雙手攔截。

那輛小房車差點不及煞車，撞在泰廸身上。一陣刺耳的車輪擦地聲中，車子在距泰廸不足半尺處戛然急停下來，泰廸不理三七二十一。上前伸手拉開車門，也不管駕駛人的反應，一頭鑽進去，在駕車者的身旁坐下，「砰」聲關上門：「快，盡量開快，到最近的電話亭去！」

「先生，你想怎樣？」駕車者驚慌地望着泰廸，不肯開車，「你知道你剛才那樣有多危險，你想自殺也找另一種方法，何必連累人呢！」

泰廸歉意地側頭朝駕車者笑笑，這才發覺駕車者是個二十四五歲的健美女郎，穿一身T恤牛仔褲。雙峯怒聳，牛仔褲緊裹着的雙腿，非常健美，白皙的臉上，一雙大眼又驚又怒地望着泰廸。

泰廸笑笑，說道：「小姐，對不起，我是迫不得已才這樣做的，這是一件人命關天的事，請妳開車載我到最近的電話亭吧！」忽然又加上一句：「小姐，妳眞健美。」

那女郎也看清了泰廸：高大壯健，相貌英俊，一身時欵衣褲，是那種最能令女孩子動心的人，雖然現在樣子有點狠狽——身上的衣服有幾處弄破染上泥污，女郎臉上的驚與怒刹那消褪了，好奇地望着泰廸，開動車子。

其實她不開也不行，後面的車子將喇叭按得震天响，在催促女郎開動車子，以免阻塞了交通。

「小姐貴姓？」泰廸望着車前面。「我叫泰廸。」

那女郎一面專心駕車，一面回答：「我叫姬露，剛才，我差點煞車不及，將你撞倒。」

泰廸歉笑道：「姬露小姐，沒有嚇着吧，請問，最近的電話亭有多遠？」

姬露睨了泰廸一眼。「泰廸，你可以叫我姬露，最近的電話亭，在三哩外。」

「可以再開快一點嗎？」泰廸一面透過車窗往外張望，搜索是否有公路巡邏車之類的警方車輛駛過，一面問。

「不可能，除非我想被抄牌。」姬露注視着前面，「看，幸而我沒有超速，你看！」

一輛公路巡邏摩托車，正迎面風馳電掣地駛來。泰廸一見，忙急聲說：「快駛到路邊停下！」一面拚命按响喇叭，引起那巡邏警察的注意。

姬露依言將車駛到路邊，大聲叫：「泰廸，你瘋了！」

尖响的喇叭聲果然驚動了那個巡邏警察，摩托車立即响起有規律的嗚叫聲，所有車輛避讓，那警員將車軚一扭，在公路上轉了個彎，自後面追上來。

姬露早已將車停下，泰廸仍然狂按喇叭，直到那巡邏車自後面駛到車子旁停下，他才鬆手。

泰廸一見警員趕來，急不及待跳下車去！

那警員見車內一男一女，男的見他趕來，立即跳下車，以爲他是匪徒，而姬露是受害人，立時大喝：「別動！」

泰廸本想跑過去，只好停下來，急聲說：「別誤會，我是向你報案的！」

那警員却不理會，再喝一聲：「舉起手！」

泰廸只好將手舉起。

「小姐，你沒事吧！」那警員跨下摩托車，探頭在車窗問。

泰廸眞是啼笑皆非，却又無可奈何，雖然心裏急得要死，却不敢亂動。

「警察先生，我沒有事，他按响喇叭，是想引起你注意，他有一件關乎人命的事向你報案。」姬露推開車門，下車站在車旁。

那警員聽了姬露的解釋，才釋去疑念，叫泰廸放下雙手，走上前。「你叫什麼名字？」

泰廸說了，接將整件事說了一遍，並指着遠處那座山坡說：「他們就在那座山坡的白色別墅內。」

警員一聽是宗擄人綁架案，並涉及一名失踪少女，立即緊張萬分，急忙取下隨身携帶的無綫電通話機，對着傳話機急促地說起來。

姬露聽完泰廸的述說，不禁對泰廸敬慕萬分，走到泰廸面前，握着泰廸一只手，說：「泰廸，我們可以做個朋友嗎？」

泰廸一眼望着那個在對通話機說話的警員，一面也握着姬露一隻手：「姬露，我們已經是朋友了！」

姬露笑着說：「泰廸，我能够再與你見面嗎？」

泰廸握捏着姬露的手掌。「當然可以，妳可否將妳的電話號碼給我？」

姬露急忙從車內取出一枝筆，在一張

紙上，寫了號碼遞給泰廸！

泰廸摺好收入袋中。

這時，那警員已說完話，吐了口氣——他實在很緊張，緊張到出了一額汗。

他剛才是用通話機招來衝鋒隊與警車的。

不到十分鐘，兩部警車嗚叫着來到，停下，那警員上前與一個警官說了一會，招手叫泰廸上前，要泰廸再說一遍。

泰廸只好再說一遍。

那警官拍拍泰廸肩頭，叫泰廸上車，在泰廸的指引下向那水泥路口駛去！

姬露朝泰廸連連揮手，目送警車開走，她才駕車疾馳而去。

那警官對泰廸的機智與勇氣很欣賞，所以依了泰廸的話，吩咐兩部警車不得响號而行，免得被匪徒聽見，驚覺逃匿。

× × ×

十多名衝鋒隊員在泰廸的帶引下，順着山坡爬上坡頂，掩伏在樹叢後，打量着眼前的白色獨立別墅。

路口一帶，已有警方人員在把守，戒備，凡是通路，皆有荷槍實彈的警方人員看守。

警官詳細打量了別墅四周的地形環境，作出了決定，三個衝鋒隊員掩到屋後，這面留下兩個隊員，別墅的另一面派兩個隊員從山坡半腰繞過去，他帶領其餘的隊員，與泰廸一齊，從前面進去。至於守在後門的三個隊員，聽見喝叫聲，立刻破門而入。

分派完，各路人馬立刻行動。

警官與四個隊員以及泰廸繞行到別墅正門，等了一會估計差不多了，拔槍在手，掩在一棵樹後，揚聲大叫：「我們是警察，你們已被包圍，舉起手，走出來。」

屋內立時响起枱翻椅倒，與及驚叫聲，雜亂的脚步聲。

「別妄想頑抗，投降吧，你們已完全被包圍！」警官再一下揚聲喝叫。

喝聲才落，有人打開大門舉高手走出來。其中一人，正是先一會在路上遇到的那個曾被他打倒的青年。

走出來的一共有三個。

窗口亦有人跳出，在地上爬起身，拔脚就跑，却被掩伏的樹叢後的衝鋒隊員喝止，並朝天開了一槍，槍聲將妄想逃跑的匪徒，震懾住了，不敢再跑，舉高手停下來！

警官手一揮，四個衝鋒隊員立刻從四個方向衝向別墅。

整個過程有驚無險，只發了一槍，匪徒全部束手就擒。

羅拔本想打開儲物室的門，脅持卡凡，但被後門破門而入的三個衝鋒隊員用槍及時將他指住，嚇得手脚一軟，西瓜刀「噹啷」掉落地板，跪在地上，驚聲大叫：

「不要開槍，不要殺死我！」

泰廸一脚踢翻羅拔，衝入儲物室，將卡凡一把抱走，走出儲物室，執起羅拔掉在地上的西瓜刀，將卡凡手脚上的繩索割斷。

卡凡恢復了自由，興奮得眼中含着淚，與泰廸緊緊擁抱在一起。

在別墅樓上，衝鋒隊員在一個房間內，找到了一名神情有點痴呆的少女——海韻。

至此，眞相大白，羅拔原來眞是將海韻收藏起來的歹徒。

× × ×

在警局中，羅拔將一切供出。

原來，羅拔一伙人，是一帮專門向不知貪玩少女下手的油脂仔。

他們先是在「的士够格」，或在夜總會結識年輕漂亮的少女，與她們吃喝玩樂。由於羅拔是熱潮舞王，熱潮舞跳得又勁又狂，故此，不少女孩子都很傾慕他，願意和他做朋友。

進一步，羅拔這班人就利用迷幻藥將少女迷姦，然後控制那些受辱的少女，逼他們「服侍」那些有錢的大亨。

至於海韻，她之所以辭職不幹，是由於公司的老板對她不懷好意，有一次曾經在經理室對她毛手毛脚，所以她才憤而辭職。

想不到，她辭職後，一時苦悶，與一個舊同事到的士够格去跳舞解悶，認識了羅拔！

羅拔之認識海韻，是另有目的，受人所托的。

原來，海韻的舊老板對她死心不息，他本是羅拔的常客，於是，他出重金，要羅拔替他將海韻弄上手。

就這樣，海韻踏進了陷阱中，被羅拔在酒中加了迷幻藥，令到她神智迷糊不清，被羅拔送到禁錮卡凡的別墅，讓海韻的舊老板得嘗獸慾，並將她禁錮在別墅中，不放她走，於是海韻就失踪了！

至於那個禽獸不如的富商，自然也被警方逮捕了。那座別墅是他的私人物業，而他的私人物業內，却綁架禁錮兩個人。

至於愛咪，也逃不了，警方在逮捕了羅拔後，立刻也將愛咪逮捕了！

在橫巷圍攻卡凡與泰廸的兇徒，及在廢車塲圍攻泰廸的兇徒，在羅拔的招供下，全部落網。

× × ×

卡凡一早就去找泰廸，在門口遇上了打扮整齊的泰廸，神態輕鬆愉快地關上門了，一眼看見卡凡，上前拍拍卡凡的肩頭，笑着說：「卡凡，來找我？噢，對不起，佳人有約，請改天再來吧。」

說着不等卡凡答話，拉着卡凡就朝升降機走去。

卡凡笑罵道：「不是愛咪吧？」

泰廸聳肩一笑：「卡凡，別提她了，今次約我的女郎，叫姬露，不是愛咪，她是個健美性感的女郎。」

一步衝出機門，朝大門口就跑，揚手對正在搖頭的卡凡叫：「拜拜——，對不起，我要遲到了……」

話未說完，人已跑出大厦門口，消失在人羣中。

（完）

下期預告

兩期完俠情中篇：

情刦

馬騰·著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高臯·文
盧令·圖

隱形魔手

淳樸漢家郎 身在溫柔鄉

他長相敦厚，神情木訥，穿着一身雙排扣的粗布衣褲，令人一眼瞧去，就能斷定他是一個鄉下人，土包子。

只是他却騎着一匹瘦馬，風塵僕僕的來到這陰山脚下。

陰山橫障漠北，東西千里，唐代詩人王昌齡曾有這樣一段絕句：「……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敎胡馬渡陰山。」

陰山在漠北，在塞外，是中原與胡人歷次相爭的要隘，一個鄉下人跑到這裏來做甚麼？

這的確是一件怪事，無論是誰都會以懷疑的眼光向他瞧上兩眼的。

現在正有人拿懷疑的眼光瞧着他、

× × ×

「姑娘妳瞧……」

「唔，這人像個漢家郎，可能是從中原來的。」

「中原來的？瞧他那副土頭土腦的長相，一身鄉下人的模樣，他也能够從中原跑來咱們這裏？」

「別瞧不起人，臾兒，漢家郎的見識比咱們高，要不他就不會萬里迢迢的跑到咱們這兒來了。」

「那也不見得，明明山上去不得，他為甚麼要去送死？」

「臾兒！這妳又錯怪人家了。」

「妳是怎麼啦？姑娘，爲甚麼老是帮着別人講話？」

「不，臾兒，我沒有帮別人，是妳沒有弄清楚，妳想想，漢家郎住在中原，只不過剛剛走到這裏，他怎麼會知道巴貝跟吉妲今天在山上比鬥？」

「這個……啊，姑娘，他要上山了，咱們管是不管？」

「咱們不能見死不救，快，到前面攔住他。」

× × ×

他是鄉下人，但絕不是土包子。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他能够由中原來到塞外，一般知識水平絕不會差於常人。

不過他却不知道巴貝跟吉妲在山上比鬥，更不會想到只要他走上山峯，就不會再活着走下山去。

只有一點他感到奇怪，原是晴空萬里的天色，山頭上爲甚麼會雲流霧旋，有時還發出令人心悸的怪異之聲？

他只是感到奇怪，絕未想到那是一種極大的危機，仍舊提着繮繩，讓瘦馬沿山道緩緩馳去。

忽然一股急風，由一側勁射而來，瘦馬一聲長嘶，陡的人立而起，他冷不防有此一着，竟被掀下馬背。

摔一下不要緊，不幸的是他的腰部竟然碰到一塊尖石，一陣劇烈的疼痛，幾乎使他暈了過去。

× × ×

「啊，對不起，漢家郎，我只是不想讓你上山……」

「妳……爲甚麼？」

「好死不如賴活，這句話可是你們漢家郎說的？」

「對，但我並不想死。」

「不想死你爲甚麼要上山？」

「難道上山就會死？」

「你說對了。」

「我不懂。」

「你可知道巴貝吉妲？」

「不知道。」

「你果然是個土包子，連巴貝吉妲都不知道。」

「在下的確孤陋寡聞，請姑娘指教指教。」

「巴貝是蠱王的孫子，吉妲是四眼法王的女兒，他們正在山頂上決鬥……」

「蠱王與四眼法王是誰？」

「哼，你這人……」

跟土包子交談的是奐兒，說了半天，土包子還是土包子，他任甚麼都不知道，奐兒櫻唇一噘，不願意再浪費唇舌了。

其實他也不願說話，適才一跤摔得痛徹心脾，他只是强行忍着而已。

他雖是忍着疼痛，却禁不住冷汗直流，另一名少女阿蘭瞧出來了，因而詢問道：「漢家郎！你受了傷？」

漢家郎道：「你們這裏的石頭欺生，差一點沒有砸斷我的肋骨。」

阿蘭啊了一聲道：「奐兒！這都是妳惹的禍，還不快替漢家郎瞧瞧。」

奐兒道：「對不起，漢家郎，讓我瞧瞧你傷得怎樣。」

奐兒約莫十六七歲，穿着一身綠色衣裙，一頭長髮用一條翠綠頭箍箍着，腰間紮着一條鮮明的腰帶，模樣兒俏皮已極。

阿蘭是奐兒的主人，她們主婢的打扮相同，只是衣着的顏色有別而已。

阿蘭一身嬌紅，頭箍及腰帶都是金色，襯托她的明眸皓齒，顯得十分突出，她比奐兒大了兩歲，更令人感到一股成熟之美。

她們是兩位明艷照人的少女，縱然在中原也是罕見的。

土包子跋涉萬里，自然見過不少女人，只是他個性木訥，從來不敢跟女人接近，現在奐兒要查看他的傷勢，不由慌了手脚。

「不，一點皮肉之傷罷了，不要緊的不過是……」

他閃身逃避，不肯讓奐兒掀開他的衣衫，不意又牽動了傷處，痛得他齜牙裂嘴，冷汗再度暴了出來。

奐兒櫻唇一噘道：「姑娘！妳瞧，這人不知好歹，咱們何必管他。」

阿蘭道：「別瞎說，奐兒，中原是禮義之邦，這位漢家郎是一個君子。」

瞧裝扮，這兩位少女多半是蒙族姑娘，她們能够說得一口好漢語已是難得，阿蘭更是談吐不俗，不由引起了這位漢家郎的興趣。

於是他雙拳一抱道：「在下只是不敢唐突佳人，請兩位不要見怪。」

阿蘭微微一笑道：「好說，其實你既然行走江湖，就應該洒脫一點，出門在外的人，怕的就是病痛，讓傷勢惡化了，可不是好玩的。」

漢家郎道：「這……咳，怎麼好勞動兩位姑娘。」

奐兒道：「別酸了，快讓我瞧瞧。」

這回他不再逃避，讓奐兒瞧着他的傷處。

左側肋骨間一片青腫，傷的眞不輕，好在奐兒帶有療傷靈藥，經過一陣內服外敷，總管沒有大碍了。

最難消受美人恩，漢家郎不由抱拳一禮道：「多謝，請問……」

奐兒道：「我是奐兒，咱們姑娘名叫阿蘭，你呢，總該有個姓名吧？」

漢家郎道：「在下姓易，單名一個敏字。」

阿蘭道：「原來是易公子，你到咱們這裏做甚麼？」

易敏道：「在下是去托托山，只是經過貴地。」

阿蘭面色一變道：「甚麼，你要去托托山？」

易敏答道：「不錯，莫非有甚麼不對嗎？」

阿蘭略作沉吟道：「巴貝吉妲已經離開了，咱們回去再說。」

易敏道：「兩位姑娘請便。」

阿蘭道：「易公子，天色已經不早了，你的傷勢沒有好，勉强過山會有危險，我家離這兒不遠，何不到我家過一晚明天再走？」

易敏道：「在下還支撑得住，好意心領。」

奐兒道：「別不好意思，這兒的山路難走得很，這匹瘦馬如果馱着你呀，一定爬不過去。」

阿蘭道：「奐兒說得對，易公子，別跟自己的身體過不去，否則你就不用去托托山了。」

去托托山是易敏此行的目的，如果因爲病倒而去不成托托山，他的千辛萬苦豈不白費？

想到這些，他不再堅持了，但仍訥訥道：「咱們萍水相逢，這……」

奐兒可不管這些，左臂倏的一伸，穿進易敏的臂彎裏，右手抓起瘦馬的韁繩，道：「姑娘，咱們走。」

被女孩子架着走，易敏還是生平第一遭，他那張敦厚的面頰立即紅了起來，好在兩個女孩子都沒有注意這些，否則眞要叫他無地自容了。

轉過一個山丘，果然瞧到一個部落。

那是一些蒙古包，整齊的排列在一座山谷之內，包頂炊烟裊裊，原來已近晚餐時分。

山谷的底部用木柵圍着很多牲口，只見馬嘶羊叫，鷄鳴犬吠，好一片熱鬧的景象。

他們剛剛到達谷口，就被一羣小傢伙發現，他們圍了上來，纏着阿蘭主婢詢問，吱吱呀呀的鬧個不停。

最後奐兒惱了，叱喝着把他們趕開，才算替阿蘭解了圍。

阿蘭主婢住的是一座最大的蒙古包，他們距離包門不遠，一對青年男女已經迎了上來。

阿蘭迎上去爲易敏介紹道：「這是我哥哥沙德，嫂嫂細娃。」

易敏連忙雙拳一抱道：「見過大哥大嫂。」

沙德道：「兄弟不要客氣，你是怎麼啦？」

阿蘭道：「奐兒驚了他的馬，害得他摔傷了。」

奐兒道：「我是好意嘛，他要是上了山，不死在巴貝手裏才怪。」

沙德點點頭道：「這的確不能怪奐兒，不要緊，兄弟，我爹懂得治傷，讓他跟你瞧瞧。」

易敏隨着他們走進蒙古包，他算是又開了一次眼界。

蒙古包這三個字，在中原人聽來頗有神秘的感覺。其實它只是一個家庭的縮影，最大的特點由於他們是遊牧民族，有逐水草而居的特性，家裏一般用具，都要便於携帶。

阿蘭兄妹的爹名叫扎木蘇，是一個身材高大，年約六旬的老人，他是這一部落的酋長，有三千左右的族人歸他統轄。

易敏見過扎木蘇，受到熱情的招待，他的腰傷也經過老酋長的診治，三兩天就可以復原了。

晚餐之後，他們在包裏閒聊，沙德向易敏瞧了一眼道：「易兄弟！聽阿蘭說你要去托托山？」

易敏道：「是的，我爹到托托山替我娘找藥，一去三年一點音訊都沒有，半年前我娘去世了，所以我要去找爹。」

沙德道：「兄弟，塞外不比中原，由這兒去托托山可難走得很。」

易敏道：「多謝大哥關懷，爲了找我爹，難走一點算不了甚麼。」

阿蘭道：「我哥哥的意思，除了塞外風沙遍地，食宿都有困難之外，還有別的問題。」

易敏道：「還有甚麼問題？」

阿蘭道：「適才巴貝跟吉妲在陰山頂上鬥法，你都看見了，這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易敏託異地道：「他們鬥法關我甚麼事？」

沙德道：「四眼法王就住在托托山，怎能說不關你的事？」

易敏道：「我還是不太明白。」

沙德道：「塞外的統治者名義上是罕特王，實際分爲東西兩部，東部是蠱王法竺的天下，西部由四眼法王哈密達管轄，有時候罕特王還要聽他們的。」

易敏道：「那也沒有甚麼，不管誰統治塞外，我不觸犯他們就是。」

奐兒撇撇嘴道：「如果咱們不攔住你，你早就觸犯他們了。」

易敏道：「這個……」

阿蘭道：「蠱王與四眼法王是罕特王的兩大國師，他們會巫術，也會使蠱，爲了爭權奪利，他們相持不下，明爭暗鬥一直在不斷的進行，這兩人的門徒遍塞外，不明究裏的人很容易犯到他們。」

易敏眉峯一皺道：「這麼一說，我是寸步難行了。」

阿蘭回答道：「的確是這樣的，除非是……」

易敏道：「除非怎樣？蘭姑娘。」

阿蘭沒有回答，却向她的兄嫂瞥了一眼。

奐兒也在瞧細娃，莫非沙德的妻子會是國師門下？

易敏心頭有些懷疑，也擧目向細娃投下一瞥。

細娃人如其名，生得嬌小玲瓏，十分可愛，她的年齡，似乎跟阿蘭不相上下。不過她却顯得更爲成熟，也許由於她是少婦吧。

× × ×

「哈哈……好得很……」

沒有人說話，沙德却說了，不過這好得很三個字，易敏依然弄不明白。

好在沙德的語音略停，又接着說了下去。

「易兄弟，細娃兩年前就要去看她娘，因爲沒人陪伴，所以一直沒有成行，這回就拜託你了。」

「啊，不成，沙德大哥你爲甚麼不陪大嫂去？」

「我？咳，兄弟，我要是能去，還會等到今天？」

「這是爲了甚麼？」

「咱們有一個仇家，時常伺機想消滅咱們，本族武功好一點的不多，所以咱們一家都不敢離開本族。」

「原來是這樣的……」

「你願意了？」

「不，孤男寡女，在下……在下……不敢……」

「哈哈……」

沙德再度大笑，好像易敏的話十分好玩，或是十分好笑似的。

易敏並不覺得好笑，因而大爲茫然。

阿蘭也不懂，所以詢問道：「大哥，你這是……」

沙德道：「易兄弟只是一個大孩子，他居然說甚麼孤男寡女，妳說這還不算好笑？」

阿蘭道：「易敏是漢家郎，在中原，對禮教是很重視的，所以你不能怪他。」

沙德面色一整道：「易兄弟，細娃的娘是四眼法王的門下，如果沒有細娃同你一道走，你絕對到不了托托山。」

阿蘭道：「我大哥說的是眞的，你只要把細娃當做嫂嫂看待，同行又有甚麼關係。」

易敏道：「看來我是別無選擇了，大嫂，咱們幾時動身？」

細娃道：「後天吧，你還要休養一兩天，我也要收拾一下。」

易敏道：「好的。」

× × ×

三天後的一個清晨，易敏身着蒙裝，與細娃向陰山北麓進發，他們每人騎着一匹長程的健馬，另外還有一匹專門馱東西的。

塞外的氣候較爲寒冷，此時已是初夏，清晨的山區依然有些寒意。

他們原是並轡而行，後來山道逐漸狹窄，就只能魚貫而行了。

走山道是辛苦的，有時候必須牽着馬步行，小心翼翼的才能通過山隘險道。

經過一天的跋涉，當晚霞映山之時，他們還在亂山叢中打轉。

易敏向天色瞧了一眼道：「大嫂，天

色巳晚，咱們要露宿山中了。」

細娃道：「咱們原是遊牧民族，露宿有甚麼要緊。」

易敏道：「話是不錯，可是……」

細娃微微一笑道：「不必担心，我巳經有露宿的準備。」

她的確巳經有準備，營帳，被褥，乾糧，食水，全由另一匹牲口馱着，就算走到荒漠絕域，他們的食宿也不會發生問題的。

易敏初到塞外，人生地不熟，一切只好聽從細娃的安排。

不過當夜幕降臨之際，他們並未用到帳幕，因爲那裏有一個頗爲寬敞乾淨的山洞，自然不必使用營帳了。

細娃是一個行走荒漠的熟手，一切都做得有條不紊，使易敏大爲佩服。

他們首先卸下馬背上的東西，放牠們在附近吃草，再在洞前升起一個火堆，舖好被褥，才開始晚餐。

飯後易敏將馬匹帶到洞口附近拴好，以免走失，然後回到山洞準備睡眠。

但他剛剛走到洞口，竟然臉熱心跳，驚慌失措的逃了開去。

這是爲了甚麼，莫非他瞧到了恐怖的東西？

不，他只是瞧到一具一絲不掛的人體而巳。

這具人體絕不恐怖，而且當得是上蒼的傑作。

雙峯怒突，柳腰一握，玉腿修長，膚如凝脂，再配上那張芙蓉花般的臉蛋，實在美麗巳極，勿怪易敏只瞧了一眼就臉熱心跳，驚慌失措了。

他瞧到過很多女人，却沒有瞧到過這般景象。

他認爲這景象是罪惡的，但意識之中却希望再瞧一眼。

好色是人類的天性，何況他年近二十，血氣方剛。

不過名花巳然有主，他不得不收拾起意馬心猿，山洞他不便再進去了，那麼睡眠又如何解決？

「到火堆旁打坐吧。」

他有一身武功，打打坐同樣可以恢復疲乏，只不過他還沒有拿定主意，一股嬌音巳由洞內傳了出來。

「兄弟，你是怎麼啦？爲甚麼不來睡覺？」

「我……還不想睡。」

「這可不行，兄弟，咱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這一路之上危機四伏，要不養足精神，怎能應付未來的變故？」

「這個我明白，可是……」

「我知道了，原來你這麼小心眼！」

「我怎麼小心眼了？」

「男人女人一樣都是父母所生，清清白白的，你爲甚麼不敢看？」

「誰說我不敢看？只是不該看……」

「爲甚麼不該看？」

「因爲妳是有夫之婦……」

「原來爲了這個，那你就弄錯了。」

「哦……」

「昨天以前我是有夫之婦，今天我只是一個棄婦而巳。」

「這話怎麼說？」

「丈夫不伴着妻子回娘家，却要一個陌生的男子作伴遠行，你想有沒有這麼一個道理。」

「這的確不近人情，可是……」

「其中情節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能够說完的，你先進來睡讓我慢慢告訴你。」

「妳穿上衣服好麼？」

「兄弟，你這是强人所難了，脫光了睡是我多年的習慣，只要咱們心地光明，脫光了有甚麼好怕的？」

易敏似乎被她說服了，遲疑了一陣，終於鼓起勇氣走進洞裏，好在細娃巳經蓋上被子，他的神態也自然多了。

細娃嫣然一笑道：「睡下來，兄弟，讓我慢慢告訴你。」

細娃叫他睡，他向被褥瞥了一眼，又感到爲難起來了。

原來這套被褥很窄，可能是供單人使用的，他要是睡下去，就得跟細娃緊緊的擠在一起，就算她是一個棄婦也是不應該的。

細娃見他遲疑，不由櫻唇一噘道：「虧得你還在江湖上跑，連入鄉隨俗的道理都不懂，快睡下去，否則我要生氣了。」

易敏無可奈何，只得合衣睡了下去，細娃只是撇了一下嘴，並未堅持他非脫衣不可。

雙方稍作沉默，細娃忽然嘆了一口長氣。

易敏不安的道：「原諒我，大嫂，我還不太習慣。」

細娃道：「我不勉强你，不過今後你應該叫我的名字，不能再叫大嫂。」

易敏道：「這……」

細娃道：「我告訴你吧，我奉王子之命嫁給沙德，原是負有使命的，沙德也猜到了這一點，他一方面是貪戀我的美色，另一點是想因我的關係拉攏哈密達國師，後來……唉……」

易敏估不到這位細娃姑娘，還是塞外的一位風雲人物，她的婚姻竟然牽涉到王子與國師，爲了滿足他的好奇之心，忍不住詢問道：「後來怎樣？」

細娃說道：「後來，他見我無意替他拉攏國師，咱們也就貌合神離，同床異夢了。」

易敏道：「就算這樣，在名義上妳還是他的妻子。」

細娃道：「不，我巳經跟他要來一張休書，咱們巳經沒有夫婦關係了。」

易敏道：「妳要去見王子？」

細娃道：「是的，不過我先送你到托山，我娘也住在那裏，我很想念她。」

易敏道：「王子是誰？」

細娃說道：「是塞外統治者蒙古罕特王的長子魯魯巴博，他也是塞外的第一勇士。」

易敏道：「他叫妳嫁給沙德，是要妳控制他們的部落？」

細娃說道：「你很聰明，不錯，控制沙德的部落，就是我的使命，因爲沙德父子也是蒙族有名的勇士，王子是很注意他們。」

易敏道：「沙德很精明，所以妳的任務失敗了。」

細娃道：「不過我巳經對他們瞭如指

掌，王子要對陰山用兵，我敢保證將他們一舉消滅。」

易敏心頭一懍，道：「細娃，一夜夫妻百夜恩，難道妳沒有一點情誼？」

細娃道：「這些事你不懂的，咱們睡吧。」

她沒有對易敏作額外的要求，這一夜總算平安的渡過去了。

翌晨早餐之後他們繼續上路，當晚趕到武川縣城。

細娃風姿卓約，明艷照人，在塞外是罕見的，他們剛剛進城，立即引起人們的注意。

他們前脚落店，身後就跟進來兩名彪形大漢，其中一個身着紫色短裝的大漢招呼他的同伴在一張食桌前坐下，店小二一見這兩人，趕緊奔過去哈着腰道：「兩位要點甚麼？」

紫衣大漢道：「一壺酒，兩樣小菜，哦，小二，你順便叫那位姑娘過來。」

紫衣大漢指的是細娃，要店小二叫她過去陪酒，此人敢於如此目無法紀，必然不是等閒人物。

但是店小二却苦着臉道：「烏龍大爺，這只怕不行，人家是小兩口，她不會肯的。」

烏龍怒哼一聲道：「小兩口又怎樣？只要在武川城就得聽烏大爺的，快去叫她過來。」

店小二實在害怕這位烏龍大爺，只得走向細娃道：「姑娘，那邊的烏龍大爺請妳過去聊聊。」

細娃面色一沉道：「一個地頭蛇居然欺到姑奶奶的頭上來了，小二你不要管，咱們會應付的。」

店小二巳瞧出易敏細娃不是常人，知道準會出事，趕忙避了開去。

易敏道：「姓烏的是甚麼人？敢於如此横行無忌！」

細娃道：「他是一位勇士，所以人們怕他。」

易敏道：「甚麼叫做勇士？」

細娃道：「功夫高，力氣大，就叫做勇士，此人是摔跤高手，在武川一帶沒有敵手，兄弟，我是一個女人，有人欺負我，你可不能不管。」

易敏道：「好，如果他來找碴，由我應付就是。」

細娃道：「多謝你，兄弟。」

他們說話之間，烏龍巳經走了過來，雙眼一翻，冷冷一哼道：「大爺叫妳妳不去，是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烏龍說的是蒙語，細娃却以漢語回答道：「識相一點，姓烏的，你這點莊家把式別在我丈夫面前丢人！」

烏龍也用漢語道：「妳是漢人？」

細娃道：「我丈夫是漢人。」

烏龍向易敏瞥了一眼道：「是他？」

細娃道：「不錯。」

烏龍道：「很好，烏某在競技場候教。」身形一轉，與另一名大漢急奔而去。

易敏眉峯一皺道：「細娃，爲甚麼要說我是妳的丈夫？」

細娃道：「原諒我，兄弟，在這種場合，我們只有認作夫妻才算適宜。」

這種解釋自然有些牽强，但易敏却不便予以駁斥，只得淡淡道：「不要讓別人失望，咱們走吧。」

× × ×

競技場在南門，那兒有一塊空場，此時巳經人潮擁塞，擠滿了看熱鬧的。

靠城根築有一座三丈見方，八尺高矮的土台，是專做競技用的。

易敏與細娃走近空場，人們就自動讓開一條通路，待他們到達台前，烏龍巳在台上哇哇大叫了。

「小子，還不上來領死？大爺如果不能摔扁你，今後就跟你小子姓。」

易敏足尖一點，彈身躍上土台，道：「朋友，你要跟在下打賭？」

烏龍說道：「不錯，大爺要賭你的老婆。」

易敏估不到他會提出這麼一項賭注，不由神色爲之一呆。

因爲他沒有老婆，萬一輸了怎麼辦？

烏龍見他不敢承諾，更是得意的哈哈大笑道：「不敢？小子，原來你是一個歪種！」

此時站在台下的細娃倒是開了口，她先挑了一下柳眉，那雙美麗的眸子射出兩縷殺機，櫻唇一噘，冷哼一聲道：「不要顧慮，易敏，答允他，但要問問他拿甚麼做賭注？」

易敏還沒有開口，烏龍搶先笑了起來，道：「好，大爺用這顆項上人頭，小娘子滿不滿意？」

細娃道：「不滿意，如果你輸了，就終身跟咱們做奴僕。」

烏龍道：「好！一言爲定，姓易的，請。」

此人不愧是一個摔跤的高手，語音一落，雙脚倏分，上身微向前傾，兩隻粗壯的手臂，平平的舉了起來。

他的下盤十分堅强，雙脚錯開移動，處處穩住重心，像這樣的一個好手，要想摔倒他的確不太容易。

他們在台上遊走，由功架上看，易敏就差得多了。

當他們遊走一圈之後，烏龍找到了一個機會，健臂倏伸，突然向易敏的臂膀上搭來。

烏龍是一個摔跤的高手，只要被他搭上臂膀，很難不被摔出去。

的確有人被摔了出去，但見人影一閃，接着轟的一聲巨响，震得塵土都飛了起來。

一招就分輸贏，瞧熱鬧的不由爲易敏發出一聲嘆息，他們認爲這位漢家郎太不自量，憑他那付清清秀秀的長像，怎能跟巨無霸似的烏龍相比。

這一輸可就糟了，連美麗的妻子都要拱手讓人，豈不太過不值？

人們在替易敏嘆息，但一口氣還沒有嘆完，忽然掀起一片驚呼。

莫非台上出了甚麼意外？

不錯，台上的確出了意外，因爲被摔的竟然是摔跤高手烏龍。

在人們驚呼聲中，烏龍爬了起來，適才一跤摔得不輕，他却有些不服。

「姓易的，你使的什麼邪術？」

「你錯了，在下只會武功，並不會邪術。」

「我不相信，咱們再來一次。」

「好，朋友請。」

他們再度開始遊走，烏龍的脚步比適才更慢，更穩，因爲他要防備易敏的邪術，也不願再度被摔。

一圈，兩圈，在第三圈的中途，他認爲找到了必勝的機會，雙臂立即閃電般的了上來。

轟的一聲，有人摔倒了，不幸得很，被摔的還是他烏大爺。

這回他却一蹦而起，口中一聲暴吼，撤出一把迎月彎刀，不管三七二十一，沒頭沒腦的向易敏一陣亂劈。

這是要無賴，輸不起，烏大爺算那門子英雄好漢？

塞外民風淳樸，崇拜英雄，烏龍原是人們心目中的偶像，這一回他自己砸了鍋了。

台下噓聲四起，台上的烏龍也處於欲罷不能，進退兩難的窘迫局面。

因爲他連揮數十刀，連易敏的衣角也無法沾到，不必別人動手，他巳經無地自容，但羞刀難入鞘，這個台叫他如何下法呢？

易敏很有耐性，他像耍猴子似的逗弄烏龍，有時他會故意賣個破綻，讓台下的觀衆替他揑一把冷汗。

細娃不願他們再鬧下去，因此出聲招呼道：「易敏，別逗弄了，下來吧。」

易敏道了一聲好，突然伸手一抓，烏龍使得呼呼風响的迎月彎刀巳然到了他的手中，他將彎刀丟在台下，彈身躍下地面，頭也不回的與細娃雙雙離去。

回到客棧，店小二立即迎了上來，道：「公子好功夫，咱們武川城裏的人總算沒有白活，大大的開了一次眼界。」

易敏微微一笑道：「好說，在下這點莊家把式實在算不了甚麼。」

店小二道：「公子太客氣了，不過烏龍並不好惹，公子今後要防他一點。」

細娃道：「你是說他有後台？」

店小二說道：「是的，少夫人，他有一個兄弟，名叫烏虎，是罕特王駕前的武士。」

細娃答道：「多謝你，咱們自會小心的。」

店小二道：「公子的房間巳經準備好了，請跟小的來。」

易敏原想另外要一個房間，却被細娃哀求的眼神所阻止，本來嘛，夫婦分房而居，豈不叫人懷疑？

他們跟隨店小二來到一間窗明几凈的上房，細娃遣走店小二之後，閉上房門，低環輕輕道：「委屈你了，兄弟。」

易敏眉峰一皺道：「這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脚，我不明白妳爲甚麼要這樣？」

細娃道：「在武川城，如果有人向一個女人調情，縱然是女人的父兄也不能過問，只有那女人的丈夫才能挺身干涉。」

易敏一聽愕然道：「塞外會有這種規矩？」

細娃道：「並非整個塞外都是這樣，但武川却是其中之一。」

易敏道：「這就是難怪了。」

細娃道：「兄弟！我原來猜忖你會武功，却未想到你的武功竟然這麼高明，告訴我，你剛才是怎樣把烏龍摔倒的？」

易敏道：「我用的是沾衣十八跌，一般摔跤的功夫，怎能跟佛門絕學相比。」

細娃道：「原來你出身少林，名師出高徒，勿怪你的功夫這麼了得。」

易敏道：「時間不早了，有話咱們明天再說，妳睡吧。」

細娃櫻唇一噘，說道：「你就這麼討厭我？」

易敏道：「姑娘貌比仙姬，塵寰罕見，只是……在下不習慣這樣。」

這並不是最好的解釋，細娃却無可奈何。不過她並不着急，因爲她還有兩樣仗持，一是憑藉她的美色，一是仗持她的巫術，她自信要獵取一個男人不會是一件難事。

於是她緩緩解除衣衫，再次來個澈底的大解脫。

易敏的面色現出了紅暈，神情顯得頗爲尷尬。

這回他沒有逃避，只是擰身瞧看窗外的夜色，直待細娃用被蓋着她的胴體，他才和衣躺了下去。

這是一根木頭，他竟然不爲美色所動，看來除了施展巫術，就別無選擇。

細娃的娘紅蓮，是四眼法王的親傳弟子，她受術於紅蓮，算得是一個巫門的高手。

適才烏龍欺侮她，她原可施展巫術的，爲了掂掂易敏的斤兩，她才裝着跟常人一樣。

易敏的出身她明白了，少林弟子師出名門，她更加不能放過。

於是她咬破中指，擠出一滴鮮血，暗中彈在易敏的後腦之上，然後唸唸有詞，施展她擄獲男人的魔法。

胡族並不重視禮教，細娃又是出身巫門，她却生性保守，對男女關係從不隨便，她與沙德是明媒正娶，也是她惟一接觸過的男人，以巫術獵取男人，這也是第一次施展。

她沒有獵取男人的經驗，但却相信他的巫術，她自信身旁的這個男人必然會投進她的懷抱。

她果然沒有猜錯，易敏在魔法催使中坐了起來。

這是行動的開始，第二步應該是男人脫衣。

她掀開被子，在淡黃燈光下露出她那身白如羊脂，艷光四射的玉體，因爲她太喜愛易敏了，幾乎有點迫不及待。

當她伸出纖纖玉指，準備帮助易敏脫下衣衫之時，她忽然面色一變，伸出的手指又縮了回來。

敢情易敏並未解除他的衣衫，只是雙目垂簾，寶像莊嚴的在那兒打坐。

「好得很，咱們倒要試一試看誰行誰不行。」

她第一次施展魔法獵取男人，竟然遇到頑強的拒抗，這是罕見的，魔法無往不利，她從未聽說過世上會有拒抗魔法的男人。

於是她再度咬破中指，將亮晶晶的鮮血塗在易敏的後頸之上。

這一次她獲得成功，易敏在心神猛的一震之後，陷於迷離之中了。

她帮助易敏除去所有，然後又予以引導……

易敏澈底失敗了，此時俯仰由人。

經過一陣激烈的騷動之後，細娃滿足了，她讓易敏保持君臨之勢，突然撤去魔法。

「啊……」

易敏很快的就清醒了，他却驚嚇得跳了起來。

細娃沒有纏住他，却使出了女人的另一種武器，哭。

「嗚嗚……兄弟，你欺負了我，我不依……」

他的確欺負了她，適才的情景記憶猶新，眼前的陳跡斑斑可考，他還能說些甚麼？

「細娃，我……該死，妳要怎樣懲罰我都接受。」

「眞的？」

「丈夫一言，如白染皂，我絕不會騙妳。」

「好，我要你做我的丈夫，喜愛我，疼我。」

「唉……」

「怎麼，你不願意？」

「不，有妳這麼一個國色天香，明艷照人的妻子，我怎會不願，只不過……」

「你有困難？」

「是的，細娃，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窮得連一天三餐都成問題，此次萬里尋父，是經過兩年多的勞力才湊來的路費，像我這樣的一個窮人，怎麼能養得活妻子？」

「不要担心，易敏，咱們年輕，都有工作的能力，就算憑咱們的雙手，也能够活下去的，再說我還有一些積蓄。」

「這……」

「不要想那些了，過來，易敏，我要你……」

這是一個新奇的夜晚，易敏是前所未經的，他們在憐愛與瘋狂中渡過，幾乎沒有半點浪費。

翌晨他們添購了一些飲水及食物，逕向沙拉毛林奔去。

然後經三合太，百靈廟，再沿哈爾紅河奔向哲斯。

這一路之上，他們像一對新婚的夫婦，輕憐蜜愛，夜夜春宵，連大漠上的風沙之苦也不覺得了。

但由百靈廟出發，旅途就更加艱苦了，極目千里，一片風沙，連禽獸都瞧不到一個，不要說人跡了。

當晚他們宿在一道可避風沙的沙丘之後，那兒有一些野草，可以供馬匹食用。

細娃帶來的帳幕，小得只能供兩個人緊緊擠在一起，好在他們巳是夫妻，不必再有甚麼顧慮，而且大漠之中一到夜晚溫度驟降，爲了抵禦奇寒，也非擠到一起不可。

大漠之中看來極少生物，但一到深夜，往往聽到一些十分刺耳的怪異之聲，有的像鳥鳴，有的像獸吼，有的像瘋漢狂叫，有的像怨婦夜泣，沒有人能說出那聲音的來源，只能說這是大漠的神秘吧。

易敏初到大漠，第一次聽到那些怪異的聲音，他不解，因而詢問道：「細娃，那是甚麼在叫？」

細娃道：「大漠的呼喚，或是叫它魔音。」

易敏道：「這麼說妳也不知道了。」

細娃道：「沒有人知道大漠的神秘，只有兩點你必須注意。」

易敏道：「那兩點？」

細娃說道：「如果你聽到一種聲音，像是在呼叫你的名字時，你可千萬不能回答。」

易敏道：「要是回答了呢？」

細娃道：「你的靈魂會被攝去，就只剩下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

易敏道：「會有這種事？」

細娃道：「千眞萬確，你不能够不相信。」

易敏道：「這實在太神秘了，還有一點是甚麼？」

細娃道：「大漠上會忽然出現你想像不到的東西，譬如貓、狗、羊、鷄、蛇、兀鷹、蜘蛛等，不管是甚麼東西，你必須遠遠避開，千萬不能讓它接近。」

易敏道：「這又是爲了甚麼？」

細娃道：「那些動物多半是聖者放出來的蠱，或是某一聖者的本命元神，一經招惹，必然會賠上一條生命！」

易敏道：「聖者是甚麼？」

細娃道：「是會魔法的巫師，聖者是對他們的一種尊稱。」

易敏長長一嘆道：「塞外大漠實在太神秘了，如是沒有妳只怕寸步難行。」

細娃嫣然一笑道：「娶我這樣一個妻子，你沒有吃虧吧？」

易敏道：「何止沒有吃虧，簡直賺盡了便宜，不過我有點不解，妳怎麼知道這些的？」

細娃道：「我在大漠長大的，當然知道。」

易敏道：「妳會不會巫術？」

細娃遲疑半晌，道：「我原是不該告訴你的，你這麼一問，我又不能不說。」

易敏道：「我只是隨便問問，不为便你就不必說了。」

細娃搖搖頭道：「不，你是我深愛的丈夫，我怎能瞞你。」

語音一頓，接道：「我娘名叫紅蓮，是四眼法王的親傳弟子，我也是一位巫師，自然要習巫術了。」

易敏的確只是隨便問問，想不到他的妻子居然是一位女巫師，一時之間竟然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得。

細娃櫻唇一噘道：「怎麼，瞧不起巫師？」

易敏道：「不要誤會，細娃，我只是覺得有點突然而巳。」

細娃道：「我知道中原各派是將巫師看作邪魔外道的，但在漠外，巫師的地位却崇高無比，罕特王的王朝，可以說是巫師的天下。」

易敏道：「妳說的對，中原的武林是以眞實的功夫克敵致勝，對魔道的確不屑一顧。」

細娃道：「這是看法的不同，不過咱們不必爭論這些，我只希望你不要因爲這一點就看不起你的妻子。」

易敏環臂一摟，將她那具香馥馥的玉

體摟了過來，道：「怎麼會的，妳不要瞎猜。」

細娃道：「你願不願意學習巫術？」

易敏道：「原諒我，細娃，我是少林門下，學巫術會爲師門所不許的。」

細娃道：「那麼我不勉强你，咱們睡吧。」

此後一連十多天，除了漫漫黃沙，他們沒有遇到一絲人跡，如果不是有女同行，易敏眞不敢担保他能够渡過這無邊無岸，神秘莫測的大漠。

這天晌午時分，驕陽如火，熱浪襲人，他們人馬都已全身是汗。

走在前頭的細娃忽然歡呼一聲道：「那邊有水草，易敏，快……」

在哈爾紅河的岸邊，有一片青青草原，而且還有幾株矮樹，這在沙漠中是少見的。

他們馳到草地，解下馬背上的東西，讓牠們去自由飲食。

細娃向河水瞥了一眼道：「易敏，我想去水裏泡泡。」

易敏道：「好，咱們一起去。」

在渺無人跡的荒漠之中，無須有甚麼顧忌，因而，他們將身上所有一起剝了下來。

易敏跟細娃成婚不只一天了，但此時他却目光一亮，呆呆的向她瞧看着。

那是一具完美的人體，當得是上蒼傑作，他雖然天天摟抱，却沒有像眼前這樣看得眞切。

細娃瞧到易敏的灼灼目光，雖是心頭暗喜，却也有些嬌羞。

「瞧你那副饞像，難道還沒有看够？」嬌軀一擰，逕向河水奔去。

易敏倒眞是沒有看够，因而跟下去將她摟了過來。

鴛鴦戲水，是人生一樂，他們鬧了將近半個時辰，才携手走回河岸。

細娃抹乾了身上的水漬，着上衣衫，取來乾糧食水，與易敏到矮樹下進食。

他們剛剛塡飽肚皮，易敏忽然指着南方道：「細娃，那是甚麼？」

那是一溜冲霄而起的塵土，正迅速的向北延伸。

細娃瞧了一眼道：「是馬隊，咱們快拾奪一下。」

他們拾奪的不慢，蹄聲却已經傳入耳鼓。

細娃目光銳利，遠遠打量一陣道：「是烏龍兄弟，果然是來找碴的。」

易敏道：「不要怕，烏龍兄弟算不了甚麼。」

細娃道：「可是裏面有一個巫師，此事只怕有點麻煩。」

易敏道：「妳認識那個巫師？」

細娃道：「認識，他叫隆扎尼，是蠱王三大弟子之一，此人道行很高，咱們只怕有一番苦戰。」

易敏道：「這樣吧，待會如果必須動武，妳先拌着隆扎尼跟他拖延時間，待我解決掉烏龍兄弟之後再來帮妳。」

細娃道：「不，我如果跟隆扎尼鬪法，你千萬不要插手。」

易敏道：「好吧。」

他們說話之間，馬隊已然接近，來人共有二十一騎，這般人一到草原，立即將易敏細娃圍了起來。

隆扎尼是這二十一騎的首腦，也是二十一人之中年齡最大的一個，由他兩鬢斑白，滿臉皺紋推想，他的年歲至少已屆花甲。

只是他却眼射奇光，色迷迷的瞅着細娃打量。

那副饞涎欲滴的神情，好像要將細娃一口吞下去似的。

細娃撇撇嘴，哼了一聲道：「隆扎尼，你想幹甚麼？」

隆扎尼哈哈一笑道：「就是這句話，妳倒問起我來了。」

細娃說道：「我回家，難道這也是犯法？」

隆扎尼道：「回家？妳的家在陰山脚下，那裏又有一個家了？」

細娃道：「沙德休了我，我是回托托山去的。」

隆扎尼道：「沙德爲甚麼休妳？是妳不守婦道？」

細娃怒叱道：「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隆扎尼道：「如果妳私通外族，我就管得着了，他是誰？」

細娃道：「他叫易敏。」

隆扎尼道：「是妳新嫁的丈夫？」

細娃回答道：「你管的太多了，隆扎尼。」

隆扎尼道：「細娃：這並不是我多管閒事，妳應該明白，巫師是不許嫁給外族的。」

細娃道：「不勞費心，這些我都知道了。」

隆扎尼道：「那妳是明知故犯，公然反抗本教的教規了！」

細娃道：「別拿大帽子壓我，我沒有反抗教規。」

隆扎尼說道：「易敏是妳的丈夫，在武川城裏，是妳親口對烏龍說的，對不對呀？」

細娃道：「那是烏龍想强迫我，我才那麼說的。」

隆扎尼哈哈一笑道：「好口才，可是妳爲甚麼不說妳的丈夫是沙德呢，再說，如果烏龍知道妳是巫師，他還敢對妳强迫嗎？」

細娃道：「沙德休了我，我不願再說他是我的丈夫，何况巫師的身份是不隨便洩漏的，這一點你應該明白。」

隆扎尼道：「妳這全是强詞奪理，我不能相信妳的辯白。」

細娃道：「要怎樣你才相信？」

隆扎尼道：「跟我去見王子，由王子自己裁決。」

細娃道：「我會去見王子的，但不是現在。」

隆扎尼道：「細娃，咱們是朋友，希望妳不要迫我動手。」

細娃撇撇嘴道：「如果你把我當作朋友，就不該這樣逼我。」

隆扎尼怒道：「細娃，妳當眞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細娃冷冷道：「要動手姑奶奶奉陪，何必發這麼大的火氣。」（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六

文・溫涼玉
圖・盧令

神州無敵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曲暮霜於鋒鏑餘生後，向蕭秋水、梁斗等人痛述歷險的經過。原來南宮世家七大高手當日與荊秋風，擄了曲暮霜。於是南宮世家等人便問她，蕭秋水會不會參加「神州無敵」？她父親曲劍池是否支持蕭秋水爭奪盟主寶座？曲暮霜都作肯定的答覆。接着，他們便聲言凡支持蕭秋水的，無異就是跟南宮無敵作對，他們決不會放過。之後，他們便押了她到這裏來，蓋因他們判斷蕭秋水等人必由此地經過。當曲暮霜訴述完畢，梁斗頻呼糟糕之際，話猶未了，驀見兩顆人頭飛擲而至……

猶作困獸鬥　大破鴻門陣

湘江截殺

曲劍池見慕容英雄肯來找他，高興不迭。

他一直想報慕容世情之深恩。

無奈慕容世情宛若行雲野鶴，幾次拜謁，都避而不見，曲劍池實無勇氣再作騷擾。

如今，慕容英雄來問，曲劍池盡悉相告。

——既然蕭秋水一直與權力帮爲敵，那沒理由慕容英之死乃蕭秋水所爲。

——想必是蕭秋水與慕容英共同作戰，也就是說，如果想找到慕容英何以死得如此不甘之原因，必定要先找到蕭秋水，因爲他是目擊證人。

——只要蕭秋水還未死。

所以慕容英雄立即要動身，湖北「神州結義」大會，蕭秋水係創始人，掀起這一股武林新興勢力，激起這一股熱情澎湃的人，蕭秋水不可能不來。

曲劍池也願意動身，不理慕容英雄相勸，也要找到蕭秋水，問個清楚。

他已老邁，有竭盡棉力，相助慕容世家之處，他自當盡力，而且不遺餘力。

這時曲家姊妹也嚷着要到湖北去湊熱鬧，曲劍池表面不反對，但借順便遊覽風景的名義，使自己兩個心肝寶貝隨實力相當可觀的武士荊秋風由陸路前往，自己却與慕容英雄，借水路先到當陽，處理了這件事情再說。

却不料他們在湘江之上，遇到了可怕的截殺。

× × ×

斜風細雨，打在曲劍池和慕容英雄的臉上，却有着迥異的感受。

曲劍池老了。

自從他左手斷了五隻手指後，他的雄心已經消沉，而他右手尾指又被墨家第一劍手墨夜雨削斷後，他更是壯志消磨，只想靜渡餘年，保留最後四隻手指，共渡老年。

人當失掉自己所有的東西後，才會對原來有的珍惜起來。——這對於戎馬倥傯

一生的曲劍池來說，是垂暮之年才悟得的道理。

細雨輕打在他的臉上，猶如捶打在他骨骼深處那麼重。他的風濕痛、刀掌傷的舊症又發作了。

——這是不是我最後淋的一次雨了？

他心中，還浮現了如此不吉的一個念頭。

× × ×

然而慕容英雄可不是那末想。

他的臉不俊秀，方正、國字口臉，但是男子氣，有一種有責任心，敢担當的果決氣概。

——在慕容世家中，比他俊美十倍的何止百人。

他之所以有如此獨特的地位，乃因他偉岸的軀體中，有超人的意志，和超乎尋常的手腕。

——人在江湖，不獨特便被埋沒。慕容英雄不想被埋沒，在他鐵骨偉軀裏，堅强的志魄與錚錚的傲骨，使他在江湖上，一直是站立着的，不肯也不願意被埋沒的人。

細雨霪霪，慕容英雄想到他在太行山除「九熊」，人們夾道相迎，簇擁歡呼，就在那晚，他佔有了小冰，那看來冷冰冰拒人於千里之外但一旦燕好却熱情如火的女子。

慕容英雄微微地笑開了，在他一生披胆瀝血的戰役中，也不知夾雜着多少路柳牆花之嘆息……

只是人們知道他英敏果敢的個性下，還有着這些少女夢裏的嘆息……

× × ×

就在這時，他的夢遽爾醒了。

一艘快舟，待他發現時，已經駛得很近了很近。

他扳開船夫，擰轉棹桅，——但已來不及，對方的船首有若鐝子，「轟」地切入了他的船身。

大浪湧進來。

在艙中的曲劍池也跳了出來。

一個身經百戰以上的老劍客，當然在這種情況下能鎭定得下來。

但他向側邊的「青年人」望去時，才知道什麼叫做「安若磐石」。

舟子已快沉下去了，海水不斷的灌進來，然而慕容英雄連眼睛都不多眨一下，眉頭也不多蹙一下。

× × ×

那船上有五個人，照舊紋風不動，在吃喝着。

中几有三個人，左右旁几各一人。

曲劍池一瞥，臉色陡地變了：「『鴻門宴』！」

× × ×

慕容英雄依然卓立在斷舟裏，沒有動作。

但他的瞳孔在收縮。

——南宮世家？

他認得這些人，如果南宮世家有八個高手的話，這舟中五人無疑便是其中排首席的人。

——南宮漢、南宮楚、南宮增、南宮莊、南宮伯。

這些人只要遇上任何一個，已經够不好惹。

而今居然來了五個。

他不知道南宮世家因何能算準他在江上——他最敬仰慕容世情，所以行事方式，也似慕容世情一樣，飄忽、無羈、捉摸不住。

但是這次顯然對方早已釘上他了。

而且一照面就把他立足之地毀去。

他眞後悔他不該憶起那些不該的東西，而沒有及時去注意應該注意的事物。

細雨此刻像小冰那冰涼的手，用冰涼的毛巾，冰冷地擰在他臉上——

清醒！

× × ×

南宮世家對慕容世家，心理上可以說是非常複雜。

數百年來，南宮世家一直在武林世家上排名，但聲名却也一直不及慕容世家響亮。

南宮世家從煊赫到沒落，都是因爲與墨家及唐家拚戰之結果。

「南宮、墨、唐」三家之拚，源自於昔日三大家族派兵圍剿燕狂徒時，各爲保存實力，沒有出盡全力，互相指責，而且導致大打出手，血流成河，所以燕狂徒反未在該役中受傷。

三家互拚結果，唐家出類拔萃，更加聲威日壯，墨家勢力範圍收縮，但因死士衆多，實力依然彌堅，至於南宮一家，除一流高手「七傑一秀」外，以及十數名旁支子弟外，幾乎死光死絕。

南宮世家所幸保存「七傑一秀」，所以仍能在武林四大世家中排名，但已有名無實，且最妒恨慕容世家的聲譽日隆。

南宮世家雖因而投入權力帮，柳五亦策劃南宮無傷競逐「神州結義」之武林盟主一席。

條件是南宮世家抵制慕容世家。

這條件南宮世家自然欣然相允，只不過在暗中，還加了一項，他們是眞正希望南宮無傷能當上武林盟主之位，培養實力，重振家聲，以俾有一日脫離傀儡掌握，而發揮南宮世家的影响力——所以他們私下不但要滅慕容世家，同時也對李沉舟指示之：對付來歷不明之皇甫高橋，抵制慕容世家，善待蕭秋水——這諭示，南宮世家只唯唯諾諾，不置可否。

事實上，利用權力帮的支援，登上寶座，殺皇甫高橋，殺慕容若容，殺蕭秋水，都在所不惜。

——如果能在「神州結義」選拔前先殺一、兩個人，則更可減輕南宮無傷的壓力。

這是南宮世家的人私心所願。

所以慕容世家撞着了南宮世家，就似犬與狠相遇，勢無可免地厮殺一塲。

× × ×

如果慕容英雄是犬，那將要變成落水狗了。

因爲他的姿勢雖然不動，身子却慢慢灌進了水，緩緩往下沉了。

而且野狠不止於一隻。

慕容英雄身子沒有絲毫移動，心裏却搖動得厲害。

放棄立足點，則只有大江茫茫，飛過對舟去——對舟却有待機而噬的惡狠！

生死一髮，怎容他片刻猶豫？

曲劍池顯然也看出了這一點。

他突然飛撲了過去，整個人平平的貼着水面，掠入對方船中。

他決定先搶過船去：唯有這樣，才能轉移對方的目標，爭取慕容英雄搶入船中的時間。

他想法是對的，可是做法却是錯的。

他平平貼水掠去時，對方船首驀然開了兩個洞。

機括一開，弩簧一彈，兩支勁矢，閃電也似的射到！

曲劍池倏地拉拔水平，全力竄起！

就在這時，一人撲出，一記扳斧，横斫入曲劍池脅骨內。

出手的人就是南宮增。

曲劍池的搶登，只吸住了南宮增。

而慕容英雄的確把握住了時機——他在曲劍池掠起的同時，也飛了出去。

竟是飛跳向水中！

南宮莊大喝一聲，持着雁翎刀飛截過去。

可是這時，慕容英雄的身法竟驀然變了。

倏然一折，變作反竄向舟側。

要知這凌空改換方向和身姿——是極難做到，何况在這等迅急的閃躲下。

但是慕容英雄做到了。

可惜他還未撲到船側，南宮伯已持叉在手，一叉向他刺來。

慕容英雄的「東海水雲袖」一捲，已套住鋼叉，右手「流風天閣掌」已迫了過去。

他只求先迫退南宮伯——只要他先能沾地，就可一搏。

南宮伯是被他迫退了，而且在一招間「空手入白刄」，奪下了鋼叉。

但他的雙足却永遠不能落地了。

因爲兩道飛鈸急閃，已把他雙足齊踝削斷。

發出雙鈸的人是南宮楚。

他落到船中時，南宮漢雙指已捏住他的喉核，陰惻惻地告訴了他一句話：「你的人頭，會給你送給朋友去。」

麥城・當陽・長板坡

南宮世家的武功，依次是：南宮漢最深沉，計謀，手段都最高，武功上却是南宮楚的一對飛鈸最强，其次是南宮增的板斧，接着是南宮艮的策略和牛耳尖刀，跟着下來是南宮噲的青龍刀，下來是南宮莊的雁翎刀和南宮伯的鋼叉。

但是南宮漢與南宮楚的武功，加起來也未必是南宮無傷之敵。

這是江湖上傳聞，粱斗當然聽過這一些。他看到慕容英雄和老劍客曲劍池的頭顱時，就知道事無善了。

就算南宮世家不找他們算帳，他也要找南宮世家討回公道。

粱斗跟曲劍池很熟，在情義上，理當如此，何况他也曾受過慕容世情的恩澤。

在他未成名之前，「無量台」是他修習之地，有一天來過了一個人，給一隻頑皮的小狗不小心咬了一口，那人竟殘忍地毆打那頭小狗，撬光了牠的牙齒，割掉了牠的鼻子，粱斗忍無可忍，要收養那頭小狗，那人便也要毆打粱斗。

粱斗當然不給他揍。反而「教訓」了那人一頓，後來皇甫家族的主人皇甫崇來了，他才知道那人就是皇甫崇的獨子：皇甫謙。

以粱斗那時候的武功，最多只是與皇甫崇的兩個弟弟：皇甫彬與皇甫杉打個平手，要以一敵三，絕無可能，就在危急時——慕容世情出現了，舉手投足間，當皇甫崇之面，殺了皇甫彬與皇甫杉。

這釀致皇甫家的人憤嫉若狂，舉家全力攻打慕容世家，結果却被慕容小意與慕容若容殺得落花流水，皇甫謙敗亡，皇甫崇也重傷，鬱鬱死歿。——這是粱斗與慕容世情的一段淵源。

同時粱斗對現下武林中盛傳的「皇甫公子」：皇甫高橋，也甚爲納悶——什麼時候巳沒落了的皇甫世家多了一位這樣驚世駭俗的青年高手？

在另一方面，慕容英雄爲南宮世家的人所弑，粱斗更不能坐視。

粱斗沉哼了一下，用一種極之壓抑的聲音問：「南宮世家的人，你們究竟想怎樣？」

× × ×

一陣嘿笑。

南宮漢又奸又鬼地道：「剩下你們每人一隻右手，發誓不去湖北，那就算了。否則……」

孟相逢冷笑問：「你們不想我們參加『神州結義』大會？」

南宮漢反詰道：「你們若去當陽，肯不肯支持我們南宮無傷？」

孔別離道：「支持。」衆人自是一奇，他隨即又道：「他坍台時我們拍手掌拍脚板拍屁股都一定支持。」

鐵星月哈哈一笑，喜反好玩的脾氣又「發作」了：「南宮無傷若倒台，我丢臭鷄蛋；他若不下台，我就扔蕃茄、草鞋、毒蛇……」

邱南顧接道：「我丢香焦皮，還有馬蜂窩，更加一點胡椒粉……」

秦風八奇道：「你撒胡椒粉，全塲豈不都要打噴嚏？」

陳見鬼笑道：「其實只要老鐵上去放一個屁，南宮無傷就要全身傷咯，若論暗器，老鐵的屁凡是有鼻子的人都無可抵禦，排行還應在唐門暗器之上。」

鐵星月瞇着眼睛咧着大嘴，笑到鬼鬼的樣子，居然還謙遜地道：「失禮……失禮。」

南宮世家的人開始莫名其妙，後來變了臉色，在樹上的幾人瘋言瘋語，居該沒把他們南宮世家的「鴻門大陣」放在眼內！他們却不知道，好似鐵星月、邱南顧這等人，不但天塌下來當被蓋，就算黃河氾濫，他們也只當强迫游泳罷了。

南宮楚怒道：「你們若要到麥城，就得先過『鴻門大陣』！」

林公子冷冷反問：「怎樣過去？」

南宮楚依開白森森的牙齒，道：「闖呀！」

林公子居然打了一個呵欠，横睡在樹椏上，佯佯地道：「我爲什麼要闖過去？爲什麼不是你們闖過來？」

唐肥也奸笑道：「武林中有云：『週

林莫入』，莫怪姑奶奶我沒有提醒你們唷。」說着也「砰」地放了一個响屁。

× × ×

南宮世家自擺「鴻門大陣」以來，從未遇過此等尷尬事。

素來都是「鴻門宴」一擺，對方魂飛魄散，驚心胆裂，跪地求饒，當場嚇死都有；也有頑抗到底，設法逃豕，自殺不降，硬拚突圍的都有——就是沒有今晚的怪事：對方不逃，等他來攻，而且睡覺。

諸俠居然都有默契，各尋樹椏，竟都互道晚安，瞑目而睡。

——究竟有沒有閉上眼睛，南宮世家的人看不到，不過輕微的鼾聲却寧靜的傳來。

南宮世家的人心中却不謐靜。

——如此侮辱！

只要對方硬闖，南宮世家「鴻門宴」中早有接戰的陣仗；如果對方力攻，南宮世家也正中下懷，就算對方佔了地利，分路逃竄，「鴻門大陣」自然也有接戰的策略。

但對方居然不攻，甚至不守，反而睡了——今天已是三月十一的晚上了，明天就是三月十二，「神州結義」擂台大賽了，蕭秋水他們不急麼？

他們不急，南宮世家的人可急了。

就算連夜攢程，恐怕也未必一定趕得及助拳——單靠權力帮內應照顧南宮無傷，南宮世家的人，可誰都不放心。

——他們竟敢睡着了！

南宮世家的人，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忍受這種邈視。他們堅信急於趕路的這一干人，毋論怎樣，都不會睡得着，只要睡不着，便一定會彆不住，衝出來……

那時南宮世家的「鴻門大陣」，便會全力發動截擊的功能，狙殺這一干可怒底人……

× × ×

梁斗心中是激怒的，慕容世界的慘案，他不能忍視不理。孟相逢，孔別離雖身經百戰，但對戰無不勝的「鴻門大陣」，心中惴然。林公子、唐肥、鄧玉平心中也忐忑，南宮世家的煞氣，他們本身所散發的殺氣，絕對只強不弱。鐵星月、邱南顧、秦風八、陳見鬼，劉友、曲暮霜等人雖遊戲人間，但未敢妄動，因爲他們的「大哥」：蕭秋水沒有動。他們都以蕭秋水馬首是瞻。

可是在他們心裏也充滿着不安。

這絕不如南宮世家的人所覩林子外觀那末謐靜安詳。

等。看誰耐性。這是梁斗一上場的決策，同時也是「東刀西劍」以及蕭秋水的意願。

只要他們表現不急，急的最終是南宮世家。

——問題是：誰先彆不住。

× × ×

羣戰不似獨鬥，要考慮的是整體的軍力、佈置、安排和戰力。

就算蕭秋水的武功再高，也不能在眨眼間便可將對手七人，盡皆殺死。

何況，他還不知道自己實質的功力如何。

更且在衝殺中，他身邊弟兄的安全尤要考慮。

所以無論是自己等人衝入「鴻門大陣」中，或南宮世家的人殺入杉樹林中，都是險着。

放棄自己易守難攻的據點，將自己暴露於敵人的包抄之下，是最不必要冒的險着。

所以誰都不願意先鋌而走險。

× × ×

靜靜的林中寂寂。

飲酒吃肉的人也闃寂無聲。

在牛乳般的月光河下，寧謐得像秋草冬虫都睡着了似的，想得很恬很憩了……

× × ×

旭陽如火——却預告了一個天氣有驟變的日子。

三月十二日。

麥城。當陽。長板坡。

× × ×

如火如荼的鬥志，充溢了這個古城。

人頭湧動，人擠着人，要走半步，都要看人潮有沒有動的意願——在這種人山人海，人貼着人的情形下，個人往往不能左右羣情的騷動。

三十六面大旗在飛揚。

三十六派有頭有面的帮派，已將他們的大旗，自擂台左右橫排過去，大風吹來，一齊飛揚，說不盡的氣勢！

——我這面旗，要插到擂台上去。

抱着如此轟轟烈烈的野心，每人都要在擂台上大展身手，獨霸天下……

但當人人都這樣唯我獨尊時，腥風血雨是免不了的。

——殺！

除開三十六面大帮大派的旗幟，還有各路英雄好漢，黑白兩道，奇人隱士，甚至雜教異壇，不見經傳的人物，也各在擂台「雌雄榜」上刻下了標誌，準備一舉成名天下聞。

其實這幾天各路人馬，陸陸續續湧到麥城、襄陽，所造成的結果，是格鬪早在半個月前開始，每日最低的死亡數字是一百一十三人。其中當然包括暗殺。

——而今能上得了擂台的，已是不得了的，有眞本領之武林人物。

不過擂台的比試本身，却並不如此血腥風雨。

因爲擂台一擺開來，淘汰的效果立現，打了六場後，留下來的人，便沒幾個人敢上台去挑戰了。

——因爲自己目覩成功比自己高的人，都給人擯下台來，技不如人，實不必上台丟臉。

有自知之明的人，還是很多；很多人偷偷塗去鐫名，或偷偷拔掉錦幟，悄悄潛身台下興嘆。

——可惜今番只能上「雌雄榜」，不能上「天闕」。

只有「神州結義」擂台大比試中前三名的人，才有資格上「天闕」——眞是天闕，猶難若登天。

可是沒有人敢說不公平。因爲勝的俱是眞材實料，眞刀眞槍，當然會規是敵愾同仇，聯合異己，共抗金兵，共殲强徒——所以武台規矩是「點到即止」。

現在已比過一十二場，當然有十二人

落敗，但只談殺了一人，傷了三人，反而不似私下格鬪來得慘烈。

——因爲誰都想自己未當盟主之前，顯然氣度大一點，受人擁戴多一點，而且又能獲仁俠的清譽，何必當衆誅殺，供人詬病？

更何況主持人的虎髯無人敢惹，萬一造殺戮過多，評判人下令「人品太差，不配競鬪」，如此被逐，不僅失威，而且不是太化不來？

這評判人是武當鎭山第一高手大水老人，以及少林南字長老地眼大師。

少林、武當雖已形沒落，但兩派聲威，依然存在，這次「神州結義」，欲求英才，統領武林，亦是兩派深意和力主——這是少林、武當捐棄私己，泱泱大度的地方。

主持這場競鬪的是半官方的諸葛先生。他一直是當時「天下六大名捕」之一。(即「躍馬烏江」中的「鐵臉鐵手鐵衫鐵羅網」中的朱俠武。「兩廣豪傑」中的「九指擒龍」胡十四。)

本來人才濟濟的武林，因多場殺戮與拚搏，早已寥落不堪，若不再「江山代有才人出」，怎耐權力帮、朱大天王等相迫？諸葛先生是官府方面的代表，那時他才年逾三十，正是精壯之年，有他出面，一切都合乎王法，大家在長板坡拚鬪，也較有了安全感。

這時日正當空，已比鬪了一十八場。

現在連勝五場，儼然武林盟主的人是個女子。

苗疆彎月刀洗水清。

但羣豪、台下觀衆心中紛紛嘀咕，這洗水清的名聲並不好（即「白衣方振眉」故事中所提到的喬厲花之師父），要是她當上了「神州結義」的武林盟主，與這種妖女結義，如何得了？

但部份有識之士却臉含微笑，胸有成竹——洗水清武功雖然刁辣，但必定「一山還有一山高」，更高的一山只要出現，必定能壓倒她。

洗水清也知道別人不擁戴她：所以她因爲忿恨，出手也特別狠辣，五場拚鬥，重創了五人，其中有兩人，雖則不死，但這生也很難再動武了。

日頭烘烘的，在這春日迎夏的季節裏，很容易便會引起一場暴雨……

洗水清的彎刀兀自在擂台上閃亮——

× × ×

經過了一天晚上的寂靜，杉樹林子裏的人，已逕自在談笑，揶揄、調侃、議論着。

林子外冒太陽晒——而且眼看就有一場風雨吹到的南宮世家，眞可用「憤怒若狂」來形容。

——不管一切，衝入林子去！

但「遇林莫入」。

——不管如何，迫他們出來！

可是一旦移動，陣勢即失。

——總不能如此長期呆下去呀。

況且今天已是三月十二。

——當陽的戰局如何了？

南宮無傷當了盟主沒有？——奇怪蕭秋水也要赴長坡板，却爲何不急？爲了一個蕭秋水，和一個支持他的人，耗在這裏，畢竟還是不智……

——要是無傷遇到麻煩怎麼辦？

想到這裏，南宮漢、南宮楚、南宮增、南宮嗆、南宮艮、南宮伯、南宮莊自是心猿踢跳，意馬難栓。

此刻再聽到鐵星月、邱南顧、蕭秋水、陳見鬼等人的「爆笑」，南宮世家的人更無法按捺了——

× × ×

洗水清的彎刀，再也無法在擂台上發出藍汪汪的光芒，耀武揚威了。

這是第二十場拚戰。

洗水清一直威風凜凜，她的門徒們也一直喧囂吶喊——直至這苗疆彎月刀被打飛爲止。

上來的人是個持戒尺的和尚。

少林子弟。

大水老人的眼睛亮了，臉色却沉了下來：——

他瞭然了地眼大師操心策劃這擂台賽的用心了：這因曾手擒（雖最終亦爲逃脫）權力帮柳隨風柳五總管而名噪一時的佛門高僧，這樣苦心經營的目的，乃是爲了使和尚大師（南少林）的弟子：托鉢，奪得首魁，重新再領導武林。

大水老人開始因震怒而微微激動得顫抖；但他臉上，始終帶着看來倦慵，但令人諱莫如深的淺淺笑意……

托鉢和尚又連勝了三場；加上少林正宗的聲勢，看來確無人敢再抹虎髯。

四方的烏雲，漸漸往烏日罩來……天色漸黯。

× × ×

毀滅

困獸鬬。

本來林內困獸，待而擊殺。而今，林內林外，皆爲困獸。

人獸困而相鬥，只有三種結果：獸存人亡，人存獸亡，或人獸皆傷亡。

自古以來，嗜血的，狙擊的，自衞的人獸厮殺，其結果都一直沒有變：最多變成了人馴野獸爲家畜，實質上，獸還是「亡」了。

至少失去了本性了。

× × ×

這場戰役極短。

但傷亡極大。

是蕭秋水與役以來死傷最鉅的一次。

是以蕭秋水永生難忘。

× × ×

「放火。」

這猶如張滿的弩，即發的一觸，在南宮漢向南宮莊如此低囑的一句話語。

——放火燒了杉林，逼出他們。

南宮莊於是偷偷退出去，悄悄舉起火把，右手持雁翎刀，靜靜掩至林後，準備縱火。

這林子只不過兩三畝地，可是葉枝茂密，諸俠欲想衝出，自然逃不過南宮的人截擊，但南宮世家的人也沒法看清楚裏面的動靜。

他們本來就在這杉樹林中以暗器伏襲蕭秋水等，但却被孟相逢、孔別離故意用「刀劍凶卦」識破，他們沉不着氣，便放暗器襲擊，然後一湧而出，却反被對方佔

了杉林，變成了「敵暗我明」之情勢。

南宮世家本可以部份人鎮守杉林，部份人出擊，無奈「鴻門大陣」却非七人不能運行，現下南宮莊遁移縱火，南宮漢等必須吸住敵人的注意力：「林裏的人聽着，我們化干戈爲玉帛，好不好？」

這時南宮莊已潛到林後了。

只聽林裏梁斗的聲音道：「我們本就不想與你們爲敵。」

南宮楚輕笑道：「甚好！只要你們不在當陽反對無傷，我們就結伴而行，也無可不可。」

這時南宮莊已擬點燃焚燒。

只聽梁斗悠悠地道：「擂台上比武，本就公平，我們又不上擂台去，你們的無傷若敵得過蕭秋水，又何懼之有？」

南宮楚心想：你還那末「足水」，待會兒一把火，不燒得你皮脫毛甩才……但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笑道：「好啊，無傷是贏定了蕭秋水的！只要你們不得事，當然……」

他企盼目覩大火熊熊蔓燃起來，然而他耳畔却聽得一聲慘呼。

南宮莊的慘叫。

× × ×

外面的人在對話，南宮莊已溜到林子的邊緣。

待他肯定南宮漢，南宮楚等已吸住了杉林裏的人之注意力時，他就開始點火。

他先燒地上的枯枝……然後高舉火把，燒樹上的枝椏——只要燃着了一隅，就立即蔓延，够林裏的人慌亂的了。

但他剛才舉起火炬……忽然瞥見濃葉盛枝中有一白衣人，冷得好似一塊寒冰般盯着他。鄧玉平！

他打了一個寒噤——就劍光一閃！

南宮莊是何許人也，他及時一橫刀。

「叮」地一聲，劍刺在刀身上，星花四濺！

就在這時，林中又無聲息地，沉浮間躍出一個白衣人。

南宮莊心下一沉，那人一劍斬來。

南宮莊急退，雁翎刀一搭，「兵」地刀劍交架，南宮莊的火把，「呼」地撞向那白衣人的臉龐。

那白衣人一仰身，腦觸及地，間不容髮躲過火炬一擊，而左手自右手劍中抽拔出一柄更薄的細刀，橫腰一斬——

× × ×

這便是南宮莊發出慘嘶的情景。

他不知道名聞江湖「刀劍不分」的林公子，眞正的殺手鐧便是刀劍並施，左手刀，右手劍，刀劍雙殺。

× × ×

南宮世家的人都是久經陣仗，一聽那嚎叫，便知南宮莊很難活命了。

這時林中已冒出黑烟。

但是南宮世家的人心却亂了。

就在這同時，林中殺聲大作，不知有幾人，分了幾頭，掩殺了過來。

濃烟反而掩蓋了他們的踪影。

——這失着已無可補救。

南宮世家的人只好反殺了過去。這時不能氣餒，氣餒則亡。

戰役蹩得越久，戰前的準備功夫越久，戰況越劇烈，可能反而結束得快。

眞正的高手，生死勝負，均可在俄頃間決定。

× × ×

南宮噲最勇猛，曲抿描和荊秋風的頭，便是給他一刀斫下的。他最大的嗜好，便是斫人頭。他矢志要斬蕭秋水的人頭。

蕭秋水在濃烟中衝出來，目標也是他。他要爲曲抿描報仇。兩人見面，分外眼紅。就在這時，林內傳來了一聲慘嚎。

——是秦風八的叫聲！

……怎會如此呢？蕭秋水心頭一震，南宮噲的青龍刀當頭劈下！

× × ×

南宮楚是南宮世家中殺人最多者。他有一天的紀錄是，殺人一百二十六屍，姦淫四人，搶刦十一宗。

他飛舞雙鉞，但一刀一劍，交織如網，纏住了他。

「東刀西劍」：孟相逢、孔別離！

南宮漢是南宮世家這邊的主力，他揮舞金鞭，却給梁斗一柄淡淡的刀，纏得寸步難移。

南宮噲的青龍刀，虎虎生風，叱喝連連，大概是佔了上風——不知南宮艮，南宮增，南宮伯他們那邊怎樣了？

——南宮漢，南宮楚心中如此惴忖。

就在這時，南宮噲的虎吼，軋然而止了——

× × ×

南宮噲劈了一刀，蕭秋水避過。

南宮噲又斬了一刀，蕭秋水又險險避過。

南宮噲這時雙眼已被濃烟薰得嗆淚，額頭大汗涔涔而淌，他又斫了一刀，蕭秋水又避過。

蕭秋水還回了一劍。

南宮噲拚出了蠻勁，又斬了四刀。

蕭秋水都避了過去，乘隙又回了對方三劍。

南宮噲連人帶刀，又劈了下去。

蕭秋水在千鈞一髮間，避去，交錯時及手回了兩劍。

南宮噲雖天生勇力——但他的刀法，却是最耗力的。

他又斫了一刀，對方亦回了一劍，他已氣喘如牛，只好先歇住手揩汗。汗水已令他雙目刺痛。

就在他揩汗的時候，才感覺到手指所觸，盡是濕濕、腥腥的液體。

接着下來，更令他駭汗的是：他眼簾上流落盡是一片紅色……整個視綫都是紅色！令他無法看清事物！

難道……？他才發覺手指觸摸到額上有一道裂縫，深深的裂縫！

果然是血！

而且開始滴落，在他衣袖上。他因俯首而望，才發現他大腿一片殷紅……不止在大腿，連小腹的衣襟，也給鮮血浸得如濕布一般！

他反手一摸胸膛，又觸及一道劍傷——他開始還以爲劍傷不重，但一摸竟然摸了進去，摸到自己的內臟！

他本來拚得忘了一切……而今却回來了，一刹那，至少有七八處傷口同時作劇烈的刺痛，他再狂嚎一聲：「蕭秋水！」眼簾前的血紅景物上，已不見了蕭秋

水，他怪吼，但已嘶啞，揮刀呼呼斫殺了幾個圈，終於不支倒下。

× × ×

南宮噲死的時候，南宮增的板斧對上了唐肥，南宮伯的鋼叉力鬥鐵星月和邱南顧，南宮艮的牛耳尖刀，却拚戰林公子與鄧玉平，陳見鬼、劉友、曲暮霜也在這個戰團之中。

蕭秋水迅即接過南宮伯的戰力，疾向鐵、邱二人道：「去助唐肥！」

南宮伯施的是鋼叉。是他的鋼叉，先鑷入荊秋風的小腹中，蕭秋水撲近，一劍絞出！

這一劍之劍氣絞碎了南宮伯的勇氣！

但是他畢竟是經驗老到的好手，鋼叉一扳，還是掣住了蕭秋水的劍。

蕭秋水忽然棄劍。

南宮伯錯愕。

蕭秋水搶近，出掌。

南宮伯胸膛被印上一掌。

蕭秋水一着即退，收回鋼叉上的劍。

中掌後的南宮伯，已無絲毫力氣夾制蕭秋水的劍。

他目定口呆地瞪住蕭秋水：——胸膛雖只被淡淡地印上一掌，雖剝開衣襟，可能也見不到掌印……

但南宮伯猶如被重錘敲擊一般，全身骨骼寸寸碎裂，金山倒玉柱般仆跌下去！

「殘金碎玉掌」！

× × ×

蕭秋水一上來就殺了南宮噲、南宮伯，折損了敵方兩大要將！

——只是秦風八去了那裏？

蕭秋水心中大奇。就是因爲這點担心，適才他差點爲南宮噲所乘，要不是武當劍法神妙精華，只怕還要傷在南宮噲的刀下呢。

——臨陣退縮：秦風八理應不會是這樣的人！

那時南宮艮已拚紅了眼：他的牛耳尖刀一刀扎進曲暮霜的腸子裏，但在他的刀尚未抽出來前，他的手已被林公子斬斷！

他負痛疾退，一面閃開了鄧玉平的快劍，却給陳見鬼攔腰抱住。

這時蕭秋水已趕到了。

陳見鬼已遇險，他必須要先殺了南宮艮。他全力一劍刺出，就在這時，鄧玉平忽然搶前一步，一劍往蕭秋水背後刺去！

這一劍之快，竟比平常快了三倍！

就算蕭秋水不是背受暗算，而是迎面刺來，猝不及防的情形下，蕭秋水也來不及招架。就在這閃電驚虹的刹那，蕭秋水却似早已料到這一劍所刺的部位似的，迴劍格開。

鄧玉平倏變了臉色。蕭秋水問了句：「你殺了秦風八？」鄧玉平頓時楞住了。

× × ×

唐肥與南宮增之戰是最慘烈的。

唐肥捱了三斧，南宮增總共中了三根梨花釘，兩枚黃蜂針，以及一把吳鈎飛劍，兩人依然拚鬥熾烈。

這時鐵星月和邱南顧趕到了，但是南宮增手中的板斧，忽然飛了出去！

這一斧劈正唐肥的左臉。斧嵌入臉骨。

唐肥尖叫，打出了「唐花」。

唐花美若曇花。

南宮增想避，但花開滿天，春城無處不飛花。終於有一朶花，璀燦地開在他的額頭上。

南宮增長嘯一聲，他的雙眸充滿了驚艷：他的人也在驚艷中死去。

唐肥的血艷得怵目驚心，她人却十分醜陋。

她受傷已重，正竭力拔出嵌在心窩的斧鋒。

這時一人如大鵬，飛躍過來，雙鉞擊在斧柄！

南宮楚！

斧面又沒再陷入唐肥厚寬的臉頰內。

鐵星月大喝，一拳揮出，南宮楚却一矮身，鐵星月的拳頭，變成直接揮到了唐肥的臉上。

唐肥的臉被擊稀爛，倒飛了出去。

這下鵲起兔落，目不暇給。

唐肥藉勢飛出，着了臉部沉重一擊後，她借力飛去，以偌大的身子，竟攬住跟梁斗決戰的南宮漢！

邱南顧這時一沉身，箍住南宮楚，南宮楚心下一凜，想把邱南顧甩了出去。

邱南顧死命抱住，這時孟相逢，孔別離的刀劍已至。

南宮楚不知怎地，已掙脫了邱南顧的拑制，跌跌撞撞了出去，却覺得眼已一片茫茫，什麼也看不清楚。

那邊的唐肥壓住南宮漢，南宮漢死力穩住，金鞭已牽制住梁斗的刀。

但是鐵星月已衝過去。

虎吼着衝過去。

南宮漢已向唐肥背上擊了一鞭，皮開肉綻，但唐肥兀然不放。

鐵星月怎能讓南宮漢再傷唐肥？他猛撞向南宮漢的頭，拚盡全力，就是一擰。

「喀咯」一聲，南宮漢的頭，宛若正臉長在後頸上一般，就在這時，梁斗嘆了一聲輕微的喟息。

他的刀已刺入了南宮漢的心窩。南宮漢的頭現在雖是擰轉，但心依然在前面。此時唐肥已放了手，龐大的身軀「砰」地跌在地上，鐵星月悲呼：「唐肥！」疾俯身探望。南宮漢却搖搖顫顫，梁斗突地把刀收回，血水如小瀑般噴出。

南宮漢跌跌搖搖，橫走了幾步，連人帶鞭，撞到了一人身上。

南宮漢這時頭往後向，所看到的是雙目只有眼白沒有眼珠的南宮楚，口吐白沫的南宮楚，幾乎已沒有生命了的南宮楚。

他驚駭無已。他自己難有指望，連南宮楚也遭了毒手……這時他又瞥見了地上的南宮伯，南宮噲、南宮增的屍身。

——唉，南宮世家……

太陽好毒。熱烘烘的映照身上，南宮漢分外感覺到那逼辣的炙意。還有自己身上濺出來熱炙炙的血。血。死亡。以及毀滅。南宮世家要在江湖上毀滅了。他只意識到這裏，眼眶裏盈滾了熱熯熯的血……

× × ×

他想到「毀滅」爲止就失去了生命。

× × ×

他是跟南宮楚幾乎是在同時喪失性命的。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著

魔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勝衣遇見方直，立即要方直和他到怡紅院去看個究竟，方直無可奈何地跟沈勝衣來到怡紅院，但見院內武師尙威巳在房中死去，而秋紅和假方直的屍體仍在，方直目睹一位與他極相似的人深感驚愕，忽然假方直的屍體爆炸開來，這是敵方毀屍滅跡的手段……沈勝衣和方直一起離開怡紅院，誰知在巷中又遇上歐陽立，歐陽立呆立不動，沈勝衣見狀，一掌劈落，歐陽立立即倒下在地，他原本巳是死屍一具，而肌膚、衣服等均爲藥物所腐蝕，看來又是敵方要達到毀屍滅跡的目的，不留一點綫索給他們……

煙霧如濃墨　陋巷似鬼墟

「不錯。」沈勝衣喃喃地說。「這柄刀果然厲害，這樣心狠手辣的人也實在罕有。」

方直詫聲道：「這柄刀？甚麼刀？」

「魔刀！」

方直「哦」一聲接問：「魔刀是一柄怎樣的刀？」

「據說刀上有天魔的咒詛，天下間，絕沒有第二柄那樣的刀。」

「小弟不明白。」

「我也只知道這些人都是聽命於這柄魔刀。」沈勝衣微喟。

方直轉問：「你又是從那兒知道有這樣的一柄刀？」

「歐陽臥。」

「就是這個歐陽立的兄弟。」

「也許他們根本就拉不上什麼關係。」沈勝衣苦笑：「好像你與那個死在怡紅院的方直。」

方直苦笑。「那個歐陽臥現在呢？」

「給我殺了。」

「你應該問清楚才將他殺掉。」

「他就是不想我問清楚才要死的。」

沈勝衣目光又落下。「也許他死了之後突然改變主意，可惜死人不會說話。」

「這實在可惜得很，否則在我們眼前這個死人已能够給我們一個明白。」

說話間，歐陽立胸膛的皮膚已開始潰爛。

方直一皺眉，接一聲嘟喃。「不知道這個死人會不會爆開來？」

沈勝衣道：「也許會，也許不會，最安全我們當然還是離開他遠一些。」語聲一落，轉身舉步。

方直慌忙亦退下，也就在這時候，黑暗的小巷裏，突然傳來了一陣奇怪的絲竹聲。

這聲音不怎樣响亮，聽來却令人覺得很不舒服！

「什麼聲音？」方直一怔。

「好像是驅蛇的絲竹聲。」沈勝衣語聲未落，左手已突然握在劍柄上。

「蛇？」方直一驚回頭，就看見一支劍毒蛇一樣飛射向沈勝衣的咽喉。

劍本來在鞘內，這時候已握在歐陽立手中，劍鋒斜映燈光，閃亮奪目！

方直這一驚非同小可，沈勝衣眼瞳中亦露出詫異之色，這個他們認定已經是死人的人，竟然會復活，突然從背後襲擊，實在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沈勝衣的動作並沒有因爲詫異而遲鈍，左手劍出鞘，「叮」的將來劍震開，身形同時猛一偏。

歐陽立這一劍的力道大得出奇，沈勝衣與他交過手，知道他用劍的分寸，所以那一劍迎去，用的力道本是恰到好處，那

知道竟只能將歐陽立的劍震開半寸，幸好他臨敵經驗豐富，反應又靈敏，及時一偏，「嗤」一聲，歐陽立那支劍從他的右肩裂衣刺過。

一劍刺空，歐陽立人劍疾轉，腳踩七星，左刺十三劍，右刺七劍。

沈勝衣急喝一聲：「退下！」左手劍飛靈變幻，連接歐陽立八劍。

其餘五劍他並沒有理會，那是因爲他看出那五劍完全不能夠對他構成威脅。

好像歐陽立這種高手，怎會刺出這樣的五劍？

方直應聲退下，輕功雖然沒有沈勝衣的高明，但仍然能夠把握時間，連閃四劍，歐陽立向他刺到的那七劍亦只有這四劍需要閃避，其餘三劍連方直也瞧出不足爲懼，以歐陽立這種高手，絕對沒有理由瞧不出只是白費氣力，却還要刺出。

沈勝衣看在眼內，眼瞳中詫異之色又濃了幾分，歐陽立的劍一轉，又向他刺過來。

劍勢迅速而凌厲，沈勝衣再接十一劍，心頭一陣說不出的不舒服，他忽然發覺，歐陽立簡直就像是一個瘋子，只攻而不守倒還罷了，那十一劍雖然迅速凌厲，有甚於第一次交手的時候，却因爲太過迅速凌厲，出現了不應該出現的破綻。

這與歐陽臥的拚命完全不同，歐陽臥之所以露出破綻，只因爲他是拚着挨沈勝衣一劍，希望在挨那一劍的同時能够將沈勝衣刺殺於劍下。

現在，歐陽立的露出破綻幾乎可以完全肯定是一種疏忽。



歐陽立絕不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沈勝衣與他交手一次，已能够看出來。

難道眼前這一個並不是歐陽立，而竟是第三個冷血歐陽？

沈勝衣不以爲這完全沒有可能，所以他忍不住又喝問道：「你這個又是歐陽什麼？」

歐陽立沒有作聲，在沈勝衣說話同時，又刺出了十多劍！

每一劍都有破綻，也都非常之迅速凌厲！

沈勝衣接一劍還一劍，冷笑。「這不是拚命，是送死！」

到他話說完，已接了歐陽立十七劍。

歐陽立第十八劍緊接刺出，刺向沈勝衣胸膛，他自己的胸膛同時空門大露。

沈勝衣劍一引，將來劍封住，目光自然落在歐陽立的胸膛上。

歐陽立胸膛的肌膚繼續在潰爛，已露出了白骨來，一絲絲白烟不停飄飛，他潰爛的肌膚彷彿就是化作了白烟飄散。

可是，他的臉上却一絲苦痛之色也沒有，灰白的眼瞳給人的，也只是空洞的感覺。

沒有感情，甚至連殺機也沒有，這樣的一雙眼睛，根本就不像是活人的眼睛！

連白痴的眼睛也不像。

沈勝衣的目光自胸膛移到歐陽立的面上，不禁心裏一寒。

那完全就是盯着一個死人的感覺，而且還是一個已死了多天的死人。

沈勝衣知道爲什麼有這種感覺，歐陽立那雙眼睛本來就像是屬於死人所有。

絲竹聲不絕，歐陽立的劍勢也不絕，沈勝衣一分神，險些就挨上一劍，他雖然極不喜歡與這樣的一個人交手，却沒有選擇的餘地。

再接百二十三劍，沈勝衣突然發覺歐陽立其實在重複施展一套劍術。

那套劍術刁鑽狠辣，只有七十二招，但每一招都是從一般人不在意的角度刺進，一招緊接一招，每八招之後，却有一招完全脫節，却也是最險毒的招式。



絕無疑問，這全是整套劍術的精華，攻的是敵人兼顧不到的，也意想不到的部位。

但現在對於沈勝衣並沒有很大的威脅，惟一的解釋，就是歐陽立已完全喪失判斷的能力，根本不能够在最適當的時間施展出來。

這個與死人無異的活人難道竟然是由那種絲竹聲支配？

沈勝衣突然生出這個念頭，舌綻春雷，突然發出了一聲暴喝！

這一聲暴喝雖然沒有將絲竹聲喝斷，却已將絲竹聲蓋過，歐陽立同時如遭電殛，混身猛一震，所有的動作幾乎完全停下來。

沈勝衣劍勢不停，以劍尖連點了歐陽立胸前七處穴道。

歐陽立好像有些反應，但隨又動起來，揮劍再向沈勝衣攻擊。

這一次他的動作很特別，混身的肌肉彷彿都在抽搐，劍勢也因此變得一抖一抖的，非常之怪異。

沈勝衣不知道歐陽立這樣用劍到底是有什麼好處，但隨即明白過來。

從小巷內傳出來的竹哨聲這時候也正是一抖一抖的，斷斷續續。

沈勝衣已完全肯定，歐陽立事實是由那種絲竹聲指揮。

他再接幾劍，一劍搶入空隙，削在歐陽立握劍的右手手腕上。

血光一閃，歐陽立的右手齊脫斷去，與劍疾飛上半空。

「奪」的一劍釘入牆壁內，斷手仍然緊握在劍柄上，隨着劍不住抖動。

歐陽立沒有叫，面上亦沒有任何反應，斷手繼續未完的劍勢，一抖一抖的向沈勝衣繼續進攻。

沈勝衣那種不舒服的感覺更強烈，身形迅速的變換，總算沒有給血濺在身上。

劍點在穴道上對歐陽立毫無作用，斬斷了他的手，一樣不能够要他停止進攻，到底會不會將他的頭顱四肢割下來，也仍然能够動？

沈勝衣不知道，也不想這樣做。

他知道沒有其他的辦法，必須先將絲竹聲截斷。

於是他又大喝了一聲。

這一聲簡直有如中天陡裂，疾走雷霆，連牆壁也彷彿在他的喝聲中抖動。

竹絲聲終於給喝斷。

幾乎同時，歐陽立所有的動作完全停頓，有如給一根長釘子，從腦天釘下來，將他釘穩地上。



連風也彷彿停下，天地間一陣異常的靜寂，突然又被一陣腳步聲踏破。

那尸一種在巷子內响起來，一種非常奇怪的腳步聲，就像一個淘氣的小孩子突然被大人發現他的惡作劇，慌慌張張的拔腳逃跑。

只聽腳步聲，那個人即使一身武功，在輕功方面非獨不好，而且很糟糕。

最奇怪的是，腳步聲竟是向沈勝衣這邊移來。

沈勝衣一個念頭還未轉過，那個人已然從巷子內奔出。

看清楚那個人的樣子，非獨沈勝衣，就是方直亦爲之一呆。

他們並不認識那個人，也從未見過一個那樣子的人。

沈勝衣並不算太高，可是跟那個人一比，却仍然像是一個巨無霸。

那個人竟然只到沈勝衣的腰間，但絕不是一個小孩子。

也許從後面看來，與小孩子並沒有多大不同，沈勝衣方直現在却是與他正面相對。

若非面對面，沈勝衣只怕也未必會相信那個人竟然是一個老頭兒。

他看來相信已經六十過外，鬢髮俱白，並沒有梳理，也所以臉頰雖然瘦削，在蓬亂的鬢髮襯托下，並不怎樣的顯眼。

可是他面上的皺紋仍然一根根顯得出來。

以他這樣的身材，穿一件小孩子的衣服已經很足够，他却是穿上一套大人的衣服。

那套衣服已經剪去一截，但仍然及地，兩隻袖子捲好幾重，所以也特別顯得累贅。

他赤着雙腳，那種奇怪的腳步聲絕無疑問就是由這雙腳發出來。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那個人一遍，突然生出了一種滑稽的感覺。

那個人的外表實在很滑稽：神態也一樣，那種神態只有從小孩子的面上才見到，出現在這樣的一張臉上，自難免令人感

覺滑稽。

他好像沒有留意沈勝衣方直的存在，「達達達」的走出了巷子，打了兩個旋子，突然伸手拍着胸膛，吃吃的道：「嚇……嚇死我了。」

沈勝衣這才留意到他手中握着一管約莫七寸長的竹哨子。

方直雙眼奇怪的上下打量了這個小老人幾遍，目光轉落在沈勝衣的面上。「沈兄……」

下面的話尚未接上，那個小老人已然叫起來：「叔叔！叔叔！」

他叫的那位叔叔也就是歐陽立。

這語聲非常蒼老，也非常怪異，那種怪異卻又不像是故意裝出來，完全就像是一個牙牙學語的小孩子，在學着叫叔叔一樣。

歐陽立一頭白髮如雪，若是只看這白髮，不難以爲是一個老人。

可是他給人老人的感覺的，也就只有這白髮，此外非獨面白無鬚，連一根皺紋也沒有。

其實他年紀應該不會太大，所以現在這個小老人叫他叔叔，難免就會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

沈勝衣方直現在都有這種感覺。

小老人沒有理會他們，繞着歐陽立團團打了兩個轉，又叫了幾聲「叔叔」。

歐陽立毫無反應。

小老人伸手接去抓歐陽立的手。

這一抓之下，他才發覺，歐陽立的右手已不在，那刹那，他臉上露出了一種非常怪異的表情，在歐陽立前後偷看了幾眼

「叔叔，你將手收到那裏去了？」

沈勝衣方直相顧一眼，方直嘆了一口氣。「沈兄，這原來是一個白痴。」

沈勝衣苦笑了一下。

小老人隨即又道。「叔叔將手藏起來，叫我怎樣給叔叔引路？」

沈勝衣這句話入耳，心頭一動。

方直脫口道：「歐陽立原來是這個人引來……」



沈勝衣揮手阻止方直說下去。「看下去，看他怎樣。」

方直點頭，眼睛盯穩了那個小老人。

小老人說着又繞歐陽立打了兩個轉，突然喜出望外的叫了出來。「原來是在這裏。」

語聲一落，霍地一把抓住了歐陽立的左手。

他抓的本來是右手，現在絕無疑問，將歐陽立的左手當做了右手。

「叔叔，行雷了，我們快走。」小老人這句話聽來更令人啼笑皆非。

歐陽立仍舊一些反應也沒有，小老人叫起來。「叔叔，快走！」

這一次他叫得很大聲，但發音更不正確，給人的滑稽感覺也更重了。

歐陽立還是沒有反應。

小老人急了，一把拉住了歐陽立就走，這一拉，歐陽立是給他拉動了，卻是給拉得一栽，「叭」的一頭撞倒在長街青石板上。

小老人正站在歐陽立前面，立時亦給撞翻，給壓在歐陽立身軀下。

沈勝衣方直看在眼內，以他們的身手，本來絕對可以及時兩人扶住，可是那刹那，兩人竟然都沒有這個念頭。

小老人掙扎着好容易才從歐陽立身軀下爬出來，大大的喘了幾口氣：「叔叔，你怎樣了？」

他伸出小手，推了歐陽立幾下，歐陽立就那樣臉朝下倒仆在那裏。

「叔叔，叔叔！」小老人一面叫一面爬起身子，那樣子就像是熱窩上的螞蟻，團團地亂轉。

然後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目光一亮，揚起手裏那根竹哨子，納入嘴唇裏，用力的吹了一下。

竹哨子一响，歐陽立看似已僵直的身子猛可一震，小老人一看，眉飛色舞，繼續又吹了幾下。

歐陽立也就在竹哨聲中，颶的弓身彈起來，斷手一揚，攻向沈勝衣。

沈勝衣身形刹那急動，劍一挑，迅

速而準確的挑飛了那個小老人的竹哨子，同時閃開了歐陽立的攻擊。

這一劍非獨迅速準確，而且還暗藏七種變化，以應付刹那間突來的襲擊。

沈勝衣實在看不透那個小老人是否身懷絕技，甚至看不透他是否一個白痴。

白痴與平常人本來就不容易分辨，在一般情形之下，白痴與平常人並沒有多大不同，有時一個正常人的舉止亦會與白痴一樣。

所以要假裝白痴，其實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何況一個身材那樣矮小的小老人，給人的本來就是不正常的感覺。

沈勝衣從來不敢輕視那些身體有缺陷的人，經驗告訴他，那些人除非不懂武功，否則總會練成一套正常人練不來，既詭異又恐怖的絕技。

小老人應該看見沈勝衣的劍刺來，可是他一些反應也沒有，一直到竹哨子被挑飛，他才伸出那隻本來握着竹哨子的手，揚了一揚，然後移到眼前。

他的視線跟着移動，仔細的打量着那隻小手，眼瞳中逐漸露出一種非常詭異的神色，就好像現在才發覺失掉了竹哨子。

只有白痴的反應才會這樣的遲鈍。

歐陽立在竹哨停下的那刹那，動作亦停下，木然立在那裏。

「奇怪，那裏去了？」小老人將小手用力的揚了一揚，又上下打量了那隻小手幾遍，目光才轉落在地上，一面團團打轉，一面蹲下身子在地上搜尋。

竹哨子並不在地上，在半空落下的時候，已經被沈勝衣以劍接下。

穩定的當然不是劍，只是沈勝衣的手，能夠將手練到這樣穩定的劍客並不少，但是能夠將手練到這樣穩定的那只怕不多。

左手用劍的高手本來就不多。

看到這隻左手現在的穩定，實在很難相信，這隻左手動起來是那麼迅速靈活。

方直一直在盯着那個小老人，這時候目光一抬，輕歎一聲：「沈兄，這個老人是一個眞正的白痴。」

沈勝衣「嗯」了一聲。

方直目光轉向那支竹哨子，「要從他口中知道是什麼人給他這管竹哨子，只怕不容易。」

「無妨一試。」沈勝衣轉向那個小老人。「朋友，你的竹哨子在這裏。」

小老人仍然在地上找尋，好像沒有聽到沈勝衣的說話。



方直奇怪道：「他，應該不是一個聾子……」

話口未完，小老人已抬起頭來。「竹哨子，竹哨子在那裏？」

他果然不是一個聾子，只不過反應實在遲鈍一些。

「在這裏。」沈勝衣劍一沉，將竹哨子移到小老人眼前。

小老人眼珠「骨碌碌」一轉。「原來在這裏！」伸手便要去拿。

沈勝衣的劍即時一動，斜裏移開，那一支竹哨子在劍尖上「叮叮叮」的同時幾下跳，突然變成了一蓬竹粉，隨風洒了下來。

方直看得出那是支竹哨子，被劍氣摧成粉屑，小老人眼珠子同時一凝，然後兩手拍起來。

他一面拍手一面驚喜的道：「這位叔叔原來懂得變魔術，叔叔，你再變！」

語聲一落，他伸手在懷裏一陣亂掏，又拿出了另一支一模一樣的竹哨子。

「再變──再變──」小老人一面叫一面將竹哨子遞向沈勝衣，完全就像是一個好奇的小孩子。

沈勝衣笑應。「好，我再變！」

語聲未已，七七四十九支牛毛也似的鋼針就從那支竹管射出來，無聲的射向沈勝衣。

藍汪汪的鋼針，絕無疑問，是已淬上了劇毒！

相距既近，這些毒針來得既無聲，又迅速，若換是別人，只怕難逃此劫，沈勝

衣却彷彿意料之中，那刹那，劍「嗡」的突化千鋒！

劍光斜映燈光，閃亮奪目，黑暗中仍有如皓日一樣輝煌。

那些毒針就像是冰雪在烈日之下融化，刹那間消失無踪。

方直一旁只看得目定口呆，小老人也好像一怔，隨即拍掌。

這一次的掌聲急而密。

「變得怎樣？」沈勝衣笑問。

「好看極了。」小老人拍掌不絕，接又一聲：「再變——」將那支竹管拋向沈勝衣。

沈勝衣以劍尖接下，一旋，那支竹管又化成粉屑般飛洒開去。

沈勝衣若無其事地，笑問道：「還有麼？」

「沒有了。」小老人連連搖手，神情舉止仍然是白痴一樣！

方直都看在眼內，却已經一些滑稽都沒有，反而感覺一股寒意從脊骨冒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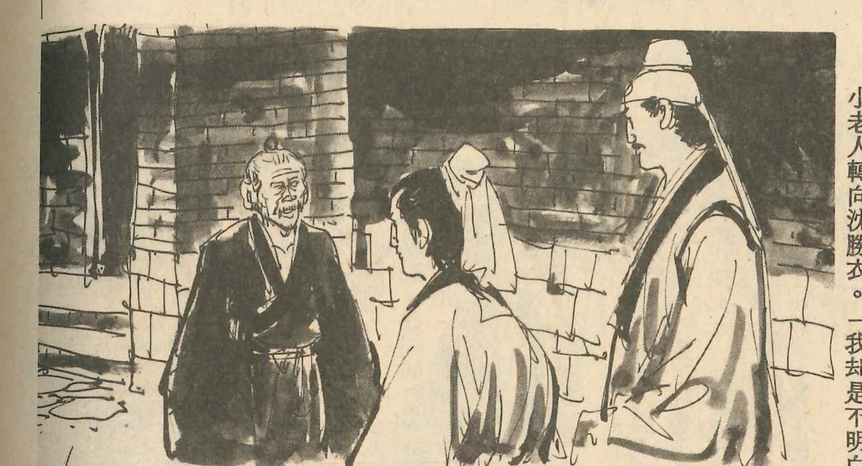
沈勝衣目光一落，道：「若是我沒有看錯，那該是密宗秘傳的無音神杵。」

「叔叔眞是見多識廣。」小老人又拍了幾下手掌，神態不變。

「在那四十九支毒針射出之後我才想到的。」沈勝衣笑笑。「幸好在想到之前，我已經作好準備。」

小老人停下拍掌，忽然歎了一口氣：「江湖上人人都說，你這個人不容易對付，現在看來，果然是難應付得很。」

這些話已完全不像是出自白痴。



方直聽到這裏，再也忍不住，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小老人瞅了方直一眼。「我不跟呆子說話，因爲說了，呆子也不懂。」

方直「哦」一聲。

小老人接問：「我要是向你出手，你現在已經是一個死人，所以我罵你呆子，其實還便宜了你。」

方直怔住在那裏，他不能不承認小老人說的都是事實。

小老人轉向沈勝衣。「我却是不明白，好像你這樣的一個聰明人，怎會與一個呆子走在一起，是不是這樣才能够顯示出你是一個聰明人。」

沈勝衣很冷靜的道：「我與他走在一起，只因爲他是我的好朋友。」

小老人倏的又問：「艾飛雨好像也是你的好朋友。」

「也是的。」沈勝衣回答得很認眞。

「所以他無論闖出了什麼禍，你也要包庇他，袒護他。」

「我只是求一個清楚明白。」

「若是他錯了？」

「那我會勸服他還對方一個公道。」

小老人上上下下打量了沈勝衣一遍。「有人說你是一個眞正的俠客，這看來果然是很像。」

沈勝衣搖頭。「我只是做應該做的事情。」

「有所不爲，有所必爲，很好，很好——」小老人却苦着臉龐。「這對我可就不太好了。」

「哦，是不是因爲你就是那柄刀的主人？」

「那柄刀——」小老人反問：「是什麼刀？」

「魔刀！」

小老人一怔。「你也知道世上有一柄魔刀？」

沈勝衣笑笑。「有些事情看來雖然很秘密，可惜只是看來而已，天下間根本就沒有絕對秘密的事情。」

小老人怔怔的看着沈勝衣，忽然歎了一口氣，接問道：「你知道我爲什麼歎氣嗎？」

沈勝衣點頭。「因爲你實在想不到你的秘密竟然會洩露出去。」

「錯了。」小老人搖頭。「我歎氣是爲了你。」

「爲了我？」沈勝衣有些愕然。

「你看來實在很像一個君子，而且還有一個方直那樣的朋友，我本來已經準備對你推心置腹，無論你說什麼我也都相信的了。」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

小老人歎着氣接道：「可惜你實在不懂得說謊。」

沈勝衣道：「是麼？」

「天下間，也許根本就沒有絕對秘密的事情，也許你眞的知道了什麼。」小老人又歎氣。「只可惜你知道的實在還不足够。」

「所以你立即就知道我在說謊。」

「嗯——」小老人笑笑。「曾經有人對我說，沒有一個人的話可信。」

「這句話已經矛盾。」

「所以我連他這句話我也不信，看見合脾胃的人，還是不由自主的推心置腹，這結果令我吃了不少的虧。」小老人一聳肩，「也所以，最後我還是不能不承認這句話實在有些道理。」

沈勝衣只有苦笑。

「我却也聽過一句這樣的話。」小老人接道：「只要是出於善意，就是說謊也值得原諒。」

「你已經原諒了我。」

小老人鄭重的點頭。「你當然是出於善意。」

「那麼，現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幾個問題？」

小老人反問：「你從什麼地方瞧出我不是一個白痴，難道我裝得不像？」

「像雖然很像，可惜很多地方都很不平衡。」沈勝衣目光落在歐陽立的面上，「譬如說，你一出巷子，就看見歐陽立在那裏，但忽然，又好像變成一個瞎子，連近在咫尺的東西都看不清楚。」

「白痴難道不是這樣的？」

「也許有些是這樣，」沈勝衣淡然一笑，「但是我見過的幾個白痴，恰好都不是。」

「你這個人的運氣實在不錯。」小老人撫掌大笑。「很多人一生之中，連一個白痴也沒見過，你這個年紀，竟然已見過幾個之多。」

「幸好我還沒有見過方才你裝的那種白痴，否則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死人。」



「這該說，幸好你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小老人打量着沈勝衣，「反應好像你這樣靈敏的人實在不多。」

「出手好像你老人家那麼毒辣的也甚罕見。」

小老人又笑了起來。「若是連那些無音神杵你也閃不開，根本就沒有資格站在這裏，與我說話。」

「這當然，無音神杵一發七七四十九支有如牛毛的淬毒鋼針，專破一切內功，無藥可救。」沈勝衣冷靜的道：「我若是閃不開，現在應該就是躺在你脚下。」

「對我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小老人抓着那頭亂髮。「最低限度，現在我已經不用這麼操心着如何才能離開。」

「回答了那幾個問題，你隨時都可以離開。」

小老人狡黠的一眨眼睛：「眞的？」

沈勝衣點頭，小老人却歎了一口氣。「只可惜我若是回答了，你就是肯讓我走，我也走不了多遠。」

「爲什麼？」

小老人目光轉向歐陽立。「還用問爲什麼？」

歐陽立仍然傀儡一樣呆在那裏，胸膛的肌肉消蝕殆盡，露出了一條條的白骨，沈勝衣目光再落，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方直一旁突然道：「你們只是兩個人。」說到那個「人」字，語氣特重。

方直沉聲道：「控制你們的，難道就不是。」

小老人只是笑。

方直望了沈勝衣一眼。「我就是不相信這世上有所謂魔。」

「沒有人要你相信。」小老人並不在乎。

「你若是不回答我這位朋友的問題，那你現在得想辦法脫身了。」

小老人用力的抓着腦袋。「已經在想着了。」

沈勝衣倏的問道：「歐陽立可以不死，爲什麼一定要死？」

小老人道：「他太特別，太容易給人找出來。」

「那你呢？」

小老人面色一寒，「我跟他不同。」

「是因爲你還有利用的價值，還是你的地位遠在他之上？」

小老人搖頭。「你不覺得自己太貪心，問得已實在太多？」

沈勝衣道：「那是因爲我已經發覺你能够解答我心中更多的疑問。」

「這是說，你其實已經肯定我的確還有利用的價值，地位也的確高於歐陽立的了。」

「難道不是？」

小老人沒有回答。

「好像你這樣重要的人，實在不應該冒險。」沈勝衣目光一轉。「巷子裏難道沒有路可離開？」

小老人眼珠子亦一轉。「這是事實，這裏兩面的牆壁也太高，我的輕功又實在不好。」

方直插口道：「所以你只有裝做白痴走出來，希望能够騙過去。」

小老人歎了一口氣。

方直搖頭。「你現在再歎氣也沒有用了。」

小老人又問：「你知道我爲什麼歎氣嗎？」

方直尚未回答，小老人說話已經接上。「那是因爲天下間竟然眞的有你這種呆子。」

方直又怔住。



小老人轉問沈勝衣：「你大概不會太相信我的話。」

沈勝衣頷首。「你所以這樣走出巷子，是因爲你絕對有信心離開？」

「說對了。」小老人拍掌大笑。

笑語聲甫落，呆在那裏的歐陽立突然怪叫了一聲，張開雙手，猛撲向沈勝衣。

小老人的身形同時暴退，飛退入小巷內，他的輕功嚴格來說也許太不好，但能够與他相比的人只怕不多。

沈勝衣偏身讓開歐陽立的一撲，身形再一長，已然追入了小巷。

歐陽立的身軀同時碎了。

他的身軀內竟然亦藏着火藥，却到了現在才爆炸，刹那血肉橫飛。

這些火藥不怎樣强烈，碎了歐陽立，並沒有傷到方直，只是方直立時變成血人一樣，血肉模糊。

那都是歐陽立的血肉，方直站得也未免近了一些。

他本是準備助沈勝衣一臂之力，阻住歐陽立，好讓沈勝衣去追那個小老人。

歐陽立這一碎，自然大出他意料之外，一陣强烈的血腥味，立時直貫入他的肺腑。

這位君子當塲一呆，然後倒退一丈，雙手扶着牆壁，拚命嘔吐起來。

嘔吐出來的當然又全都是苦水。

巷子裏一片黑暗，長街上的燈光當然照不到這麼遠，黑暗中看來，簡直沒有盡頭。

沈勝衣的眼睛雖然很敏銳，也不能看得太遠，幸好那個小老人距離他也沒有多遠。

那個小老人就像是一個球也似，迅速的在黑暗中滾動，看來實在有些滑稽。

本來沈勝衣跨一步，比他跨兩步還要遠，但一時也不能够將距離縮短。

換句話說，那個小老人的輕功其實在沈勝衣之上，身材若是有沈勝衣那麼高，沈勝衣要追上他只怕很困難。

但他這輕功與身形是否有關係，只有他這種身形才能够盡量發揮出來？

沈勝衣的身形本來還可以快一些，却因爲那一下爆炸聲，不由得一緩。

他立即想到那是什麼一回事，到聽到方直的嘔吐聲，更就完全放心。

小老人頭也不回，只是往前滾。

× × ×

巷子看似無盡，實在有盡。

前行十數丈，一道高牆將巷子截斷。

小老人眼看一頭就要撞在牆壁上，那刹那却及時收住了勢子，幾乎就是貼着牆壁滴溜溜一轉，疾轉了過來。



沈勝衣同時停下脚步，距離小老人不到兩丈。

小老人背靠着牆壁，黑暗中兩隻眼珠子竟好像有亮光射出來，吃驚的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看到小老人眼瞳中的恐懼，但那到底是不是恐懼却不能肯定。

小老人既然並不是一個白痴，應該很清楚這條巷子的環境，可是他仍然逃進來，這若非方寸大亂，其中只怕便另有陰謀了！

小老人在進入巷子之前，事實也一些不像是方寸大亂，沈勝衣所以反而更加提高了警惕性。

巷子兩邊都是高牆，不少樹木從高牆內伸出來，風吹枝葉蕭騷，此外沒有任何異响。

枝業叢中好像並沒有藏人，沈勝衣也沒有這種感覺，他的耳朶與眼睛同樣敏銳，那若是連他也感覺不到，定必是一等一的高手。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高手藏在枝葉叢中？沈勝衣雖然不知道，但即使眞的有，要一擊將他擊倒，只怕也不容易。

除非那個人的武功遠在他之上。

也就在這時候，小老人開始喘息起來，喘息得出奇的厲害。

沈勝衣沒有作聲，雙眼只是凝注着小老人。

「你……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兇？」小老人吃吃的突然這樣說。

沈勝衣淡然問道：「看來你好像眞的忘記了有這面牆壁。」

「好像就是了。」小老人似乎非常感慨。「人老了，記性難免亦會壞起來。」

沈勝衣淡然道：「是麼？」

小老人眼珠子又一轉。「我現在好像已跑不了。」

「就算你多了一雙翅膀，只怕一樣飛不掉。」沈勝衣很少這樣誇口，他是存心將小老人的陰謀迫出來。

小老人搖頭。「我又不是鳥兒，那來的翅膀。」說着團團打了一個轉。



那三面高牆都高逾兩丈，筆直如削，對小老人來說，實在高不可攀，也許他根本不放在眼內，給人的却是這種感覺，沈勝衣亦似乎沒有例外。

但他並沒有因此疏忽。

小老人隨即脫口一聲道：「這牆壁好高。」

沈勝衣淡然一笑：「也許你一跳便跳過去。」

「憑你的身手，却是絕不難在我跳過去之前將我拿下來。」

「你這句話增加我不少信心。」小老人雙手一攤。「這你說，我應該怎樣？」

「早已經說了！」

「想不到你這個人比我還要固執，」小老人大大的歎了一口氣。「幸好雖然插翅難飛，一定要離開，還不是完全沒有辦法。」

沈勝衣「哦」的一聲，盯穩小老人。

小老人接道：「只要我化做輕烟，就可以飄飛天外的了。」

語聲甫落，小老人雙掌陡地一拍，「噗」的一下異响，一股濃烟就從小老人雙掌之中湧出，迎面撲向沈勝衣。

小老人接一聲：「小心毒烟！」

沈勝衣一怔，還是撲前去。

那刹那之間，那股濃烟已經擴散開去，沈勝衣竟然是撲進濃烟中。

他的身形迅速越前了一丈，但竟然仍然在濃烟之內，他的耳朶也竟然沒有聽到任何的聲响。

——那個小老人難道仍然在原地沒有動。

沈勝衣心念一轉，身形反而停下，在他的周圍盡是濃霧，仰首望去，也不見星光。

霧實在太濃了，何況這本來就是一條黑暗的巷子，那些霧也是黑黑的，沈勝衣幾乎懷疑，這只是一種感覺。

他繼續傾耳聽去，但始終聽不到任何的聲响。

那片刻，竟然連風也靜止。（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謝雲樓五十壽辰之日，賀客如雲，多是武林中高手。當壽筵將散時，突來一自稱蜀北田家莊主的老奴，說奉莊主之命送來一份壽禮。他把禮物呈上後，便逕自向後院茅厠走去。謝夫人頗覺奇怪，悄悄解開那份用錦盒載着的禮物，一看之下，原來盒內裝的竟是一個女人的首級。派人去追那送禮的老奴時，已不知去向。而這時謝雲樓則對衆人表示，他知道這送禮之人是誰，而且也是出於一番好意。但衆人仍無法釋疑。筵席散罷，謝雲樓召集了十個人（風羣星也在其中），在密室中開圓桌會議，席中，海雲樓說明風家與天絕教的淵源……

地刲劍下喪　天絕掌底亡

鏢頭拜師

（一）

謝雲樓緩緩的接着說道：「她叫屈美鶯。」

「小紅花屈美鶯？」一個眉灰目大，身材頎長的老者失聲道。

這老者在筵席中，一直都備受羣雄觸目，他是東海神木島主獨孤一奇。

獨孤一奇與謝雲樓素有交往，但江湖中人却想不到，他們非但同是天絕教中人，而且謝雲樓在教中的地位，猶在獨孤一奇之上。

只聽得謝雲樓嘆息一聲，緩緩接道：「屈美鶯是本教六大秘密殺手之一，雖然武功不及楚多情、萬毒妖姬等輩，但她爲人機智聰明，每次進行殺人任務，都沒有令本教教主和本座失望。」

獨孤一奇皺眉道：「能把屈姑娘殺掉的人，豈非更是神通廣大？」

謝雲樓點點頭，道：「本座已知道這人是誰。」

獨孤一奇吸了口氣，道：「是不是那個老家奴？」

謝雲樓道：「不錯。」

「但他又是誰？」

「龍在田！」

「龍在田？」獨孤一奇臉色一寒，「他爲甚麼會揀屈美鶯下手？」

謝雲樓這次却搖搖頭。

「本座不知道。」

在獨孤一奇身旁的是個紫袍中年人，他叫盛豪，本是湘北望族鉅富，他家財千萬，富甲一方，而且武功極高，在湖北一帶，可說是隻手遮天，誰都要賣他幾分帳的。

想不到，但也是天絕教中人。

只聽得他冷冷的插口說道：「龍老兒目中無人，咱們若不給他一點顏色看看，恐怕日後更會變本加厲。」

獨孤一奇道：「盛老弟所言不差，老夫的看法也是一樣。」

謝雲樓沉吟半晌，忽然問風羣星：「風堂主，依你之見，該當如何？」

風羣星毫不考慮，立刻就回答：「殺龍在田，事不宜遲，最好馬上派人着手進行。」

謝雲樓道：「誰能肩担此一重任？」

風羣星道：「天絕、地刲兩大法師聯手，必可擊殺龍在田！」

謝雲樓目中寒芒閃動，良久才緩緩說道：「風堂主此言不差，只是要勞動兩大法師出手，非要向教主請示不可。」

風羣星道：「教主必將同意此舉。」

謝雲樓沉吟着，獨孤一奇又插口道：「老夫與風堂主所見略同，唯老夫認爲，龍在田固然是本教眼中之釘，背上之刺，玉眞教的游龍眞人更未容忽略。」

盛豪點點頭，道：「玉眞教子弟三千，其中不乏劍術精英高手，游龍眞人一日不除，始終是本敎心腹之患。」

謝雲樓淡淡一笑：「對付玉眞敎，敎主早有計劃，諸位倒是不必担心。」

風羣星冷冷道：「龍在田目中無人，竟以人頭作爲賀禮，不殺此老兒，這口氣誰都咽不下去。」

× × ×

翌日清晨，四個健步如飛的黑衣漢子，分別損着兩頂黑色轎子，來到了雲樓別院。

同日黃昏，這兩頂轎子又離開了雲樓別院，一直望南而下。

在這時候，謝雲樓正站在一座新墳之前。

墳墓裏葬的是一顆人頭，屈美鶯的人頭。

他知道，龍在田爲甚麼要殺屈美鶯。

他也沒有忘記，在五年前，他和屈美鶯是怎樣害死衞七龍的哥哥衞翔鶴的。

龍在田實在是個可怕的人物。

他顯然早就已查出，衞翔鶴是怎樣死的。

屈美鶯，就是五年前，在泰山金堂客棧賣唱的姑娘。

她人美，歌聲更如出谷黃鶯。

當時，她給人欺負，看來可憐兮兮的，而衞翔鶴却中了圈套，給她髮髻上的一朵小紅花，弄得武功盡失，終於死在謝雲樓的劍下。

殺衞翔鶴的時候，謝雲樓的心情很輕鬆。

但到現在埋葬屈美鶯的時候，他的心境却是無比的沉重……

（二）

送那顆人頭到雲樓別院的「老家奴」，的確就是龍在田。

但殺屈美鶯的，却不是龍在田，而是衞七龍。

龍在田早已查出了屈美鶯怎樣暗算衞翔鶴，這五年來他一直沒有下手殺了這個毒女人，就是要把這個機會留給衞七龍。

屈美鶯不錯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可惜心腸却是毒如蛇蝎。

衞七龍找到她的時候，她還沒有把這個年青人看在眼內。

她以爲憑自己的姿色和武功，必將可以把他玩弄於股掌間。

但她錯了。

衛七龍根本就不容許她有任何發揮的機會。

他只是對她說了六個字。

他說：「我是來殺妳的。」

她失笑。

她笑得很甜，很好看，絕大多數男人看見，都會爲之魄蕩魂銷。

更何況這只不過是個血氣方剛的年青人。

就在這一瞬間，她忽然出手。

最少有七八種暗器，分別從各種不同的方向，射向衛七龍。

她本來還不打算這麼快就出手。

但她忽然發現這個黑衣青年的確是決心來殺自己的，軟功不行，當然要先下手爲强。

她對自己的暗器功夫，向來都極具信心。

事實上，她的暗器除非不出手，一經出手，就必然可以把敵人擊倒。

但這一次却例外。

她怎樣也想不到，自己的暗器，竟然沒有一種能殺得了這個黑衣青年。

於是，衛七龍沒死，她死。

她死在衛七龍的劍下，而且還給龍在田割下了人頭，送到雲樓別院去。

（三）

衛七龍在黑龍谷中苦練武功，當時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爲衛翔鶴報仇。

現在，他已知道了衛翔鶴的死因，也知道了他是給誰害死的。

龍在田一直都沒有把這件事情的眞相說出，那是用心良苦。

在時機和武功俱未成熟的時候，貿然去找謝雲樓算帳，那無異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

龍在田是老江湖，他當然不會讓衛七龍白白的去送死。

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

兄長之仇雖然也很重要，但和整個武林的安危相比下來，却又是顯得那麼微不足道。

龍在田早已看出，中原武林正醞釀着一場血腥浩刼。

謝雲樓表面上是名俠，是君子，但實際上却是天絕教的副教主。

不知多少恐怖的屠殺，不知多少可怕的陰謀，都是由謝雲樓所暗中主持。

此人當然非除不可。

但若沒有完善的計劃和充份的準備就輕舉妄動，那是智者所不取。

儘管龍在田脾氣有點古怪，但在這種重要的事情上，他却是半點也不含糊。

棋差一着，滿盤皆落索。

龍在田一直都步步爲營，既不畏縮，也不和敵人妥協，却也絕不盲目前進，墮入敵人佈下的陷阱。

在南三龍之中，黑龍姥姥甘碧齡無疑已是個極老辣的老江湖，但若論處事之精細，眼光之遠大，她還是有點不及龍在田的。

現在，中原武林的形勢，已越來越兇險。

八大門派各自爲政，抱着「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宗旨，對於天絕教的勢力日漸擴張，居然有泰半以上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

在某些門派的掌門眼中看來，天絕教雖然是一桶炸藥，但只要不接近它，就算這桶炸藥變成一座「炸藥之山」，也不要緊。

儘管它會爆炸，儘管它可以毀傷許多人的性命，只要傷不了自己，又何必去自招煩惱？

然而，這種觀念是消極的，也是自私的。

唇亡齒寒，一旦白道勢力被嚴重削弱，餘下來的名門正派，也絕不會有好日子過。

龍在田早已看出了這一點。

只可惜別人却看不見這一點，這才是中原武林的最大隱憂。

（四）

距離雲樓別院東南十二里，是姓姚的天下。

這裏是姚家集，地方雖然不算很大，但却也有好幾百戶人家，還有一間不大不小的鏢局。

這間鏢局的總鏢頭，也是姚家集最有錢的人。

他也姓姚，江湖上的人都叫他神力王姚五。

他是個力大無窮的大漢，自幼橫練一身外門功夫，現在據說已達到刀槍不入的境界。

龍在田和衛七龍就暫時躭在姚五的家裏。

姚五並不認識衛七龍，但早在十餘年之前，最少曾八次央求龍在田收錄他爲弟子。

龍在田沒有答應他，因爲那時候，他根本就沒有收徒弟的打算。

既沒這個打算，也沒這個興趣。

姚五很失望，但對龍在田還是很恭敬很恭敬。

現在，龍在田和衛七龍都暫時住在他的家裏，姚五很高興，高興得連飯都嚥不下去，只是一味喝酒。

他要喝酒，藉此壯胆。

原來他又要大着胆子，求龍在田收自己爲徒。

龍在田却仍然是一味搖頭。

到後來，衛七龍也央求龍在田收錄姚五爲徒。

龍在田考慮了很久，才說：「既然如此，老夫暫時就收錄他爲記名弟子，待老夫的事情辦妥之後，才正式把姚五收錄爲弟子。」

姚五聞言，歡喜不迭，大叫着說：「韓豹子，龍老俠終於答應了！」

韓豹子是鏢局的鏢師，也是姚五自幼與他同甘共苦的結拜兄弟。

但現在韓豹子並不在姚家集。

他負責押運一批貴重的藥材到大同府去。

韓豹子武功不弱，人也機警而沉着，近年來姚五越來越是信任他。

這一趟鏢，由韓豹子押運，姚五是很放心的。

在此之前，韓豹子曾押運過六十九趟鏢，從來都沒有一次出過岔子。

這是第七十趟鏢，韓豹子應該可以順

利完成任務。

鏢車隊是昨天開始出發的，預料兩個月之後就可以回來。

想不到他很快就回來。

但他並不是活着回來，而是給人砍下頭顱，用一隻錦盒載回來的。

（五）

看見了這個載着韓豹子頭顱的錦盒，龍在田已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凄然捧起盒子，目中含淚嘶聲道：「韓豹子，是老夫不好，是老夫連累了你了。」

姚五一頭霧水，還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龍在田忽然瞪着他，厲聲道：「你是不是一定要拜老夫爲師？」

姚五道：「弟子此意已決，只望師父成全。」

「好！從現在開始，你就是老夫的弟子。」龍在田目中精芒厲射，和平時簡直是判若兩人。

姚五的心情，可說是又悲又喜，他立刻跪在龍在田的跟前，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响頭。

「師父，這拜師之禮，何時舉行？」

姚五磕頭後說。

龍在田長嘆一聲：「此際時勢已非比尋常，還何須這許多繁文褥節？你已磕頭拜師，此後事無大小，還得遵從爲師的囑咐。」

姚五連連點頭：「弟子知道。」

龍在田面色一沉，冷冷道：「你曾否聽過一句說話，有事弟子服其勞？」

姚五道：「弟子曉得。」

「那很好，」龍在田沉聲道：「爲師現在命令你，馬上改裝爲担夫，鏢局其餘人等，一律改變裝扮，總之絕不能讓人認出你們就是這鏢局的人。」

姚五一怔。

只聽得龍在田緩緩接道：「爾等改裝後，必須零星離開此地，分批前往黑龍谷去。」

「黑龍谷？」

「不錯，是黑龍谷，爾等並不是去黑龍谷享清福，而是去保護黑龍姥姥。」

「黑龍姥姥武功絕世，何需弟子保護？」姚五是個心腸耿直的人，他這番話本也不無道理。

但龍在田却嘆了口氣，道：「姥姥已暫時喪失了武功。」

姚五又是一楞。「此事弟子却是未有所聞。」

龍在田盯着他，冷然道：「難道你以爲爲師在哄騙你？」

姚五嚇了一跳，道：「弟子豈敢？」

龍在田的臉色這才緩和下來。

「這是爲師給你的第一個任務，只要爲師不死，將來只有你的好處。」

姚五遵命退下。

他忽然拜了一個師父，鏢局中都是一陣詫異。

幸好姚五平時對他們不薄，姚五要他們改裝前往黑龍谷，居然也沒有一個人反對。

龍在田又給了姚五一隻鐵戒指，並說：「這是爲師信物，只要把它交給黑龍姥姥，她自然不會對你們有所懷疑。」

他想了想，又從鏢局中找到了信箋，筆墨一揮，寫了一封信給姚五，教他貼肉藏好，一併帶到黑龍谷。

× × ×

姚五看來粗鹵，但幹起事來，却是快捷妥當。

不到一個時辰，姚五等人已分批離開鏢局。

衛七龍這才問龍在田：「黑龍谷眞的需要他們保護？」

龍在田嘆了口氣：「恰恰相反。」

衛七龍早已明白了師父的意思。

黑龍姥姥雖然喪失了武功，但谷中仍然不乏高手押陣，再加上谷中形勢易守難攻，無論怎樣，都不必勞動到姚五去加以保護。

倒是這間鏢局，已成爲天絕教侵襲的目標，他們若繼續逗留此地，反而容易招惹飛來橫禍。

韓豹子之死，龍在田已有「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覺。

他不能再讓姚五無故犧牲。

他的決定是正確的。

就在姚五等人離去不久，鏢局已陷入重重圍困之中。

師徒遇襲

（一）

天色慘淡有如情場失意少女的眼睛。

她黯然無光，彷彿世間上已沒有任何事物可堪留戀。

一陣悲哀而凄冷的簫聲飄進了鏢局。

簫聲聽來空洞而單調，既沒有特殊的節奏，也沒有高低抑揚的轉變。

它是那麼凄冷。

它是那麼平淡。

但在平淡中，它又是那麼令人心碎。

龍在田在鏢局的大堂中，盤膝就地而坐。

衛七龍則人如標槍，直立在師尊的背後。

簫聲韻律始終不變，始終如一。

倏地，一陣琵琶之聲，混進了簫聲之內。

不久，又有一陣琴絃聲，在遠方遙相呼應。

樂聲凄怨肅殺，如鋒刀，似利箭，更像是一隻無影無形的魔爪，緊緊抓着別人的咽喉。

姚五等人若還在鏢局中，他們的魂魄恐怕已去之八九。

這是一闋殺人魔曲。

龍在田當然知道，來者就是昔日的同門師兄，也是今時天絕教的地刧法師。

悲曲响起，龍在田與衛七龍俱是神色木然，臉上的表情沒有半點的變化。

突聽一人和着悲曲，唱起悲歌。

那是一個老人的歌聲。

老人在唱：

「浮雲滄海兩無憑，
愁腸歲月幾生憂；
曉月繁星人頭白，
絕域蒼茫命怎留？」

× × ×

老人唱曲，聲嘶沙啞。

曲已非曲，歌已變成奪命魔咒。

衞七龍一直站在師父背後，直到老人唱至最後一句之際，身子竟然微微一震。

龍在田雙目低垂，到了此時，忽然發出一聲長嘯，把外面傳至的悲曲冲破。

琴聲、琵琶聲、簫聲，突然同時全部中斷。

天階上，梧桐樹旁，忽然悄悄地出現了幾條人影。

一人衣白、髮白、鬍子也雪白。

唯是他手中一簫，漆黑如墨。

這老人正是地封法師。

在地封法師左右，一人手抱琵琶，一人提着一具古琴。

抱琵琶的是地魔女，提古琴的是地煞星，他們都是地封法師的弟子。

又有一老人，禿頂白臉，長鬚幾及小腹，一雙眼睛灰濛濛有如死魚一樣。

他就是歌者。

樂聲雖已中斷，嘶啞蒼涼的歌聲却仍在繼續。

這是清唱。

可惜這不是出谷黃鶯般的清唱，而像是地府幽魂在深更夜半時的哀號。

剛才他唱的每一個字，龍在田和衞七龍都聽得很清楚。

但這時候，這老人所唱的，都不是漢語，倒不知是何種語言。

堂中殺氣更濃。

龍在田忽然霍聲站起，鬚髮俱張：「天絕法師，看劍！」

這禿頂白臉的人，就是天絕教的天絕法師。

龍在田手中無劍，口裏却是大呼着看劍。

他的劍不在手中，而是在天階梧桐樹上。

梧桐樹有枯枝。

龍在田身如巨鳥從堂中飛出，手一伸，枯枝已在手。

龍在田內力湛深，雖然手中有三尺枯枝，但却和用百鍊精鋼鑄成的利劍沒有甚麼分別。

他身法如電，人甫從梧桐樹旁落下，電光石火間，枯枝尖端已刺在天絕法師的心砍穴上。

天絕法師冷笑，身形一閃，避開枯枝，接着，連隨一指，劃向龍在田左耳下要穴。

他雖在動手之中，口裏却仍然歌唱如儀。

只是他的歌聲漸漸變得尖銳起來，韻律也比剛才快捷得多。

龍在田却不時發出震耳欲聾的暴喝之聲。

兩人俱是當今武林絕頂高手，而且這是以快打快的一戰。

戰況之激烈，委實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驟眼看來，這兩人的身形，簡直就是兩隻在半空中飛翔的怪物一樣。

因為他們屢次躍起，離開地面逾丈交手！

兩人都在竭力搶佔先機。

在這種情況下，天絕法師的歌聲終於中斷了。

但地封法師那空洞而單調的簫音，又再次响起。

他是在協助天絕法師。

但衞七龍並不是個呆子，他絕不能容許地封法師利用簫聲來分散龍在田的精神和力量。

他揮劍衝前。

一具古琴，一面琵琶，阻住了他的去路。

衞七龍冷喝：「讓開！」

琴與琵琶沒有讓路，反而雙雙向他疾劈過來。

當然，這已在衞七龍意料之內。

兩股巨大的壓力，一起向着衞七龍湧至。

這兩人一出手，就像是在拚命。

一命拚一命，固然拚。

就算用兩個人的性命，才能幹掉衞七龍，也是在所不惜。

世間上能從他們兩人阻攔下穿過去的人絕不多。

他們也絕不相信這個黑衣青年會有這麼大的本事。

然而，他們錯了。

衞七龍能被江湖中人推列為中原七條龍之一，並不是因為他的三個師父是南三龍，而是因為他的武功造詣的確出類拔萃，不比師父們遜色。

當然，在目前的階段，衞七龍的內力，是比龍在田略遜一籌，但他還年輕，只消假以時日，他的成就必然可以超越龍在田，甚至凌駕在南北六龍之上！

地魔女與地煞星無疑都是世間難尋的高手。

但衞七龍仍然能像一陣輕風般，從他們的中間穿過去，直接面對地封法師。

地魔女、地煞星相顧駭然。

細看之下，兩人的腰際，俱已被衞七龍的劍劃破了一道口子。

他若不劍下留情，地魔女與地煞星現在已到了陰曹地府！

（二）

簫聲終於停下來。

地封法師盯着衞七龍，忽然說：「好，好，好極了，果然不愧是南三龍的得意弟子。」

衞七龍劍尖指地，說：「前輩若還不離開此地，晚輩說不定只好得罪了。」

地封法師輕輕的嘆了口氣：「實在的說一句，本座並不想殺你，但除此之外，却又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衞七龍目光閃動：「你若一定要逼晚輩出手，那也無話可說。」

地封法師乾笑着：「面對本座，你居然還有這份自信，難得！難得！」

衞七龍道：「家師常訓誨弟子，縱遇强敵，只要是為正義而戰，千刀萬剮尚且不辭，又何必理會對手的武功是否在自己之上？」

龍在田聽進耳裏，不由一怔。

他從來都沒是這樣子對衞七龍說過。

但他瞬即已明白，那必然是神龍張說的。

「好狂妄！」地封法師冷冷一笑，黑漆如墨的鐵簫突然出擊。

衞七龍陡地身形一閃，耳聽風聲，憑

聲辨位，連看也不看，反手就是連環十二劍一起刺出。

地封法師一聲輕嘯，接下十二劍，騰出左掌，突然凌空疾擊衞七龍的胸膛。

他掌力陰柔惡毒，兼且專攻敵人必救之處，配合着黑鐵簫的點穴功夫，威力之强，委實無可比擬。

但衞七龍身法奇異，忽而疾如鷹隼，忽而矯若游龍，霎眼間又像是鯉躍伋濤，既沒有一定的規則，出手之際也全無門路可以窺睹。

他以一人之身，集合了南三龍之長，倘若單純以武學招式而論，他的武功甚至已超越了三位師父其中任何一位。

地封法師一上來就認為自己的武功招式詭異奇特，要收拾南三龍的弟子，並不是難事。

但百招過後，他已發覺到，形勢並不如想像中般單純！

到了此際，地封法師已把輕敵之心完全收歛，準備施展渾身解數的功夫，務求先擊敗了衞七龍再說。

他本可擊敗衞七龍，只要他一上來的時候，全不放鬆對方，那麼憑他數十年內力修為，最少可以有六成的贏面。

但此刻賓主之勢已易，搶佔了上風的並不是地封法師，而是衞七龍，地封法師這時候才後悔，已太遲了。

衞七龍沒有讓龍在田失望。

他不但制止了地封法師的催魂簫聲，而且還一劍刺穿了地封法師的咽喉。

地封法師一死，龍在田已無後顧之憂，遂更全神貫注地，施展生平絕技，與天絕法師週旋到底。

倏地，龍在田手中枯枝，被天絕法師的雙掌緊緊挾着。

兩人只是相隔咫尺，四道充滿殺氣的目光在半空中交擊。

假如眼光也能殺人的話，那麼他們兩人現在必已同歸於盡。

（三）

枯枝忽然逐寸化為灰塵。

兩人站立的姿勢還是沒有改變，目光也是同樣森冷逼人。

但兩人的臉都已同時變得慘白，彷彿已全無血色。

衞七龍不理會他們進行到怎樣的情形，他只是靜靜的站在他們三丈之外，動也不動。

但若有誰要闖進這三丈範圍之內，他的劍就會殺人。

連地封法師這等絕世高手，尚且不免為他所殺，天絕教雖然高手衆多，但在這時候又有誰敢攖其鋒？

地魔女和地煞星雖然都是地封法師的弟子，但他們却沒有萌起為師報仇之念。

突聽一陣「錚琮」異响，地煞星的琴弦斷了。

接着，地魔女的琵琶，也從中一分為二。

他們毀掉古琴和琵琶之後，瞬即消失在遠方之外。

天絕法師突然怒叫了幾聲：「叛徒！叛徒！叛徒！」

他的臉色更加可怖，額上每條青筋凸現。

龍在田凝視着他，忽然冷冷的說：「想不到你並不比地封法師更强！」

天絕法師咬牙冷笑：「龍老兒，你又何嘗佔到了半點便宜？」

他倆的聲音已變得很虛弱，兩人的內力最少在這一戰中消耗了十之八九。

龍在田乾笑，身子有點搖搖欲墜的感覺。

天絕法師吸了口氣，道：「青山常在，綠水長流，你我將來還有再次碰頭的機會，那時候……」

龍在田搖頭：「不再有這機會了，老夫已決定，無論自己能否活過今天，都要先把你殺了再說。」

天絕法師嘿嘿一笑道：「你有這份把握？」

「當然！」

說着這兩個字的時候，龍在田已鼓盡最後一口內家真氣，呼的一聲向天絕法師劈出一掌。

雖云是强弩之末，威力也絕不尋常。

天絕法師知道這次已無可逃避，也只好咬緊牙關，揮掌相迎。

這一掌，可說是强打硬接。

石破天驚的掌聲响起，天絕法師突然口中鮮血狂噴，身如柳絮飄搖不定。

他慘然一笑：「龍老兒，本座畢竟還是看低了你……」

龍在田沒有回答。

他臉色蒼白，有如死人一樣。

他再也無法保持着站立的姿勢，緩緩地蹲下身子，盤膝坐下。

當他盤膝坐下的時候，天絕法師已然氣絕。

（未完）

指壓自療法

側臥的指壓法

蔡浪越大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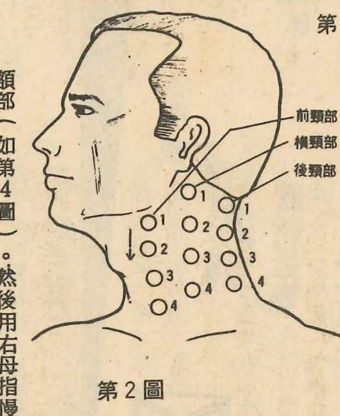


第1圖

（第一操作）

受方右側臥，指壓者位於其背部，豎起右膝，左手着在受方的前方（如第2圖），用右母指在前頸部4點各壓三次（如第2圖）。

注：壓一次約三秒。不要太用力地壓。



第2圖

（第二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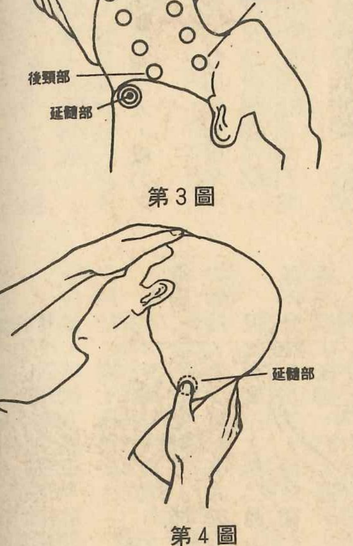
指壓者相接雙手母指，在受方側頸部的4點各壓三次（如第2、3圖）。

（第三操作）

指壓者將右母指按在頸脖，左手按在額部（如第4圖）。然後用右母指慢慢加壓加地在延髓部1點壓三次。

（第四操作）

指壓者將雙母指接成八字型，在受方後頸部的4點各壓三次（如第3圖）



第3圖

第4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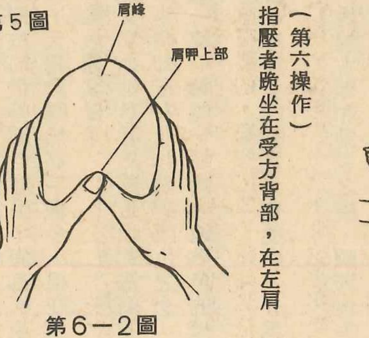
（第五操作）

受方左側臥，指壓者繞到受方頭部，豎立左膝重疊雙手母指在肩胛的1點指頭朝肚臍方向壓（第5、6—1～3圖是右側臥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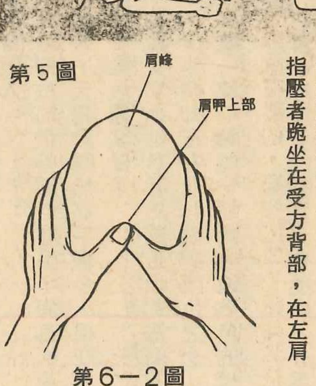
第5圖

（第六操作）

指壓者跪坐在受方背部，在左肩胛間部的五點各壓3次（如第7、8圖）。這時候，雙母指要在肩胛骨和脊椎間平行成一直線地壓。注意不要壓到肩胛骨或脊椎。



第6—1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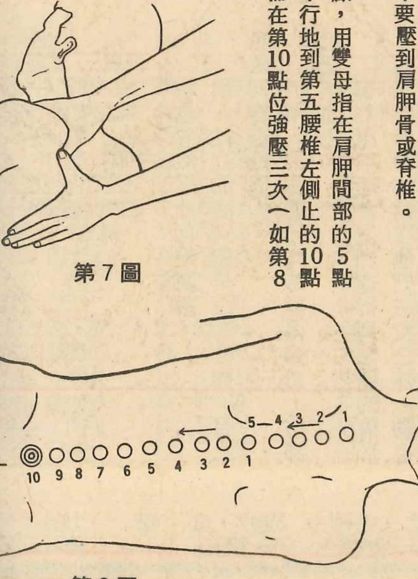


第6—2圖

第6—3圖

（第七操作）

指壓者豎起右膝，用雙母指在肩胛間部的5點位起，與脊椎平行地到第五腰椎左側止的10點上各壓三次；而在第10點位強壓三次（如第8圖）。



第7圖

第8圖

（第八操作）

指壓者在受方的左側脊椎肌上用右手掌壓，共有4點各壓兩次。左手要輕輕地放在受方左腸骨稜（如第9圖）。

第9圖

（第九操作）

從右肩胛間部到腰部用右手撫脊椎肌兩次（如第10圖）。

注：左側臥的指壓也和上述同一要領。

第10圖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翠是夜在林上調息了一會，一顆心總是忐忑不定，怎麼也壓不下來，恍恍惚惚下意識裏總像是覺得要有甚麼事發生似的。由於輾轉反側，無法入睡，於是來到母親房前，驀地傳來噗通一聲，繼而見到一個人從牆上掉下來，原來這個人竟是單昆。當時單昆滿臉血漬，氣喘喘的由地上爬起。朱翠連忙趨前把他扶起，攙入房中，問明原委，才知道單昆被高立所傷，自忖已無生望了，正想把身後事告知朱翠，無奈喉間有一塊頑痰塞住，令他說不出話來，朱翠乃探指將濃痰挖出……

人間快樂島　何嘗是蓬萊（大結局）

幾隻麻雀首先在松枝上跳躍着，發出喳喳的鳴叫聲，方才忘了關門，一陣陣的冷風襲進來，朱翠忽然間覺出來冷時，却已經冷得受不住了。

這一陣子噹噹的鐘聲，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敲起來的，起先朱翠並不曾注意到，這時聽起來，格外震耳。

據她所知，島上非有十分重大事故，是不會無故鳴鐘的，那麼這陣子鐘聲又是爲了什麼？

朱翠稍稍的驚愕了一下，又重復回到了哀傷之中。

她把單老人的屍體抱起來，平放在一張長案上，一時還不知道怎麼來處理這件事。

就在此時，她又聽見了一些奇怪的聲音——

固然那陣子令人驚心動魄的鐘聲兀自響個不停，她所關心的却是發生在她所居住的屋頂上的那陣急促的腳步聲。

毫無疑問的，屋頂上是來了人！這一點朱翠似可認定。

單老人的死，固然給她帶來了無限傷感，却也給她帶來了堅毅的勇氣！太多的恨，等待着她將要的發洩！

這個時候，什麼人會上了她的房上！

朱翠鐵青着臉，一聲不吭的拔出了劍，悄悄的來到門前，陡然閃身而外，無巧不巧的幾乎與正由房頂上飄下來的那個人撞在了一塊！

兩個人的勢子都急，兩個人却也都够機警，彼此閃開來，算是沒有撞着——

來人一身白衣，瘦長的個頭，活殭屍也似的一個人——當他用那雙焦急而疑惑的眸子注視朱翠時，後者才恍然的認出了這個舊相識來！

單老人全身微微的發着抖，那雙翻着的眼睛，白多黑少，像是一雙死魚眼！

——他頻頻的喘息着：「不！我……是中了他的暗算！不過……我還是……還是……服了他！」

「爲什麼？」

「他竟能……破了我的混元……氣功……我懷疑他……他已經練成了……練成了……」

說着說着……他那顆大頭可就垂了下去。

朱翠心裏一驚，伸手扶起了他的頭——她心都碎了，但是却緊緊的咬牙忍着！

「說……練成了什麼？你可別死！」

「鷹……鷹……翅功……」

「鷹翅功？」

單老人看了她一眼，忽然臉上現出了一絲笑容，像是在證明她說對了。

這一次他又深深的垂下了頭去，却是不再動了。

朱翠兩隻手顫抖着捧起了他的臉，發覺到一條帶血的口涎，長長的掛在他的嘴上！

他死了！

好大的一會工夫，朱翠動也不曾動一下，只是靜靜的看着他，看看這個患難中給自己無數教誨鼓勵的老人！

……………

不知何時，窗外已透出了微微的曙色了！

「哦——你是大雅吧？」

自從來到不樂島，她還是第一次看見他——「無名氏」吳明手下的那個「報財童子」大雅。

這個突然的發現，倒使得朱翠爲之一愕——

「你怎麼來啦？」

大雅似乎心緒很是紊亂，嘴裏咿呀咿呀的說了幾聲，比劃着由身上拿出了一封信來！

朱翠忽然明白了：「是吳明要你送來的？」

大雅連連點着頭，左右顧盼了一下，指了指遠方，又晃了一下頭——

「我明白了，你是說鐘聲——難道說有什麼人來了？」

大雅連連點頭，兩手抱拳揖了一下，遂即面現張皇的縱身而起，一路穿房越脊而去！

朱翠拿着信，微微發了一會兒悶，想到此時此刻吳明忽然有信來，必有非常之事，倒要看看他信上寫些什麼！

進了屋子，關上門，把燈光撥亮了，匆匆拆開信——一筆狂草，陳現眼前——

「公主殿下：千秋功過，誰訴誰憑！不樂帮多行不義，行將不保矣！玉池金閣毀於旦夕，令人浩嘆！

近聞大內曹賊已秘行來帮，日來與高爺聚談甚殷，此行或將爲　殿下閤府事就商，不得而知。又傳　殿下通敵不利於本帮，衆怒不息，殿下閤府危矣，見信即希佈防一切，愼之，愼之，臨書匆匆不盡一一。吳明頓首」。

這封信只把朱翠驚了個魂飛魄散！手拍桌面「啊呀！」一聲！

幾乎同一個時候，一條人影，直由花牆上猛穿而下，嘴裏嚷着：「公主——」

朱翠心都亂了，但她不得不强力自持，這聲呼喚分明是婢子新鳳的聲音，她心裏就猜知了不妙——

單手一按桌面，整個身子嗖！地縱了出去，幾乎和張皇快奔而來的新鳳撞了個正着——

只見她臉色蒼白，右肩上一片血漬，手持雙杖，見面一驚，霍地撲倒地上，一時淚下如雨——

「公主大事……不不……好了……朝廷的人……來了！他們……他們……」

朱翠呆得一呆，道：「娘娘與小王爺怎麼了？」

「娘娘……王爺……他……他……他們……」

「唉——笨東西！話都說不清，快跟我走！」

一面說，重重的往地上一頓腳，回身就縱！

新鳳一個咕嚕由地上爬起來，隨後跟上！

朱翠單手持劍，一連兩個起落，已上了院牆，快速向母親居住處趕來！

雙方住處不過隔着一個跨院，一旦有事，竟然有咫尺天涯之感！

朱翠一逕來到時，即見月亮洞門，紅扉半掩——耳中似已聽見了雜亂的兵刃交碰聲，心裏一急，眞差一些昏了過去！

情急之下，等不得過門直入，逕自騰身越牆而入！

天色已明，却只見一片曙色裏，馬裕正自運用着一雙判官筆，與兩名大漢交起手——

再一旁，更有一名頭戴尖頂長帽的大內武士，正自與史銀周戰在一處——

目光所及，似乎就是如此了。

朱翠原以爲對方大舉而攻，見狀心情稍安，一聲嬌叱，撲地縱身而下，首先迎上與馬裕交手的兩名惡漢之一——

這漢子手上一根索子鎗，運轉極見靈活，馬裕全身是血，似乎已在此人手上吃了大虧，忽見朱翠來到，這人吃了一驚，身子一個快閃，用地堂功滾了出去，可是手裏的索子鎗却也不閑着，嘩啦啦捲起了一片銀光，直向着朱翠下盤纏去！

朱翠長劍一探，錚！地一聲，已迎着了對方的鎗身，緊接着劍身一撩，已把對方的索子鎗引向當空！

此時此刻，朱翠手下再也不存厚道的了。

欺身，吐劍！

這一手「劍底分花」運用得恰到好處，另一劍刺了對方一個透心穿！

這漢子身子一弓，一個踉蹌，遂即倒地不起！

却聽得馬裕聲嘶力竭的嚷道：「公主……快去後面看看娘娘吧……曹老賊他進去了！」

朱翠呆得一呆，一顆心幾乎由嘴裏跳了出來，一連三數個起落，已撲向後院。

她身子方自撲近，一條人影霍地迎面來到——

一口雪亮的鬼頭刀，猛地直向着她臉上劈下來，朱翠一驚之下，舉劍就撥，「嗆啷！」一聲，將對方刀身撥開一旁——

却聽見另一人大聲叱道：「小心！抓活的！」

說話的一身藍緞子官衣，長形帽上嵌有金星一顆，兩隻手上，各拿一把弧形短劍！

此人六十開外年歲，生得虎耳鷹腮，却留有一部山羊鬍子，一雙眸子精光閃爍，一看即知內功甚有根基，是一個既奸又猾，復有眞功力的扎手人物，他帽子上的那一顆金星，亦說明了他身當大內皇差的身份！

這個人乍然的出現，當然意識着事態的嚴重，不用說身當大內「內廠」提督的曹羽，一定本人來了。

朱翠心內越急，越是不能稱心如願！

觀諸堂前，除了這名金星衞士之外，另有二人，各持一口鬼頭刀，守侍堂門左右，顯然意在防範任何人闖入！

雙方乍見之下，那個瘦削金星衞士狂笑了一聲，雙手環抱着一雙弧形劍，向着朱翠一拱——

「這不是公主殿下嗎？」這人嘻嘻笑着：「卑職候駕多時了，嘿嘿……殿下您是明白人，高島主已經收了咱們頭兒的錢——卑職這是促駕來的！」

朱翠咬着牙，冷冷的道：「我母親呢！你又是誰？」

這人嘻嘻一笑：「卑職是新拜內廠右都衞的『弧形劍』魏山！——公主放心，娘娘萬安，正由咱們頭兒侍候着，就候着

殿下與小王爺一塊來也好起駕了！」

聽他這麼一說，朱翠才算驚心少定，很可能曹賊爲了要向今上交差，多半不敢對母親及小王爺不利，這樣倒可强免一時之憂！

「既然這樣，你閃開！」

說了這句話，朱翠就往裏面闖！

自稱內廠官拜右都衞的魏山一聲冷笑，橫身阻住了她的去勢：「殿下不能這樣進去，把劍交出來，戴上朝廷的王法，才能進去！」

朱翠啐了一口道：「你還不配！」

起手一劍，刷！地劃出了一道銀光，直向他頭上劈去！

魏山嘿嘿地一聲，身子微微向下一蹲，兩口弧形劍交插着向上一架，嗆啷一聲，已把朱翠長劍架住！

——他臉上現出狡猾的笑：「怪不得外面都傳說妳如何厲害，今天一見果然是個潑辣貨！」

話聲一收，這個魏山猙獰畢露的猛然一個上步，兩口弧刑劍霍地向上一翻，直向着朱翠上身揮去！

朱翠心裏惦記着母弟，偏偏對方纏着不放，觀諸這個魏山，身手大有可觀，想要擺脫他，一時還不容易，一腔怒火全數便發在了他的身上！

雙方一經接觸，便自激戰一團！

十數個照面之後，朱翠已窺出了對方虛實。一招「平分秋色」將魏山逼得後退一步，她却借機進身，掌中劍中途向下一沉，施展出新近由單老人處習會的一招「劍挑斜陽」，這一招其實亦是「醉金烏」手法之一。

魏山儘管劍技高超，却是不識得這一手的厲害，猛可裏提劍就封，但只見眼前銀光一轉，對方劍勢在空中劃了一個半圓的圈子——劍芒刺目，冷氣襲人！

「弧形劍」魏山猝然一驚，心道不好，點足就退，却是慢了一步。

——隨着朱翠長劍的走勢，這一劍，足足的在魏山前胸劃了尺把長的一道大口子！

「弧形劍」魏山倒吸了一口冷氣，一個旋風捲了出去，嗆啷啷撒劍倒地！

却在此同時，另一名藍衣的金星衞士由內竄出——

此人身材矮小，膚色奇黑，姓胡單名一個赤字，原是負責看守中門，聞聲而出，乍見之下，一聲大叫道：「快來人！」

話聲出口，手下却是不閑着——隨着他左腕振處，一面烏油油，幾近兩丈方圓大小的黑色巨網，已自散了開來，直向朱翠全身罩落下來！

同時之間，更由中門之內一連閃出了三條人影，連同先時那兩個手持鬼頭刀的人，共爲六人，全數一擁而上，兵刃齊發，其勢可觀！

朱翠仗着身法巧快，雖不曾爲對手巨網網着，但眼前情勢却是未可樂觀！

那個叫胡赤的矮個子，一手持網，一手却持着一根狼牙棒，身法巧快十分，這一網一棒，無形中給了朱翠極大的壓力，更何況另外五人也都俱非等閑，隨着胡赤的號令，五人登時形成了一個五角轉殺陣勢，作半弧度的把朱翠看於其中！

朱翠雖具有超人身手，奈何對方六人所形成的這個進攻陣勢，頗非等閑，輪番出手，攻守咸宜，一時之間，竟然無計可施！

她這裏儘管心急如焚，却是孤掌難鳴，一顆心早已飛入內院。

內堂裏，情形又是如何？

× × ×

沈娘娘神態雍容的高坐在上，一隻手緊緊抱着她的獨子——鄱陽王嗣朱申。

宮嬤嬤一根烏金杖，史銀周一口雪花緬刀，緊侍左右，分別保駕着這落難的母子二人！

旭日的紅光，映照得這間堂院滿處都是異彩，每個人的臉都是紅通通的，包括那位當今大內內廠總督大人的曹羽在內！

臉上浮着微微的冷笑，在一名金星衞士的陪侍之下，曹羽就站在當門之處。

也不知是他爲了顧全禮貌或是有意的擺譜，曹老頭子竟然身着官服——一品軍功的武將朝服，只是在腰側加上了一把長劍而已！

「娘娘——話可是說完了，本座說的可是句句實話，聽不聽在你，何必敬酒不吃吃罰酒呢！」

一面說，曹老頭子伸出一隻戴有玉板指的手來，頻頻的摸着他的鬍子，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

沈娘娘緊緊抱着兒子，聽了他的話，把頭偏向一邊道：「我不跟你說話——無恥的東西！」

曹老頭子偏偏不惱不怒的嘻嘻一笑，道：「妳罵我我是不會生氣的，我再說一遍，妳們母子這就起駕吧，要不然，嘿嘿……！」

沈娘娘還不及說話，她身邊的「一掌飛星」史銀周却凌聲道：「娘娘已經說過了，叫高島主自己出來請駕吧！」

「住口！」曹羽一聲厲叱道：「你是什麼東西，在本座面前，豈有你說話的餘地！」

話聲一頓，偏頭向身邊那名金星衞士道：「給我處死！」

他身邊這名衞士應了一聲，早已不耐的閃身而前——

此人綽號「妙手金輪」，姓譚名子威，在內廠衆多金星衞士之中，算得上頂尖兒的一個，算得上是曹羽的最得力的一個助手，這一次曹羽特別把他帶在身邊，一直還沒有出手的機會。

譚子威聆聽之下，巴不得在主子面前顯顯威風，身形猝閃已到了史銀周身前。

史銀周自知在彼輩大內高手面前，自己實在無能敵擋，可是，職責所在，却無能推却，何況他早已存下了以死報主的心願！

眼下譚子威身子方一襲近，史銀周話也懶得跟他說上一句，掌中緬刀「嘶！」一聲，迎面直向着對方當頭直劈了下來！

譚子威「嘿嘿」地一聲，身子向後微微一坐，雙手閃出，只聽見「拍」地一聲，已把史銀周掌中緬刀夾在了兩掌之間。

——這一手雙手夾刀之術，果然極其高明。

史銀周萬萬也沒有料到自己出手之第一招，即吃對方拿住了刀鋒，心裏一急，

左掌上力貫五指，陡地一掌直向着對方面門上擊出！

這一手似乎也落了空，掌式方出，卻見譚子威雙手夾刀依舊，整個身軀，卻像猴子也似的整個翻了起來！

他身子本來就十分矮小，行動之靈活，卻是出人意外，一翻一落，眞比猴子還要更靈活，「刷！」一聲，已落在了史銀周身後！

史銀周陡地覺出了不妙，再想轉身，那裏還來得及！

譚子威出掌之快，更係少見，雙掌猝然向下一壓。

一式「神龍抖甲」，「碰！」地一聲，兩隻手雙雙都按在了史氏的背上！

不要看這個人身材如此瘦小，那雙手掌之上卻是眞有勁道，兩隻手方自在對方背上一經接觸，史銀周由不住陡地一個蹌踉，一交向外跌了出去！

「嘩楞楞！」一聲，緬刀脫手而出，史銀周一個「鯉魚打挺」雖自地面上躍身而起，卻是捺不住由咀裏「哇！」地噴出了大口的鮮血，身子晃了一晃，「噗通！」一聲又倒了下來，登時昏死了過去！

目睹如此，在沈娘娘單手抱持之中的小王爺朱申，第一個忍不住放聲大哭了起來——

「史大叔！」

忽然他用力掙開了沈娘娘的手，直向着史銀周身上撲了過去！

眞是事發突然，沈娘娘一驚之下，驚叫道：「回來！」伸手就抓，卻是沒有抓着！

一旁的宮嬤嬤大叫道：「小王爺——」方自踏前一步，卻又忽然停住了脚步——蓋因爲守侍娘娘與搶救小王爺同樣重要，一時難定取捨！

然而，敵人方面，卻是不容他少緩須臾——

「妙手金輪」譚子威一聲冷笑，首先躍身而前，伸手向着小王爺背上就抓！

目睹及此，沈娘娘一顆心都要跳了出來，尖叫了一聲，正要撲過去——

猛可裏，只聽見側面窗扇間「哫喳！」一聲爆響，兩扇窗戶，突地爲之破碎開來——

隨着破碎而開的窗扇，一條人影電閃而入，現出了纖細婀娜身材的一名少女！

少女青絹紮頭，腰肢欵細，掌中一口「雁翎長刀」，聲到人到，人到刀到——

一道白光，雁翎刀直向譚子威探出的手掌上落了下來，由於刀氣十足，隔着老遠，已使得譚子威感覺出是切膚之痛，如果遲一刻收手，這條膀子可就別想要了。

譚子威此人功夫還是眞強，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即見他收手回身，一個反身飛雲之勢，單手向上一操，已抓住了屋頂上的雕花天花板。

僅僅憑左手三指之力，就把整個的身子吊在了空中，緊跟着手指一鬆，翩翩飄身而下！

這個猝然現身的少女，身子一經落下，一探手已抓住了小王爺朱申的背後，把他硬生生的給提了回來，朱申大叫着回身舉手就打，一眼看見抓着自己的竟是一個陌生的女子，頓時就傻住了。

「快到你娘那裏去，再不聽話我可要打你了！」

這個姑娘寒着一張清水臉，兩隻眼睛蘊着奇光，炯炯有神的盯向朱申。

——這位小王爺平常可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他姐姐朱翠，只是這時看起來，對方這個女人好像比姐姐還厲害，更何況她手上還拿着明晃晃的一口長刀，登時嚇得不敢吭聲。

「聽見沒有？」

這個姑娘瞪着兩隻大眼睛看着他，朱申不由自主的點了一下頭，乖乖的就跑到了沈娘娘身邊，後者一把把他緊緊的抱在了懷裏！

曹羽；譚子威是何等厲害的人物，自然一眼也就看出了來人的身手，正因爲這樣，才由不住相繼的吃了一驚！

這個青絹紮頭的姑娘，身子再閃，已攔在了沈娘娘身前，一雙眸子卻注定着當前的曹羽——

「曹老頭，別那麼神氣活現，多少事你們這些吃公糧的鷹爪子不管，專門趕盡殺絕……今天就不讓你稱心如意！」

一面說，這個號稱「燕子飛」，中原最負盛名的女俠客，手中玉翎寶刀向前一指，一股無形的刀氣，直向着曹羽射到！

雙方間隔距離甚遠，曹羽卻似有所感，兩團白眉情不自禁的向上挑了挑——

「妳又是什麼人？嘿嘿，嘿嘿，本座來此是客，更知道這裏是不樂島……姑娘如此失禮，只怕島主怪罪下來，妳担當不起吧！」

說到這裏，曹羽微微一頓，聳了一下肩頭，冷冷一笑接下去道：「姑娘此來，可曾看過高島主？最好請示之後，再來說話！」

曹羽這幾句話明顯的是示意對方，自己來刦持沈娘娘全家，乃係得到高島主同意，暗示對方不必多管閒事，滿以爲對方聆聽之下，當必知難而退！

——曹羽所以如此容忍，實在是自知立場，自己來此是客，雖然仗着朝廷的勢力，一向在外作威作福慣了，可是，在不樂島高立的勢力範圍之內，他卻不敢過份的猖狂，主要是他實在還摸不清對方的身份，如果對方是不樂島的人，就不便得罪了！

卻沒有想到這位姑娘聆聽之下，細眉一挑，凌聲道：「你少拿高立來嚇唬人，不樂島作惡多端，現在報應臨頭，自顧尙且不暇，再也不能幫着你們爲惡了，曹羽，你要是識得大體，現在趕快退身，也許還來得及，要不然，嘿嘿，只怕你再想走還來不及了呢！」

這幾句話一經出口，着實的使得曹羽爲之一驚——

他先時已聽得島上鐘聲不輟，尙還在猜測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故，這時聽對方少女一說，才知道敢情是不樂島大敵臨門，心中着實困惑——

以他所知，不樂島之威名遠播，無人不懼，就以自己堂堂一個統率朝廷近衞的大員，尙且對彼等敬畏三分，什麼人又能有這個胆子，胆敢來此尋仇？誠然是不可思議之事了。

心裏盤算着，不免對於眼前少女充滿

了好奇——

「聽妳的口氣，姑娘並非不樂島上的人了……哼……你的胆子不小，妳叫什麼名字？妳可知道這件事不是妳所能管得了的麼？」

持刀少女一揚手上刀道：「這口雁翎刀就是我行俠江湖的標誌，我姓潘——曹老頭……我接着你的就是了。」

一聽對方報出字號，曹羽由不住心頭一震——「雁翎刀」再加上「潘」這個姓，很容易使他想到了那位成名江湖的女俠「燕子飛」潘幼迪。

「哼哼……」曹羽鼻子裏發出了一串冷笑之聲——

「我聽說過你……」曹羽慢吞吞的點着頭道：「妳大概就是江湖上傳說的那個燕子飛潘幼迪了。」

潘幼迪冷冷的笑了一聲，沒有說話，當然也就等於默認了。

曹羽嘿嘿一笑說：「姑娘，妳在江湖上成名不易，這件事卻不是妳應該管的，妳也管不了……」

潘幼迪道：「管不管得了，是另一個問題，反正我已經管定了！」一面回頭向宮嬤嬤道：「這位媽媽妳照顧着小王爺，我們出去。」

宮嬤嬤答應了一聲，手裏的烏金杖一擺，就要去揹起小王爺，卻不意對方那個「妙手金輪」譚子威，忽地越身而前，伸手向着小王爺朱申身上就抓。

宮嬤嬤一聲怒叱道：「狗強盜。」

「呼！」烏金杖夾着一股疾風，照着對方頭上就打。

譚子威眞有過人的身法，就在宮嬤嬤烏金杖摟頭直下的一刹，只見他兩隻手交插着自身後霍地向外一分，「嘩楞楞」一陣子金鐵交鳴聲中，兩隻手上已多了金光閃爍的一對「日月輪」。

這對日月輪，正是譚子威仗以成名的兵刃。

雙輪乍然向外一撤，往起一揚，「嗆啷！」一聲，已架住了宮嬤嬤的烏金杖。

譚子威的手法還不祇如此，原來那日月雙輪上還有手脚，隨着譚子威左手月輪一聲搖動之下，卻由那彎彎月輪之上倏地分出一截齒鎖，「格！」地一聲，將宮嬤嬤的烏金杖身鎖了住。

宮嬤嬤一經掄使才知受制於人，由不住大吃了一驚——突然間眼前金光乍射，譚子威的另一隻金輪忽悠悠已現眼前——

這一刹，宮嬤嬤可眞是險到了極點。

忽然間潘幼迪的身子閃向眼前，「嗆啷！」一聲，雁翎刀磕開了日月輪，譚子威向後一坐身勢，霍地一個倒翻，退出了七尺開外。

——卻聽得身後的曹羽一聲喝叱道：「大胆！」

接下來是袍帶振風「呼嚕！」的一响，曹羽偌大的身勢，有如一片雲也似的已來到了近前。

這個老頭子敢情狂傲得很，身形一現之下，右手五指有如分筋把脈也似的，直向着潘幼迪持刀的那隻手上搭去。

潘幼迪向後一挫刀身，左手出掌如電，用「摟膝」之勢，直向曹羽脇下就打。

曹羽鼻子裏哼了一聲，身子有如巨鷹也似的一個疾旋，「刷！」地一聲，背脊幾乎貼平了屋樑，隨着他猝收的雙臂，「刷！」地又一聲落了下來。

落身、現劍，一口玉虎把座的盤龍劍，已撤了出來。

「丫頭，你當眞要與本座爲敵麼？」

一面說時，這個老頭兒脚下迅速的一連向前搶踏了兩步，用「人」字攻勢，把對方看在劍勢之中，的確高明之至。

潘幼迪知道這個曹羽不是易與之輩，其實就是方才現招的那個譚子威也是出奇的強，自己以一敵二，是否能操勝算，實在大是問題。

這麼一想，心裏不禁大爲焦急。

她原意只要能護侍着沈氏母子闖出去，與朱翠會合一起，再定逃走之策，卻想不到對方曹羽，偏偏不令她從願，竟然親自出手阻攔，說不得只有與對方放手一搏了。

潘幼迪一口刀傳說能封八面之威，自是非比尋常——尤其是眼前形勢，顧此失彼，顧彼失此，更不容她掉以輕心。

——果然，她搶身向曹羽進招，便爲之失策，那時另一面的譚子威只須待機上前，便可輕而易擧的制服宮嬤嬤，而挾持沈娘娘母子到手了。

潘幼迪瞭解到這番形勢，那裏敢絲毫大意，掉以輕心。

因此，在曹羽的進身之下，她不進反退，一連後退了三步，才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上站住了身子。

果然，她身子方自站定，另一面的「妙手金輪」譚子威已霍地向着沈娘娘身前撳進過來。

潘幼迪已正確由光可鑑人的刀身之上，看清了對方的進身之勢，長刀乍揮，已封住了譚氏的去勢，緊接着她刀勢一壓，向外猝然一展，刀光如虹，集結着極爲剛烈的一股刀氣，譚子威如不趕緊後退，可就保不住會爲這股氣勢所傷——須知刀氣不比刀身，那是無從封架的。

這麼一來，便化解了眼前之危，譚子威在極不心甘情願的情況之下，退後了三步。

曹羽在一旁看得清楚，心頭既驚又怒。當下冷笑了一聲，身形霍地向下一坐，玉虎盤龍劍猛地向上一提，一個虎撲之勢，猝然撲前而至。

——曹羽知道對方刀氣厲害，迫使他不得不施展出苦練多年的內罴罡氣，與以對抗——眼前這一撲之勢，便十足驚人，強大的內功力道形成了一堵小山也似的勁道，霍地向前直撞了過來。

潘幼迪那等功力之人，也被迫得身形弓起，果眞她要是後退，便將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她一面鼓動眞氣，硬挺着身勢不使後退，更於險惡之中，再一次運用刀氣向前劈出了一刀。

曹羽身形忙即向左面一個快閃，一面劍走輕靈，施展追殺劍勢，在他快速的旋身勢子裏，一連劈出了三劍，將潘幼迪從正、左、右三面皆控制在劍勢之中。

這一手果然厲害，潘幼迪竟然暫時無能出手。

他像故意爲一旁的譚子威製造有利的

出手機會，果然譚子威把握着這一剎有利之機，忽地騰身而起，直向着宮嬤嬤遞進一招。宮嬤嬤即使在全神貫注之中，也顯得慢了一步。

「呼哧！」一聲，一隻日月輪上的刺勾子整整的插進到了宮嬤嬤的右肩頭上。

宮嬤嬤痛得「噯唷！」叫了一聲，差一點昏了過去。

譚子威仗倆還不祇此，隨着這隻手霍地向後一收，宮嬤嬤身子一個踉蹌，碗大一片皮肉連同一片肩衣，全然都被拉扯了下來，大股的鮮血，跟着也冒了出來，宮嬤嬤又發出了一聲驚叫，痛得全身打顫。

這番情景看在小王爺朱申與沈娘娘眼中，當眞是痛澈心肺，朱申大叫了一聲宮嬤嬤，忍不住痛哭了起來。

譚子威一聲冷笑，倏地一個上步，一雙日月輪運足了力道，一齊向着宮嬤嬤前胸上直搗了過去。

此時此刻，宮嬤嬤萬難閃躲開來，「噗！」地一聲，這雙日月輪全數都照顧到了她的身上，却由於力道極猛，竟將她整個胸骨全部震碎，當場死於非命。

譚子威一式得手，當眞是喜極欲狂，却是沒有料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就在此要命的一剎，一道劍光，匹練也似的電閃而至，劃出了一道醒目的白光，直襲向譚子威後心而來。由於來勢簡直太過突然，無聲無息，容得譚子威忽然發覺出背後有異時，那裏還來得及？

「噗哧——」一口長劍，直直的穿進了譚子威的後心，由於力道極猛，竟然刺了一個前後透心穿。

譚子威的一雙日月輪還膩在宮嬤嬤身上不及撤出，想不到自身却爲別人所乘。

「喔——」譚子威整個身子，就像是石頭人也似的，忽然定住了。

他還想轉身看看殺他的人是誰？可是這個小小的願望，在此刻也是難以達到。

一條人影，直由堂屋前門穿身進來，現出了朱翠失魂的體態——只見她披頭散髮，鬼也似的猙獰，想是目睹危急，來不及進前，先自飛出了手中長劍，竟然一劍奏功，貫穿了譚子威後心。

她雖然克敵制勝，將兩層院落的强敵一一手刄劍下，自身也有多處掛了彩，名副其實的成了「浴血而戰」。

沈娘娘乍見女兒來到，又驚又喜，却是全身抖成一氣，偏偏開口無聲——

說的也是，像她這等金枝玉葉的身子，那裏見過這等陣仗，平日殺一隻鷄也不敢看，更別說是殺人了，一時嚇得全身打戰，那裏還能出聲說話。

小王爺朱申旣悲宮嬤嬤史大叔的相繼死傷，又見姐姐的忽然來到，一身是血，忍不住「哇！」一聲大哭了起來，母子二人緊緊偎抱在一起抖成了一團。

朱翠就手由譚子威屍身上抽回了長劍，一眼看見潘幼迪意外出現眼前，正在與老賊曹羽交手不下，眞是旣喜又驚，大聲叫道：「姐姐——我來了，千萬別讓這個老賊出去。」一面說，她忽然縱身而前，用力的把一扇堂屋巨門關上，發出了「轟隆！」一聲大響。

潘幼迪正感獨戰曹羽，難卜勝算，忽然加入朱翠這個生力軍，自是喜出望外。

「他跑不了的。」

咀裏說着，玉翎寶刀揮處，一股刀風硬生生將曹羽逼出數丈開外。

曹羽目睹着自己最得力手下譚子威的喪生，再加上潘幼迪的忽然現身，確使他大爲驚心。

朱翠心裏恨極了這個老賊，自己母女家人流落至此，有今日之下場，無非這個老賊一手所賜，她是無論如何也放他不過的了。

曹羽原以爲自己對付潘幼迪，足可游刄有餘，却是沒有想到對方一經交上了手，對方竟是出乎意料的强，一口刀眞有鬼神不測之妙，簡直不敢絲毫大意。

現在猝然再加上一個朱翠，兩個姑娘幾乎是一樣的强，曹羽兩面受敵，自然就覺出不妙了。

情急之下，曹羽忽地擰身往外就閃，掌中劍劃出一道長虹，用「秋水斜陽」的一招，直取朱翠面門，咀裏厲叱道：「閃開！——」

朱翠擧劍就迎，兩口劍「嗆啷！」地迎在了一塊。

這一劍雙方都貫足了眞力，誰都想把對方的劍磕出手去，但偏偏都沒有如願以償。

到底朱翠連番久戰之身，內力不繼，這一震之威，直使她感覺到齊臂發痿，差一點長劍脫手就飛。

雙方這一交接，却給了潘幼迪可乘之機，雁翎刀由下而上霍地狂捲而起，正是她仗以成名的「觀濤閣」不世刀法——「洗雪三刀」之一。

曹羽陡然一驚，厲嘯一聲，拔身而起——他的這種「鷹起」身法，確是稱得上高明，武林罕見，雖然如此，潘幼迪的洗雪刀法却仍然沒有放過他。

一片刀光閃過，曹羽起勢略遲，立刻在他右大腿內側，留下了半尺來長的一道口子。

曹羽鼻子裏哼了一聲，身子一偏，忽悠悠自空而墜，鮮紅的血立刻把他右面褲管給浸透了。

說起來，雖然並沒有傷着要害，可是要知道一個練習氣功的人，最忌的就是見血之傷，尤其是下半截身子，更是見不得血，否則，一經運功，血流不止，那還了得？

曹羽的一腔自負，刹那間消失殆盡。

當他身子落下來時，一連打了兩個踉蹌，差一點坐了下來。

對方兩個充滿殺機的少女，却是放他不過，一刀一劍，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陡地欺身而近，形成一個「八」字形，把這位權傾一時的曹大人，看守在一個死角裏。

對於曹羽來說，此刻一剎間的感受，乃是他畢生從來也未曾有過的——

死亡的陰影，忽然出現在他腦海裏…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千軍萬馬的陣仗在他來說，都不足以畏，而現在的這一剎，生命竟然在一雙少女面前爲之股慄，使他第一次感覺到了「害怕」。

「啊——且住！」

曹羽一隻手按着牆，緊緊的咬着牙，忍着腿上的疼，疼是忍住了，血却是忍不

住，猶自一個勁兒的向外淌個不休。

曹羽那張臉，刹那之間已完全失去了血色——已經到了他說軟話的時候了。「二位姑娘手下留情，老朽知錯了。」

朱翠冷笑道：「太晚了。」

當胸一劍刺去，曹羽擧劍就撥，嗆！一聲，架開一旁，朱翠已能體會出這一劍的力道較之前一劍差多了，足可證明對方已「力不從心」，勝券在握，思及屈死的宮嬤嬤與家中各人，她悲從中來，第二劍再出，這一劍曲折多變，一波三折，巧妙的閃開了曹羽的劍勢，直取對方咽喉。

曹羽大叫一聲，左手力按牆壁，身子一個疾滾，閃開了咽喉，却沒閃開後項。

「哧！」背上可又留下一道血口子。

這一劍較諸潘幼廸那一劍又重得多。

曹羽痛得打了個閃，咀裏「喔喔……連嚷了兩聲——他自忖討命無能，情急之下，陡然運用「按臍力」，一隻左手血也似紅，霍地向着朱翠腰上遞出。

這一掌聚集了他所以能運施的全身功力，捨此之外，再也沒有絲毫勁道了。

朱翠豈會爲他擊中？

潘幼廸眼快，更不會忘記他的困獸之爭，雁翎刀霍地揚起，有如猝起的一片浪花，就在這片浪花之下，曹羽的一隻左手已自齊腕被削落下來！緊接着朱翠的一劍，深深的扎進了他的前心，劍拔，血標。

一代奸宦，元兇巨惡，終於伏屍劍下。他身子一連前進了好幾步，怒目凸睛良久，才緩緩倒了下來……

× × ×

陽光炫耀着白沙！

當然也不曾放過了佇立在白沙地上的那兩人，兩個看來幾乎是同樣高，但却絕非相同年歲的人。

「白鶴」高立與大俠海無顏已經相峙頗有一些時候了，由地上凌亂的足印判斷，似乎他們已經幾度交接，目前的情況却是誰也沒有佔了上風。

高立破例的束起了他的長衫下襟，海無顏也在腰上加了一條絲絛——

當他們再次對峙，醞釀着致命的一擊時，現場千百雙眼睛目光一致，都被他們緊緊的吸住了。這麼多的人，都像是死了一樣，倒只有一波連一波的海水聲聲不息的拍打着，演奏着恆古不變的自然樂章。

桑老夫人衣裳破了，左胸上帶着血，臉上也青了一塊，但是她手裏兀自緊緊的抓住一對鐵棒鎚——這對玩藝兒有個名堂叫「四煞棍」，倒是江湖罕見。桑平春看上去也掛彩了，母子二人正倚着坐在沙地裏，面對着簡直不成比例的衆多且復强大的敵人，她們却絲毫也沒有畏懼之色。

空氣是那麼低沉，緊緊的壓着現場每一個人，都快要爲之窒息了。

兩個人並非眞的靜止。

像是心有靈犀，他們幾乎是同時邁起了左腿，緊緊着疾風也似的迎了過去。

「呼——」竟然迎了一個空。

一個是「金臂沉肩」，另一個是「浪裏翻身」，第二次交接比前次更快更狠。

「呼——」竟然又一次落了空。

眼明的人都看得很淸楚，這一次交鋒裏，海無顏的右手二指直取高立雙目，高立的右手斜劈如刄，却直取對方右肋。

那可眞是快，快到無以復加。

海無顏的身法，是超乎「金烏醉」之外——那種他苦思多年破解「金烏醉」的身法，高立却也不含糊，「金烏醉」旣已不靈了，却揉合着他自己的創新，是以雙方才會有不可思議玄奧的兩度撲空之勢。

海無顏的「金剛指」滲合着「二天門」的「洗髓」功力，高立的五指一劃却爲其苦練經年「鷹翅功夫」。眞正是並世無雙的功力。

高立躲過了雙眼，却無能閃開頭頂，在海無顏的一雙指力之下，頭皮上擦出兩道血痕，海無顏閃開右肋却無暇顧及衣衫，一截大襟有如刀削也似被斬落下來。

兩個身子明明已錯開，偏偏海無顏的身子，竟然在錯開的一剎霍地倒仰過來。

——豈只是身子倒折過來而已，他的兩隻手也隨着倒仰的身軀同時擊出，「噗！」地按在了高立的背後兩肋之間。

看到這裏，在場所有人的眼睛都睁大了，只是却沒有人發出聲音——每一人的心都被震撼住了。

雙方再一次面對面的站立時，高立已是神彩黯然——他的眞氣已散，全身俱已爲汗水所濕。

「小夥子……你贏了……這個不樂島從今天起，是你的了……」

不過在一天以前，他加諸在單老人身上的一切，竟然奇妙的，同樣的又加諸在他自己身上，也算是報應不爽！

接下來，這位稱雄天下的黑道武林魁首，直直的倒了下來，永遠的倒下去了。

× × ×

出乎意外的，風來儀對於師兄高立的死，並沒有太多的悲傷，——事實上這個結局是她早已經預料到的，只是沒有想到來得這麼快，這麼突然。

她渡過了極爲平靜的一天，也是她生平最長的一天……終於，她想通了一切，也爲自己的去留作了打算。

她選擇了「活下來」的一條路，並不因爲她「怕死」，因爲未來的歲月活着遠比死亡更要艱難得多。

過去的年月，她犯了太多的殺孽，虧欠人們太多，此番洗心革面，應該是補償的時候。

這個道理她也曾講給她最得意的弟子吳明聽過，於是在徵得吳明衷心贊同之下，他們大方的去拜會了海無顏，潘幼廸朱翠，在彼此一番虛心眞誠的討教之後，定下了今後實踐的的方針。

就這樣，師徒二人告別了不樂島，在第二天的黎明時分，揚舟而去。

× × ×

「不樂」島如今已改名爲「快樂」島……「不樂島」已成爲歷史的名詞，永遠不會再存在了。

「快樂」島如今同樣的也有三位島主——海無顏，潘幼廸，朱翠。在他們上下一心，共同經營之下，這個島上的實力較之昔日更爲堅强，如果說拿今天與過去的作一個比較，則會發覺到它們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原本就在這個「樂」字上，不樂使人「不樂」，快樂使人「快樂」！

這就够了，人活着只要快樂，人人快樂，夫復何求？。

（全文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五嶽英豪傳（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羣邪群雄在「白龍堆」上雙方比武，各人顯出其本領，一招更勝一招，但幾個回合下來，還是公孫爲我等羣雄技高一籌，群雄一心要化干戈爲玉帛，不希望血染黃沙，使「白龍堆」變成羅刹鬼域，但龍九淵等人不甘失敗，並指名要與葉元壽一比高下，龍九淵手持「天龍萬封鞭」對付葉元壽，但葉元壽幾招之內把「天龍萬封鞭」搶在手中，在旁的「百臂殃神」艾天澤原把復仇希望寄托在自己盟兄身上，見龍九淵的天龍萬封鞭這麼輕易落入對方手中，不禁氣無可遏，忽揚起一掌，向自己天靈蓋上拍去，腦裂屍橫黃沙上。

曲盡已忘情　同賦歸去來

龍鞭死珠均毀

龍九淵忖想自己的「天龍萬封鞭」上的「淬毒龍鬚」，一經發出，便應該由聚而分地，化作「龍鬚針網」，但却爲何又會由分而合地變作一根針柱？

何況公孫爲我爲何在自己發難之際不加閃躱？他若加以閃躱，最多中上兩三根龍鬚，那裏會被全數打中，並打中在「百會死穴」的這等致命要害！

龍九淵的這些疑念，連一椿也未廓清之際，公孫爲我却已有了動作！

這位怪老頭兒的一切擧措，無不怪異絕倫！

他先伸手「百會穴」上拔了一根細細龍鬚，當作牙籤般地，在口中不住剔弄！

龍九淵看得呆了，因爲自己在龍鬚上淬有强烈奇毒，無論人畜蛇獸，一絲見血，便告封喉，怎地被這公孫爲我毫不在乎地，當作牙籤使用！

驚奇未了，更令人驚奇的事，又復發生！

公孫爲我索性把「百會穴」上的那根「龍鬚針柱」整個拔了下來，當作「春捲」似的，送入口中，「克里克里」，嚼得津津有味！

這種擧措，慢說把一干羣邪，都看得幾乎窒息，連謝小紅都失驚不小地，嬌呼叫道：「爹爹，這東西有什麼好吃？你怎地這樣饞法！」

公孫爲我「嘓嘓」兩聲，把口中的那些淬毒龍鬚，整個吞入腹內，雙手捧着肚皮，向謝小紅怪笑說道：「紅兒，你爹爹生來嘴饞，我在『八珍』之中，就沒有吃過『龍肝』，『鳳髓』是個什麼滋味！如今『龍肝』難得，弄點『龍鬚子』嚐嚐也算聊勝於無，果然比我在『哀牢山古森林』中所吃的那些毒蟲怪蛇，以及爛臭落葉，好吃得多，只嫌稍微硬了一些，牙口不好的老頭子，未必嚼得動呢！」

說到此處，擧袖抹抹嘴唇，又復目注龍九淵，哈哈怪笑問道：「龍九淵，你這條『天龍萬封鞭』上，還有什麼好東西，不妨再對我老頭子，孝敬一些！」

龍九淵爲了葉元壽那一身神奇武學，此番遠走域外，不僅練成「紫光死珠」，並把「天龍萬封鞭」上所有毒力威力，再度加强，以期在這「白龍堆」大會之上，能够尅敵制勝！

如今，一來「淬毒龍鬚」散發成網後，竟會收縮成柱！

二來打中公孫爲我「百會」死穴後，竟會使對方夷然無損！

三來最後竟被公孫爲我把這數十根「淬毒龍鬚」，當作好菜一般，嚼食下肚！

這三椿不可思議之事，使龍九淵惶恐萬分，雙眉緊蹙，呆在當地，幾乎不敢繼續施展「天龍萬封鞭」中「純鋼龍爪」「電漩龍鱗」及「萬封龍漿」地，完全喪失勇氣！

「旋風客」齊蒙也看得好不驚心地，向「玉扇眞人」蕭去塵耳邊，低聲說道：「蕭大哥，這公孫爲我老怪物，到底練的是什麼功夫？未免太可怕了！」

蕭去塵冷笑說道：「這老怪物所練功力，雖然怪異可怕，但我對我的『乾元神掌』及『玉扇冰罡』，仍有信心，必和他放手一搏！」

說到此處，改「蟻語傳音」功力，向龍九淵耳邊說道：「龍兄且放寬心，並請把『天龍萬封鞭』中妙用，儘量施爲，若眞對這公孫老怪物，無可奈何，蕭去塵再復竭盡所學，與他拚命一搏，倒看看鹿死誰手？」

龍九淵聽了這幾句話兒，知道蕭去塵仍未氣餒，遂精神一振，也以「蟻語傳音」功力答道：「我除了這條『天龍萬封鞭』以外，尚煉有一粒更厲害的『紫光死珠』！蕭眞人請等我用完此珠，再復出手，因爲公孫爲我老怪，縱然功力通神，倖能逃死，也必受損傷，減去相當功力……」

說至此處，公孫爲我瞪着怪眼，向龍九淵笑嘻嘻地問道：「龍九淵，你除去『天龍萬封鞭』外，還煉有一粒『紫光死珠』麼？怎不拿出來給我老頭子看看，是怎麼樣能使我減去功力？」

這幾句話兒，使龍九淵與蕭去塵，又復大吃一驚，暗想這公孫爲我，委實功力通神，怎會連第三人不得與聞的「蟻語傳音」，都被他聽得清清楚楚？

龍九淵微定心神，揚眉笑道：「公孫朋友若想享受『紫光死珠』，必須先等我把這『天龍萬封鞭』中所餘花樣，施展完畢！」

公孫爲我哈哈怪笑說道：「你最好快點施展，我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龍九淵狂笑一聲，「天龍萬封鞭」抖處，一招「神龍御風」，幻出漫天鞭影，襲向公孫爲我，並把龍尾上的第二片鱗片及第三片鱗片，同時揭動！

第二片龍片揭處，龍腹下穿金洞石，無堅不摧的二十枚「純鋼爪甲」，便如勁弩出匣般，向公孫爲我蝟集攢射！

第三片龍鱗揭處，整條「天龍萬封鞭」上的一百零八片具有奇毒，並極爲鋒銳的特製「龍鱗」，便全數脫體飛起，化作一大蓬金光漩雨，向公孫爲我飛去！

公孫爲我哈哈一笑，大袖雙飄，竟在這每一片每一枚都足以制人死命的龍鱗龍爪之間飄飄而舞！

等到二十枚的「純鋼爪甲」，及一百零八片「漩雨龍鱗」，發射完畢之後，公孫爲我的舞步也收！

只見這位功參造化的曠代奇人所着衣衫之上，業已綴滿了金甲金鱗，成了一位金袍神聖模樣！

公孫爲我哈哈一笑，又復旋身作舞，這次却見無數金光，由他身上飛起，罩向那座「沙門」而去！

金光歛處，「沙門」完好無恙，但橫樑上的「封數難回」「我要回」橫披，及上柱的「奪利爭名，問諸君誰能放手！」「葆元益壽，是武功無上眞詮」對聯，字跡却全變金色！

龍九淵的兩道眉頭，皺得更緊，他在考慮是否需要把自己這條「天龍萬封鞭」中，最厲害的「萬封龍漿」加以施展！

根據目前的情勢來看，「萬封龍漿」雖然厲害絕頂，常人難當，但顯然仍舊奈何這非常人的公孫爲我不得！

龍九淵想到這「常人」及「非常人」之上，忽然靈機一動，毒念立生！

他決定施展「萬封龍漿」，佯裝向這位「非常人」公孫爲我襲擊，實際上却掄鞭吐勁，把這略沾絲毫，便告無救的罕世毒液，化成一片細雨飛泉，洒向屬於「常人」的四外觀戰羣俠！

龍九淵這條毒計，果然毒辣無比，他主意雖已打定，但却不露絲毫神色，並向公孫爲我抱拳笑道：「公孫朋友的神功絕藝，委實太以高明！但龍九淵這條『天龍萬封鞭』中，却尚有一種『萬封龍漿』還想施展出來，領教領教！」

公孫爲我怪笑說道：「你有多大本領，儘管一一施爲，反正我老頭子業已打定主意，今天非把你們這羣魔崽子，收拾得死心塌地，心服口服不可！」

龍九淵藉着發話，已把全身眞力，勁達四梢地，貫注在「天龍萬封鞭」之上，驀然厲笑連聲，一式「飛虹散彩」掄鞭向公孫爲我擊去！

鞭梢尚未指敵，龍九淵頓腕收鞭，悄悄把龍尾上的第四枚龍鱗揭開，第二度發招搶攻，但招式却仍是那盤空急掄的「飛虹散彩」！

但這第二度的「飛虹散彩」，却與第一度大不相同！第一度機括未動，平淡無奇，第二度則掣動機簧，凝足眞力，把鞭中「萬封龍漿」，化成日力難見的細細雨絲，洒向四周羣俠！

羣俠絲毫無覺，照說難逃毒手，但令狐楚楚是何等細心，加上又復早從謝小紅口中，得知「天龍萬封鞭」的構造，遂暗囑功力較强的嚴慕光，葉元壽等，暗作準備！

龍九淵施展其他「淬毒龍鬚」「純鋼爪甲」及「龍鱗漩雨」之際，令狐楚楚等人已暗運內家罡氣，化成一片無形堅壁，擋向羣俠之前，如今對付這最厲害的「萬封龍漿」，自更全力施爲，小心翼翼！

故而觀戰羣俠，雖已身瀕絕險，尚自懵然無覺，直等「萬封龍漿」被內家罡氣所阻，由無形轉爲有形，飄落無數奇毒雨絲，使黃沙絲絲作響，亂冒白烟之際，才

紛紛驚愧無似，知道巳在「鬼門關」前，檢回一條性命！

龍九淵百技俱窮，憤然擲去「天龍萬刦鞭」，把那粒「紫光死珠」取在手內！

陰素梅知道這粒「紫光死珠」的威勢太强，遂趕緊暗以「傳音入密」神功，向公孫爲我耳邊說道：「公孫老前輩，這粒『紫光死珠』，是龍九淵遠赴異域，搜羅極猛烈的炸藥製成，威力太强，千萬不能小心大意！」

公孫爲我聽得陰素梅對自己這等說法，知道絕非尋常，遂目光微瞥，暗向她點頭示意！

龍九淵取出「紫光死珠」以後，竟未前撲，反倒退回本陣，向陰素梅低聲說道：「陰八妹！我煉製這粒『紫光死珠』，略有疏忽，以致有了缺點！」

陰素梅心中一喜，故作失驚地，蹙眉問道：「龍二哥請講，你這『紫光死珠』之缺點何在？要如何才能補救！」

龍九淵搖了搖頭，低聲答道：「不需要補救，只需要設法把我們陣中所有人物，退出十丈，否則『紫光死珠』一炸之下，難免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陰素梅聽得好不心驚，遂又復以一副非常關切神色，向龍九淵問道：「龍二哥，我們既要退出十丈，你自己又怎能逃脫這場刦數！」

龍九淵微笑道：「你們退出十丈，我便按動『紫光死珠』機括，靜等適當時機出手，再復在爆炸之前，安然撤退！」

陰素梅萬般無奈，只得打破沙鍋問到底地，又自低聲笑道：「龍二哥，你能不能把『適當時機』四字解釋一下，我才容易控制局面！」

龍九淵點頭笑道：「我這粒『紫光死珠』又名『七幻紫光珠』，只消按動機括，過了相當時間，珠兒便會在掌中微微震動，這時務需立將珠兒高拋八丈，暗中退却，珠到八丈高空自有紫光一幻，然後開始下落，並每落一丈，紫光幻動一次，等紫光七幻，也就恰好落在對方頭頂以上的一丈左右之處，便會霹靂當空，猛然爆炸，使七八丈方圓以內，人物成灰，變作死域！」

陰素梅皺眉說道：「龍二哥，你有沒有萬全把握，倘若不等珠光七幻，便即霹靂當空，你自己豈不也將……」

龍九淵不等陰素梅話完，便自接口笑道：「這粒『紫光死珠』是我精心特製，除非經甚强力量，加以撞擊之外，非等紫光七幻，不會爆炸！八妹儘管放心！你只在我與公孫爲我答話之際，便悄悄地率同友好，退出十丈，靜看對方在我這乾罡至寶之無邊威力以下，化作刦灰便了！」

陰素梅聽完龍九淵所說，忽然靈機一動，一面點頭稱是，退上一旁，一面却以「傳音入密」神功，遙向嚴慕光耳邊，說了幾句！

這時，公孫爲我巳似等得不耐煩了，便向龍九淵怪笑叫道：「龍九淵，你還有沒有什麼花樣？否則，我老頭子可要鬥鬥那位被你們倚爲靠山的『玉扇眞人』蕭去塵了！」

蕭去塵聽得公孫爲我向自己指名叫陣，不禁冷笑一聲，便欲走出！

陰素梅含笑相攔，低聲說道：「蕭眞人請再忍耐片刻，我龍二哥尚有一件比『天龍萬刦鞭』還厲害多多的罕世利器！」

蕭去塵皺眉說道：「這老怪物着實高明，大概除了由我以畢生苦煉的『乾元神掌』及『玉扇冰罡』，與他誓死一拚，或尙有希望外，要想倚仗其他兵刄暗器等，恐怕都無非白費力氣而巳！」

陰素梅遂把「紫光死珠」之厲害程度，略說一說，蕭去塵悚然心驚，與羣邪暗暗往後退去！

龍九淵見公孫爲我發話催促自己，遂托着那粒「紫光死珠」緩步走出，揚眉含笑說道：「公孫爲我朋友，我自然還有花樣，你方才不是知道我煉有一粒比『天龍萬刦鞭』厲害多多的『紫光死珠』！」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若是眞比『天龍萬刦鞭』更厲害的，你不妨試上一試！但若仍是那等自以爲了不起，其實毫無屁用的破銅爛鐵，就不必貽笑大方，丟人現眼！」說到此處，目光一注龍九淵右掌上所托的「紫光死珠」，揚眉問道：「你所說的，就是這粒紫色珠兒！」

龍九淵點頭笑道：「這粒紫光死珠，化費了我龍九淵所有資財及畢生心血！」

公孫爲我哂然不屑地，搖頭說道：「我不相信這樣一粒珠兒，有什麼厲害？看起來，它還不及那條『天龍萬刦鞭』的賣相好呢！」

龍九淵利用眼角餘光，看出陰素梅巳如言率領羣邪，悄悄後退，遂向公孫爲我怪笑說道：「明人之前，不作暗事，我先把這粒『紫光死珠』之厲害之處說明，才好叫你死無所怨！」

公孫爲我笑道：「祇要你願意講，我便聽聽何妨？」

龍九淵嘴角微掀，浮現了一絲陰險笑意，目注公孫爲我緩緩說道：「我按動機括，把這粒『紫光死珠』拋上八丈高空，它便開始閃幻紫光！以後每墜一丈，閃光一次，等閃到第七次時，也就是落到你頭頂上空的一丈左右之際，珠身自爆，化作一天毒雨，向下猛洒，你便是大羅神仙，也逃不脫這場刦數！」

公孫爲我聽完，不禁哈哈大笑！

龍九淵問道：「你笑什麼？」

公孫爲我哼了一聲說道：「直到如今，難道你還看不出來，我老頭子因在『哀牢山古森林』內，長年嚼食各種奇毒之物，業巳賦有怪異體質，萬毒不侵了麼？」

龍九淵把「紫光死珠」中所蘊震嶽摧山之奇强炸力，改稱可化毒雨之意，便是利用知道公孫爲我不懼萬毒之奇異體質，而懈怠對方的防範之心，聞言之下，再復設法激將地搖頭狂笑道：「那麼，就瞧着吧……」「吧」字出口，巳按動機括。

公孫爲我目注空中，突然一聲怪嘯！

「白龍堆」赴會羣雄，忽也紛紛地各以「龍行一式」「八步登空」等所擅輕功，於刹那之間，飛退十丈！

這時，那粒「紫光死珠」，剛剛飛到八丈高空，並幻變出第一度極爲艷麗的紺紫光彩！

龍九淵一見羣俠也紛紛退後，便知事機敗露，不禁心中疑詫地，向陰素梅看了兩眼！

「嗡」！……

這是弓弦勁响之聲！

嚴慕光開「陰沉竹金弓」搭「射陽神箭」，覷準那粒光華變幻的「紫光死珠」，「颼」然射出！

他的箭法，雖然不能與公孫爲我入聖超凡的神奇手段相比，但在當世之中，巳是絕頂高手，那裏會有失準之理！

故而「紫光死珠」之紫色光華，才一幻變，便被「射陽神箭」，射個正着！

「射陽神箭」本巳無堅不摧，再加上嚴慕光的寶弓神力，遂硬把八丈高空以上的「紫光死珠」射碎！

一聲動地驚天的巨响起處，先是紫光如雨，洒遍空中，然後便激起一陣極强烈的旋風，把當地黃沙，旋捲成一根巨大沙柱，歷時久久，方告散墜！

這陣爆炸震威，雖極强烈，但一來羣俠羣邪均巳遠避十丈以外，二來凡屬趕赴「白龍堆」之人，全是當代武林中的一流人物，無不身負極强內功，力加防護，故而一齊倖脫重刦，無甚損傷！

等到風停沙止，雙方細一察看，發覺慘遭「紫光死珠」重刦之物，祇是那座「沙門」，業巳整個夷平，不見痕跡！

龍九淵見自己耗盡資財，費盡心血所煉製的「紫光死珠」，又告無功，不禁雄心冷透，萬念俱灰，竟欲步盟弟「百臂殃神」艾天澤之後塵，長嘆一聲，廻掌向自己心窩拍去！

但他手掌尙未拍上心窩，頓覺肘間一麻，所凝勁力，業巳被陰素梅輕輕一指，完全卸掉！

龍九淵目注陰素梅，廢然嘆道：「陰八妹，我想不到你竟是個有心人？」

陰素梅知道龍九淵疑心自己洩露「紫光死珠」機密，遂規規矩矩地，恭身檢衽，陪笑道：「龍二哥，請莫見怪，且等這『白龍堆大會』了結以後，再稟知小妹的一片苦心！」

人尋自盡，多半一時之憤，倘有人在旁加以勸慰，往往便能將死念泯除！龍九淵如今即係如此，在聽完陰素梅所說以後，遂神色蕭索地垂頭不語！

陰素梅見狀，知道龍九淵業巳不會再尋短見，遂微轉嬌軀，向「玉扇眞人」蕭去塵，揚眉問道：「蕭眞人，你是否還要與公孫老人，一較神功絕藝？」

蕭去塵雖見大勢巳去，但因自恃所煉「乾元神掌」及「玉扇冰罡」威力，故仍點頭說道：「我與齊二弟，尙未出手，仍想……」

「旋風客」齊蒙倒比較識趣，聞言之下，不等蕭去塵再往下說，便自連搖雙手，苦笑說道：「蕭大哥，以你的『乾元神掌』及『玉扇冰罡』，確實尙足與公孫老人，一分長短！但小弟這點薄技，却委實有『磐石不足以撼泰山』的自知之明，還是藏拙了吧！」

蕭去塵想不到「旋風客」齊蒙竟爲對方神功所懾，臨陣退縮？遂雙眉一挑，冷笑說道：「齊二弟能夠知所藏拙，明哲保身也好，且讓我蕭去塵獨自鬥鬥這位威震羣雄的公孫爲我！」

說完，便即緩步走出，向公孫爲我，稽首爲禮，揚眉狂笑說道：「公孫老人，蕭去塵在這『白龍堆大會』，將近尾聲之際，要向你好好請教兩手武林絕藝！」

公孫爲我笑嘻嘻地問道：「你打算怎樣比較？」

蕭去塵如今巳深知對方厲害，驕矜之氣大殺，遂略爲謙和地，含笑說道：「俗技何足一觀，蕭去塵只對『乾元神掌』及『玉扇冰罡』兩技，曾下了數十年研練功力！」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好！我先領教領教你的『玉扇冰罡』厲害！」

蕭去塵看了公孫爲我一眼，冷然笑道：「公孫老人，你對於我蕭去塵，可不能像對於別人那等狂傲！」

公孫爲我外表瘋瘋癲癲，其實聰明絕頂，他在聞得蕭去塵之言以後，立即有所會意地，怪笑問道：「你是不是嫌我老頭子手中沒有兵刄？」

蕭去塵雙眉微挑，點頭說道：「勝敗無妨，但蕭去塵却不能由人輕視！」

公孫爲我微微一笑，回頭向羣俠之中，索了一柄尋常紙扇，持在手內！

蕭去塵見狀，「哼」了一聲，揚着手中玉扇說道：「我這『玉扇冰罡』……」

公孫爲我不等他往下再說，便即連連搖手地，縱聲狂笑說道：「我知道厲害，你不必加以解釋！」

蕭去塵不信問道：「你倒說說我這『玉扇冰罡』的厲害之處何在？」

公孫爲我笑道：「你手中玉扇，乃是以怒江起源之處，百丈寒潭潭底的『冰心冷玉』所製，蘊有無窮寒毒！倘若加上罡風內力，化成無形暗勁，攝入對方穴脈，便可使人凍髓成冰，全身漸僵而死！」

蕭去塵聽他說得絲毫不錯，不禁好生驚奇地，目注公孫爲我說道：「你倒眞是博學多聞，不愧爲一代怪傑？但蕭去塵先必須說明，我扇中的『寒毒』，與龍九淵兄『天龍萬刦鞭』中，所蘊各種『毒質』，均不相同！任憑你體內具有何等抗毒質素，一中『玉扇冰罡』之後，也將難脫大刦！」

公孫爲我一揚手中紙扇，哈哈怪笑說道：「多謝你事先示警，但我既有這柄紙扇在手，大概還不致怕你那『三三得路，九九歸元』的『天罡扇法』！」

「三三得路，九九歸元」八字，聽在謝小紅耳中，簡直驚訝欲絕！

因爲根據謝小紅所聽傳聞，「天心女使」石無垢曾留下一粒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九還丹」，藏在大漠「天心莊」中，甚麼「三三得路，九九歸元」之內！她並與嚴慕光化名窺探，結果毫無所得，誰知如今竟從公孫爲我口中，聽見這「三三得路，九九歸元」等語！

蕭去塵見公孫爲我連對自己「天罡扇」法妙訣，都能一口叫出，不禁愈發驚奇地，含笑叫道：「公孫老人，你既然一扇在手，便能萬刦皆消，蕭去塵便要不揣鄙陋地，獻獻醜了！」

公孫爲我點點頭笑道：「你儘管施爲，我正等着嚐試這『玉扇冰罡』滋味！」

蕭去塵「唰」地一聲，展開手中玉扇，目光籠住公孫爲我，便自矮身盤旋，活開步眼！

公孫爲我任憑他在身後身前，身左身

右的，不住廻旋繞走，却仍絲毫不動，狀極閒適！

蕭去塵轉到最後，也就是把「玉扇冰罡」的功力，提聚到相當程度，便揮動玉扇，向公孫為我，隔空襲擊，電疾連搧！

他這種搧法，頗為特別，先是向左三搧，再是向右三搧，最後方對準公孫為我身前，搧了三搧！

公孫為我依然含笑未動，只在蕭去塵這三三得路的九扇搧完之後，略揮手中紙扇，向對方拂了一拂！

蕭去塵這種仗以自恃的看家絕學，既名「玉扇冰罡」，則其威勢之厲，想來定如雪海騰寒，玄冰凝霧！

誰知竟大謬不然，他這九扇連搧，慢說絕無絲毫勁氣罡風，竟也未使公孫為我身上，感受出任何絲毫寒冷之意！

至於公孫為我所回敬的紙扇輕拂，也似毫不經意的，隨手而為，決未挾有半點威力！

羣俠羣邪方自看得詫異，蕭去塵第二度又向公孫為我，凌空揮扇！

他這第二度揮扇，與第一度略有不同，但所揮之數，仍為三三得九！

第一度的揮扇次序，是先左後右，再復正中，第二度的揮扇次序，則是把左右改為上下！

蕭去塵一上一下一中的三扇搧完，公孫為我倒是擇善固執地，仍像先前一般，用紙扇向對方拂了一拂！

雙方所拂扇風，仍是那樣徐緩柔和，毫無罡烈冰霜的凌厲之氣！

「白龍堆」赴會羣豪，雖知其中必有玄虛，但因無法看出，遂均屏息凝神，靜觀究竟！

展眼間，蕭去塵向公孫為我九度揮扇，也就是用他手中特製玉扇，搧了九九八十一次！

公孫為我則僅逢九進一地，向蕭去塵還了九扇！

蕭去塵因自己所煉「玉扇冰罡」，是一種有相無相隨意施為的上乘絕學，如今在連搧了九九八十一扇之下，業已使公孫為我的前後左右上下各方，全被無形奇寒勁氣所包，等於是凍在一塊望之無形，就之奇冷的絕大玄冰以內！

只消自己再運一口眞氣，引發「玉扇冰罡」妙用，使無形轉為有形，則公孫為我必將遍體成冰地，凍髓而死！

情勢如此，他自然得意非凡，笑吟吟地收扇而立！

公孫為我却似無所知覺地，怪笑問道：「蕭眞人，你這『三三得路，九九歸元』的『天罡扇法』用完了麼？」

蕭眞人點頭笑道：「我已經搧了你九九八十一扇！」

公孫為我怪叫一聲說道：「你既搧『九九』，就應該『歸元』，我却為何絲毫不覺得出這『玉扇冰罡』厲害呢？」

蕭去塵嘴角微披，哂然笑道：「我這『玉扇冰罡』，業已在你前後左右上下各方，凝成一座無形冰庫，你便被罩在冰庫以內！」

公孫為我搖頭狂笑說道：「我不相信，我若陷身冰庫以內？却為何手足四肢，轉動自如，並絲毫不覺冷呢？」

蕭去塵哈哈大笑說道：「這是我尚未把『玉扇冰罡』的無形威力，轉為有形之故！」

公孫為我叫道：「我願意試試被凍在冰庫的滋味，請你趕快把『玉扇冰罡』的無形妙用，轉為有形！」

蕭去塵失笑說道：「這個還不容易？你只要深深吸上一口氣兒，便知厲害！」

他這句話兒，非常捉狹，因公孫為我身外，佈滿無形冰寒，他若深深吸上一口眞氣，則入體凍髓，百穴成冰，便告僵在當地！

公孫為我那知就裏？便如言張開大嘴，深深地吸了一口眞氣！

蕭去塵含笑揚眉，靜看變化？

忽然，這位「玉扇眞人」的滿臉笑容，漸漸消失！

因為公孫為我大口吸氣以後，竟沒有絲毫奇冷難禁的神態出現！

蕭去塵正在驚疑，公孫為我却手足舞蹈地，哈哈大笑說道：「蕭眞人，我老頭子業已遵命吸氣提氣一度『九宮雷府』，游『十二重樓』，上冲『紫蓋泥丸』，下達『丹田血海』，只是氣順神和，周身舒泰，仍未覺得什麼奇冷嚴寒像被凍在冰庫內呢？」

蕭去塵知道事有蹊蹺，自己所發無形無色的「玉扇冰罡」竟被公孫為我識破，暗用甚麼奇異絕學，將其悄悄化去！

自己當衆大發狂言，如今竟落得這等灰頭土臉，委實情何以堪？

蕭去塵本是性情偏狹的極為好強高傲之人，他在難堪羞窘以下，怎會不再生毒念！

他先自嘴角間浮起一絲冷笑，然後便深深吸取了一口眞氣！

蕭去塵獰笑之故，是要施展殺着！吸氣之故，是要提聚十二成力所練「乾元神掌」，向公孫為我驟加襲擊！

但怪事來了！

先是那一絲獰笑，彷彿在蕭去塵的嘴角之間，凝結起來！

跟着便在這位「玉扇眞人」之身外，現出一片濛濛白霧！

霧影愈來愈濃！濃得幾乎成了事實！

這「白龍堆」上，也宛若季節大變，由清明變成嚴冬，驀然間冷了起來，並冷得令人難耐！

羣俠羣邪這才恍然大悟，知道「玉扇眞人」蕭去塵所發宛如無形冰庫的「玉扇冰罡」，並未被公孫為我化去，却被他逢九進一地每次都搧送回去，反而凝聚在蕭去塵的上下前後左右！

這是一場玄功加上心機的罕世比鬥，結果却是蕭去塵害人不成反害自己地，被凍在由無形轉為有形的奇寒霧影之內！

公孫為我朗聲長嘯，張口噴出一片白光！

這片白光，冲散了罩沒「玉扇眞人」蕭去塵的濃濃霧影，只見他周身上下，凝結了一層落冰，直挺挺地僵立當地！

公孫為我搖頭嘆道：「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我如今便想救你，但你已百穴成冰，却到那裏去尋能够生死人而肉白骨的罕世靈藥？」

「旋風客」齊蒙，及「七指神魔」汪

震宇聞言，不禁急得雙雙撲向「玉扇眞人」蕭去塵，想把他身外所凝落冰擊破，再復設法救治！

驀然間，有一聲清朗女音喝道：「你們若想救他，便千萬別動！」

羣俠羣邪聞言，一齊循聲看去！

只見十來丈外的黃沙之內，站着風神絕世的一男二女！

其中一位紅衣美婦手內，並牽着一頭雄健無比的千里明駝！

這男女三人，突如其來，但羣俠羣邪因專心觀看公孫為我與蕭去塵間的罕世比鬥，故未有所發覺！

令狐楚楚首先向另一位美絕天人的白衣少婦，雙揚柳眉，嬌笑叫道：「石無愁姊姊，你可想煞我了！」

那紅衣美婦，則撤下所牽的千里明駝，閃身撲入「南嶽神嫗」崔玉懷中，珠淚紛披，悲泣不已！

來人正是大漠「天心莊」的原主人石君平，石無愁及許靈莎等夫婦！

石無愁不暇與令狐楚楚寒暄，只向她笑了一笑，便緩步走向公孫為我之面前，檢衽為禮，恭身說道：「石無愁奉姊『天心女史』石無垢之命，特向公孫老人為蕭去塵求情……」

公孫為我不等石無愁話完，便自哈哈大笑說道：「石夫人！你這求情二字說得太謙虛了！我那裏想殺蕭去塵，只是他自己要對我暗發『乾元神掌』，把無形『冰罡』吸入太多，以致百穴成冰而已！但如今要想救他，恐怕還相當費事，莫非石夫人帶來什麼起死回生靈藥？」

石無愁點頭笑道：「我帶來一粒『九還丹』，及五十斤『坎離火酒』！」

公孫為我微笑說道：「有了這兩樣東西，自然可以追魂九幽，便請石夫人先把那五十斤『坎離火酒』取來，我還要找上六名功力相當的助手！」

說到此處，伸手指着齊蒙，汪震宇，嚴慕光，葉元濤，令狐楚楚，及陰素梅六人，含笑說道：「你們六位，要帮我老頭子一個忙兒，才能使蕭去塵安然無恙！」

嚴慕光，葉元濤，令狐楚楚與陰素梅等自然立時應命，「旋風客」齊蒙，「七指神魔」汪震宇，也因事屬救治「玉扇眞人」，自屬義不容辭！遂由齊蒙向公孫為我抱拳笑道：「請問公孫老人，要我等如何効力？」

公孫為我指着石君平，許靈莎等，剛自那頭千里明駝背上搬下來的一大皮囊「坎離火酒」，微笑說道：「你們六位，同運內家『坎離眞氣』，手按皮囊，隔囊傳勁，使囊內『坎離火酒』，慢慢加熱，不可須臾間斷！但在開始微溫之際，便向我作個訊號！」

齊蒙連連點頭，立即與汪震宇，嚴慕光等，手按皮囊，凝聚「坎離眞氣」，使囊中「坎離火酒」，慢慢加熱！

到了相當分際，嚴慕光感覺囊中「坎離火酒」已有微溫，遂向公孫為我含笑叫道：「公孫老人家，酒已微溫，可以使用了！」

公孫為我聞言，遂向盛酒皮囊，隔空伸指，輕輕點了一下。

這一點，把皮囊點了一個小孔，把「坎離火酒」化為一綫極細的微溫酒泉，激射而出！

公孫為我運氣遙控，把那綫「坎離火酒」所化的微溫酒泉，引得飛到「玉扇眞人」蕭去塵的頭頂之上，再化成一片酒霧，密洒而下，將蕭去塵的全身包沒！

蕭去塵既被微溫酒霧所籠，身外凝結的那片落冰，便即開始溶化！

六位當世武林的最強好手，不斷隔囊傳送「坎離眞氣」及「純陽眞火」使蕭去塵身外所籠酒霧，自也愈來愈熱！

落冰化盡，酒霧便直接浸濕蕭去塵所有衣裳，騰起了蒸蒸熱氣！

公孫為我目光微注石無愁笑了一笑，石無愁見狀會意，便自懷中取出功參造化的「九還丹」來，遞在公孫為我手內！

公孫為我直等五十斤「坎離火酒」，即將化泉飛盡之際，方慢慢走到蕭去塵身畔，把「九還丹」餵入他口內！

「坎離火酒」所化的奇熱酒泉一住！公孫為我右掌疾伸，緊貼在蕭去塵的「脊心穴」上！

這時，蕭去塵全身上下，俱為酒泉所濕！

但公孫為我右掌貼上蕭去塵之後背要穴不久，這位「玉扇眞人」之全身上下，又起了騰騰熱氣！

約莫頓飯光陰過後，公孫為我面含微笑地，收回右掌！

蕭去塵濕透的衣衫突告乾燥，全身上下，看不出半絲酒痕，但却從頭髮衣襟之上，散發出奇香酒氣！

「白龍堆」上羣雄，見蕭去塵死裏逃生，正自相顧含笑，蕭去塵的臉頰之間，忽又有濕痕出現！

這濕痕不是酒痕，是「玉扇眞人」蕭去塵因緊閉雙目之中，垂落了兩行珠淚！

這是英雄淚？傷心淚？感激淚？慚愧淚？誰也不得而知，只有蕭去塵自己的心中明白！

公孫為我見狀，伸手拍拍他的肩頭，呵呵大笑說道：「心頭一點靈明蔽，化作兩行清淚流，恭喜蕭道兄，今後當可獲得大自在了！」

蕭去塵睜目一笑，拭去淚漬，向公孫為我，稽首當胸，深深一禮！

他對公孫為我禮畢，石無愁也走上前去，向蕭去塵含笑檢衽！

蕭去塵方才人雖凍僵，但知覺未失，耳目仍靈，聽得石君平夫婦是奉了「天心女史」石無垢之命，携帶「九還丹」，「坎離火酒」等罕世靈藥，前來救治自己，不禁長嘆一聲，向石無愁苦笑說道：「石二妹！幸虧你遠路趕來，以罕世靈藥，救我一命！但石大妹居然還記得我，並肯慨贈『九還丹』呢。」

石無愁含笑說道：「一旦相交，永世是友，我姊姊怎會忘記蕭大哥？她除了『九還丹』及『坎離火酒』以外，並令我帶來一樣更珍貴的東西，送給蕭大哥呢。」

蕭去塵聞言，大喜問道：「石二妹，你姊姊送我是什麼珍貴東西，怎不給我看看？」

石無愁伸手入懷，取出一張素紙，滿面神光地，向蕭去塵含笑遞去！

蕭去塵接過一看，見這張紙上，是首

七言絕句，字跡清奇勁秀，宛如鶴舞鴻飛般，寫着：「入道端須不染塵，松風水月靜修眞！玉扇能拋情若舊，西崑崙頂證前因！」

末後「西崑崙頂證前因」一語，分明有劉阮結侶，葛鮑雙修之意，把蕭去塵看得驚喜過度，呆在當地！

石無愁見他這副神情，不禁失笑叫道：「嘻！蕭大哥，你把紙上所書看清楚了麼？」

蕭去塵點頭大笑！忽向羣豪雙手一拱，目光湛然地，朗聲說道：「蕭去塵從此去塵，永絕江湖恩怨，我要趕赴『西崑崙』了。」說完，身形一閃，便欲馳去！

石無愁揚眉笑道：「蕭大哥慢走！我還有事！」

蕭去塵連忙止步笑道：「石二妹，還有什麼話說，我已不願聞問任何紅塵俗事了呢！」

石無愁嫣然笑道：「蕭大哥，靈明之間，仍未全朗，怎麼只看得見『西崑崙頂證前因』，就看不見『玉扇能拋情若舊』呢？我姊姊尙有兩句話兒，要我囑咐你，就是『不拋玉扇，莫去崑崙』！」

蕭去塵臉上微紅，向手中玉扇看了一眼，雙眉高軒，微笑說道：「拋扇不够顯示決心，我索性把這柄以爲了不起，其實却不値行家一笑的扇兒毀去了吧！」

話完，雙掌一合，果把一柄玉扇震成粉碎，然後向羣雙含笑舉手，便即飄飄若仙地獨自馳去！

這時，陰素梅又向羣邪痛陳大義，細加開導，羣邪也深知公孫爲我，嚴慕光，葉元濤，令狐楚楚等人，武功無敵，倘非有意寬容，何難把自己掃數擊斃，血染黃沙，遂均識得利害，個個含愧低頭，淡盡雄心嗔念！

「白龍堆」上，一片寧靜安詳。

但這片寧靜安詳，突被嚎啕痛哭之聲加以破壞！

這嚎啕痛哭之人，是嚴慕光，因爲他見「白龍堆大會」已了，遂把恩師「冷竹先生」查一溟所留秘函取出，拆開觀看！

不拆還好，這一拆之下，嚴慕光方知恩師爲了培植自己，業已心力交瘁地，死在「阿爾金山」的「血河幽谷」中，不禁想起罔極師恩，悲慟得情難自已地，放聲大哭起來！

令狐楚楚與陰素梅，關心夫婿，自然首先趕過去。

她們一面向嚴慕光安慰，一面詫然問故！

公孫爲我等人也自紛紛慰問，並說明死生天命，嚴慕光絕藝既成，「冷竹先生」查一溟先生所願已遂，必當含笑雲天，今後只要扶持正氣，光大師門，便足告慰英靈，何須如此悲慟！

嚴慕光被羣雄勸得嚎啕雖止，但淚珠兒却從雙頰之上不斷滾落！

公孫爲我取起他那根玉笛，塞向嚴慕光手中，哈哈大笑說道：「嚴老弟，你以『玉笛金弓神劍手』之名，馳譽江湖，今日在『白龍堆』大會之上，却僅僅顯露了金弓神箭兩枝，如今我想請你把玉笛神功也露上一手！」

嚴慕光見大會已了，公孫爲我却要自己施展蕩魔笛音，不禁愕然不解地，揚眉問道：「公孫老人家……」

公孫爲我不等他話完，便自搖手笑道：「嚴老弟，我不是要你以笛音尅敵，只是要你略爲吹奏，伴我唱上一首歌，以結束今日之會！」

嚴慕光「哦」了一聲，舉笛就唇問道：「公孫老人家，你要唱什麼歌兒？」

公孫爲我哈哈大笑說道：「時當清明，我又神倦思飲，就唱一首詩仙李太白的『春日醉起』吧！」

嚴慕光笛韻一揚，公孫爲我歌聲隨起，他唱的是：

「處世若大夢，
胡爲勞其形？
所以終日醉，
頹然臥前楹；
覺來盼庭前，
一鳥花間鳴；
借問此何日？
春風語流鶯；
感之欲嘆息，
對酒還自傾；
浩歌待明月，
曲盡已忘情！」

公孫爲我與嚴慕光，均具深意，歌聲笛韻之內，隱蘊無上神功，那種清寧淡遠之音，把「白龍堆」上，所有羣雄的嗔心塵念洗得乾乾淨淨！

浩歌待明月，明月上長空，而「白龍堆」上的三山五嶽羣雄，也就在浩歌之中，含笑爲別地，紛紛行散！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成萬里，吹度玉門關……

（全文完）

徵稿啓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幻想力嗎？你想不想試一試寫作的能力！本刊爲鼓勵各地讀友及文友撰寫俠義、技擊、鬥智、偵探小說之有志者，特另備資金，專事培植新進作者。祇要你有好故事就可以！

一、故事請勿超過十萬字。

二、題材正確，故事獨立。新鮮緊湊，文字簡潔，情節動人，佈局奇幻，注意技巧。

三、稿酬每千字港幣十五元至五十元。

“法國又好，香港又好，都係最多人鍾意飲金牌馬爹利.”

“酒質第一，藏量最多”是馬爹利家族的傳統精神和目標. 自1715年以來，二百六十五年如一日，絲毫不苟，親力親爲.

金牌馬爹利，秉承馬爹利家族傳統精神釀製，酒質最受讚賞，藏量歲歲豐足；法國銷量第一，香港銷量第一，無疑是酒質及藏量的最佳保證.

金牌馬爹利

